

美赫主

第八卷

作者：宝·喀邱瑞

翻译：石灰

校对：田心

目录

最后会面	1
德拉敦	25
瑞希克什	55
灵性工作	68
《神圣主题》	98
拉合尔	134
救济灾民	151
坪坡岗	159
克什米尔	185
爱的动力	202
坪坡岗和阿美纳伽	217
海得拉巴	229

最后会面

美赫巴巴最近一次联系玛司特出发之前，准许东西方女子，在他外出时一起去野餐或散步；但命令她们不要吃会见到的野果子。10月13日黄昏时分，16名女子出去散步。有人挖了一些以为是木薯的东西，给大家品尝。只有卡曼玛西吃了一些。

当晚7点钟，她突发严重胃痛、高烧、脸部浮肿通红。尼鲁医生——巴巴令他照看女子——对她进行检查，但诊断不出病因。卡曼玛西整夜在床上翻滚折腾。大家都以为她要死去。

第二天早上，巴巴返回，听到整个故事。他来看望卡曼玛西，把手放在她额头上。原来卡曼玛西吃的不是木薯，而是给病牛吃的一种有毒植物，好让它们马上死去。凭借巴巴的纳扎，卡曼玛西一周内就逐渐康复。

几年来，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一直郑重地对顾麦说，“我想见默文！”在这期间，顾麦又对巴巴提起此事，他回答，“我只见马哈拉吉一次，单独一次”，意思是马哈拉吉不应要求另一次会面。巴巴规定会面地点应离开美拉巴德或萨考利，并且说：“我见他有个条件，由于我仍在保持沉默，不会对他讲话。”

顾麦转告了马哈拉吉，他同意条件。马哈拉吉把顾麦带到萨考利几英里外的达伊岗，让她看了一间茅屋。顾麦回到盘奇伽尼，报告巴巴。巴巴定下会面日子为10月17日。说：“为会见马哈拉吉，我将走出闭关一天。”

10月16日，巴巴召萨若希从阿美纳伽开车来盘奇伽尼。一整夜，巴巴的健康显得很糟。他发起高烧，满德里以为次日他不可能赴约。可第二天早晨，就像一朵美丽的盛开玫瑰，巴巴带着平日的笑容出现，问每一位满德里：“你知不知道我为何见马哈拉吉？”

每个人给出不同回答，巴巴解释：“我要把我的（肖像）吊坠送给马哈拉吉。”

1941年10月17日星期五，早上7点15分，巴巴乘萨若希的轿车离开盘奇伽尼。那天是十胜节，吉利的印度教节日。萨若希开车，萨瓦克和拉诺随行。他们上午9点半到达普纳，巴巴的母亲希芮茵招待大家吃午饭。11点15分巴巴出发去美拉巴德，下午1点到达。萨若希去阿美纳伽带上顾麦和卡卡·巴瑞亚，下午2点返回美拉巴德。拉诺留在美拉巴德做别的工作，她的位置由帕椎取代。帕椎很想为两位大师拍照合影，和其他满德里恳求巴巴允许他随行。

达伊岗离美拉巴德约40英里。一行人下午2点半出发，一个半小时后到达。巴巴巡视了场地，颇为满意。有个小茅屋，周围是个漂亮的花园。耶希万特·劳正等着他们，马哈拉吉派他提前来开门，清扫屋子。

下午4点半巴巴派萨若希和顾麦去萨考利带马哈拉吉过来。他要顾麦只带马哈拉吉，不带埃舍其他人。

他们驱车去萨考利，下午5点半返回达伊岗，只带来马哈拉吉。一下车，马哈拉吉就直奔小屋，巴巴已独自坐在那儿。其余的人遵照巴巴的命令，都留院子外面，甚至不可朝小屋张望。巴巴拍手时，他们才可进入边界。

半小时后，满德里听到拍手声。时值下午6点。他们看见马哈拉吉，接着是巴巴，走出小屋。巴巴面色发红。顾麦冲向前，向两人献花环，满德里鞠躬致敬。耶希万特·劳向前达善巴巴，但马哈拉吉阻止他，说：“美赫巴巴的命令是不可达善！”巴巴笑了。

帕椎试图在渐黯的光线中拍照。然而，两位大师都不安静站立。马哈拉吉看着帕椎手里的相机问道：“那盒子是啥？”（注：1936年巴巴为帕椎买了一架德国产的罗利弗莱克斯照相机。巴巴的手势，还有他对玛司特及穷人工作的许多照片，都归功于帕椎，他想向世界传达，巴巴虽然沉默，却仍在“言说”且极其“活跃”——充满活力，不同于静坐的沉默者或瑜伽士。）帕椎担心马哈拉吉会生气挥击相机，而这种事并未发生，帕椎继续拍照——永远留下这场重要会晤的记录。

最后告别之后，萨若希和顾麦开车送马哈拉吉回萨考利。离开前，马哈拉吉说：“这个会面地点很理想——僻静，也很近。”顾麦留在萨考利。

这是自从1922年10月15日，巴巴19年来首次会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这是无限会见无限的日子！

神及其完美：海洋见其映像！

把马哈拉吉送到萨考利，萨若希回来，巴巴和其他人动身回美拉巴德。归途中，萨瓦克·考特沃用兴都斯坦语和英语歌给巴巴消遣。他们在库希如大院停下吃晚餐，是萨若希的妻子纬露做的，而后回到美拉巴德，帕椎在那儿下车。拉诺随美赫巴巴返回盘奇伽尼，他们于凌晨1点20分到达。

途中，巴巴心情愉快，对男子谈起会面：“我向他达善。阿瓦塔与否，他总归是我的大师！他双手扶起我，尽情拥抱我，哭得像个孩子。我们坐下来，他谈了半个小时，关于战争、我的开言、受难等等。

“之后我示意，‘我得走了。’他说，‘等五分钟。我们不会再见面了。默文，现在你拥有伟大的赛特·普如希（五位至师）的全部工作和能力。他们全都集中于你。我把一切都留给你了。’他边说边合掌致敬，我很感动。我把我的一个肖像吊坠送给马哈拉吉，他观赏沉思。”

巴巴最后说，“我将在1942年2月15日至1943年2月15日之间的任何一天，不宣布就开言。这会发生在全世界垮台之时！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届时将离开肉身。一切将自动发生。但我会不通告就开言。你们不会提前哪怕一天或一小时知道。将来，我身体上也会有无限痛苦。”

没人敢多问巴巴；回盘奇伽尼后，满德里却说服韦希奴——这方面的老“替罪羊”——去问。巴巴略微解释说，“我能取下星星……我现在拥有全能……马哈拉吉已将他那方面移交给我。”（注：后来有一次，1954年，美赫巴巴解释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曾请求他照看萨考利，高达乌丽·麦和女尼们。）

10月初，美赫巴巴指示禅吉致信伊朗的美赫吉·卡卡里亚，为他和男女满德里安排11月底到伊朗旅行。巴巴打算在阿巴斯港逗留一个月，过冬之后在内陆某地待上两三个月。美赫吉回信表示会负责一切安排，热情欢迎巴巴。但考虑到伊朗那个时节的寒冷气候，还有阿巴斯港的水不宜饮用，巴巴改变主意，指示禅吉发电报通知美赫吉计划取消。

与此同时，巴巴还指示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就访问美国的可行性，致信伊丽莎白·帕特森。他表示为了工作他有必要横越大洋。信件电报来来往往。巴巴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会面之后，发出这封电报：

“重大的灵性决定需要我在1942年2月15日至1943年2月15日之间的任何一天开言，并且最晚在1941年12月中旬横越大洋。资金不足；必须取消美国（之行）。因而，檀香山、菲律宾，或太平洋某地无疑更好，花费较少。”

但最后，巴巴决定改去卡沃，而后美拉巴德。令卡里玛玛在韦希瓦纳施·哈丹卡的协助下，到卡沃、塔尔瓦尔或贝尔高姆租房。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发起太平洋侵略战争时，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才意识到巴巴关于该地区电报的含义。

巴巴返回盘奇伽尼之后（注：禅吉于10月19日星期天到盘奇伽尼几天），让班加罗尔负责处理此类事务的大阿迪发布以下公告：

1941年10月23日

在1941年10月17日同师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重要会面中决定，师利美赫巴巴将于1942年2月15日至1943年2月15日之间的任何一天开言。巴巴不会预先宣布他的开言日子。

巴巴将一直闭关到1942年2月15日。他1941年11月份的闭关，将在海边某处。

受令从1942年1月1日至1942年2月15日遵守某种禁食者，在同一个半月内还应服从以下命令：

1. 每天一次，理解地阅读美赫巴巴关于“静心”的册子。不能阅读者应让某个人读给他听。这种情况下，阅读者无须另外为自己读。

2. 每天半小时，低声念以下六行神名的一行：

帕若卜拉玛 帕若玛特玛

呀 耶兹单 阿乎若玛兹达

讷卡 帕瓦蒂伽

安拉 浩 阿克巴 安拉 呼

哈瑞 那拉延 巴伽万

至高全能上帝

3. 上述半小时静心后，立刻念诵五分钟你的大师的名。

4. 对第 1 和第 2 号命令没有固定的时间。可以按个人的时间方便，同时或分开进行。

5. 美赫巴巴说：

“对我的要遵守到 1942 年 2 月 15 日的指示，无论是什么，都应当以最大的真诚和兴趣去做。因为 1942 年 2 月 15 日之后，直到我开言那天——这不会事先通告，我不再有闭关或禁食。因此我也不给任何人特殊命令。”

与此同时，在盘奇伽尼，男女满德里已得到指示，按巴巴的命令静心。一些人有了想法，他们服务巴巴这么多年，为何还未成道。

巴巴对他们讲了一个赛古鲁的故事，回答他们未说出的疑问：

有个弟子老是问大师，自己忠实侍奉他这么久，为何未能成道。赛古鲁继续告诉他要有耐心，而弟子急不可耐，纠缠不休。

一天，附近村庄举办庙会。赛古鲁告诉弟子，“手里拿一杯牛奶去赶集，带着满杯牛奶回来。那时你将与神合一！”

弟子觉得小事一桩，就按吩咐做了。可是他到了集市，被周围的诱人景象吸引，忘记了成道。他挤过人群，以免漏看了什么东西，牛奶洒个不停。他回到大师的住处，杯里一滴奶也没剩下。

看他走近，大师说，“现在，我照承诺将让你成道；不过让我先瞧瞧杯子。”弟子羞愧不堪，承认在热闹的狂欢中牛奶全洒光了。

赛古鲁说，“现在我能做什么？你被世俗诱惑物所吸引，忘了我的命令。你要是真渴望成道，就不会疏忽大意，而是尽全力保住牛奶。可你被束缚你的世间污物所诱捕，怎么会渴望神？”

弟子认识到，尽管多年服务大师，只要还受世俗诱惑，就没有希望！

巴巴的满德里，也得到对其顾虑的答案，为自己的蠢念发笑。

另一次，巴巴解释静心和祈祷时，举例说：

不要机械地静心。以祈祷的形式静心，沉浸其中，乃至忘却自己。

有个阿拉伯人，手上总戴着金戒指。他是神的伟大爱者，祈祷时忘记一切。一次他在祈祷中，有个小偷砍下他的手指，偷走戒指。可这个阿拉伯人沉浸于祈祷，没感到一丝疼痛。

这叫作祈祷。这是真正的祈祷！

美赫巴巴在闭关期间出去联系玛司特或带女子们出门时，得极小心地上车，以免有人过来达善。10月28日中午，巴巴正要离开盘奇伽尼，一名正在高歌的神疯印度教徒，佳干纳特，朝巴巴走来。禅吉阻止他，巴巴却站在车旁等着，允许他靠近。他走近巴巴，喊道：“您是主毗湿奴的化身！求您将主的恩典赐予我！”

巴巴微笑示意：“你很幸运！我知道你有多么专注于对主毗湿奴的奉爱。我祝福你。”

这人喊道：“我的工作完成了！”他像乞丐一样站在巴巴面前，泪水流下脸庞。他哽咽着，声音颤抖着说：“这里没人认识您！我看见您，立刻认出您。”

“您是毗湿奴的化身！您也知道我。”

巴巴打手势：“我知晓一切。所以说我来到你这儿。”

这人心花怒放，说道：“我此生的愿望实现了！欢呼主毗湿奴！……欢呼主毗湿奴！”

他向巴巴顶礼后离开。他们从美拉巴德过来那天，就是这个人经过他们的房子。当时，他也在唱歌，从远处看见巴巴。关于佳干纳特，巴巴说：“他处于道路的入口，强烈渴望见神。”

当天巴巴后来和所有男女一起乘轿车及蓝车，离开盘奇伽尼。图克拉姆驾驶巴士，尼鲁做机修助手。他们于夜间 10 点抵达塔尔瓦尔的住处，途经萨塔拉、贝尔高姆和戈尔哈布尔。

第二天，10 月 29 日，巴巴动身去卡沃，下午 1 点 15 分到达。在卡沃，韦希奴的表姊妹苏希拉和茵度，再次被召来打理厨房。茵度的丈夫韦希瓦纳施·哈丹卡，也和男满德里一起，协助安排。

巴巴要玛格丽特教女子游泳。在玛格丽特和拉诺的监护下，美婍也在学游泳。几天教学后，巴巴令每个女子游 15 下，他在岸边视察。多数人能游，妹妹玛妮却像石头一样沉下。瓦露也不会游，只会趟水。巴巴清晨陪女子去海边，坐下观看一个小时。下午，他在房间里闭关几个小时，做内在工作。晚上，他会带女子出去散步。

愉快的景象。巴巴留守沙地，鼓励泳者。是大家记忆中的一段美妙时光。

甜美的神乐旋律弥漫空中

令她们感到泳于无边海洋！

这种浪涛涌现时，生命奇妙喜悦，

最终引向无量真乐。

在神圣游戏中扮演角色，
打开内心喜乐闸门，
将水滴转化为他的海洋极乐！

这期间，巴巴身边没有特别的玛司特作他的工作伙伴。巴巴在卡沃逗留一周，11月8日乘轿车和蓝车动身去贝尔高姆。在贝尔高姆，他入住王公夫人萨凡特瓦迪在兴达伽郊区的宅邸。吉蒂·戴维教玛妮和恺悌打字，这是玛妮将来处理通讯的前奏。

11月10日，（注：顾麦当日来见巴巴。）巴巴访问12英里外，一个叫达兰萨拉的地方，是流浪萨度们的集居地。未做特别的联系。

11月12日，巴巴11点钟离开贝尔高姆，前往塔尔瓦尔，三小时后抵达。租来的房子很宽敞，却有供水不足问题。克里希那、文克巴·劳和卡希纳特（塔尔瓦尔雇来的一名男孩侍者）的任务是从一口深井打水，运回来。但文克巴体弱，卡希纳特还有采购任务，于是任务常落在克里希那身上。为40名女子打水运水是件辛苦活。

1941年11月14日，星期五，巴巴由拜度、克里希那、古斯塔吉、萨瓦克和卡卡·巴瑞亚伴随，乘火车离开塔尔瓦尔，去见恰提巴巴。

巴巴先到班加罗尔，在玛格丽特路的朱莱卡山庄过夜。次日，见过杰萨瓦拉一家和大阿迪，前往纳格伯蒂讷姆。恰提巴巴已离开常住地，搬到相当远的地方，巴巴只得跋涉12英里的坑洼土路去找他。天开始下大雨，可巴巴继续踏着泥泞，趟过及膝的深水，抵达伟大的玛司特圣人所坐之处。

他们在巴巴联系恰提巴巴之后离开，于11月19日返回塔尔瓦尔。归途中，巴巴联系了胡布利的玛司特。一个玛司特叫切拉，具有精意识的行者，曾发誓长期沉默及禁食。切拉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大瑜伽师的弟子，瑜伽师叫斯瓦米·悉达鲁得。

乔塔·马斯坦是第六层面的高级玛司特。这位圣人很年轻，仅22岁，裸身坐在街头一块石头上，风雨无阻。对面是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胡布利的人叫他帝瓦·普如希——神圣者。他确实是个非凡的年轻圣人。出生

不久就被母亲遗弃，有个清扫工在垃圾堆里，发现这个被布片裹着的男婴，就把他送给了一名想要孩子的不育妇女。这名妇女把他看作神赐礼物来宠爱，像亲生儿子一样待他。乔塔仅十岁年纪，就被神爱征服，成为玛司特。他十岁离家，裸身漫游印度无人知晓之地，直到获得圣人状态。在一次联系中，巴巴把外衣披在乔塔身上，次日早晨发现，他把外衣给了别人，赤裸依旧。

在贝拉里，巴巴联系一位叫夏·马斯坦的玛司特，他隐居广袤森林中的一处坟场。巴巴和满德里在一个新月夜去坟场找他，迷信认为这很危险。人们担心在这样的夜间去坟场极易迷失。他们在黑暗中找了几个小时，却没有一丝玛司特的踪迹，便说服一名自称知晓玛司特藏在何处的马车夫，带领他们找遍坟场。找了一整夜，直到早晨才找到玛司特，尽管他显然整个时间一直在坟场。

11月24日巴巴还到比加普尔，联系了一位住在一大堆城市垃圾顶上的玛司特，库昂瓦拉巴巴。

11月23日，巴巴授予如下讯息（还签了名），回复一个叫G·S·N·穆提的年轻人，穆提曾来信请求巴巴为一本纪念奎师那生日的小册子授予讯息（注：14年之后，G·S·N·穆提才有机会在美拉巴德见到巴巴，从而成为巴巴的忠诚爱者）：

当今人类的最大需要是爱——纯洁无私的神圣之爱，它唤醒人对真正生活责任的适当感受和认识，也就是在给予而非索取中，在服务而非被服务中，在愿意分担他人痛苦甚于幸福中，找到真正的幸福。

我的生活使命是，在众生中点燃该神爱火花。

在塔尔瓦尔，有一次克里希那送水迟到15分钟，因为他发困，睡过了头。巴巴在大门口等他，在克里希那过来时，对他发火，呵斥道：“我再也不想见到你那张黑脸！我对你讲过多少次，对工作要诚实准时，可你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无论给石头上的种子浇多少水，都没希望让它们扎根。你就像块石头！”

另一次，巴巴和女子出游，指示克里希那在门口守卫到他返回，别走进女子住处。屋中有四个女仆——拉克西弥，巴米，拉克玛和塔妮。一时，屋里出现一条蛇，拉克玛叫克里希那杀死它，但他拒绝离开岗位。

巴巴回来听到此事（因为女佣们埋怨克里希那），巴巴问他：“你为啥不杀蛇？”

克里希那回答：“您的命令是别离开大门。我怎么能进房子？”

巴巴接着问：“要是房子着火，你会去吗？”

克里希那说：“不会。”

巴巴纠正他，说：“你要是以这种方式恪守命令，我本会十分满意的。然而，你并不是为了服从我才服从的。相反，你对我不让你离开大门的命令，感到恼火。所以说，你尽管表面上服从了，却并没有服从我，反而借此发泄怒气。原本是因为你的坏心情，蛇才进屋的。现在你要是想取悦我，就去找到蛇杀死它。”

克里希那一开始找不到，但 45 分钟之后，他看见蛇爬出女子房屋的窗户。他叫巴巴，告诉他，可那时蛇不见了，巴巴表示让它去。这不寻常，因为巴巴对满德里的一贯指示是，何时看见蛇都杀死它。克里希那跟随巴巴那些年，杀死了 47 条蛇。

有一天，克里希那看见一条眼镜蛇在女子房屋附近。就扔石头，砸中了，蛇却没死。有人告诉过他，决不要让受伤的蛇逃走，因为它会回来咬那个伤它的人。那天夜里，克里希那在巴巴身边守夜，巴巴问他为何显得忧心忡忡。克里希那告诉他受伤的蛇一事，巴巴询问，“是眼镜蛇吗？”克里希那说是，巴巴说，“对，必须杀死它。它会回来咬你。你害怕吗？”克里希那说他不怕。

凌晨 5 点钟守夜结束时，巴巴叫克里希那去休息。他离开前，巴巴再三警告，“一定要把蚊帐塞到铺盖下面；否则蚂蚁会进去。”克里希那的小床在户外一棵芒果树下。躺下不久，克里希那听见树叶簌簌声，看见同一条眼镜蛇向他爬来。他大声叫尼鲁和韦希奴拿棍子来。由于密封的蚊帐罩着床，蛇钻不进去。克里希那用棍子打死它。巴巴的警告救了他的命。

巴巴召萨若希来驾驶蓝车，从达瓦尔去阿美纳伽。大家于 11 月 27 日出发，在萨塔拉的旅社过夜。在那里，巴巴当着尼鲁和韦希奴的面，对萨若希拼出：“这是蓝车的最后旅程。你很幸运，在这辆巴士的最后之旅为我本人和满德里开车。车的制造者是你，现在又是你在它的最后旅程驾驶。

“这辆蓝车就像奎师那的战车，我显现之后，人们会把它看作圣物。这辆车应当在我们亲密者中间抽奖出售，中奖者可留着它，条件是不通过出租或售卖，用它谋取商业利益。

“这辆巴士极为重要，必须保存之。我用它做了大量工作，在它的最后之旅为神本人开车，是萨若希的好运。”

当晚在萨塔拉，草拟了一份抽奖出售公告，寄给 100 名挑选出的巴巴爱者。巴巴和大家于次日上午，11 月 28 日上午 11 点半，返回美拉巴德。有关蓝车的公告最后确定并寄给相关者。

一回到美拉巴德，巴巴继续闭关，不过这次他开始会见有不同职责的满德里。大部分时候他独自待在墓穴，在一定的时间闭关做内在工作。男子们在四周守卫，谁都不得弄出噪音或未经允许闯入设定边界。

从普纳来到美拉巴德的希芮茵母亲，一次和顾麦发生争执。12 月 4 日，巴巴谈起她们的冲突，告诉满德里，“我父亲希瑞亚，是个极好的灵魂。他的心肠很好，天性安静。可我母亲希芮茵的性格正好相反！我得平衡有利和不利两种脾气。因为她的性格，我容忍很多，得受很多苦。尽管如此，我爱他们俩，二人都将解脱获救。”

12 月 5 日，同禅吉讨论圣雄甘地的事情时，巴巴授述以下讯息，叫禅吉转交甘地：

**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真理，即使这意味着放弃你的政治生涯。
不要试图把非暴力强加于不情愿者，甚至不要试图建立之，因为它已被永恒地确立。**

禅吉 12 月 6 日出发，去拜访甘地，三天后返回美拉巴德。

巴巴回到美拉巴德，指示男满德里，从 1941 年 12 月 12 日起，再度开始每月点燃度内火。满德里认为也许是为了降雨，因为之前度内火就是为

此点燃的。但巴巴解释，“这次点燃的原因不是为降雨；而是为了我的工作一个明确目的。”（注：与美赫巴巴的度内火相似，据说舍地的赛巴巴通过点燃油灯工作，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们很快认识到，这可能与即将恶化的战局有关。巴巴每日继续监视冲突扩展的新闻。1941年12月，全球形势危险严峻。处处是伤亡惨重的盟军，英、俄和中国疲于防守。轴心国军力，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处处获胜。

希特勒实际上控制了整个西欧，他的军队已经打入俄国境内几百英里，后者似乎处于溃败边缘。意大利主宰了地中海，其军团横扫北非，威胁着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日本人征服了中国很多地区，正准备席卷菲律宾，朝印度、澳大利亚和阿拉斯加进发。

英国频遭空袭，受饥荒威胁。俄国被打得狼狈不堪，城市及工厂遭摧毁，军队伤亡无数。1941年12月，如巴巴所预言，似乎“德国和日本将把世界的四分之三踏在脚下”。美国仍然中立——但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12月7日，珍珠港被袭。日本对美国和大不列颠宣战。四天后，德国对美国宣战。同一天，12月11日星期四，巴巴开始禁食一周，仅喝水，并通知各地的爱者，都要在12月12日禁食，仅吃一餐。

与此同时，12月7日，马萨吉从本特尔布尔带来两名玛司特，希芮茵母亲当天下午从普纳来到。五天后，埃瑞奇和家人从班加罗尔来到美拉巴德。

12月12日，巴巴于下午6点45分从美拉巴德山下来，站在楝树下的度内火旁边。巴巴上次闭关的木桌小屋已经搬过去，上面放着他的相片。

在巴巴跟前，古斯塔吉跪下，点燃度内火，没有唱阿提或别的仪式。巴巴也不许满德里达善他。然而，巴巴却发表了一些不寻常的言论。看见普利得，他说：“你将见神！”

过了一会儿，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写：“神将达善神！”接着又说：“你们——我所有的满德里——都将见神！”

度内火点燃之后，巴巴即刻回美拉巴德山。他下山时全身披盖白床单，这般坐在度内火旁。除了满德里，没别人看见他，他以同样方式返回山上。

巴巴下令从那天起，每个月的 12 日，都要点燃度内火；他的命令一直被遵守至今，乃至未来。

第二天 12 月 13 日，巴巴心情愉快，谈到目前世界局势及不同领导者扮演的角色：

希特勒在所有角色中扮演最大的角色。他的名字数世纪都不会被遗忘。他同时扮演英雄与恶棍双重角色，演得很了不起，尽管背着会使其他任何人发疯的烦恼负担，又被随时威胁他生命的敌人和间谍围绕。若非出于神的意志，使他出色地扮演被分派的角色，他应该已被暗杀。因为神对他的关注，真诚信念和强烈确信在他心里生发，结果他无论做什么，都认为是为着人类的改善和好处，因此他是对的，不管怎么错。

有人插口问道：“这是不是说，他是灵性阶层的一个特使？”

他不是我的特使，而是演员——完美地扮演规定的角色。他具有怎样的组织能力！看看他的成就。独自对全世界开战，对抗像英国、俄国、现在又是美国这样的劲敌。确实了不起！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傻瓜和疯子。他的同僚——戈培尔，戈林——邪恶没救。他们把他拉下水。

提到温斯顿·丘吉尔，巴巴评论：

尽管丘吉尔不是劳德·乔治那样难得的政治家，目前仍是担当要位和重大责任者。要不是他，英国早已向德国投降。丘吉尔唤醒的勇敢、反抗战斗精神，在民族中激发的勇气，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

斯大林这大胡子很狡黠。他在这场世界大戏中，是个完美演员，很好地扮演他的角色，在他们 2000 英里前线，对希特勒和德军进攻，给予让人惊骇的抵抗。

但是可怜虫墨索里尼——其处境可悲。基本上完蛋了！他现在在给希特勒做下手。

下午，巴巴带所有女子乘坐三部巴士，去阿美纳伽看电影。在孟买的卡卡，当天带高荷来到美拉巴德。

12月20日，巴巴在卡卡、埃瑞奇、拜度和萨瓦克的陪同下，动身去本特尔布尔、米勒杰和桑格利联系玛司特。仅有的重要记录是本特尔布尔的巴普·玛哈尔，住在这座圣城火葬场的裸体玛司特。巴普出身于不可接触者（贱民）。

三天后，巴巴返回美拉巴德。这趟旅行他乔装出发，结果没人能看见或认出他，因而不干扰他的闭关。

巴巴从玛司特旅行中返回的同一天，12月23日，伊丽莎白·帕特森的爱犬吉皮的骨灰从美国寄到。葬于“战士”墓旁，立了一块石碑。（注：后来，巴巴的看门狗“恰姆”和孔雀“莫蒂”也葬在美拉巴德山。）

第二天，1941年12月24日星期三，在阿美纳伽接到电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离开肉身。萨若希立即赶往美拉巴德，下午2点抵达，通知满德里。韦希奴和萨若希上山报告巴巴。见到他们，巴巴走出大门，没等他们开口，就平静地问：“已经发生了？”这让他们惊讶；仿佛他一直在等着消息。

这时萨若希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已离开肉身。”

巴巴没有一丝悲伤或惊讶的表情，回答：“我指的就是这个。”

巴巴派彭度、韦希奴、卡里玛玛、查干、萨若希、禅吉和顾麦去萨考利，参加12月25日举行的祭奠仪式。马哈拉吉葬在萨考利，葬礼结束后他们很快返回，当夜10点回到美拉巴德。那天德希穆克博士迟到，没能同满德里去萨考利，因此留在美拉巴德巴巴身边。

当天，巴巴召集满德里到山上玛司特埃舍，讨论近期事件。巴巴曾指示顾麦在1941年12月，还有1942年1月和2月的具体几段时期，住在萨考利，说在这三个月里的任何时间，马哈拉吉都会“结束”。这些时间规定的第一段是1941年12月19日—24日，因而顾麦19日到萨考利逗留。

不过 12 月 22 日她返回阿美纳伽，因为马哈拉吉告诉她，他要离开，去萨塔那（他的出生地），将在那儿待到月底。然而，马哈拉吉第二天就返回，说胸口疼，结果第二天就逝世了。马哈拉吉去世时，顾麦没按巴巴的期望待在萨考利，她为此很难过。巴巴安慰她说，“别担心。事情必须那样发生。”

巴巴接着评论：“我的沉默打破，也会是突如其来，就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离世。但区别将在于普遍的感受，这在我开言时会很强烈。众生都会感受到。”

“它将像地震那样震撼世界。在世界不同区域，人们将不同程度地感受震动。因而以不同方式体验之。”

“对马哈拉吉去世的消息，我不大忧愁，甚至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在他的工作结束和同我在达伊岗的期待已久的会面之后，他现在摆脱了肉身负担。”

为纪念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指示男女满德里及各地爱者，于 1942 年 1 月 13 日完全禁食，只喝两次茶水，并于 1 月 14 日举办公众宴会。他还命令，1 月 12 日点燃的度内火，连续燃烧 48 小时，以表示对马哈拉吉的敬意。

一个叫弥奴·巴如查的帕西人，在三十年代美赫巴巴逗留纳西科期间，与巴巴建立联系。之后，弥奴到萨考利，达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他对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十分忠诚，马哈拉吉到纳西科，有时也会访问他家。拉姆玖·阿卜度拉和弥奴一起去萨考利参加葬礼。几天后弥奴和妻子艾麦（曾是萨考利的女尼），被召到美拉巴德见巴巴。

巴巴坐在上美拉巴德的大门外，他把弥奴叫到一边，向他保证，“马哈拉吉和我本人之间没有丝毫差别。”

弥奴对此感到安慰，问：“谁将代替马哈拉吉的位置？”

“一位住西藏附近的男子。”巴巴从字母板上拼出。

12月28日星期天，被定为蓝车的抽奖日。一百名美赫巴巴的跟随者和爱者每人捐送50卢比。那天巴巴对满德里表示，“车会被我圈子外的一个人抽中，他住的地方离美拉巴德很远。”

当天下午5点，巴巴在玛司特埃舍亲自抽奖，被他言中，德里的克基·德赛中奖。克基接到通知，诚心想把车归还巴巴，以表达对巴巴的尊敬。巴巴接受他的诚意，车留在阿美纳伽，萨若希为它做了全面检修。

印度每三年就有一次盛大的宗教集会，称为“大法会”，在哈德瓦、安拉阿巴德、纳西科和乌贾因轮流举办。这一年，大法会计划在安拉阿巴德举办，巴巴表示希望参加法会，顶礼将前来的7000名萨度和玛司特。

巴巴对这项工作评论道：

正如别人的神在偶像和仪式里，我的神在这些玛司特里。无论你们的神是谁，是你们自己还是我——你们的大师，玛司特却是我的神。

这项一直持续至今的玛司特工作，将于1942年2月15日之前结束。为了给这项工作最后润饰，我希望去大法会。我必须在那儿联系7000名萨度和玛司特。

我完成这项工作回来之后，不再禁食——不再闭关。那时候对我就没有神了。我将独自一人，和我一起的，还有这些满德里。

为了给巴巴的工作做好一切必要安排，普利得十天前被派往安拉阿巴德。他在那里联系了一个叫G·S·斯里瓦斯塔瓦的男子。斯里瓦斯塔瓦已经准备在大法会上传播美赫巴巴的讯息。出于同样目的，维布提和巴巴达斯也要来安拉阿巴德。但巴巴指示，在他自己的集会工作结束并离开安拉阿巴德之前，他们的工作不能开始。将把拉诺画的大幅巴巴坐像《阿瓦塔》，运给斯里瓦斯塔瓦，大法会期间在他家展示。但巴巴说明，斯里瓦斯塔瓦不能在巴巴离开安拉阿巴德之前，收到画像。

巴巴到安拉阿巴德的决定刚宣布，摩耶就似乎制造一贯的反对。印度政府出于军事需要，取消去安拉阿巴德的全部专列。连火车的数量也减少了，余下的列车车厢也少了。

12月29日凌晨，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去火车站，拜度、埃瑞奇、查干、古斯塔吉、卡卡、彭度和萨瓦克随行。他们在火车站得知，路线被特别军用列车占据，不知去安拉阿巴德的列车何时到达。为避免长时间耽搁，巴巴决定乘萨若希提供的巴士前往曼马德。

途中经过舍地和萨考利，巴巴指出他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最后会面的达伊岗。男子们心中琢磨，他们最后一刻改变计划乘巴士去曼马德，实际上是个意外还是深有其义，也就是说巴巴首先经过其两位大师埃舍的灵性气氛，再去做重要工作。

巴士开近距曼马德十英里的安凯山，巴巴决定在一条溪边停下用早餐。他和男子坐在一棵大榕树下，享受餐宴。安凯是巴巴曾派古斯塔吉、普利得、萨瓦克和巴巴南达闭关之地，在此古斯塔吉反抗“手枪”帕帕·杰萨瓦拉对大家的苛刻待遇和规定。

抵达曼马德车站时，满德里为能否在车厢找到位置发愁。出乎意料的是，抵达的列车几节三等车厢均有大量空位。他们坐的车厢几乎是空的。巴巴说：“要确保车厢直达安拉阿巴德，不会在中途站卸下。”满德里询问，得到保证车厢直达安拉阿巴德。可午夜时分，他们被脚夫的喊声吵醒，他叫每个人下车，因为得从列车卸下这节车厢。男子们开始咒骂铁路官员，争论该怎么做，但巴巴干预，打手势：“与其争论浪费时间，不如快去看看我们能否转乘另一节车厢；不然车要走了。”

满德里在列车末节车厢找到一点空间，于是都带上行李冲过去。去安拉阿巴德的余下旅程中，有个模样滑稽者在一个小站上车，给巴巴提供很大娱乐。这矮个子大肚滚圆，瘦腿大脑袋。他对埃瑞奇大倒苦水，巴巴示意埃瑞奇给他十个卢比。他拿了钱，开始对所有愿听者倾诉更多悲苦。巴巴又给了他十卢比，他就继续添油加醋地絮叨其不幸。他如法炮制又连续五次弄到十个卢比，直到列车上午10点到达安拉阿巴德，他的收入也就此告终。巴巴被这人逗乐了，兴味盎然地听他讲，不过这人毫不知晓自己其实从谁的手里接受帕萨德。（注：此事的另一处记述中，暗示这个怪人或许是神醉者或玛司特。）

普利得为大家安排好住宿旅馆。用些茶点略微休息之后，巴巴带几个满德里去了会场。到后他们很快发现，触摸 7000 名萨度的脚并非易事。天气闷热，河边的会场是沙地，绵延方圆两英里。因为萨度分散各处，对怎样最佳完成这“赫丘力斯般的任务”，男子们提出各种方案。巴巴全部否决，自己带路。

他们跟着巴巴，头顶炎炎赤日，艰苦行走在松散沙地上，进行一番四小时的搜索。侦查完整个地方，巴巴着手联系。他触摸第一位萨度的双脚时，已近日落。这个人直视落日，高喊，“佳帕！佳帕！”——意思是“念颂神名！念颂神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首先被联系者的服装是东西方混合。典型的萨度长袍，头上却戴着通常只有欧洲人才戴的破旧遮阳帽。

第二位被联系的萨度是一名 30 岁左右的英俊男子，他从远处看见巴巴。有一会儿，他似乎喜不自禁，跳起舞来。他踱了一会儿步，坐下来——被情感征服累垮。巴巴像对最亲的孩子拥抱他。年轻的萨度全身赤裸，沾满尘沙。他被带到旁边一个空帐篷里联系，半小时后，他突然从帐篷帆布下爬走，但巴巴对会面很满意，后来对满德里透露，“开头不错。他是一个淹入神爱海洋者。若有人问我什么让我最快乐，我的回答会是拥抱玛司特——像你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个。”提到萨度-玛司特的爱，巴巴又说，“这样的爱吞噬假我，歼灭低我。神圣意识降临，至高示现权威。正如人与神交流、灵魂与超灵认同、爱者与至爱合一的状态超越认识领域，这个完美爱神者的状态也无法描述。”

第一天晚上巴巴触摸了 359 名萨度的脚。满德里个个筋疲力尽，可没人向巴巴抱怨。令他们宽慰的是，巴巴自己表示他也累了，工作次日继续。

第二天，12 月 31 日，巴巴很早起床，从饭店步行出发，6 点钟开始向萨度顶礼的工作。巴巴减轻男子们的任务，让一人呆在一处。结果，巴巴成了唯一在松软沙地上不停走动者，满德里原地不动，只在他到各人区域时加入他。

巴巴以不倦的精力走动，顶拜，起身。他不仅四处奔波，还得俯身触摸成百上千萨度的双足，他们有些躺着，有些蹲着，有些走动着，还有些在门又窄又矮的棚屋里。巴巴持续工作五个小时，直到 11 点钟，返回旅馆。

吃完推迟的早餐并休息了近两个小时，他带满德里去安拉阿巴德 5 英里外的奈尼村，联系一位第六层面的伟大玛司特，他叫夸迪尔·缅，能行使第四层面的能力。（注：圣人能运用第四层面的神奇能力，又不给自己造成危险。这位穆斯林圣人也叫茶·萨赫伯，因他嗜茶。巴巴在 1941 年 10 月也联系过他。）他们发现圣人一丝不挂，黝黑的长脸令人敬畏，坐在一间黑屋里的小床上，屋内燃着一堆火。这位圣人因酷爱喝茶闻名，巴巴叫男子们给他带来一大壶茶。

看到他们在门口，脾气温和的夸迪尔·缅，起床礼貌地迎接，好像一直在等待他们。他从拜度手里拿过茶壶，放在火上，叫满德里坐他小床上。他招手要巴巴单独坐房间一角。他一边装作和满德里寒暄闲聊，为大家倒茶，一边意味深长地偷眼瞧巴巴。在黑暗小屋里，玛司特和巴巴两人都满面喜悦。巴巴和玛司特通过眼睛交流，但没人能明白。

同夸迪尔·缅呆了半小时后，巴巴带男子们返回安拉阿巴德，直奔会场。从傍晚 6 点起，他开始顶礼萨度，一个接一个，持续三小时。至此，他已超过规定的数目——触摸 7000 名萨度双足。巴巴选择在他们的早晚祈祷时间，在发免费食物的大帐篷旁联系他们，因为这些时候数百名萨度集聚一起，便于大批联系。

离开前，巴巴找到那位年轻的裸身萨度-玛司特，同他一起坐了半小时，回到旅馆。法会上数千人当中，这个年轻人是唯一真正的高级灵魂，他让巴巴高兴。巴巴把他称作“大圣”。这个高级灵魂名叫南嘎玛司特。萨度们和当地人认为他是个玛司特，实际上，巴巴后来透露，他在第四全能（睿地-悉地）层面。他眼睛朝天在安拉阿巴德走动，只能看见他的白眼珠。他这样走路，而不撞人或物，确实神秘难测。尽管南嘎的交谈不合常理，在他面前人们不由肃然起敬。（注：在吠檀多里，第四层面行者被称为库巴，指一个拥有巨大财富，也就是神秘能力者。“库巴的眼睛总是飘忽不定。如果库巴盯视什么，即使只有一分钟，它也会碎为尘土！”）

巴巴筋疲力尽，只喝了一杯姜汁汽水，洗了热水澡，上床睡觉。第二天，1942 年 1 月 1 日，巴巴早晨 5 点起床，喝完茶（工作满意完成，他心情尤为愉快），他们乘孟买邮政列车离开安拉阿巴德。

巴巴离开安拉阿巴德当天，他的真人尺寸画像从美拉巴德运到。斯里瓦斯塔瓦，巴巴达斯，维布提，那拉延·辛格，查图未迪和提尔拉吉·潘代开始在大法会积极工作。拉诺的画在音乐伴奏下，由大队的游行抬着，8000份有关美赫巴巴及其讯息的传单也被发放。数千人到斯里瓦斯塔瓦家达善画像。他们不知道这位被达善者，已在数千名萨度足前顶礼，在他们当中呆了两天，悄然来去。

巴巴在塞康德拉巴德稍事停留，做玛司特工作，接着乘火车赶路。在塞康德拉巴德和绍拉布尔之间的车上，发生一起感人事件。巴巴乘三等车厢隐匿身份旅行，身穿普通衣服，戴克什米尔式皮帽及墨镜。火车拥挤不堪，进车厢的唯一办法是爬窗。有一站，一位蓄飘逸白须的年迈穆斯林跑向他们的车厢，举起一个五岁大的男孩，恳求乘客接他进去。里面的人抗议说不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够挤了。火车鸣笛，老人绝望了，大喊，“看在神的份上，接孩子进去！”

这时，巴巴命令满德里帮助老人，拉男孩进来。在同旅者的大声争辩中，满德里服从命令，从窗口把男孩抱进车窗，让他坐在巴巴身边。那老人跑向下一节车厢，火车开时抓住门扶手。每一站，他都回来看望男孩是否安好。

巴巴注意到老人焦灼不安，令满德里为他腾块地方。在许多麻烦和其他乘客的不满抱怨之后，满德里总算把他从车窗拉进来。他挤在巴巴身边，把男孩抱膝上。

通过与年迈穆斯林的交谈，满德里得知他来自古尔伯加，并且一如平常问他，是否知道那边有玛司特或圣人。老人对他们的问题感到惊讶，问：“你们干嘛问起圣人？人们带两种不同目的去见圣人：要么求财富，要么求神。你们求哪个？”

埃瑞奇解释：“我们是从阿美纳伽来的帕西人，但对灵性和圣人感兴趣。”

听到他们来自阿美纳伽，老人责备道：“什么？你们说自己是阿美纳伽的帕西人，还不知道附近住着你们自己的大圣人，美赫巴巴？干嘛去追逐别人？”

满德里为了避免暴露巴巴的身份，只好装作对美赫巴巴一无所知，随意问他是谁。

老人嘲笑他们的无知，批评说：“怎么，他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伟大圣人。他被全社会的成千上万人崇拜。

“我简直无法相信你们从没听说过他！”

“我本人两次去他的美拉巴德埃舍拜会，却没有达善他的福份。一回他出国在外，一回他在闭关。不过我决定在我死前要去向他致敬，带全家人一起去。

“我今生至少一次，一定能有幸见到他。要是你们对灵性人物感兴趣，我强烈建议你们去找他。”

这时，火车停在古尔伯加，这位穆斯林感谢他们为他和男孩腾位置，下了车。他离开后，巴巴问他们是否随身带有他的相片。埃瑞奇从他的铺盖里取出一份《美赫巴巴期刊》。巴巴对自己的相片顶礼，派埃瑞奇把期刊交给那人，并且说：“告诉他火车上的旅伴是谁，还有我祝福他和他的家人。现在他无须去拜访美拉巴德了。”

埃瑞奇在车站外赶上正要上马车的老人，把期刊递给他。老人看见里面美赫巴巴的相片，埃瑞奇向他说明巴巴的身份，他勃然大怒，大声责骂埃瑞奇整个时间对此保密。埃瑞奇试图解释大师不见人及秘密旅行的原因，说，“你真有福，和他一起旅行了一个小时，而他的数百名跟随者渴求他的达善，他连一小会儿也不允许。”

可老人不要听，责骂埃瑞奇和整个的“年轻一代”。说他在另一节车厢心神不定，所以说一再回到他们车厢，这么多年渴求达善巴巴之后，不知怎么被不可抗拒地吸引到他身边。

埃瑞奇跑回去赶火车，老人紧追其后。埃瑞奇跳上车。那人看见巴巴探出车窗，没戴墨镜帽子，好像在等他。老人向他俯首鞠躬，巴巴把手放他头顶祝福，那时火车开走了。

在下一个中转站，绍拉布尔，巴巴下车联系两位高级灵魂。古利亚帕·斯瓦米是第五层面的80岁老瑜伽士。类似撒里克，尽管衣着举止富有男子气概，却用阴性单数第一人称称呼自己，仿佛他是女子。

穆拉巴巴是位高龄玛司特，极其肮脏邈邈，长指甲如爪子。他在一个地方坐了15年，从未听说他离开过。他是著名的圣者，倍受绍拉布尔人尊敬。

在绍拉布尔逗留一天后，巴巴于1月6日返回美拉巴德。当天，巴巴后来评论战争和印度时说：

这场战争给我们所有人的最大教训是，生活中虚妄价值的徒劳，如财富、房屋、财产等等，在生命本身岌岌可危时，这些东西根本没有意义或价值。靠多年谋划、算计、劳动等，积聚了贵重财产的富翁，当生命本身遇到危险，比如空袭或敌人直接进攻时，只得在刹那间抛下一切。人要逃命时，这些东西一样都带不走。不仅这个，连你毕生为之辛劳的亲人眷属，也不得不留下——暂时甚或永远分离。谁也说不准。

然而，面对这个赤裸裸的事实，人们还是不放弃自私目的——受淫欲和贪婪驱使的动机。去抓获这些他们明知得瞬间放弃的东西。

印度——灵性国土和源头——必须给世界提供一个活生生的牺牲受苦榜样，通过舍弃外物和满足于最少的一份，让人们明白生命外物之徒劳这个最根本教训。总之，印度只得比别的国家受更多苦。为了扮演神定的角色，印度必须承受最大牺牲和苦难。这是印度得向世界教导和证明的最大教训。

与此同时，玛司特穆罕默德在孟买已一年有余，阿娄巴和他在一起很不容易。穆罕默德一开始把盘子、调羹和玻璃杯扔出阿娄巴所租房间的二

楼窗外，砸到下面的行人。用块帘子把窗挡住，解决了这个问题。阿娄巴的下一个头痛是，每天早上，穆罕默德会占用大楼的公用厕所四五个小时，辱骂那些上班之前来用厕的住户。后来阿娄巴在穆罕默德房间为他做了一个自用便桶，告诉他公用厕所坏了，正在修理。

几周后，穆罕默德开始唠叨：“我要去勒德纳吉里——我家。”起初阿娄巴没睬他，但他骚扰不休地要求。

最后阿娄巴致信巴巴，巴巴回信说：“送穆罕默德回勒德纳吉里。”正值战争，很难弄到船票，失败几次后，阿娄巴成功买到两张从孟买启程的票。

他们将出发的早上，穆罕默德哭起来，喊道：“我不要去勒德纳吉里！我不要去！”

巴巴指示阿娄巴从勒德纳吉里找个人，陪穆罕默德乘船。阿娄巴照办。穆罕默德离开了，虽然是哭着走的。六个月后，巴巴致信阿娄巴，通知他带穆罕默德过来一天。阿娄巴从《至师》书中裁下玛司特的照片，交给一个男子，后者找到穆罕默德，把他带回孟买。1月9日，穆罕默德被带到巴巴那里一天。巴巴同他工作数小时，为他洗澡，穿上新卡夫尼。穆罕默德告诉巴巴：“我想回勒德纳吉里。”尽管阿娄巴现在烦透了照料玛司特，巴巴仍令他带穆罕默德回孟买。阿娄巴别无选择，只好照办。在回程火车上，穆罕默德又惹出不少麻烦，他们抵达孟买时，阿娄巴几近哭泣。

在美拉巴德，按巴巴的命令，于1月12日星期一点燃度内火，以纪念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当天全体斋戒。巴巴下午6点45分下山。看了看放在度内火附近木桌小屋边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他自己的照片。帕帕·杰萨瓦拉给巴巴戴上花环，巴巴在面向西方的一张藤椅上坐下，将点燃度内火的特权给予帕帕。巴巴发出信号，帕帕点燃度内，照巴巴的命令，只有彭度、帕椎、帕帕、希度和韦希奴在场，每人把一块檀香木放在火上。有的还向火顶拜达善。

火一开始熊熊燃烧，巴巴就简短致辞：“生活的变幻不定对我毫无乐趣而言，因为我知晓一切。唯一的快乐是减轻我前定职责的负担。”

“今天是意义重大的日子——今日局势在转折。就像火都准备好，只需点上火柴，现在就好比是7点差一刻，马上到7点钟了。时间一到，我就给我的工作点燃火柴。一位伟大灵魂和我的一名亲近男满德里会很快过世。”

巴巴和男子在度内火边待了约20分钟之后返回山上。离开前，他指示：“现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已经走了，从今以后，过去常去萨考利并且也爱我的信徒，不要再去那里了。”

1942年1月13日，穆罕默德玛司特从孟买被带回美拉巴德，永久留在巴巴身边。这令阿娄巴如释重负。

当天，巴巴召所有男满德里下午三点到玛司特埃舍，并对禁食做了阐释：

一个人只饮水，身体会存活95天。正如身体以食物为生，心也靠欲望维持，放纵这些欲望则喂养心和自我。所以，通过让欲望之心挨饿，自我就变得瘦弱无力。

在身体禁食中，像你们昨天那样只饮水，淫欲会减轻，嗔怒和期望却增强。禁食头三天，饥饿感显著，抑郁强烈，嗔怒强化而淫欲削弱。从第三到第七天，感受有波动：饥饿、抑郁、嗔怒和淫欲都减弱，而期望——对一切东西的期望——依然强烈。第十天，感觉再次回来，饥饿和嗔怒增加。这持续到第十四天，感受又平静下来，并且保持平静。因此，第十四天之后，禁食就不再具有灵性价值。

巴巴接着提到他的未来计划：“我在开言之前，必须做两件事情：我得触摸7000名萨度的脚，这个我刚在安拉阿巴德完成。

“我仍须访问尼泊尔和西藏。因此，2月15日起，我将在这些地区走动。”

巴巴还让放几首苏非歌曲唱片，并解释了它们的意义。

德拉敦

1月14日，宴请阿冉岗村民和周边地区的人。宴会在度内火附近举办，当晚6点巴巴下山观看分发和庆祝活动，听巴赞。阿美纳伽的萨达家族和其他爱者也前来参加，分别近一年半后终于有机会见到巴巴。不许触摸巴巴的脚及合掌致敬。不管怎样，这么久之后能见到他，在场爱者都很开心。巴巴在聚会中待了两个小时，之后走回山上。

按照巴巴命令，从1942年1月1日至2月15日，一个半月，满德里和印度国内外能够并愿意禁食者，每日仅用一餐。尽管在这期间巴巴旅行联系玛司特，他也坚持禁食。

此外，巴巴指示爱者，每天唱颂一定时间的七个神名祷文，“哈瑞，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神，耶兹单，呼”。巴巴为这篇祷文谱曲，它蕴含重大意义。

1月15日，巴巴带拜度和卡卡·巴瑞亚离开美拉巴德，去南印度联系恰提巴巴及其他玛司特。他先到胡布利，再次联系两名玛司特。其中一位是年轻圣人帝瓦·普如希，很高级的第六层面玛司特，全身赤裸，坐在一块石头上。帝瓦·普如希不离心仪之地，1月16日夜11点半，巴巴和他一起待了半小时。巴巴还重新联系切拉（斯瓦米·希达鲁得的精意识弟子），这位沉默的玛司特很少进食。

巴巴每次和玛司特在一起，不许别人靠近。甚至不准满德里在场。

从胡布利，巴巴前往纳格伯蒂讷姆，1月18日星期天，巴巴在那里会见恰提巴巴。见到巴巴，恰提巴巴欢喜雀跃，孩子般不肯放手。巴巴待他关爱备至，深情地拥抱他。

在纳格伯蒂讷姆，巴巴还联系了另一位第六层面的高级玛司特圣人，莫提巴巴。之后前往纳戈雷，同纳戈雷·夏·瓦隶坐了些时间。纳戈雷，一位白须飘逸的老者，貌似撒里克，服饰精美，但也有爪一般的长指甲。

1月21日，巴巴从纳戈雷前往库隆得瓦得，途经埃洛德、京格尔布德和赖久尔。在库隆得瓦得，联系到一名叫克里虚纳的火爆型玛司特，巴巴说他在别处从未见过如此不安宁的玛司特。克里虚纳有两处居所：一处是王公宫殿，在此玛司特打扮得像个王子；另一处是街头，这里他衣衫褴褛。

在米勒杰，巴巴经过坑洼土路，乘船过一条挡路的小河，到阿拉瓦达村。在那里，巴巴与以前联系过的一名叫瓦兹尔巴巴的穆斯林圣人交流。然后他们动身回美拉巴德，于1月23日抵达。

1942年2月1日，星期天，孟买的达达禅吉一家来美拉巴德一天。呼玛和达拉的信仪式这次在巴巴面前举行。阿娜瓦丝和娜格丝留下陪伴女子们，其他人离去。

2月2日，巴巴同男女满德里乘晚上7点半的火车，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德拉敦。所有女子都和巴巴同往，包括阿娜瓦丝、娜格丝和佣人。男满德里只有拜度，古斯塔吉，克里希那，尼鲁，文克巴·劳和韦希奴随同。萨瓦克和帕帕·杰萨瓦拉已经在德拉敦，余下的约15名男满德里留在美拉巴德。

2月5日早晨6点，一行人抵达德拉敦，住入向阳旅店。为了工作，巴巴独自使用楼上，女子住一层，满德里住别处——新路10号一家叫普雷姆·巴关的旅店。

美茹和妹妹娜古随同巴巴一行从美拉巴德旅行。2月9日巴巴派她们跟禅吉回纳西科。卡卡·巴瑞亚也于6日离开，去孟买，几天后返回。他和禅吉都在德拉敦同巴巴会合。

这个期间发布通告，说明巴巴的48岁生日，按帕西年历恰逢今年2月14日，是一行人斋戒和静心等最后一天。巴巴命令，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予庆祝。2月15日之后，人人皆被免除命令，可照常饮食。

巴巴希望在喜马拉雅山附近做玛司特工作，由于这个时节天气寒冷，行程推迟到3月底。后巴巴改于2月11日夜间离开德拉敦，去拉杰普塔纳（现称拉贾斯坦）联系玛司特。拜度、卡卡和古斯塔吉随行。他们乘火车、汽车、牛车及徒步，仅九天就旅行2000多英里。巴巴在赫尔德瓦尔、鲁克

伊、兰道拉、萨哈拉普尔、贾拉拉巴德、塔纳巴万、密拉特、阿杰梅尔、焦特布尔、阿里格尔、巴雷利和莫拉达巴德等地，联系了 27 位玛司特。

在离鲁克伊三英里的帕穆内尔村，巴巴联系了查塔·夏，一位年老的精意识行者，他备受尊崇，有大批弟子。

在兰道拉，巴巴联系了一名火爆型的老年行者，他既像玛司特也像撒里克，名叫夸迪尔·夏，是心层面高级行者。夸迪尔·夏住在森林深处的一间小屋，行程很辛苦，巴巴和男子不得不冒着暴雨徒步穿越沼泽荒野。这位老者高大蓄须，身穿简朴的卡夫尼，却是个真正圣人，这次联系所经历的一切辛苦都值得。

在塔纳巴万，巴巴联系一位叫毛拉那·阿希拉法里的瓦隶，他是个很老的瘦削撒里克，在镇上的简陋清真寺主持祈祷。据说阿希拉法里会同时被看见在德里的大贾玛清真寺主持祈祷。在密拉特，巴巴停下，联系三名高级灵魂：奇姆塔瓦拉、古拉伯·夏和贾米尔巴巴。其中，贾米尔巴巴是对巴巴工作很好的玛司特。

这次旅行中最重要的联系是在阿杰梅尔，巴巴再次联系玛居卜恰恰、圣人拉克罕·夏和夸卜林斯坦瓦拉（苏格拉底）。2 月 15 日深夜 10 点抵达阿杰梅尔时，巴巴已经马不停蹄地奔波了四天。他们立刻去旅店。把行李放在房间，就去恰恰住处，尽管他们整天在拥挤的火车上旅行，已筋疲力尽。此时恰恰在阿杰梅尔一座屋子的房间里。楼上阁楼住着一位穆斯林穆贾瓦尔（牧师）。牧师认识巴巴，每当巴巴来，他都会提供帮助。房子位于一条主街，白天有一大群人围着玛居卜。所以巴巴很晚才去，想在恰恰独处时联系他。

巴巴到后，拜度喊牧师。恰恰睡熟了，可他一听到拜度喊，就乐不可支地滚下床，跌跌撞撞下楼迎接贵宾。巴巴同恰恰坐了一个半小时。他慷慨地酬赏牧师，因为他同玛居卜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巴巴和男子们凌晨 2 点返回旅店。

联系玛司特的旅行考验和艰辛无以言喻。巴巴日夜兼程。乘牛车旅行，突降大雨寒风凛冽时，极其难受。有一次，一行人在泥泞黏滑的路上跋涉

12 英里。但是，巴巴同玛司特交流时的喜悦难以抑制，这些身体磨难根本不能阻挡他。无适当食物或饮水，昼夜远行并非易事，尤其是战争期间，由于军队调动，火车上极难有住宿。

可是神本人在找他的真正爱者！

据说神是其爱者的奴隶，

这些玛司特虽通常隐居，却是他的真正信徒，

这就是为什么神只得满足他们的心愿

——在他化身为人时见到和触摸他。

因此他走遍大地，亲自接触他们。

这次整个行程中，巴巴和满德里大部分在夜间旅行，总是睡在火车月台或者脏乱的三等旅店。除了这些艰辛，满德里 1 月 1 日起一直遵守的每日一餐规定，在整个旅程中继续坚持，直至 2 月 15 日。巴巴身边的人注意到，他是何等彻底专注于玛司特工作。他似乎在投入整个生命，持续高度紧张使身体明显虚弱，但他完全不顾这些。因此，一天 24 小时巴巴身体力行的活榜样，对卡卡、拜度和古斯塔吉是一种激励，如他们后来所言，这实际上使他们忘掉自身的营养和睡眠需求。

在焦特布尔，巴巴联系一位很高级的女圣人，也叫玛司特尼·麦，闻名整个地区。这位年迈的老妪，携带大包小袋，戴着许多金镯、戒指、银币和别的饰品，这些是向她祈祷得到回应的妇女给的。不育妇女会恳请她向上天祈求，让她们能怀上孩子。

在焦特布尔，巴巴还联系一位第六层面玛司特。这位裸体圣人叫南嘎·萨度。是个中年男子，头发浓密，蓄须，坐在一间废弃马厩外的沙堆上。人们走近时，他会用手捂脸，透过指缝看。

巴巴接着到巴雷利，联系了巴希尔·缅，一位年迈、精瘦的玛司特，人们很少见他吃东西，据说也从不睡觉。他是拥有心意识的穆斯林圣人，有三四十名男女弟子随他生活。晚上，这些弟子聚拢在他身边，奏乐歌唱，心醉神迷。他们常唱波斯语对句：

“我有罪，但我幸运。”

“我一无是处，但我有福。”

圣人巴希尔·缅在巴雷利有个公共厨房，专门为穷人提供食物。

在巴雷利，有个火爆型的老年玛司特，叫伽拉·夏。虽然巴巴尝试多次，他仍不肯让巴巴当面联系他。一次，拜度努力劝他一起去巴巴那里，伽拉·夏宣告：“萨赫伯-埃-扎曼来了，他的时间已近……我将拔出利剑，帮他消灭败类！”（注：萨赫伯-埃-扎曼指灵性阶层的首脑。在阿拉伯语中，萨赫伯指神；扎曼指天堂或时代。）他是位了不起的灵魂，备受尊敬，随便走进谁家，都会受到最尊贵的待遇。

接着前往莫拉达巴德，巴巴联系了一位伟大的心层面行者，名叫毛拉那·夏姆苏丁·乌勒玛，撒里克型。这位年迈圣人据说至少有 120 岁高龄，备受崇敬。乌勒玛曾是一名阿拉伯和波斯学者，由一位政府官员的家庭照料。巴巴来联系时，他正在休息。他们叫醒他，乌勒玛凝视巴巴的脸，以最大的深情用波斯语说：

“在深夜的黑暗里，我看见神的光明。”

旅行九天之后，2月20日早上8点，巴巴和满德里返回德拉敦。当天下午3点钟，禅吉会见巴巴。

有一次，巴巴对当今世界形势作了总评论。中国的蒋介石总统，不久前曾访问印度，巴巴称赞他：“他是个大哲人，精神伟大、真诚而现实。”

回到德拉敦，巴巴继续部分闭关，每天上午8点至11点，这三个小时他独自在房间工作，无人打扰。

2月22日星期天，巴巴对禅吉授述关于战争的新讯息。要点如下：

从唯一真正的灵性观点看，战争、战役、打仗等等，都是神借助于摩耶上演的神圣游戏。摩耶是让灵魂陷入幻相迷宫，又把它从灵性愚昧魔掌中解放的媒介，必须利用而不是抛弃它，但对待它时要没有执著。

所有参战国的灵魂根本上为一；不同的只是身体和心。所以实际上没有人在交战。灵性上高级的灵魂明白这点，他们参与神的游戏，扮演自己的角色，对谁都没有一丝敌意，也没有占有、报复或仇恨念头。他们仅仅是履行职责，配合神意。

2月24日，巴巴由拜度和萨瓦克·考特沃伴随，傍晚6点至8点，乘马车在德拉敦联系玛司特，其中有很受尊敬的纳奴·缅，德拉敦的灵性负责人。

纳奴·缅是位跛足老者，拿着系满碎布的大棍子，一瘸一拐地在镇上溜达。他衣着古怪，穿长靴和卡夫尼，腰围披巾。常常见他在夜里碰见谁骂谁，或跟人吵架。老玛司特极爱孩子，给他们糖果，常看到孩子们围着他。纳奴·缅是位真正圣人。

希兀吉·马哈拉吉是一位高级玛司特，半疯半常。夜间他会溜到乡下去，白天人们又会发现他坐在一家嚼烟店里。

住在火葬场的一位精意识萨度是玛桑伽特瓦拉·巴巴。是一名真正萨度，据说至少在过去的35年，他一直呆在那个地方。建造火葬场前他就在那儿了。

市政府去建火葬场时，只好造在玛桑伽特瓦拉旁边，因为他拒绝搬走，他们则害怕骚扰一位圣者的后果。这名萨度总是燃着一堆火，有三只宠物：一只猫、一条狗和一头奶牛，他在吃饭前照此顺序喂它们。传闻他还在夜间喂流浪老鼠。

四天后，2月28日，禅吉和邓肯（他从部队请假来访）给巴巴带来世界局势的最新消息，暴力几乎蔓延全球。听了他们的报告，巴巴评论了日本和它占领印度的意图。他们刚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对爪哇和缅甸的侵犯。巴巴说：

印度处境十分危险。除非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否则它就会孤立于中国和英国。这是日本战略，也是他们入侵缅甸的原因。如果仰光和爪哇陷落——这很有可能，下个目标就是印度了。如

果英国政府把印度要求的政治自由给它——他们也不得不给，印度人就会唤起反抗精神，抵制日本侵略。

罗斯福能提供大量的轰炸机，可停在哪儿？太平洋太远，没有降落基地，全被日本人占了，美国的轰炸机一直闲着。如果现在能利用它们——在印度——打日本人，日本就无法抵挡。因为印度和中国联合起来会粉碎日本。

不过，印度是否奋起应对，展现因脱离现实而丧失已久的战斗精神，还是个问题。英国政府使这个国家驯服。在英国占领的一个半世纪里，战斗精神全被压制，丧失殆尽。再者，人民以前政治觉醒时，曾被唤起的那一点精神，也被甘地宣扬的非暴力哲学粉碎。结果，现在再次唤醒它，确实会十分困难艰巨，即使印度有武器。

除非像尼赫鲁、阿扎德等常任领袖掌权，周游各地，再度唤醒那种精神，否则日本将占领要塞和城市，俘获所有的战备物资、武器、原油供应、食品等等，摧垮印度。确实是严酷事实，印度必须面对和克服。必须完全放弃种姓、教义和物质差异，并肩抵抗侵略者。让我们看看印度如何应对。

在所有这些困难中，我会派德希穆克、巴巴达斯和三分之二的满德里，通过口头或传单和小册子，传播我的讯息。这是计划。这些天我一直在做这个，虽然静坐在这里闭关。

看上去日本要从东海岸线攻击印度，所以巴巴通知女子们：“倘若受攻击，我们必须准备自卫。必须进行自卫军训。”他显得很认真。授命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教女子武术。训练从挥舞木条开始。还教了怎样致伤，受伤时如何战斗。操练这样举行：一听到哨声，全体执棍的女子跑向房子里的预定作战岗位。

有一次，巴巴建议：“若有人受伤，拉诺、吉蒂和玛格丽特要留在她们身边。美婍、玛妮、蔻诗德和其他人爬上屋顶。如果敌人进攻，要在楼下抵抗，他们就没法侵犯二楼，美婍会安然无恙。”

训练让人开心，所有人，包括仆人，都认真专注。巴巴经常出去联系玛司特，他不在时，这给女子提供了愉快的消遣。

1942年3月1日起，巴巴重续在满德里宿舍为玛司特洗浴喂食的习惯，从上午8点至10点，有时候直到中午，此外他还在德拉敦本地寻找玛司特。

3月2日，巴巴参加印度教胡里圣火节的点火。两天后，他带古斯塔吉、拜度和萨瓦克，经哈德瓦到瑞希克什联系玛司特。出发前他对女子们说：“几周内，生活将如漩涡！”次日晚上巴巴返回。

一周后，3月11日，收到并朗读了那格浦尔的苏鲁·麦希兰姆写来的信。（苏鲁·麦希兰姆从一篇报道里知道了美赫巴巴。巴巴很喜爱这个男孩，称他“适合这条道路！”）巴巴心情愉快，说：“这样的弟子和爱者应受崇拜。”接着合掌闭眼，仿佛在祈祷，满德里从未见他这样做过。巴巴又让人朗读一遍信，评论道：

苏鲁怀着深情爱我，在这个意义上，他比我还伟大。他只是1938年在盘奇伽尼见过我一次，从那以后我一直让他离得远远的。在这个方面爱者真正伟大。

奎师那为什么给苏达玛洗脚，并饮下洗脚水？是因为苏达玛的爱。他洗的不是脚，而是苏达玛的爱，饮下的是爱露。

神一直在，过去并将永远在。而神的伟大和真正爱者的存在——像奎师那的苏达玛，现在的苏鲁等等——却反映了神的真正伟大。他们的爱伟大得生发对大师的信心，而可怜无知的爱者对此却一无所知。因为坚定的信心，跟随者随时会为大师放弃生命本身。这不比神还伟大吗？

在无限性上，神总是更伟大。但如果爱者，不顾自身局限，毅然放弃一切，牺牲生命本身——只是出于对他们根本不知晓其真性的至爱的信爱，这确实更伟大。这就是为什么神，尽管无限，却向他在真正爱者的信爱中所看到的伟大顶礼，认可后者的无私精神。

神现在一直是。他过去一直是。他将永远是。但爱者和信徒对神和古鲁的爱与崇拜，却是他们的伟大。即使你们满德里，没有感受到这个男孩或别的爱者所体验的，但你们纯粹是因为爱，而放弃一切，跟我生活并提供服务，虽然不知我——这足已证明你们的伟大。这一点唯独我看见、知晓且欣赏。

在德拉敦，巴巴每天同禅吉讨论日本的军事活动和事件，以及印度的缺乏备战和内部政治动荡。不过他也一直强调：“这都是神的计划。”

3月12日，巴巴听到新闻，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受温斯顿·丘吉尔委派要来印度时，对当前国内外政治形势，印度及各国的不同领导人，作了评价。他完美地模仿了每个人的典型表情：

克里普斯聪明、真诚、精明并同情印度。真纳是所有人中最聪明的，将政治玩弄于指掌间，是个出色演说家，但他不如甘地和阿扎德真诚明理，阿扎德是伊斯兰文献大学者。

拉贾吉（查卡瓦蒂·拉贾戈帕拉查里）是所有人中最好的：真诚、聪明、能干、友善，最重要的是，能勇敢面对一切情形，灵活调整自己适应形势变化——不是出于软弱而是明智。拉贾吉不固执死板。只有他能面对甘地直抒己见。如果原则上有必要，他甚至会正视分裂，甘地只怕他一个人。

尼赫鲁聪明、真诚、无私。他牺牲了许多，但相当轻率，脾气急躁，以至于会坏事。

古今所有的印度领袖当中，我最喜爱提拉克。他具备心脑品质的最佳结合。我尤其喜爱他狮子般直面一切困难的精神，以全部的生命力量、所有的智能和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吼叫着。反抗英国这样的强权统治，不仅需要他的头脑，还需要他的机敏政治外交。提拉克是大律师、大演员、大作家和偈颂大学者，配得为《梵歌》作论。

对欧美领袖，巴巴评论：

希特勒，无论多么疯狂残忍，却真诚相信其所作所为是为着人类利益，带着无私动机和诚意。他鼓动起整个民族，面对全世界。不可思议！希特勒是完美的媒介和演员，在世界戏剧中出色地扮演其角色。

斯大林也是个好媒介：机灵，聪明，大胆。他所做的，没人能做到：使整个国家团结一致，面对德国敌人，虽有物质方面的争议和分歧。我说过，俄国总是决定性因素。

丘吉尔是个精明狡黠的政治家。是不列颠的精神，若不是他，英国已经败掉。他多么聪明地处理了印度的微妙形势。获得国会的信任投票，组建新内阁，委任克里普斯，巧妙地卸掉整个印度问题和责任。

罗斯福不错，真诚能干。他来印度时住在 1933 年我在克什米尔住过的同一艘房船上。这是船主本人对诺芮娜和西方人讲的。他心好，想帮忙，也做到了，但他得面对国内的大矛盾。

巴巴总结说：“一切全是我——你们，还有他们。”

当天，3 月 12 日，巴巴后来在卡卡、古斯塔吉和拜度的陪同下，去戈勒克布尔寻找玛司特，沿途访问许多地方。途中巴巴一度停在锡达布尔。尽管按照行程安排他们不停那里，也找不到玛司特，当满德里遇到露宿在火车站附近树下的一个无助家庭时，才明白巴巴去锡达布尔的原因。

巴巴叫满德里前去询问。这家人有三个孩子，父亲和母亲。母亲病得很重，动弹不得。当地人透露，他们有个孩子头天刚去世。他们身无分文。妻子的重病和孩子最近夭折令父亲彻底绝望。

巴巴吩咐满德里先给他们吃饭，然后问询那人情况。他几乎被不幸遭遇逼疯了。巴巴和男子们要去巴雷利，巴巴指示带这家人一同乘火车。到了那里，巴巴指示把那人的妻子送进医院。还给他一些钱养家糊口。巴雷利是个大城市，那人说不久他就能找到工作。巴巴的及时帮助，又一次挽救了几乎放弃一切希望、濒临饿死的一家。

巴巴在戈勒克布尔的最重要联系是一位第六层面的很高级玛司特，叫奇尼巴巴。这位伟大玛司特是真正的圣人。

玛司特之旅结束后，巴巴于3月22日返回德拉敦。不过他表示自己感觉不适。两天后，巴巴把女佣都送回美拉巴德，叫女子们自理生活。此外，他还派卡曼玛西、阿娜瓦丝和娜格丝回孟买。

1942年1月和2月，世界局势恶化。杀戮迅速蔓延整个远东地区，印度可能被轰炸成为实际威胁。日本已横扫印度支那和泰国，占领新加坡。日本已控制大部分亚洲和西太平洋。

战争期间巴巴给出数篇讯息，印刷后在爱者及公众中传播。1942年2月份，他授述四篇讯息：《当前战争的灵性意义》，《暴力与非暴力》，《行动与不行动》，《印度需要创新领导》。（注：这些讯息分别登载于《美赫巴巴期刊》1942年3、6、8月刊。）

在印度被日本侵略的情况下该怎样做——巴巴还就此对爱者、信徒和公众，给予解释和精确指示。巴巴特别希望把这四篇讯息转交给印度领导人。指定禅吉和嘉尔·科罗瓦拉做这项工作，并派他们3月23日去德里，还说：“即使在这项工作中死掉，你们也得做下去！”

印度的政治形势愈发危急。日本逼近印度边界。与此同时，圣雄甘地等人呼吁独立，摆脱英国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为了达成某种解决，丘吉尔派斯塔福·克里普斯到德里，会见印度领导人。为了使他们马上合作保卫国家，他提出在日本败退后，给予他们独立。可是这项提议不合甘地的非暴力观念口味，遭到拒绝。

密切关注这一切的巴巴，非常希望印度国大党领袖在克里普斯抵达德里前，读到他的讯息。为此，禅吉和嘉尔·科罗瓦拉冒着德里酷热夏日，花了一周时间，联系约30个著名领导人，如甘地、真纳、尼赫鲁、拉贾吉，还有斯塔福·克里普斯本人。他们向每个人递交了美赫巴巴四篇讯息的印刷件。

当前战争的灵性意义

当前战争中有两种势力在发挥作用——第一种，是达成爱、公正、和谐与人类福利的力量。第二种是与狭隘的种族或国家忠诚联盟，致力于自私剥削别人的力量。这场战争正在给亿万人民带来巨大痛苦和毁灭。但这一切不会徒劳。在动荡中将出现一个自由、幸福和理解的新世界。

战争充其量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决不是目标。所以，对于军事领袖，当务之急是省察内心，确定其战斗目的是神圣计划的反映，也就是将人类引向灵性博爱，由不可侵犯的人类一体感所巩固，尽管有阶级、肤色、国家、种族、宗教或信条的差异。战时努力合理与否，不是由它产生的结果，而是由激发它的目标决定。世界必须面对这场战争，经历其烈火考验，哪怕以不可弥补的损失和无可救药的苦难为代价；这乃是必要的恶。

即便战争本身，也不是纯粹的恶，因为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下，它唤起并释放很多无私行动，让人不顾有限的自我，欣然为同胞福祉牺牲受苦。这些无私行动在危险刺激下释放出来，要胜过不释放。人们在集体灾难压力下忘记渺小自我，要胜过永久包裹于对个人安全的卑鄙追逐、对延续孤立存在和私利的无情追求。战时努力生发和培养许多灵性重要品质；因此，即使就其本身而言，也并非完全缺乏灵性意义。为了更高价值和普遍福利的客观考虑，把战时努力强加于一个国家或人民时，这不但灵性上合理正当，而且不可避免。

人们应当勇敢镇静地面对战争事件，相信当使命召唤明确而必要时，再大的牺牲或受苦也不算大。受到直接侵略攻击时，每个人的明确责任是抵抗，甚至直接参战——如果别无选择的话。但抵抗时，要保证自己纯粹是受责任感所驱使，对在灵性愚昧下行事的侵略者毫无怨恨。另外，对空袭或海陆战事造成的身心痛苦，也不能无动于衷。而是应当按照个人能力和禀赋，为伤员和孤苦受害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服务。

一般来说，灵性求道者漠视纯粹的物质福利。倾向于对战争及战时努力漠不关心，理由是大多数战争完全受物质考虑驱使。但是将灵性脱离于物质考虑是不对的。物质考虑也不无灵性的方面和意义。即使专注于超感官内在生活现实的灵性求道者，也对战争忽视不得，特别是身在之中时。灵性求道者立足于无限灵魂的实在和永恒；因此对他们而言，应该更容易为了来自精神要求的责任付诸一切。

真正理解时，会把一切冲突与战争皆视为神圣游戏的一部分；因而是神圣意志的一个结果。神圣意志借助于摩耶，或者说创造并维系二元幻相世界的宇宙力量，在显现世界里寻求表现。摩耶在神圣游戏中服务着双重目的：第一，它可以帮助把灵魂困陷入幻相迷津；第二，它可以帮助把灵魂从灵性愚昧与束缚魔掌中解放出来。不应该忽视摩耶；应该用超然和认识对待它。战争是摩耶的造作；它们是否成为灵性灾难，取决于它们是受对摩耶造作的执著还是超脱所激发。

从唯一终极真理的灵性观点看，一切灵魂在本质上皆一。战争无法在交战者之间制造任何真正分裂。交战国的人民似乎相互有别，仅仅是因为有着不同的身和心；但是从他们的灵魂观点看，这些差别不仅次要而且虚假。尽管有战争，所有灵魂的灵性一体性神圣不可侵犯；从终极实在的观点看，事实上没有哪个灵魂在跟别的灵魂交战。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战争；这场意识形态延伸并涉及到人们的心和身；而无分别和不可分的灵魂，在不容置疑的整体性中，永远为一。

灵性高级者对这个灵魂一体真理觉知明白；他们在神的游戏里扮演的角色，必然由他们的灵性认识所决定。他们履行着配合神圣意志的义务；由于同无限真理相协调，他们在扮演角色时，不但完全摆脱私利念头，而且也没有仇恨、恶意或报复等反应感受。

灵魂不受物质生命财产的损失毁灭所影响损伤；死亡只是一个通向新生命的门户。那些在神圣游戏中扮演角色者，不会为任何的丧失所动；他们还将把欣然顺从神意的精神传递给别人。难以理解的战争苦难会使许多人愤懑。需要帮助他们恢复生活的坚定信念和不朽甜蜜。那些进入内在生活的永恒价值者，将承担起消除不必要的忧郁沮丧，振作苦恼者精神的重担。

在考验的时刻，让每个人的念头不是为着受限自我，而是为了他人——不是为着自我生活的要求，而为了平等存在于众生的神圣大我的要求。仅把人类痛苦当作幻象宇宙的一部分加以忽视，是错误的。开启永恒生活大门，不是通过忽视而是通过对待人类痛苦。赢得位于幻象宇宙心脏的超验无限真理，不是通过无情漠然，而是通过积极无私服务。

对坚持真理和爱的人，最后但非最不重要的责任是，以正确观点看待战争和战时努力，只是把它看作达到和平与理解的手段。离开这个目的，战争就不可能合理。不能仅仅因为它所生发和培养的灵性品质来为战争辩护；在和平时期也能发展这些品质。现在是人类被自发的爱和服务精神吸引的时候了，无私行动不需要危险刺激才能释放出来。

虽然似乎困难，但人类必须走出这场可怕的战争：带着无损的灵性一体性，没有敌意或报复毒汁的心灵，摆脱攻击和被攻击的心智，未被痛苦损伤的灵魂，无条件服从神意的精神。神圣意志将启迪并给战后的人类赋予灵魂。虽有罪恶伴随，但这场战争将在我的使命——帮助人类实现地球上的神圣计划，继承真理与大爱、和平与四海兄弟、灵性认识与无限创造之新纪元——中发挥作用。

针对我的跟随者的很多问询，在发生直接影响印度的战争的情况下，寻求引导指示，我只好号召每一个相关者，以超然、爱、慈善和乐观精神，履行其日常职业、义务责任，根据自己所属范畴，遵守以下指示。

对于我的弟子：

1. 他们应当超越党派政治，不对任何人怀有怨恨恶意。
2. 他们应当遵守当今政府对平民施行的全部战争预备措施。
3. 他们应当继续照常为我的灵性事业履行具体职责任务，除非被我另外指示。
4. 他们应当在任何艰难环境下，坚守在印度任何地方的岗位和职务，除非被政府按应急条例命令撤离。
5. 他们可以从事无宗派特点的人道主义及救援工作，但不可认同于该方面的任何党派或政治组织，而且要严格局限于完成我所规定的灵性任务后的空余时间。
6. 他们应当对自己接触和影响区域内的人提供灵性安慰，旨在抵消其恐惧心理状态。
7. 需要调整日常生活的特殊情况，可以向我汇报。

美赫巴巴给跟随者的建议：

- A. 上述 1、2、3、6 和 7 条全部适用于这个范畴。
- B. 他们可以按形势及当地情况的急需，调整安排家庭及工作事务。
- C. 他们可以从事无宗派特点的人道主义及救援工作，必要时可以加入在该地区工作的任何党派或政治组织。

关于战争，美赫巴巴对跟随者的一般建议是：

1. 他们可以参加空袭防备服务和政府的地方警卫组织，以及诸如红十字会和慈善同盟等非官方组织的人道主义活动。
2. 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的紧急性，并且完全遵守当地政府法令，安排家庭及工作事务。
3. 他们应独立地或者同所选择的宗派或政治组织一起，从事人道主义及救援工作。

总之，人人都应当以耐心、刚毅和自我牺牲，面对迫近的危机，无论它会有怎样痛苦和残酷，时刻不忘这样的事实：通过神爱，困惑的人类的救赎，要远比许多人愿意相信的近得多。

暴力与非暴力

人类倾向于迷恋口号，几乎机械地让自身行动受它们左右，而不是将行动与这些文字体现的活认知直接联系起来。文字在生活中有其位置和用途；但要使行动明智，则绝对有必要对这些文字要传达的意义进行认真分析和定义。在需要探究的字眼中，很少有像“暴力”和“非暴力”一样重要的。它们直接关系到决定具体行动和整个生命进程的观念形态。

灵性生活是一个认知问题，而不是对规则的机械墨守，即使这些规则旨在代表最高价值。这意味着一种完全超越文字或成规的认识。所有的文字和成规都倾向于限制真理。因此，试图揭示这些成规所蕴含精神的人，常常必须对公式定理认真分析，不断联系生活事例来验证该分析。这尤其适用于那些形成于暴力与非暴力等对立概念的指导原则。

在一般用法中，“暴力”和“非暴力”等词可用于各种实际生活情形，因此，除非对这些情形加以考虑并以它们为出发点，否则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就不会全面。然而，为了阐释的目的，没有必要一一赘述这些词所涵盖的一切可能情形。只需要考虑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情况就已足矣。对下列典型事例的选取，是因为它们能充分表明围绕着暴力与非暴力概念的基本价值。

美赫巴巴的讯息接着描述五种常见的人类痛苦和暴力情况。

第一种情形：帮助溺水者。假设一个不会游泳者落入湖中，附近有个会水者来救他。溺水者在绝望中倾向于抓住救援者；这会给后者造成很大限制，不仅使救落水者不可能，甚至会让救援者同归于尽。因此救生员必须先击溺水者的头部，使他失去知觉，

再救他出水。在这种情况下击溺水人不能被看作暴力，也不能被看作非暴力。

第二种情形：疾病和手术。假设有个传染病患者，只能通过手术才可医治。为解除患者痛苦，且避免他人受传染，外科医生可能不得不切除感染部位。这种用刀切破身体的行为既不能被视作暴力，也不能被视作非暴力。

第三种情形：面对侵略国。假设侵略国出于自私目的，侵犯一个弱小国家；而另一个国家，完全出于拯救弱国的高尚愿望，用武力抵抗侵略国。这种保护弱国的战争不能被视作暴力，也不能被视作非暴力，但可以被视作非暴力之暴力。

第四种情形：杀死疯狗。假设有只狂犬横冲直撞，很可能会咬伤学校的孩子，学校的老师为保护学生，消灭了疯狗。这种消灭疯狗的行为含有暴力，但其中没有仇恨。

第五种情形：强者的非暴力。假设有个身体强壮者，被一个体弱却傲慢者侮辱唾骂。再假设这个强壮者，虽有能力制伏傲慢者，却非但不去伤害他，反而冷静地向他解释爱的信条。这种行动意味着非暴力，但它是强者的非暴力。

巴巴继续评论这些情形：

上述前三种情形清楚表明，对某个情形是否含有暴力或非暴力的问题，只有通过对（第一）有关情况的不同细节和（第二）激发行为的动机，进行大量的微妙和审慎考虑才能决定。后两种情形表明，即便含有暴力或非暴力之处，其它某些因素所赋予它的意义，也超出了这些词的一般意义。

对击打落水人（情景一）的详细分析表明，虽然这涉及到未经受害者同意就使用暴力，但动机是营救溺水人。未经当事人同意就使用暴力，可以说是暴力事例。但暴力的使用是为了溺水人的利益，毫无加害他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是暴力。在这些特殊意义上，这个情形可以说分别涉及到暴力和非暴力；

但就这些词的一般意义而言，则不能把它看作是暴力或者非暴力事例。

手术治疗传染病（情景二）与落水人一例略有不同。这里也涉及到暴力的运用（切除身体的感染部分），但这是为患者好。而且多数手术情况下，会事先经患者许可。再者，手术不仅是为了保护患者本人免受病魔的进一步摧残，还旨在保护他人不被感染。这里使用暴力全然是出于好的动机，对患者和其他可能接触患者的很多人都有益。因为没有伤害意图，对暴力的使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暴力。但也不宜把这看成非暴力，因为它是个切除活人身体部分的明显事例。

抵抗侵略国的事例（情景三）也很有意思和启发性。这里打仗涉及到抵制侵略，不掺杂自私动机或个人利益，纯粹是为了保护弱国。这可能会给侵略国造成很大伤害甚至毁灭，武力的使用不仅未经对方预先同意，而且有悖于后者的自觉意愿。即使这个情况也不是明显的暴力事例。虽涉及到伤害，但武力的使用不仅对受害弱国有好处，在很重要的意义上也有益于侵略国本身，因为其侵略受到抵制，它侵袭弱国的灵性弱点或病疾也逐渐被医治。这种暴力其实不是暴力，因此可称之为非暴力之暴力。

美赫巴巴还做了比较：

抵制侵略国的例子，非常类似于对感染部位做手术的例子。在抵制侵略国一例中，似乎主要结果是弱国得到好处，侵略国（武力对象）的好处显得次要。在手术事例中，患者（手术对象）得的好处似乎主要，别人得的好处显得次要。但在受益方面双方差别甚微。对两个情形仔细分析比较后发现，暴力对象和很多其他相关者都同样受益。

保护弱者是无私服务的一个重要形式，也是羯磨瑜伽的一部分。为此目的使用暴力，作为达到预期目标的必要手段，是完全正当的。但为保护弱者而可能采取的武力，要具有纯粹的灵性意

义，就决不能有任何自私动机或仇恨。这类似于保护受袭击的女子，保全她的荣誉和性命，惩罚恶徒，使其悔罪。

美赫巴巴接着评论了杀死疯狗和强者的非暴力事例：

消灭疯狗的例子（情景四）显然是个暴力事例，但因为里面没有仇恨，并且是为了可能被咬的孩子们的更大利益，所以是正当的。强者不施报复反而布道的例子（情景五）意味着非暴力，但却不是无所作为的情况。它不意味着消极或软弱，而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坚强和真正创新行为。是强者的非暴力。

对上述不同情形的详细分析比较，说明这样的事实：对有关暴力和非暴力的问题，其正当性与否，其真正价值或缺少价值，不能用对某个普遍法则的刻板阐释来决定。这涉及到许多微妙的灵性问题和含义。对暴力和非暴力在灵性价值体系中的位置的正确认识，要求对存在目的意义的正确洞悉。因此，不应让行动受建立在纯粹暴力或非暴力等片面观念上的口号（不管多么高调）所支配。它应该是神爱的一个自然结果，高于二元；是灵性认识的一个自然结果，高于成规。

3月30日，禅吉和嘉尔·科罗瓦拉回到德拉敦。听完他们报告说，尽管在这关键的阶段政治家日程繁忙，他们却如巴巴希望那样，多么“幸运”地联系到所有领导人，巴巴微笑地说：

通过你们，我已经联系到领导人。现在他们将按照神给他们的思想和智慧作决定。神的计划总是最好，尽管有时，事情似乎出错，实际并非如此。

在这重要时期，印度的未来正被讨论决定，我必须通过你们俩，联系参与讨论的领导人。这全都是遵照神的计划。

以下是递送给世界领导人的讯息，美赫巴巴要他们阅读：

印度需要创新领导

亘古以来，印度在塑造人类灵性史上发挥了最突出的作用。她成为阿瓦塔、先知、大师、智者和圣哲的一个家园，对人类灵

性进化的贡献无与伦比。对世俗问题的解决，印度的贡献也不同凡响，孕育出一流的科学家、诗人、哲学家、皇帝、领袖与政治家。过去，印度在灵性和世俗生活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在战后的新世界中她也将占有独特位置。

当今印度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比其它各国要解决的问题更为复杂。在印度生活着各个种族、信条、派别和宗教的人：如果说这种缺乏统一的组合，对印度国民生活的团结和协调行动造成一定困难，但这决不应被视作纯粹的障碍。各种汇入印度生命史的文化溪流，丰富了她的国民个性；不仅为新文化融合创造了机遇，还促使它的出现。在创新领导之下，就可以把呈现于印度生活中的冲突因素，用于造就一种丰富的世界文化，这不仅将更新协调印度的生活，也将给全世界的生活带来新气象。

达到新世界文化的过程不能纯粹是机械的。从现存多元文化中抽离出某些孤立成分，单纯堆积起来，不能创造富有生命力的世界文化。那样，我们只能得到没有生命的拼凑品。对集合概念的胡乱拼凑，决不能替代对目标的直接和清新洞悉。新世界文化必须产生于对真理的整合洞见，独立于现存的传统，不是对历史价值的生硬堆积。

不过，诞生于整合洞见的新世界文化，将会自动带来文化综合。启迪新文化的洞见将是全面的，不会否认不同传统的价值，也不会只是居高临下容忍之。相反，它将表现为对不同宗教和文化实质的积极欣赏。这个广阔的真理远见不会受信条、教条或宗派所局限。它将积极地帮助人们超越这些局限——不是通过盲目否定现存信条教条和宗派的价值，而是通过发掘、增强、展现和培养可能隐藏其中的真理方面。

发展一种表现无限真理的超越和融合文化，是印度面临的一项任务。另一项任务——印度尤其胜任——是帮助别国互相理解与协调。这项任务也要求创新领导，它将清楚认识到，在有关其他国家的命运方面，印度必须履行的使命。

外交政策上，印度决不能参与种族歧视和种族战争。黑、黄和白色只是皮肤的差异；在灵魂之内没有区别。以往历史中，印度曾经是东西方的连结，双方通过她更加接近。

印度的创新领导所面临的第三项任务是争取政治上的镇定，尽管处于不利地位。只有摆脱外来的政治控制和对外国侵略征服的恐惧，印度才能对世界做出充分贡献。要实现在国际友爱中的使命，印度必须自由地策划国民生活，制定外交政策。但是，对这个根本需要的坚持，不可扰乱她的政治镇静。

印度领导者虽有理由争取民族自由自主，但决不能让自己受反动孤立主义的毒害。同样，在履行抵制外国侵略的明确责任时，印度也应该努力摆脱仇恨、恶意或报复。

侵略必须受到抵制，在此坚持非暴力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在证悟终极和唯一真理，彻底超越二元时，单纯的非暴力，或者说不受腐蚀的爱，才会自动到来。勇士的非暴力仅仅对高级灵魂是可能的，因为他们通过严格训练，从头脑中消除了一切贪婪和仇恨形式。但对大众而言，在其明确责任是自卫或保护弱小兄弟时，要他们遵守外在非暴力公式则不可取。对于普通群众，对非暴力的普遍坚持只能导致懦弱、不负责和惰性。

真爱不是胆怯懦弱者的游戏，而是诞生于力量和认知。面临侵略时，非暴力理想对于群众不实际：它易于被用作苟且偷生和可耻逃避明确义务的借口。在追求最高理想的热情中，明智的领导者根本忽视不得所有的相对和现实感。人类发展是逐级进行的，从自私的暴力到无私的暴力，再从勇士的非暴力到纯洁无污染的非暴力——这属于无限爱之真理。

一切的狭隘都限制爱。在印度并且在世界每个地方，人类按照种姓、教条、种族、国籍、宗教或文化等表面且终极虚假的差异，把自身划分成狭隘团体。这些团体因长期习惯于分别性的不信任和恐惧，而互相漠视、轻蔑或敌对。这全都归因于无知、偏

见和自私。只有通过培养共互精神才能改正，它将冲破人为的孤立主义，从一切生命神圣一体感中吸取力量。

创新领导（这在印度土壤中有巨大潜力）将不得不认可并强调这样的事实：全人类已经合一，不仅被他们在人间伟大神圣计划中的合作，还被他们皆是同一个生命的同等表现，团结在一起。除非完全认同这个真理，否则没有什么行动路线会真正有效。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那些具有该洞见者手中。

在这期间，巴巴召潘克拉吉从那格浦尔来德拉敦。他3月25日到达，巴巴问他：“你想要什么？”

“我想永远跟您生活。”他诚恳地说。

“跟我生活极为艰难。它意味着彻底的自我臣服。你准备好了吗？”

“我正是为此而来。”潘克拉吉说。

巴巴接着解释了牺牲的含义，安慰他：“仔细考虑考虑，明天给我答复。”

深思之后，第二天，潘克拉吉向巴巴保证：“我已准备好臣服于您。您是我的大师，是我心中唯一的至爱。”

“我很高兴，”巴巴回答，“你做了正确的决定。现在回那格浦尔找工作。即使找到每月只挣十卢比的工作，你也要接受。”

潘克拉吉瞪着巴巴，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巴巴解释：“因为你已经臣服我，就没有给你自己的愿望留下余地。现在我对你有完全的权力，你必须按我说的做。服从我，就好比跟我一起生活。这就是臣服的意义。”

潘克拉吉听从巴巴，返回家去。不久，他在那格浦尔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1942年4月1日，巴巴同卡卡、古斯塔吉、嘉尔·科罗瓦拉和拜度离开德拉敦，前往阿姆利则、伯坦果德、达尔豪斯、昌巴及康格拉山谷，联系了许多玛司特。（注：经常陪同巴巴玛司特旅行的萨瓦克·考特沃，留在德拉敦，学习打字，以便协助禅吉的通信及文字工作。）

最重要的联系是两位圣人。闻名阿姆利则的卡拉·赛，是一位心意识层面的撒里克行者，据说有 110 多岁。他很少对人说话；住在市郊一个荒僻之地。巴巴很喜爱卡拉·赛。

在伯坦果德，巴巴联系了一位兼具火爆和温和型特质的很高级玛司特，叫做本伽利巴巴，他是当地的灵性负责人。他受到所有人，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的高度崇敬。

联系完这些玛司特之后，巴巴 4 月 9 日返回德拉敦。他曾暗示，他希望在喜马拉雅山附近选择几个理想地点，做闭关工作，这次旅途期间，他在克什米尔的穆立附近一座小山上选了一处。巴巴闭关时，令满德里在山下守卫。

圣雄甘地对何谓“非暴力”及“非暴力抵抗”有自己的观点，他没有真正理解巴巴对该问题的讯息实质。巴巴再次派禅吉去德里见甘地，禅吉 4 月 3 日去德里，返回德拉敦后，又和甘地针对这个问题通了几次信。读了巴巴主张在特定情况下采用暴力的观点，甘地感到震惊，说它们“完全不适用”。

甘地的观念对行道者根本不实际；他的非暴力观念只能在玛居卜的成道状态达到，那时它会自动到来。

4 月 9 日，谈论甘地及其抵制运动时，巴巴进一步澄清：

真正的非暴力，就像真理、爱和无私服务，是通向成道的向导。我指的非暴力包括特定情形下的暴力：百分之百为他人而做，没有丝毫的恶意、仇恨、报复或自利。我称之为“非暴力之暴力”。

简单统一的非暴力，是神的超越状态。是人类的目标。人尚在求道者阶段时，它不存在。但求道者能够通过“勇士的非暴力”或“无私的非暴力”，也就是非暴力之暴力，达到这个目标。

至爱上帝是目标。爱是途径。爱者能通过爱抵达至爱。在帕若玛特玛之超越状态，神是无限的爱、光和生命。是一切万物。一个人除非证悟神，拥有无限爱，否则他不能做到完全绝对的非

暴力。神不含暴力，正如爱不含淫欲。简单统一的非暴力是无限爱。

渴望见至爱的爱者，与道上的行者处于同样的阶段和范畴。通过爱与至爱合一的玛居卜，处于和神一样的状态。

这些阶段的区别，可用以下方式解释：假设你被某人打耳光或脚踢。如果你不反击，反而保持镇静，什么都不做，这属于实践“勇士的非暴力”求道者的范畴。玛居卜被打耳光或被踢的类似情况，则大为不同。他不必保持镇静或控制自己，也不必努力那么做。因为在其玛居卜状态——神圣喜悦，他丝毫“感受”不到被打脸或脚踢。他已超越该感觉状态。

感受的问题，甚至在成道之后，只有在成道者带着普通意识，再次下降到现象世界时，才会到来。这样他就能行使基于神爱的单纯非暴力，并且用无限爱，努力说服侵犯者——打他耳光或踢他者。在其超越状态——这里一切灵魂皆一，他自己是打者与被打者，侵犯者与被侵犯者。

要么是一体要么是二元。中间没有状态。

不同的瑜伽有不同的方法；比如，巴克提瑜伽，是爱；羯磨瑜伽，是非暴力等等。羯磨瑜伽中，对个体的爱是“勇士的非暴力”，对大众的爱是“非暴力之暴力”。至爱在羯磨瑜伽中是简单统一的非暴力。要抵达至爱方面，你必须经历爱之道。

神为什么被称为“至爱”？因为我们通过爱到达他。你通过非暴力到达他，你就称他为无限非暴力。大知识——智者——把他称作“无限恰塔尼亚（意识）”。胜王瑜伽行者称他为普拉卜——万有的创造者。就这样，人用获得和证悟神的道路来命名他。

关于淫欲和禁欲，巴巴评述：

一个人好色，会倾向于对多数异性产生淫欲。梵行（禁欲）理想连触摸异性都不许。如果一位完全无欲的大师，想帮助一个

性欲强烈者，他知道这个求道者做不到独身。所以，就让他合法结婚，但要他只把性欲局限到一个女子。然后逐渐地，随着淫欲减退，他会被要求放弃一切性活动，即使同他的合法妻子，但他可以继续保持婚姻生活。以此方式，淫欲被逐渐消除，最终获得梵行（无欲）目的。

巴巴召伽尼·穆斯夫和大阿迪从班加罗尔来德拉敦，并派他们去德里联系某些政治领袖。4月11日，巴巴致信德希穆克博士，指示他再去见圣雄甘地，适当地解释巴巴的观点。4月15日德希穆克在瓦达埃舍会见甘地，但甘地仍无法接受“非暴力之暴力”，坚持自己的僵化观点。

4月底，巴巴派禅吉回到德里，联系其他有灵性倾向的重要人士，向他们传达他的讯息。巴巴尤其希望联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约翰逊上校。禅吉把讯息交给他，他承诺会学习。讯息还寄给印度的著名人物，如阿罗宾多。

在这个期间，不同的亲近者来来去去。伽尼和阿迪到德拉敦之后，于5月份返回美拉巴德，永久离开班加罗尔。帕帕·杰萨瓦拉4月12日抵达德拉敦，逗留一天。

琵拉麦从卡拉奇来到德拉敦，给巴巴带来两只鹦鹉，一雌一雄。雄的没活长，可雌鹦鹉“米图”和巴巴及女子一起生活旅行数年。

尽管克基·纳拉瓦拉是德拉敦的居民，并且爱巴巴，却未获准见巴巴，只在一年前见过巴巴的脚——那也是从远处。德里的克基·德赛也于1941年到斋浦尔拜见巴巴，却连他的脚也没看见。然而，巴巴的游戏却自有目的，应禅吉的请求，巴巴同意在满德里住处给两位克基施达善，不过仅仅一分钟。他们4月14日过来，随行还有克基·德赛的朋友阿迪·诺拉斯，他家住瑙萨里，但在德拉敦工作。他们事先得到警告，不能向巴巴合掌、戴花环、顶拜或说话。

他们被领到巴巴十英尺见方的小房间。克基·纳拉瓦拉回忆：“让我们站在用帘子隔开的小房间里，好像演员开幕前站立台上。”下午2点整，帘子拉开，看见巴巴盘腿坐在一角，嘉尔·科罗瓦拉也在。

帘幕拉开，不仅房内的，
还有他们心灵上的面纱！

他们不可对巴巴说话。不过这没关系，因为站在他面前他们无比感动，即使想说也一时语塞。纳拉瓦拉记得看见“旭日的光辉景象”和“哑口无言惊异万分”！

大师的沉默给纳拉瓦拉
倾倒爱酒，令他神魂颠倒。
透过心灵之语，他宣誓：

“巴巴，我是您的了。”

克基·德赛也深受触动，但因为达善很快结束，他又激动万分，还没来得及尽情端详巴巴。他后来为此深感遗憾。不过巴巴无比仁慈，六天后，4月20日，他邀请克基的妻子杜恩到女子住处，和她们共度一日。吩咐克基带她过来。他把她送到房外，值班的苏娜玛西叫他等一等。过了一会儿，巴巴叫他进花园。巴巴坐在扶椅中，克基终于如愿，有幸在近处看巴巴。

“这次你满意了？”巴巴问他，“从头到脚看到我？”

克基后来回忆：“他的脸是我所见的最美的。终于看见至爱，我欣喜若狂！”

在这期间，帕帕·杰萨瓦拉给班加罗尔的埃瑞奇发了电报，叫他马上带家人来德拉敦。帕帕自作主张发的电报，没有同巴巴商量。4月17日，埃瑞奇、盖麦、玛奴、美茹和美赫文，同顾拉玛西·撒达和莎瓦一起抵达德拉敦，看见他们，巴巴很不悦，问：“为啥你们都来了？”

埃瑞奇回答：“因为帕帕发电报要我们来。”

巴巴转问帕帕·杰萨瓦拉，问：“你为啥给他们发电报？”

帕帕解释：“炸弹落在吉大港。（吉大港市现今属孟加拉国。）天晓得它们啥时落在印度？我怕，所以发电报给他们。”

“可你应当先问我！”巴巴责骂。

“您不在这里，危急形势下不能耽误。战争时期是担心麻烦时期。为安全起见，得马上采取措施。”

巴巴批评道：“大家都认为你很勇敢；现在连你也怕了。”

“炸弹如雨落下，怎么勇敢？”帕帕回应。

全家的衣物箱在路上遗失了，他们只好凑合着过。年幼的美赫文因为没啥衣服，只好穿玛妮的衬衫。用帕帕·杰萨瓦拉的话：“他们衣服丢了，命却保住了！”杰萨瓦拉一家在埃舍留下，再没回班加罗尔。

与此同时，狂风和沙尘暴肆虐美拉巴德，掀掉很多铁皮房顶。彭度写信汇报，巴巴用古吉拉特语，对萨瓦特·考特沃授予以下回复：

1942年4月20日

德拉敦，昌达街4号

亲爱的彭度兄弟，

我遵照巴巴指示，写信告诉你，多年来旋风一直是美拉巴德的常客，并将继续如此，因为美拉巴德是卡尔巴拉。满德里即使全部在飞旋的铁皮下粉身碎骨，也将证悟神。那样巴巴将省得麻烦照顾大家，你们也都从束缚中解脱。不过巴巴补充说他没那种好运！

在美拉巴德，你们都应该像抬棺殡葬者那样活着。德拉敦的满德里中，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死亡，他的遗体将运到美拉巴德，由你们在适当仪式后安葬。女满德里和狗葬在山上，男子葬在下美拉巴德。你们的任务是建造墓地。因此你们都应该像孟买静默塔的帕西抬尸者，他们处理那么多遗体，自己依然快乐地活着。

还有件事：如果大阿迪愿意，馥芮妮和朵丽可住山上的医院房子。不要让她们占用巴巴的笼屋。今天已就此事给你发了电报。如果希芮茵麦和佩琳来美拉巴德，就按电报指示安排她们住山上的女子宿舍，但不要让她们住美塔的房间。阿迪逗留班加罗尔时，

错过了一些东西，现在他认识到了，会回阿美纳伽。屋椽断裂掉落，象征着阿迪离开班加罗尔，现在到阿美纳伽居住。

巴巴对你很满意，告诉你什么都不用担心，要记住：“穆罕默德的伟大在卡尔巴拉，不在克尔白！”

向大家问候。

卡尔巴拉是伊拉克的著名战场（公元 681 年），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侯赛因（阿里的儿子），曾孙阿里·阿克巴和阿里·阿斯伽（侯赛因的儿子）和其他什叶派教徒在那里被杀，侯赛因也葬于此地。

巴巴有时会作诗，寄给帕椎，要求以佳作应和。回音稍有耽误，巴巴就会发电报询问。就这样，巴巴与远方美拉巴德的满德里，一直保持亲近联系。

4 月 25 日星期六，巴巴再次出发去拉瓦尔品第、锡亚尔科特、拉合尔、哈德瓦和瑞希克什，寻找玛司特，5 月 6 日返回德拉敦。巴巴在拉克希曼朱拉附近选了个地方，独自闭关，表示这是他所选七个地点的第二处。

在德拉敦，有一次，有个来自特利格尔瓦的歌手为巴巴和女子唱歌。（美嬉没露面。）歌手没牙齿，却夸口说特利格尔瓦的王公将他比作阿克巴大帝的著名乐师汤森。他唱道：

“揭去你的面纱，你就会看见神！”

他唱歌时的挥舞很是古怪，巴巴很开心。他走后，巴巴要每个女子模仿他唱，她们的样子和表演更为怪异，巴巴不开心。只有妹妹玛妮能成功模仿歌手，而恺娣的印地口音让巴巴一次次大笑。

还有一次，巴巴注意到有个魔术师在他们房子周围逛游，为了消遣，就叫他进来表演魔术。魔术师说他需要一个男孩，巴巴就让美赫文上。魔术师在他耳边低语：“我一拍手，你就闭嘴，我再拍手，就讲话！”接着他对大家宣布：“现在我将给这孩子施魔法，让他说不出话！”他玩了些花招，在美赫文头上挥动魔杖，拍手并对观众说：“现在你们要问他什么，就问吧，但他回答不了。”每个人都问美赫文，可他一声不吭。巴巴也问他；他仍没有回答。

魔术师拍手，美赫文开始讲话。演出结束，那人走了，巴巴问美赫文：“你为什么不能讲话？”

美赫文说：“魔术师叫我别讲话！”

大家对他的谜底哄堂大笑。不过巴巴坚持说：“不对，不对，他影响了你的心，阻止你讲话！”

美赫文固执说：“不对，巴巴，真的，他叫我别讲话！”

他们在德拉敦的住处隔壁，住着一个很穷的清扫工和妻子。他妻子怀孕了，每天早晨那人会为她唱卡比尔的对句。他不知道，他在小屋里歌唱时，神人会在自己房间为他的歌击鼓伴奏。巴巴对女子们说：“那个男子会有一个很优秀的儿子。我击鼓不只是自娱自乐。我在给他施予恩惠。”

盖麦同她女儿美茹和玛奴，开始为女子们做饭。她习惯给食物加糖添味，也给巴巴加了一点。一天，有人抱怨，巴巴就派人叫她和埃瑞奇过来。他问盖麦，“告诉我实情：你给我的饭菜里放糖了？”

“是的，巴巴。”她回复。

他转向埃瑞奇问：“神给你的是什么母亲？脑子正常的人，谁会把糖放进米饭豆糊？”

埃瑞奇问：“母亲，您为啥给巴巴的饭里加糖？”

盖麦道歉，说：“我再也不会放了。”

“向我发誓！”巴巴打手势。

于是盖麦发誓，巴巴让她重复誓言十来次。接着他说：“现在仔细听着。继续按平时一样做饭，加同样份量的糖。但别对任何人讲。现在我告诉你，我喜欢你做的饭。”

盖麦瞪着巴巴，难以置信。他告诉她：“干吗顾虑你的诺言？你的誓言在于照我说的做。第一个誓言是不放糖，第二个是放糖。”

5月16日星期天，巴巴带古斯塔吉、埃瑞奇和拜度，离开德拉敦，去尼泊尔和不丹边境附近做玛司特工作，完成工作后，于5月21日返回。每

当玛司特旅行，他联系玛司特之后，都会造访选中的地点，闭关静坐一些时间。最后他在喜马拉雅山七个选中地点做这项工作。

一次，前往联系玛司特的途中，巴巴和满德里经过一个露天剧场。巴巴说：“我们联系完玛司特回来，去跟相关人员谈谈，问问能否为我们安排一次专场。”那人同意了，只收取一点费用，巴巴和大家看完整场演出。

瑞希克什

1942年5月23日早晨5点，巴巴带女子出发去瑞希克什，在那儿住一个月。男满德里也随同前往，除了韦希奴和古斯塔吉留在德拉敦。（注：启程去瑞希克什之前，馥芮妮的孩子美茹和纳古，随外婆朵拉特麦，于5月13日从纳西科过来，和女满德里住在一处。）

5月31日星期天，巴巴在瑞希克什的甘伽布万，走下一个地下洞穴，独自从早上7点半坐到10点。第二天他又回去做闭关工作。巴巴的闭关似乎与战争有关。在欧洲，5月30日开始对德国的猛烈空袭，1000架轰炸机攻击工业城市科隆。太平洋地区，1942年6月第一周，爆发中途岛的决定性战役。这是日本海军的首次大败仗，结果也是太平洋前线的转折点。

七个神名的日常念诵已于2月15日停止；但在瑞希克什，巴巴再次指示女子们每日唱诵。

在德拉敦，有位清洁工的女儿叫穆妮，她非常穷。女满德里想送给她一些旧衣服。巴巴不许，说：“我会用最精美的服饰装扮她。”

当时没人领会巴巴话语的含义。可他即将去瑞希克什时，表示希望带上穆妮。然而，虽经再三劝说，她母亲仍不同意。巴巴走了。不久穆妮突然生病。巴巴得知，致信韦希奴，要他负责给女孩适当治疗。韦希奴把她送进一家医院，妥善照顾。但没过几天，穆妮就去世了。这时她母亲才懊悔没让她随巴巴去瑞希克什。

但这注定会发生，如巴巴所愿。

他会用最精美的服饰装扮她，

果然如此！母亲痛心不已，

脑际也涌现巴巴的爱和话语！

1942年5月底或6月初，巴巴就善与恶解释说：

没有什么好或坏。从道德立场看，这种区别的存在，是为了依社会强加的限制进行世俗事务。但从灵性立场看，两者都是束缚。

好坏的标准，依时代标准而定，会因时间和环境而变化。灵性上亦然，大众认为好的，从灵性视角看常常是坏的；大众认为坏的，从灵性视角看常常是好的。

比如，盗窃按一般标准是坏的。但假设有个极端贫困的孕妇。她没吃的，这样下去必死无疑。有人见此，怜悯她，可他自己也没钱，帮不上忙。结果他去偷钱，用来养活女子。这个人帮助妇女是好的，但他为此偷钱则是坏的。但正因为坏行为，他才做了好事。

还有，按一般标准，打人不好。但你打人若是为了调教他，并无恶意和愤怒，这个打就是对他的祝福。这种不好的打人乃是好事。

三种行为不好：淫欲，愤怒和贪婪。其中，愤怒最不好。

瑞希克什没有室内排水系统，在那里居住的众多萨度都到丛林里方便。可在严格闭关的女满德里，不能出去，到那种荒僻的地方。这个问题被巴巴解决。他叫克里希那在后院挖个坑。每天，拉诺、玛格丽特、艾琳和吉蒂会把排泄物收集到一个铁皮桶里，克里希那倒进坑，再用土盖上。曼萨丽负责东方女子的，放在外边，让克里希那清理。

当地一些萨度发现此事，极为不安，抱怨说：“这个圣地遭到玷污！”

因此巴巴让克里希那捎话：“露天解便，苍蝇聚集，有可能传染疾病。把排泄物置入坑内，以土覆盖，不会引来苍蝇。这标志着洁净而非不净。”

在瑞希克什，很多当地萨度来求达善，巴巴因为在闭关，不见任何外人。

女子们在恒河洗衣，摊在沙上晾干。巴巴和她们坐着聊天，直到衣服晒干。一次，巴巴在岸上坐着，两个萨度走来打听：“请问，您能告诉我们美赫巴巴住哪里吗？”巴巴指了指住处，玛妮告诉他们：“在那座房子。”

他们走了，美姁责备道：“您应该接见他们，巴巴。”

巴巴说：“好吧。为了让你高兴，我见见他们。”过了一会儿萨度走回来，巴巴向他们表明身份，许可他们顶礼。

同女子一起消遣时，巴巴谈起在瑞希克什专注于各种灵修的萨度，评论道：“看看他们。有些人不睡觉，日夜静心和念诵神名！他们做各种各样的苦行。我还是不见他们。而在这里，我与你们一同坐着聊天，照看你们。你们是多么幸运！”

在瑞希克什，有一天巴巴在满德里宿舍给禅吉指示，有个弃世者到大门前求达善。禅吉过去，告诉他美赫巴巴正在闭关，在喜马拉雅山旅行结束前不见任何人。

弃世者发火了：“他为什么拒绝施达善？我不配吗？你知不知道，我拜访了印度几百个最神圣的朝圣地？在这里没能达善，我何必在意！”

禅吉尽力解释情况和安慰他，可弃世者更加振振有词。开始成段地引用圣典，仿佛在显示虔诚。最后，他气呼呼地走了，一边引述这行对句：

“亲爱的信徒啊，你去哪儿找我！”

“我一直在你身边与你同在！”

他一遍又一遍背诵着这些诗行，声音越来越大，戏剧性地举起手走去，仰望天空，似乎在祈求神赐一点理智给可怜的禅吉，好认出像他自己这样的真诚者。

而整个事件的讽刺在于，要是那人没有这么沉浸于自己的表演，真去仰望天空，他就会看见在一边坐着、一直在观望的巴巴。他两次经过巴巴，都没认出他。

那人离开后，巴巴对禅吉解释：“他的时间还没到。像他这样的人四处游荡寻道，没有目的，吟诵圣典章节和诗人对句，都是表面口舌，不是发自内心。灵性上，他们所得甚少——几乎为零。

“不只是欲想，而是强烈的内在渴望，在适当时间，使一个人接触到真圣人或大师。”

学校假期结束，美茹和纳古，还有喜拉和娜玖·考特沃，于6月12日前后离开瑞希克什。巴巴当时在哈德瓦，结果女孩们没机会向他道别。她们很难过，但很高兴至少拜度在哈德瓦火车站等她们，在此列车停一个小时。拜度把她们的爱传达给附近的巴巴，他把女孩叫过去，在列车出发前，给她们一个匆匆拥抱。

6月23日，巴巴带女子和几名男子去哈德瓦，观看一场大型节庆。全国各地来的数千名朝圣者聚集一处。恒河泛滥，他们只好步行走过拉克希曼朱拉大桥，到哈德瓦。特别安排女子们从恒河岸边一座房子的阳台上观看萨度。他们当天深夜返回瑞希克什。

6月26日，巴巴去帕尼巴特联系玛司特。巴巴联系的几个人，无一例外都赤身裸体。两位玛司特最引人注目。安拉迪亚是个很高级的玛司特，坐在圣人布·阿里·夏·喀兰达的陵墓入口近处。他是瞎子，十分瘦削。

另一位玛司特是个赤裸的野孩子，年仅大约9岁，巴巴联系并证实他是真正的神醉者。男孩在帕尼巴特流浪，总是赤裸，全身泥土，给什么吃什么——甚至泥巴。

一次，埃瑞奇去见从玛司特旅行中返回瑞希克什的巴巴，路过一片被称为“圣哲之寓”的森林，瑜伽士和睿希们在各自的小白屋里冥想神。埃瑞奇看见，在一间坍塌的小屋，躺着一个英俊的男孩。

想到巴巴一直希望找个“理想男孩”，他对巴巴讲述了这个少年，求他至少去小屋，看看这个不寻常的男孩。巴巴同意了，在回住处途中，从拉克希曼朱拉大桥去男孩的小屋。

他对埃瑞奇打手势：“先去问他在这里干啥。”埃瑞奇和男孩谈话，男孩告诉他：“我父母在安巴拉。我只有14岁，可我一直强烈渴望达善神；于是抛下一切，到喜马拉雅山寻找他。我来这里静心，看看能学到什么。”

“你有古鲁吗？”埃瑞奇问道。

“没有，我没有；他们都说得太多。我想要一位不说话的古鲁！”

埃瑞奇说：“我认识一位古鲁，他过去17年一言未发。他名叫美赫巴巴。”

男孩马上回答，“我听说过师利美赫巴巴；他就住在附近，是不是？不过……”踌躇片刻，“不过，美赫巴巴太伟大了，不会接受我作他的弟子。”

埃瑞奇被男孩的话感动，带他去见巴巴。一见到巴巴，男孩喜不自禁。巴巴对他拼出：“我会做你的古鲁。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不会再见到我本人。

“不过，你如果希望我接受你作弟子，你必须践行四项命令。你若同意遵守，有一天你就会在心中找到我。”

巴巴给他的四项命令是：

“你应当摆脱情欲，直到死都不碰女人。

“你应当不停地只想证悟神圣至爱。

“你绝不能碰钱，必须乞讨食物。

“你必须日夜念诵你所选择的任何一个神名，作为我给的曼陀罗。”

男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四项命令，从而得到他心中渴望的古鲁。

巴巴离开，次日派埃瑞奇回去，把他的一个肖像吊坠送给男孩，还有一本巴巴生平的书，一张座垫和一些食用的面粉，作为他的帕萨德。对巴巴的礼物男孩极为感激，继续住在瑞希克什森林中，这里虽然以致命的黑蝎子、不计其数的蛇和老虎出没而闻名，但他毫无畏惧。

他已找到真正的大师，没有什么可畏惧！

6月30日巴巴离开瑞希克什。过去的两三天，瑞希克什连降暴雨，恒河泛滥。他们离开的那天大雨瓢泼，一些萨度说：“让我们瞧瞧，现在美赫巴巴怎么离开！”可过了一会儿，阳光绽放，巴巴一行走过拉克希曼朱拉大桥，回德拉敦。他们还得到一位认识巴巴的船夫的帮助。尽管萨度们劝他别过河帮助巴巴，船夫还是准备好帮助他们。这些萨度误导并挑拨当地人反对美赫巴巴，仅仅因为在那个印度教圣地，他是陌生人。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他就是他们崇拜并渴望见到的

他就在他们中间！

怎能期望蒙眼者认出他是谁？

因为他们身体赤裸，欲望却未除。

以灰覆身，却未燃成灰烬。

全身泥土，却未成大师足前灰尘。

瑞希克什的大圣人之一是克希瓦南迪吉·马哈拉吉。美赫巴巴在瑞希克什时，没有亲自联系他，但向普利得证实，克希瓦南迪吉是印度最伟大的圣人之一。1934年4月，普利得曾邂逅克希瓦南迪吉·马哈拉吉。

一年四季，克希瓦南迪吉除了一块腰布全身赤裸，他那令人难忘的古铜色身躯是瑞希克什的熟悉景观，因为圣人整天站着，一只手拿着竹棍，凝视太阳。克希瓦南迪吉在河岸造了一个小木台，他站在上面。每年冬季，当大雪覆盖恒河流经的崇山峻岭，克希瓦南迪吉就登上高高的山谷，站立雪中，整天凝视太阳。

在瑞希克什，除了一个照料他的弟子，一般没人走近河边平台上的克希瓦南迪吉。当时遵照巴巴命令，保持沉默的普利得来见圣人，一开始受侍者拒绝，叫他走开。普利得说服他把美赫巴巴的照片给克希瓦南迪吉看。看见照片，克希瓦南迪吉微笑，叫普利得过来，说他通常从不让生人走近，但看到这张照片，并且知道美赫巴巴的神性，他只好叫他过来，因为美赫巴巴是“宇宙之师”。

克希瓦南迪吉·马哈拉吉告诉普利得：“美赫巴巴把整个造物界的担子扛在自己肩上，何等伟大的灵魂。”克希瓦南迪吉准许普利得在他身边待几个月，协助侍者照料圣人。

大家乘火车和巴士于当天抵达德拉敦，入住他们上次住宿的禅得尔路的同一家旅店。几个满德里携带行李，乘租来的巴士从瑞希克什行至德拉敦。尽管距离仅28英里，由于发大水，巴士车况又差，他们花了近12小时才到。

巴巴已指示韦希奴储备一年的粮食，因为战争期间有可能出现短缺。于是韦希奴在巴巴隔壁房间贮存了足够的粮食。几天后，巴巴对韦希奴抱怨：“因为隔壁房间你的一袋袋粮食，有几百只老鼠打扰我工作。应该全部卖掉。”

韦希奴说：“您要是被打扰，小麦和粟米可以放满德里那边。因为您希望这样，才把粮食放在这个房间，尽管我曾指出这不合适。我不明白。您是啥意思？那时存放这里行，现在卖掉也行。”

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急于处理掉粮食。买时相当贵，现以低价卖出。还得花费人工送给买主，雇牛车运去。

管账的韦希奴声明：“巴巴，我们卖掉粮食可是吃了大亏。”

巴巴却回答：“你怎么知道这次亏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不要问这类问题。你的任务是继续照我说的做。”

巴巴派卡卡和拜度从德拉敦出发，在喜马拉雅山附近找一处合适住房。他们在加特戈达姆找到一座房子租下。巴巴接到消息，于1942年7月10日星期五——他沉默17周年那天——离开德拉敦。陪同巴巴的有埃瑞奇、古斯塔吉和从阿美纳伽召来的大阿迪。巴巴派埃瑞奇从巴雷利返回德拉敦。他自己和其他同伴于7月11日中午抵达加特戈达姆。

巴巴喜欢卡卡和拜度选择的这座小农舍，它理想地坐落于两座高耸山脉之间，与世隔绝不受干扰。接着巴巴给大家分派任务：阿迪照料他的私人工作及通讯，以及打扫整理他的房间，拜度采购物品，卡卡烧饭，古斯塔吉给大家做帮手。另外，四个人都要在巴巴身边守夜两个小时。

巴巴每次外出旅行，都令韦希奴每天给他发一封电报和信件，详细汇报男女满德里的健康。旅行期间，电报由火车站站长转交。巴巴对这件事非常讲究。因而，巴巴身边的某个满德里每天会去车站取电报信件。要是一封也没收到，巴巴会对韦希奴不悦，发电报问询，为何没有消息。

1942年7月12日星期天，一个叫乌得曼·玛斯坦的高级玛司特被带到巴巴的农舍。年迈的乌得曼是温和型玛司特，和蔼可亲，很适合巴巴的内在工作。从那天起，巴巴几乎每天都和他在加特戈达姆的农舍同坐闭关。

7月14日，巴巴乘巴士离开加特戈达姆，前往22英里外的伯瓦利，从那儿步行到玛拉格拉姆和赫萨里山区。寻找玛司特之后，返回玛拉格拉姆，联系一名叫奈尼巴巴的精意识男孩。在那儿巴巴还发现一个有灵性倾向的男子，祝福了他。

然后巴巴下到纳尔达延蒂山谷，联系一位精意识瑜伽行者，他叫毛尼巴巴，已静默很多年，有一个小埃舍和几名弟子。

接着巴巴和满德里启程去伯瓦利。他们攀登的陡坡狭窄崎岖。巴巴经常停下，手指触地，热得大滴汗珠从额头流下。在喜马拉雅群山长途旅行时，满德里描述说巴巴好像“在完成某项艰难任务之后，背着灵性负担”。尽管挥汗如雨，巴巴似乎情绪特好，一刻都不歇息。他只在凌晨出发前喝过一杯茶，一整天没吃别的；可仍在险峻山径上健步如飞。有时路况陡峭，他们只得爬行，手脚并用。身体每个部位都疼痛不已。巴巴说：“当宇宙身体疼痛时，我感受成千上万处身体疼痛。”这平息了他们心里的牢骚。人人口干舌燥，包括巴巴，但他不准喝水。

时值下午2点，他们前方还有四英里平原，还要爬最后一座山。阿迪筋疲力尽，觉得寸步难移。卡卡、拜度和古斯塔吉也一样，不过他们还是熬到伯瓦利，艰苦跋涉了七英里以上。晚上，巴巴、卡卡和阿迪乘巴士返回加特戈达姆，巴巴允许他们在那里解渴。卡卡为巴巴、阿迪和自己做晚饭。阿迪显得十分疲惫，感到心脏疼痛，头向后仰着。次日古斯塔吉和拜度返回加特戈达姆。

几天来，巴巴一直郑重暗示，他将在喜马拉雅山这儿打破沉默。7月16日，他凌晨3点起床，在四名男子的陪同下，5点出发，寻找一个合适地点，静坐闭关一小时。他们跨越一条水道，爬行两小时通过茂密的灌木丛林。他们爬过一座又一座山，在这个丛林地带没有人烟。巴巴大步流星，男子们很难赶上。阿迪途中在光滑的岩石上滑倒，两次差点儿扭伤脚踝。

没发现合适的地方，突然巴巴指着前方一个深谷，打手势：“山谷中满是欢迎我的魂灵！”他奔跑起来，满德里紧随。巴巴领他们绕山谷，气喘吁吁急行一小时，登上第三座山顶。

他说：“我的闭关虽说更重要，但我必须关照这些无肉身灵魂的呼求。”目的因巴巴亲身到场而达到，之后他返回第二座山，选了个地方坐下闭关。

有一次，巴巴解释：“我的闭关目的是聚集善势力，来扭转人类的命运，并为战争的必然走势播下种子。”

巴巴还又一次强烈暗示他即将打破沉默。他坐在一个角落，背靠岩石，容光焕发。他指示拜度、卡卡、古斯塔吉和阿迪：“在离我 50 码处坐下，一人在一个角，在我拍掌前不要看我。”

他的闭关上午 9 点 50 分开始。满德里异常兴奋，自忖：“我们真幸运，巴巴就要打破沉默了！所有满德里当中，只选了我们四个来听他说话！”

55 分钟之后，10 点 45 分，巴巴拍掌，满德里走过来。“这么多年后，”他们想，“他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巴巴却一言未发，示意该走了。拜度在巴巴闭关坐过的地方，收集了一些土，保存在一个盒子里。就这样，巴巴在喜马拉雅山附近七个类似地点静坐闭关。

7 月 17 日，巴巴开始在加特戈达姆禁食，每日三次喝无奶茶。他继续每天独自坐在房间，同乌得曼·玛斯坦至少工作一个小时。他还审查和签署了阿迪为即将到来的阿杰梅尔玛司特旅行绘制的路线图。他们原本还要去白沙瓦和拉合尔，不过巴巴把它们从日程上划掉了。

这次闭关期间，巴巴表示想听卡瓦里演唱，7 月 18 日，拜度领来当地一名卡瓦里歌手和乐队。演唱开始，可两分钟不到巴巴就离开房间，并招呼阿迪随他走。房门关上后，他对阿迪说明：“为了减轻巨大的宇宙负担，我想听听卡瓦里，轻松一下。拜度到底从哪儿带来的这个人？他是在唱歌还是干嘛？”

巴巴召来拜度，尖锐地问他：“你带来的是什么人？那人不会唱歌！”

可拜度向他保证：“他是个著名卡瓦里歌手。过来听听吧。给他一个机会。他才热身呢。”

于是巴巴回去再听，可过了十分钟又示意拜度，要他付钱后打发他们走。歌手和乐师走了，巴巴问拜度：“你付他多少钱？”

“只有五个卢比。他答应唱通宵。”

“他的马车费呢？”

“算在五个卢比里。”

“你这个没脑子的伊朗尼白痴！”巴巴呵斥。“哪个真正卡瓦里歌手会为这点小钱唱歌？你应该为我想想！那个无赖明知自己不会唱，所以接受了五个卢比。”

“你真是够蠢的，自以为做成一笔划算买卖。你老爹听过卡瓦里音乐吗？”巴巴说完，摇头暗笑拜度的吝啬。

满德里分担守夜任务，一天喝早茶时，古斯塔吉宣称，昨夜看守时，他在农舍对面山上看见灿烂光辉。阿迪表示怀疑，说肯定是有人打灯笼。巴巴插话，叫阿迪注意古斯塔吉在说什么。阿迪仍不信，不过当夜阿迪值班也看到了。巴巴透露有个很高级的瑜伽士住在山上，所以看见的光辉来自那名瑜伽士。

三天后，7月19日星期天午夜，巴巴停止禁食，吃了一小点米饭和黄油。禅吉7月21日来，同巴巴讨论了一会儿事情后离去。

7月22日，巴巴离开加特戈达姆，前往巴雷利，再次联系圣人巴希尔·缅。

他于下午6点15分抵达纳吉巴巴德，从那里乘马车去相当远的小村子萨罕普尔。马车要涉水经过一条涨水的河，他们的座位和衣服全都湿透。巴巴换上阿迪的一些衣服，直到他自己的晾干。巴巴所有的辛苦都很值得，因为在萨罕普尔，他找到一名叫伽尼巴巴的30岁年轻玛司特。

玛司特的父母对巴巴诉苦说，他们相信儿子“疯了”，这让他们忧心忡忡。巴巴抚慰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儿子其实是灵性高级，而非疯狂。他祝福玛司特的父母，说他们有这么个圣人般的儿子很幸运。

当天夜里，他们返回纳吉巴巴德，精疲力竭，睡在火车月台上。次日，巴巴回到萨罕普尔，在一棵树下，联系一名赤裸的肥胖玛司特，他叫“利亚祖丁”。巴巴告别时，玛司特说：“工作结束。”后来有一次造访，玛

司特看见巴巴，拔腿就跑，巴巴跟随他三英里。然而，两个小时的追踪也没有改变玛司特的情绪，去会见至爱。

在萨罕普尔还联系了老玛司特图拉·夏。巴巴把他哄到当地一家商店进行联系。这令本地村民惊讶，因为这是首次看到图拉·夏听从别人的召唤。

后来的一次造访时，图拉·夏看见巴巴，也像利亚祖丁那样躲避，一溜烟跑进村外荒野，找不到了。这样，巴巴任每个玛司特兴之所至，用隐秘的方式联系他们。

巴巴和四名同伴乘火车，从纳吉巴巴德前往阿杰梅尔。途中，巴巴谈到不同国家的玛司特数目：

印度有两拉克（20万）玛司特。俄国有1000个玛司特，中国有1000个。欧洲只有少数玛司特。印度的玛司特是灵性上的原“官员”；欧洲的玛司特是特使，从印度的玛司特汲取灵性动力。在罗马，有一个很高级的玛司特。特使们连结着原官员。印度玛司特是负责各地区的官员。他们还通过特使控制欧洲地区。那个罗马特使从印度接收“能力”，将之分配给欧洲的特使们。俄国的玛司特和中国的玛司特，类似于印度的原工作人员；此外，他们还通过罗马的分配者（特使）帮助欧洲的玛司特。俄国、中国和印度的玛司特互相提供帮助。

灵性堕落的印度人死后，在西方出生；有功德的西方人死后，在印度出生；而有功德的印度人则在这里出生，以在灵性上前进。

阿瓦塔总是降生于亚洲。阿瓦塔只在一个世界（星球）上出生。随着该世界冷却，变得不宜居住，与此同时，另一世界进化出生命，最终取代前一个世界。自古以来如此运行。有亿万个世界。

海洋平静时，有恰塔尼亚（意识）；海洋运动时，想象开始。

（注：摘自阿迪·K·伊朗尼1942年7月27-28日的日志。）

巴巴和四个同伴于7月26日星期天抵达阿杰梅尔。他们入住爱德华国王纪念饭店。巴巴后来披露，他访问阿杰梅尔的唯一原因是，坐在某处闭

关半个小时，但目的不同于加特戈达姆的闭关。巴巴说：“我将在此地工作，指挥战争中的人类痛苦，以便它们带来终极好处。”

次日巴巴离开阿杰梅尔，行至布什格尔，在布什格尔湖附近，一座废弃、坍塌的旧宫殿里，找到一个房间闭关。巴巴布置四名男子在四周看守，在极度寂静中坐着。过后，他显得异常愉快，精神焕发。用巴巴的话说，他的“工作圆满完成”。

他走出旧宫殿，一个庆祝印度教节日的游行队伍刚好路过。巴巴评论：“这是个意义重大的巧合，标志着我此地闭关的结束。”

巴巴这次在阿杰梅尔没有重新联系玛司特，不过从布什格尔归途中，他停下，在路边联系一位流浪萨度，祝福他。

受限的人类智力怎能接受这个事实，

阿瓦塔旅行数百英里

只为在某时某地静坐闭关半小时？

这半个小时他做了什么，唯有他知晓！

时空对于完人是什么？

对一个能眨眼间融化宇宙——

并且再造一个来替代的人，

三十分钟可谓漫长！

8月1日，巴巴和四名满德里返回德拉敦，重续联系玛司特的工作。禅吉和大阿迪被再次派往德里，代表美赫巴巴，去联系不同的政治领袖，转交他的讯息让他们阅读。

艾琳·比罗在德拉敦得了重病，尼鲁受令为她治疗。她患有阵发紧张症。发作期间，为帮她恢复，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按摩她的脚、趾和手，同时尼鲁给她打针。

8月4日，加特戈达姆来的圣者乌得曼·玛斯坦被带到德拉敦，在那里待了三周。巴巴每天给玛司特洗澡喂饭，同他一道闭关工作。

邓肯获准从班加罗尔来访。在他三周逗留期间，巴巴派他去哈德瓦和瑞希克什做一些工作。

1942年8月7日，巴巴从三周的旅行返回后一个星期，著名的瓜达康纳尔岛战役在太平洋爆发，美国海军登陆，攻打日本人。

灵性工作

之前，在8月3日，美赫巴巴授述以下讯息，发表于印度青年杂志《同道》9月刊：

梦想受自由想象启迪。在新生之爱或热情中，他们对行动和自我牺牲的号召迅速响应。生活中缺少这些主要为青年人拥有的品质，就会更为贫乏。然而，要从他们充分具备的这些品质中最大受益，青年人还必须努力培养一些欠缺的品质。

希望应由能够平静接受失败的勇气所巩固；热情应由知道怎样耐心等待行动果实的智慧所驾驭。对未来的理想应由现实感所平衡。爱的洋溢应由自由无碍的理性运作所照亮。

青年人容易专注于实现理想，以至抵触现在和过去。但应培养使现实合乎理想和欣赏过去传承的精神。现实世界也许没有遵从青年人喜爱的模式，但他们决不能忘记，它总是好的，值得他们最善意的关注。在改善世界的愿望中，他们不能变得愤世嫉俗，从而放弃幸福的权利。

青年爱自由，因此有反抗一切权威和约束的自然冲动。这都是好的。不过他们也应真诚努力，不受年轻人特别易屈从的诸多幻相所影响。真正的自我表达不必对他人无礼；真正的批评不必敌视或分别。缺乏责任的自由是可疑的恩惠。惟有自制和愿意合作之处，自由才值得拥有。

青年总是乐意行动和冒险。让他们自由地顺从这种内在的无畏和生命冲动。但释放行动时，他们要步步当心那是创造性的，而不单是破坏性的。让他们的座右铭总是“爱与服务”。

在德拉敦，一个月过去了，巴巴主要同乌得曼·玛斯坦闭关工作。一次，巴巴决定转移闭关，于1942年9月10日率男女满德里乘火车去罗纳乌拉。因为顾麦、琵拉麦、喜拉、阿娜瓦丝、娜格丝、顾拉玛西、盖麦、

玛奴和美茹·杰萨瓦拉的加入，加上原有的美婄、玛妮、蔻诗德、苏娜玛西等人，女子目前有大约 30 名。

巴巴指示克基·德赛，为他本人和满德里预定一节车厢，还要把全体人员的食物带到车站。克基和妻子杜恩带邻居的小女儿来。巴巴问杜恩女孩是不是她的女儿。杜恩告诉他实情，巴巴又问她，“你喜欢孩子吗？想要一个吗？”杜恩回答说，尽管她喜欢孩子，但暂时还不要。他们才结婚两年。

巴巴劝她，“你什么时候想要孩子，就想我。我会给你一个宝宝，应取名美赫。”他把手放在杜恩头上祝福。十年后，德赛家有了一个女儿，他们视为巴巴的礼物，并遵照他的指示，给孩子取名美赫。

9 月 12 日上午 10 点，巴巴和男女满德里抵达阿美纳伽。阿克巴轧棉厂的萨达一家预先被通知，让盖麦的姊妹希琳·达玛尼亚和 16 岁的女儿美茹，带午饭在火车站迎接。不过巴巴命令萨达家的其他人不能在场。巴巴曾宣布过，他这次闭关会在喜马拉雅山之旅结束时终止，但他再次延期。爱者们已近两年没亲近他，渴望见他，寻求指导和个别建议。

希琳·达玛尼亚和美茹遵旨在火车站等候，巴巴和女子到候车室坐下，用午餐。巴巴转向美茹·达玛尼亚问：“你是否忘了什么？”（注：美茹·达玛尼亚自幼与巴巴接触，名字是巴巴取的。她婚后的名字是美茹·梅塔。）她当即想起，棉纺厂的炉子上还煮着菜。她告诉了巴巴，焦急地补充说：“现在肯定烧焦了！”巴巴派大阿迪去拿菜。煤气炉竟不知何故自动熄灭，菜保住了。

下午 2 点巴巴一行离开阿美纳伽，前往罗纳乌拉，当天抵达。萨若希开车带巴巴和几名女子；埃瑞奇驾驶巴士带别的人；其余满德里乘火车。女子们在达斯托先生的房子“卡兰加房，奎达屋”居住两周后，搬到迪恩夫人的房子“前程山庄”。男子住进另外一座房子。

1942 年 9 月 15 日，巴巴下令，同他一起的、在美拉巴德、纳西科及别处的所有满德里，从当天起直到 1943 年 2 月 15 日，除了紧急情况、事故或火灾，都不得碰触十岁以上的异性。佳尔、贝拉姆和小阿迪当天从普

纳来看望巴巴。贝拉姆和佳尔夜间离开。次日小阿迪和巴巴由拉姆玖开车，去普纳看望母亲。后来，希芮茵麦来到罗纳乌拉，同女子们住了几天。

劳先生·阿夫斯瑞于1942年1月从孟买搬到罗纳乌拉。让他在男女满德里逗留期间，为他们安排食物，从而得到服务巴巴的机会。再次亲近巴巴，他分外高兴，因为在过去的多年分离期间他甚感忧伤。过了一段时间，满德里开始自己做饭。

9月19日，巴巴解释他的工作：

实在是；非实在不是！非实，或乌有，虚无缥缈。我的工作，也虚无缥缈，因此对于你们，显得飘忽不定。我经常变动。有几次我重复说：这是我最后的禁食，这是我最后的闭关，这是我最后的玛司特旅行。然而，所有这些“最后”仍在继续，似乎没完没了。我本人无限受苦，忍受麻烦骚扰，尤其在玛司特工作中。但你们永远不会知道，我对此是多么喜爱。

我的工作正因为极不确定，似乎模糊不清，才是真正的工作。在这种极不确定中，做真正的工作。

关于神，他说：

说“神是”，完全错误。唯有说“是”才对。说“神是”，则把他局限于这些无限显现。把“是”与神联系，使之受限。因此唯有“是”真实；但为了描述该实在，就把他称作“神”。

巴巴希望闭关工作半个月，租下一座距前程山庄两英里的房子“幽谷风景”。10月5日，巴巴同卡卡、拜度、古斯塔吉和大阿迪搬过去。埃瑞奇、克里希那、马萨吉、尼鲁、文克巴·劳和韦希奴住男满德里房子。

10月5日星期一，巴巴开始禁食，那天只喝水。10月6日起，每日两次茶和豆糊。10月8日，按巴巴指示，希度将穆罕默德玛司特从美拉巴德带到罗纳乌拉。巴巴还希望乌得曼·玛斯坦到罗纳乌拉，当天还派拜度前往加特戈达姆。他12日带玛司特返回，巴巴着手对两名玛司特工作，不见别人。巴巴闭关期间的日程如下：

早上6点

巴巴出房间。

早上 7 点	洗澡。
早上 8 点	喝茶。
上午 8 点半至 11 点半 坦两名玛司特闭关工作。	在房间同穆罕默德和乌得曼·玛斯
中午至下午 4 点	休息。
下午 4 点至 5 点	再次对两名玛司特闭关工作。
下午 5 点	见韦希奴。

韦希奴每天来，见巴巴几分钟，讨论财务或居住幽谷风景者的需要。10月8日巴巴授予以下公告，令寄给亲密爱者：

我希望每一位亲密满德里，在 1942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5 日之间，随时准备好听从召唤，加入我，在我身边，以便按照我对每个人的具体指示，和对所有人的集体指示，分担我的宇宙工作，帮助我即将到来的使命——灵性化世界。

公告次日打印分发。四天后，10月12日，巴巴授予一则类似讯息，其中说明，那些准备服从召令加入他者，应签署公告寄回。

同一天午夜，巴巴停止禁食，吃稍许米饭豆糊。

尽管不见外人，10月13日，巴巴却召拉姆玖·阿卜度拉从纳西科来罗纳乌拉，讨论某些工作。10月16日，禅吉和阿娜瓦丝、娜格丝·达达禅吉被召来。禅吉在孟买工作，在帕帕·杰萨瓦拉的协助下，用古吉拉特语撰写大师的传记。他次日返回孟买，阿娜瓦丝和娜格丝四天后回去。10月份，高荷也来了几天。

在罗纳乌拉，由克里希那和文克巴·劳担任守夜任务，克里希那负责巴巴房间里外，文克巴·劳负责女子院子。文克巴守夜时时而打瞌睡，巴巴一再警告他当心。一天夜里，巴巴叫来克里希那，打手势：“去看看文克巴醒着还是睡觉。”克里希那过去，被眼前的情形吓坏了。文克巴酣然入睡，一条毒蛇在他旁边正要袭击。

克里希那抓起一根棍子打蛇。这吵醒了文克巴，他闻声跳起。克里希那打蛇时，听到巴巴拍掌。克里希那叫文克巴把蛇打死，自己回到巴巴身边。巴巴问：“这喧闹声是怎么回事儿？”克里希那告诉巴巴有蛇，巴巴派他回去看看，文克巴是否把它杀掉。

文克巴已将蛇打死。巴巴得知，把文克巴叫来，训斥道：“你再打瞌睡，就会被蛇咬！下次我不会救你！”

一天夜里，克里希那坐在巴巴房间里守夜，11点半，巴巴要他坐到外面，每半小时巡视一圈。转第二圈，克里希那发现一条大眼镜蛇。他杀蛇时，弄出一些声响，巴巴拍掌。克里希那拿蛇过去，巴巴称赞：“你做得好。这条蛇将跳过三种形体。”

五分钟后，巴巴将克里希那叫进房间。打手势：“说点什么。”克里希那大为惊讶，不知该说啥。接着巴巴问他：“我是谁？”

“美赫巴巴。”

“不，我是指以前。”

“我不知道。”克里希那说。

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写，“M-E-R-W-A-N。我曾是默文。那之后我成为赛古鲁美赫巴巴。再之后，是阿瓦塔美赫巴巴。”

巴巴又说：“有两个美赫巴巴。”

克里希那不明白他的意思。“这怎么可能？”他问，“您坐在这里。哪有两个美赫巴巴？”

“不对，是有两个。”巴巴坚持。

“我还没在哪里见过另一个。”

巴巴叫他过去看着墙，那是一面常见的白灰粉刷的墙。“看着墙，告诉我看到什么。”

克里希那看了看，回答：“什么也没有，巴巴。”

“敞开心去看！”

“只是一面墙，巴巴。”

巴巴走过来，站在克里希那身边。他抓起克里希那一绺头发，搓一搓，说：“现在看！”在墙上，克里希那看见一个跟巴巴身体一模一样的复制。这个形像仅持续几秒钟。巴巴问：“你看见没？”

“看见了，巴巴。”

巴巴接着解释：“有两个美赫巴巴。我采用肉身时，那是我的映像降临。也就是阿瓦塔。我其实并没有来。我乃是超越超越之神。

“当我是奎师那时，那其实是我的映像。我不是那个映像。我是超越超越之神。”

克里希那问巴巴，他常琢磨的问题：“巴巴，您过去对印度教徒，作为罗摩和奎师那出生，然后对基督徒，作为耶稣基督，在那之后，作为穆罕默德。现在您作为琐罗亚斯德教徒来临。您只为帕西人来的吗？”

“不是。现在我是为所有的人，”巴巴回答，“这一次我是为一切人，只有一个教导。这个教导是什么？爱我。不是祈祷，不是静心，只是爱我。”

“可是我们得借助于什么来想念您。”

“你们有我这个人身。”

“在那之后呢？您离开肉身之后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只要爱我。这就是我的祷文。每一个事物和生命，从头到底，都包含在那个祷文里。只爱我。这个祷文对你已足够。”

“您是特意为了哪一个宗教吗？”

“不为哪一个宗教。阿瓦塔出生时，就好比墙上的映像。他离开肉身时，映像消失，但墙壁——神——依然存在。它像我一样永恒。”

这期间，戈尔哈布尔大学的副校长，迪克希特先生，邀请巴巴参加一所新蒙特梭利学校的开幕式，巴巴因闭关没去。10月18日星期天，他派大阿迪去带去如下讯息：

蒙特梭利学校采用的服务形式具有实际价值，如果一个人无私地提供服务。这是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它涉及幼儿性格的初期发展。儿童的无忧无虑和好动调皮反映了神圣品质，他们天真幸福。你们的任务是看自己能够多大程度地利用这种通过“儿童上帝”表现出来的“神性”。作为这种最纯洁服务机会的接受者，教师唯一能回报的是一点耐心、一点慈爱、无限理解和温柔。

向真心负责办学者，还有将入学的孩子，致以我的祝福。

在幽谷风景闭关期间，巴巴特别关注战争进展。每天早上，他会急于读报，似乎为了确认他的灵性工作带来的物质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闭关期间及随后，一向长驱直入的德国军队，在盟军发动的进攻下开始撤退。

10月20日巴巴走出闭关，去寻找玛司特。伴随他的男满德里搬回原宿舍，幽谷风景空出。乌得曼·玛斯坦和穆罕默德玛司特被带回美拉巴德，住家属宿舍。

10月20日，巴巴带卡卡·巴瑞亚和拜度，离开罗纳乌拉，前往南印度。1942年10月23日星期五，是盟军在北非阿拉曼开始打胜仗的日子，巴巴在纳格伯蒂讷姆再次联系伟大的恰提巴巴。巴巴继续行程，在米勒杰、本特尔布尔和胡布利重新联系一些玛司特，之后于10月29日返回罗纳乌拉。

回来后，他住进康达拉路的基斯玛特山庄。伽尼医生过去四天一直在罗纳乌拉，巴巴一回来就接见他。拉姆玖也在10月29日到达，巴巴讨论了拉姆玖儿子和伽尼女儿的临近婚礼。次日两人离开。

那天，尼鲁后来向巴巴诙谐地示范了他的腰围减肥腹部锻炼——力荐巴巴也开始如法瘦腰。

《美赫巴巴期刊》发行四年后，于1942年10月刊后停刊。由于伊丽莎白·帕特森和诺芮娜·马切贝利已回美国，期刊由伽尼医生、阿迪和拉姆玖编辑，先是在班加罗尔，五月起在阿美纳伽。开始，由于战争导致的纸张紧缺，加上邮寄外国的不稳定，只是暂时停刊；但出于巴巴自己的原因，没再恢复发行。

巴巴因闭关，一直没见女满德里。但他从纳格伯蒂讷姆联系恰提巴巴回来后，开始召见美嬉和玛妮。只许她们两人见他。其他女子在这期间很少看到他。

一次，巴巴和美嬉在一起时，他派人叫来盖麦，当着美嬉的面批评她：“你做的是啥饼？你的饼是面粉做的，还是皮革做的？”盖麦没吭声，巴巴要她递一块给美嬉尝尝。美嬉边尝边说：“这饼很好啊，巴巴。”

可巴巴继续讨伐盖麦，但后来对她解释：“别为我的话烦恼。那只是召你来的借口。我不见人，见你需要某种理由。”

苏彤、娜格丝·考特沃和喜拉，同盖麦一起为大家做饼，恺娣和玛奴管做饭。美嬉和蔻诗德准备巴巴的食物，吉蒂监督家务，玛妮打字。这样，巴巴让每个人都忙于这种或那种事务。

盖麦开始做大家都喜欢的烤饼。可这增加了工作量，娜格丝·考特沃感到不快，对盖麦抱怨：“这难道是旅店？人人吃得痛快，我们却在厨房里被烟熏得够呛。”

巴巴碰巧在场，纠正娜格丝：“你没听过大圣人弥嬉的歌，‘让我做仆人’？我还要补充：磨面，做辣椒粉，烤美味热饼！”

娜格丝·考特沃生气，顶嘴：“我不要做仆人。我要做大师。让我做大师，这样就能坐大车到处兜风，享受生活！”

巴巴笑了，指着自己的头，打手势：“你的脑子螺丝松了！”

连续几天，女子们发现几双凉鞋不见了；巴巴让守夜者站岗抓“贼”。结果发现原来是一只流浪的大公犬。它有皮肤病，全身溃疡流血。美媞心疼狗，给巴巴捎话。巴巴吩咐埃瑞奇去找狗。这家伙却已经溜走了，埃瑞奇花费数小时去找。他一路暗自诅咒女子，最后总算找到，费了好大劲才把癞皮狗带给巴巴。巴巴令他每天把狗带给兽医治疗。克里希那负责照料。他配制了含硫磺、槟榔和酸乳的药膏，涂在它皮肤上。巴巴每天看望狗，监督对它的照料，确保埃瑞奇按时带它看医生。

两个月后，这只红褐色的狗像老虎一样剽悍。巴巴给它取名“赛福”。后来赛福跟随大家到美拉巴德，交给帕椎照管。（注：后来，赛福和帕椎的一只雌狗交配。首胎两只小狗送给埃瑞奇的妹妹美茹，巴巴取名为萨度和焦甘。焦甘是一位女弃世者的名字。）

在可怜的流浪动物身上，
隐藏着高贵的老虎。
磨难把赛福带到神的足前，
它得以恢复尊严。

在罗纳乌拉，拉诺和来自阿冉岗的一名女仆塔拉，负责清洗锅碗。在瑞希克什，拉诺得把水运回住处，在罗纳乌拉，她继续洗盘子。

同街的当地孩子路过她们的屋子，看见西方人干粗活，无不惊讶。交头接耳，“看那位先生洗锅。他干嘛不雇个佣人？”那时拉诺留短发，像个男子；所以孩子们称她“先生”。在巴巴这里，不分高低贵贱；今天的头儿明天就成了清洁工。

11月12日，巴巴和一部分满德里去纳西科，参加拉姆玖的儿子巴古与伽尼医生女儿的婚礼。

并于深夜返回。

11月19日上午，萨若希来罗纳乌拉见巴巴，当天返回阿美纳伽。

过去几天来，巴巴一直和满德里讨论1943年2月在美拉巴德举办公众集会的构想。但11月21日，巴巴提出新想法。他提议，不在美拉巴德举

办一场集会，而在七个不同地点同时举行小型聚会。巴巴选了孟买、普纳、那格浦尔、海得拉巴、安拉阿巴德、拉合尔和绍拉布尔，作为传播他讯息的中心。为了安排这些聚会，巴巴决定于12月27日在美拉巴德，召集亲密跟随者会议。届时爱者们受邀出席会议。

1942年12月1日，一篇题为《我们必须为神生为神死》的讯息也被巴巴授述，并被印刷和发布：

这次战争乃必要的恶；它属于神的计划，即唤醒人类认识更高价值。人类若不能从这次战争中吸取有益教训，它所受的苦难就是徒劳的。这场战争告诉我们，即使一个普通人也能够为了某个无私事业做出最大牺牲。它还教育我们，一切的世俗物——财富、财产、权力、名声、家庭、甚至尘世生命进程本身——都是暂时的，无永久价值。战争事件，通过它们提供的教训，将把人赢到神，也就是真理一边；把他带入由真正和永恒价值所启示的新生活。

人们在为国家或政治理想付出无限牺牲，忍受难言痛苦。因此他们也能够为神或真理付出同等牺牲和忍耐。所有的宗教都一致要人过真理中的生活；以宗教名义相互残杀乃愚蠢之极。现在是人类重新认识真理的时候：一切生命皆一，神是唯一真实重要的。

神值得为之生，为之死。其它一切皆是对虚幻价值的徒劳追求。

12月4日，巴巴离开罗纳乌拉，到赖久尔做玛司特工作。一周后12月10日返回。

在罗纳乌拉，美婣、玛妮和盖麦都经历了鬼魂打扰。美婣睡觉时，胳膊被拉；玛妮整个身子被摇。巴巴叫她们放心：“别担心；我会处理。”

之后，鬼魂不再打扰人。巴巴释放了魂灵，这样它就能再次投生。后来他们得知，几年前，一名洗衣工在院子投井自杀。因此，他的魂灵在此地盘旋。巴巴的仁慈结束了他的悲状，把他解救。

巴巴对女子们解释：“别怕鬼魂。他们不会造成实际伤害。气氛充满印象。有时，你们觉得有魂灵在场，你们感觉的其实不是魂灵，而是该地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不要到洗衣工自杀的井附近。他的印象都残存在那里，但现在我释放了他的魂灵，没事了。”

美茹和纳古 12 月来到罗纳乌拉，与巴巴共度圣诞节。从此以后，巴巴准许美茹从此跟随他，她成为女满德里永久成员。

美茹出生时已被大师选中。

她年轻生命的目标得以实现。

在这期间，轧棉厂现年 30 岁的萨瓦克·达玛尼亚，同埃瑞奇的妹妹美茹订婚。萨瓦克自幼一直同巴巴接触，他有个朋友叫霍米·帕夫利，也想拜见美赫巴巴。萨瓦克给在罗纳乌拉的巴巴写信，巴巴准许他们来。

他们来到罗纳乌拉，可巴巴派韦希奴把霍米挡在门外，只许萨瓦克进去。霍米为巴巴带了花环和糖果，巴巴叫韦希奴转告他，只能从远处看他，随即离开。霍米接受了，从远处看见巴巴，把花环糖果交给韦希奴，动身离开。萨瓦克转向巴巴，问：“我能去火车站送送他吗？”

“他是你孩子吗？”巴巴厉声说，“他不能自己走？你是来见我的，要在这里住四天——在我谁都不见期间——不过你要走，就走吧！”

“我想留下，”萨瓦克说，“可是我的朋友会怎么想我？”

“那意味着你首先考虑的是你朋友，不是我！我要你在这儿，你却去车站——那我会怎么想你？”

“原谅我，巴巴；您是对的。”

巴巴接着向他拼出，“只要记住一件事：只想我的意愿，不想取悦别人。你遵守我的意愿时，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你，你也应当学会不予理睬。”

“全世界都在我之内。你若是只考虑我的意愿，一切都会好的。你的朋友该得到的，已经通过简短见我而得到。现在他没什么可想的了。”

因为禅吉，达达禅吉全家都很亲近巴巴。之前，阿娜瓦丝家人就她嫁给堂兄纳瑞曼·达达禅吉一事，已咨询巴巴，巴巴准许婚约。召阿娜瓦丝

10月份来罗纳乌拉时，巴巴告诉她，两个月后他将为他们订婚。因此，1942年12月21日，订婚仪式在前景山庄、巴巴面前举办。两家人都到场，巴巴亲自给纳瑞曼和阿娜瓦丝分别戴上一枚金戒指，把他们结合于他的爱里。二人又共同给巴巴戴上花环。

到1938年，巴巴已停止在纳罗吉·达达禅吉家留住，即使有时路过孟买。以往，他在达达禅吉家，总会睡一个特别房间，并告诉纳罗吉为他保留。从那时起，巴查麦一直在该房间日夜燃着一盏油灯。

在罗纳乌拉时，巴查麦问巴巴：“您何时再来孟买？”

巴巴回答：“等阿娜瓦丝和纳瑞曼有房子时。”以后会谈到这是怎样实现的。

达达禅吉一家离开罗纳乌拉，只有阿娜瓦丝留下，继续和女满德里住下去。

12月22日，美赫巴巴和所有男女满德里返回美拉巴德，开始为27日的会议做安排。彭度和帕椎负责准备工作。指令被寄给受邀者。

巴巴回来后，全身投入玛司特工作。穆罕默德玛司特和乌得曼·玛斯坦住在美拉巴德。在巴巴抵达前五天，已把他们从家属宿舍转移到山上的玛司特埃舍。除了这两位，卡卡和拜度也会从其它地方带来玛司特，巴巴给他们洗澡、喂食，和他们坐在一起工作。

一次巴巴想拿饼喂玛司特，到厨房找盖麦。当天的鲜饼还没做好，娜格丝·考特沃拿了几张陈饼给巴巴。巴巴看着饼，批评她：“你做饼没有全心全意。我的玛司特吃了这些，会胃疼的。”

巴巴一到美拉巴德，就把女子分成五组。在美拉巴德山给每组单独一个房间。一组女子不可对另一组女子讲话。若有什么需要传达给另一组的人，得通过吉蒂·戴维，由她转告。美妮、玛妮和美茹是一组；娜佳、蔻诗德和瓦露是另一组；吉蒂、拉诺和玛格丽特是第三组；曼萨丽、恺娣、苏彤和朵拉是第四组；盖麦、玛奴、美茹·杰萨瓦拉、苏娜玛西、娜格丝·考特沃和卡库拜是第五组。艾琳·比罗尚未康复，仍在隔离。

巴巴住在下美拉巴德的小屋，但每天会上山同玛司特工作，会见美媞和玛妮。巴巴走上山时，铃声响起，女子全都进自己房间。见过美媞和玛妮，巴巴下山。铃再次响起，这时别的女子可以出来。就这样，巴巴以这种方式继续其部分闭关。

一次铃响，巴巴上山，极度想念巴巴的曼萨丽，走出来看巴巴。巴巴不悦，问她：“你为什么出来？”

曼萨丽恳求：“我也有一颗心，巴巴。您怎能指望我受得住不见您？”

“让你的心见鬼去！”巴巴说，“不遵从我的意愿，就不是心！干什么还叫它心？”

又责备道：“看见我，你得到了什么？你不能见我！不服从我，看见我又有何用？那样你永远不能够见我。要想见我，就得服从我的命令。你希望靠惹我发火来见我？那种见不是见。努力取悦我，有一天你会真正见我。”

巴巴随后下令，一旦宣布他到的铃声响起，除了美媞和玛妮，全体女子都把自己关在同一个房间，不得走出，直到第二次铃响。

一年前日本发起战争时，巴巴在一次同男满德里讨论中，问他们，假如阿美纳伽被日本人侵占，会发生什么。大家激烈辩论，萨若希断然宣称：“巴巴，您何必担心阿美纳伽。日本不会侵略或轰炸我们。”

巴巴锐利地盯着他，警告：“会有炸弹扔在阿美纳伽，掉在你的大院里！”

萨若希和其他人都没把这当回事儿，很快抛到脑后。可在1942年圣诞夜，萨若希电影院有许多英国士兵在看电影，有个“退出印度”运动分子朝里面扔了一枚手榴弹。萨若希离爆炸处最近，却奇迹般逃生，也没伤着。十二个士兵丧生，还有好几个失去胳膊或腿。萨若希这时才想起巴巴一年前，1941年的预言。

12月26日，外地爱者陆续抵达美拉巴德参加会议。从克什米尔来了道拉·辛医生；从那格浦尔，C·D·德希穆克和潘克拉吉；从纳西科，拉姆玖；从绍拉布尔，伽德卡；从孟买、普纳和阿美纳伽，也来了许多亲密

弟子。共有 99 个男子参加。为了凑足 100 名，巴巴指示玛格丽特·克拉思科也到场，向她解释，“你要在西方为我工作，因此必须对此有所了解。”

12 月 27 日星期天，上午 8 点至 9 点，巴巴在小屋举行单独会见。许多人是首次见到巴巴，尽管他们等待达善多年。1939 年，维布提在离萨奥内镇一英里的安戈瓦达村，莫提拉姆·克哈科·帕提尔捐献的土地上，设立了一个巴巴中心。该地区有数千名巴巴爱者，一位特别忠诚的跟随者是来自萨奥内的律师邓卡尔·H·坡帕里。他全家都信爱巴巴。他一直在当地致力于巴巴工作，尽管从未见过巴巴本人。

巴巴将坡帕里叫进小屋，大阿迪、德希穆克、维布提、拉姆玖、伽尼和韦希奴也在场。受邀者被告知，不可对巴巴顶礼、触足或合掌致敬。坡帕里走来，站在大师面前，巴巴表扬他：“我对你、对萨奥内中心做的工作很满意。”

询问他的家人、工作等等之后，巴巴问：“你想要什么？你从我这里期望什么？”

“我在物质上不期望什么。我拥有的已足够，”坡帕里诚挚地回答，“大师，我是来寻求您帮助我证悟大我的。就这个。”

“但你准备为之付出多大代价？”

“我准备好您要求的任何牺牲。”

“你说的这种牺牲，对于像你这样的一家之主十分困难。倘若我命令你，离开家人，让他们听天由命，或者令你无限期禁食，闭关生活，做弃世者，跳井或蹈火——无论什么命令——你都会服从吗？”

“巴巴，我会高兴地服从您的命令，不管是什么。但我想完全有意识地行道（作为撒里克），而不是作为玛司特！”

巴巴满意，向他保证：“我对你很满意。什么都别担心。参加会议，回家照常工作。我的命令会在恰当时机来到。我会帮助你的灵性进步，把你想要的给你。”

另一名新来者是普里塔姆·辛·萨尼。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在泰国生意兴隆。一次在佛陀诞辰日，当地佛教徒向他大表敬意。普里塔姆·辛问他们：“你们今天向我道贺？”他们回答：“您来自我们佛主诞生之地。”

这一回答深深地触动他，他如梦初醒，心想：“我来自印度，竟然对佛陀一无所知，真遗憾。这里的人却那么虔诚地崇拜他。我满脑子只有赚钱，这些人却把我当作灵性人士尊崇。”

普里塔姆·辛格丢下生意，返回印度，开始渴求达善“在世佛陀”。他参访了几个萨度和圣人，可总是不满意。1936年他听说美赫巴巴，读了几本他的书，但无机会达善，等了整整六年，他才见到自身心灵认可者。那一天，12月26日，他的愿望终于实现。

普里塔姆对首次会面记忆犹新：

“我在狂喜状态跟着大阿迪，我的心充满他（巴巴）的爱，我的眼睛充满喜悦的泪，奔向我的心灵之主。很久之前，他已使我成为他的了。

走进小屋，我面对倚坐着的至爱巴巴。我看见他的脸美如满月，我平生从未见过的美。他的双眼海洋般广大深邃，穿透我的心，亲吻我的灵魂。他的优雅微笑永远确定：我属于他，只属于他。

在他那里我忘了自己。过了一会儿，阿迪拉我的手，叫我坐在他身边。巴巴看着我，数百万世的幸福也比不上陪伴巴巴那一刻的喜乐。巴巴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心口，给我一个温暖拥抱，让我意识到，我是在上帝母亲的膝上，从他的爱井中畅饮。”

巴巴问：“你希望得到什么？”没等普里塔姆·辛格回答，巴巴就在字母板上陈述：“我知道你要什么。对于你，无须言辞。”并再次拥抱他。

在铁路轨道附近支起一个大帐篷，里面摆满了椅子。一端有个台子，上面放着巴巴的椅榻。大会于1942年12月27日上午9点召开。大阿迪用英语，禅吉用古吉拉特语，伽尼医生用乌尔都语，韦希奴用马拉地语等四种语言，向与会者朗读巴巴的开幕词：

我对即将做的工作，自有原因。我知道工作的性质和指令的严肃性。在五六百名跟随者中，我仅仅召见了你们少数。因为我不想在真与假、神与俗之间做任何妥协，所以你们必须仔细聆听讯息，之后表明自己是否准备好了。

如果你说“不”，我不会不满。不过如果你说“是”，却不去做，会让我深为不满。这次会议，没有女性参加，除了代表女子组的玛格丽特·克拉思科。

在绝对上帝那里没有秘密。那无限简单。但把绝对之神带入二元工作层面时，就要采用某种保密。因此这种保密只是为了他人的好处。作为你们为他人的特殊工作的首项命令，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对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事情保密。个人方面，我没有异议，但为了实际目的，困难可能会产生。

我们将为世界的灵性利益工作。责任是我的。你们必须照我的话做。今后我们将不再以这种方式见面——也许不以任何方式！你们很多人或许再不会见到我。从一月份起，很少人会见到我。

只有在我开言时，世界才会看见并认识我。那已很近很近。

接着，大阿迪读了一篇准备好的讯息《为人类的灵性自由工作：我对亲密弟子的呼召》。其中，巴巴列举不同的自由类型，强调：“唯有灵性自由是绝对和不受限的。”

在全世界，人都在心中呼唤自由。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是人类的主要特征。在一切的种族和地区，在一切的国家 and 时代，对在黑暗中摸索挣扎的人类，一个共同口号总是自由！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真实绝对自由的充分含义。更多的人出于对真正自由条件的片面理解，仅仅争取只给予他们相对自由感的存在类型。因此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珍视的不同东西，渴望不同类型的自由。

按照个人意愿生活，是在一切生活部门追求的自由。对自由的必然要求常常表现为对人向往的生活方式的某些外部条件的执著。因此将自身存在认同于国家者，追求民族或政治自由；受经

济目的驱使者，追求经济自由；受宗教理想激励者，追求宗教自由；热衷社会或文化观念者，寻求运动的自由，以及表现他们所珍视和提倡的理想的自由。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唯一能给这些不同类型的相对自由赋予真正价值的基本自由，乃是灵性自由。自由生活的外在条件即使全部得到满足和保证，若未实现灵性自由，人的灵魂仍将处于可悲的枷锁中。

所有依赖某些外部条件的自由类型，因性质使然，必须存在于一定局限之内。因为某一个体、团体或国家所寻求的自由，必须与其他个体、团体或国家的类似自由相一致。民族的、经济的、宗教的或文化的自由，在二元存在中并借助于二元存在表现自身。它靠二元生存，由二元维系；必定是相对和受限的，不可能是无限的。它以不同的程度而存在。即便通过不懈的努力赢得之，它也不会持久，因为外部条件一时得到保证，不等于永远得到保证，而是能随时间流逝而退化。

只有灵性自由是绝对和无限的。通过坚持努力得到之，便永远得到它。灵性自由虽然能够并且确实在二元存在中，并且通过二元存在得以表现，它却是植根于对一切生命神圣一体的认识，并由该认识所维系。灵性自由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摆脱了一切欲望的自由。是欲望通过对实现欲望的条件的执著，束缚着生活；没有了欲望，也就没有了依赖或局限。灵魂因欲望而受奴役。冲破欲望枷锁，灵魂便从身、心和自我束缚中解放。这就是灵性自由，它带来“一切生命一体”的终极认识，结束一切怀疑和担忧。

只有在灵性自由中，人才会有持久幸福和无损自知；只有在灵性自由中，才能产生对真理的无上确信；只有在灵性自由中，才有悲哀与局限的终结；只有在灵性自由中，个人才能为众生而活，又在所有活动中超然无执。任何次要类型的自由都好比沙滩上的建筑；任何次要类型的成就都充满腐朽的恐惧。因此，没有比灵性自由更伟大的馈赠；没有比帮助他人获得灵性自由更重要

的任务。认识到灵性自由的无上意义者，必须不仅为自己争取之，还要分担神赋的义务——帮助他人赢取之。

受无私服务精神所启发者，毫不迟疑地尽可能帮助人类，提供诸如衣物、住房、食品、医药、教育等生活必需品和别的文明设施。履行责任时，他们不仅随时会为保护弱者免受侵略压迫而战，还会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服务类型皆伟大而美好；但从终极角度上，确保人类灵性自由的帮助超过这一切，其意义无与伦比。

帮助他人获得灵性自由的途径，远远不同于其它类型帮助的方法。对饥饿者，你可提供食物，他们只需要张口吃。对缺衣者，你可提供衣服，他们只需要穿在身。对无家者，你可提供房屋，他们只需要住进去。但对深受灵性枷锁折磨者，却没有现成的东西可立刻缓解痛苦。人必须为自己赢取灵性自由——通过对低我和低级欲望的不断警惕和作战。要做真理事业的战士，就得帮助所有的人，不仅是发动战胜自我的激烈战役，而且在他们前进中的每一步给予帮助。要分担他们的重负，没有别的途径。

讯息最后说：

今天我和你们会面，我完全相信你们将分担这个重任。你们中很多人，出于对我的信和爱，多年来服从我的命令，执行我的指示。不顾风云变幻，艰难困苦，始终如一忠于我和我的灵性事业。现在是你们在我帮助人类踏上成神道路的使命中，提供服务的时候。

必须清楚地认识和无保留接受“唯有神真实”这个永恒真理，必须毫不含糊地将之体现于言语和行动。在对真理的充分证悟中，人将获得灵性自由。为帮助人类摆脱灵性枷锁，继承真理，再大的牺牲也不算大。唯此才能给众生带来永久和平，唯此才能持久维系不可战胜的博爱感，巩固它的是对作为同一实在的不同表现的众生，为众生的无保留的爱。

在这个上帝意愿、上帝计划、上帝规定的给人类带来灵性自由的任务中，你们，我的亲密跟随者，必须帮助我，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在履行帮助他人找到神的责任中，你们必须准备欢迎每一种痛苦和牺牲。

针对你的具体任务，各组每个人都将从我这里接受详细灵性指示。我完全相信，你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在任何环境下，都毫不犹豫地执行我的灵性指示。我要求你们每个人，在我同你们分组谈话之前，对是否愿意执行我的指示，说“是”或“不”。

巴巴随后将 99 名男子分成“A”和“B”两组。他命人读出“A”组名单，让他们坐着。要“B”组的人离开帐篷。

“但是大家解散之前，”巴巴说，“我要你们记住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我不要你们任何人的任何金钱资助。

“第二，对我可能要你们做什么，你们无需担心、忧虑或忐忑不安。我知道你们每个人能做什么，因此会相应给予指示。

“不过，这是第三点，我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你们每个人的能力。”

“A”组有 72 名男子：

阿卜度拉·伽斐尔

大阿迪

小阿迪

阿里·阿克巴（阿娄巴）

安纳·萨赫伯·卡里

巴巴达斯

巴布·卡姆卜勒

拜度

贝拉姆·甘地

贝拉姆·S·伊朗尼

布焦·梅塔

卡瓦斯吉·法盖瓦拉

禅吉

查干

库弗·A·斋瓦拉

道拉·辛

德希穆克

达克帕卡

邓肯医生	埃德克
埃瑞奇·杰萨瓦拉	埃瑞奇·帕特尔
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	伽德卡
伽尼·穆斯夫	古斯塔吉
霍米·巴特那	嘉尔·科罗瓦拉
佳尔·S·伊朗尼	嘉姆希德·阿德希尔·伊朗尼
嘉姆希德·德赛	凯克巴德·达斯托
卡卡·巴瑞亚	卡里玛玛
卡克·萨赫伯	克里希那
库普斯瓦米	玛尼卡
马内克·梅塔	玛尼克·兰吉
玛尼克夏B·库伯	马萨吉
美赫吉·梅塔	弥奴·巴如查
弥奴·卡拉斯	纳达尔·A·伯哈利瓦拉
纳罗吉·达达禅吉	纳瑞曼·达达禅吉
尼鲁	诺希·卡帕迪亚
纽瑟文·卡拉斯	帕椎
潘多巴	帕帕·杰萨瓦拉
劳·萨赫伯(劳先生)	拉姆玖·阿卜度拉
鲁西·杰罕吉尔	萨达希乌·帕特尔
赛勒(寇度)	萨若希·K·伊朗尼
萨瓦克·考特沃	赛义德·萨赫伯

希度

斯拉姆森·汉索提亚

斯里瓦斯塔瓦

文克巴·劳

维布提

彭度

辟鲁·萨达

坡帕里·普里得

普里塔姆·辛格

韦希奴

事实上，巴布·卡姆卜勒和埃德克 12 月 31 日才到，当时没在场，尽管两人都在“A”组。嘉姆希德·阿德希尔·伊朗尼一天后，12 月 28 日抵达。

辟鲁·萨达的兄弟纽瑟文和卡卡·钦乔卡参与圣雄甘地的政治活动，1942 年 11 月被英国人逮捕。他们因反政府抗议活动被关押入狱，没能参加这次美拉巴德会议。

对“A”组，巴巴让人读出以下指示：

我很高兴，你们都欣然同意并承诺绝对服从我的指令，帮助我在世界上确立灵性自由的工作。我要给你们的指令基于五项特别基础，对每一项的履行及结果都不同，虽然这些不同结果的主要影响基本一致。总之，我把它们分为五种职能，称之为五项指令。

对你们每个人，我会给予这五项指令之一。谁都不会多给。我会决定把哪一项给谁。

这五项指令可能给你个人带来以下五种情况：

死亡；

监狱；

弃世；

极大身体磨难，可能造成终身残疾；

嘲笑，挨打，诽谤，饥饿和乞讨。

这五项指令都关系到我今天开幕词中提到的灵性自由工作。五项指令的每一项的履行，都有一个明确、独立的基础，有着固定、明确、独立的结果，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结果可能不谋而合。所以，死亡、进监狱、弃世和身心磨难都会是为神、仅仅为神而做。

这五项指令都会要求，永久或暂时地，放弃世间联系。

指令将于 1943 年 2 月 1 日，通过邮寄或手递，交给你们每个人，明确说明该怎样、何时、何地实行。若有必要，将提供资金。在 2 月 1 日，接到我的指令那天，会明确通知你们，是否需要永久或暂时放弃目前的世间联系，并于 1943 年 2 月 28 日予以实行。

巴巴总结：“我要你们每个人，对我现在告诉你们的一切，绝对保密。所以，关于这些指令的事情，你们谁也不得告诉任何不在场者。”

未参加的“A”组人员有：霍米·汉索提亚，萨姆帕施·艾扬伽，萨瓦克·达玛尼亚和瓦迪韦。

然后，又把以下 22 名男子组成的“B”组叫回来：

埃斯潘迪亚·达达禅吉

阿文德·瓦萨夫达

巴古

贝利·J·伊朗尼（贝利）

达图·美恒达格

霍米·达玛尼亚

贾玛达（守夜人）

姜古

利姆卡

美赫吉·萨达

弥奴·坡霍瓦拉

穆尔禅得·G·帕拉佳尼

莫里·卡勒

奴鲁

潘克拉吉

（德拉敦的）拉吉·克里希那

（萨考利的）耶希万特·劳

韦希瓦纳施·哈丹卡

未希万·G·帕拉佳尼

维塔·伯克里

瓦曼·苏尼斯

鲁西·伊朗尼，琵拉麦儿子

未参加的“B”组人员有：巴格拉特，丁肖·赛勒，戈西·伊朗尼，（拉合尔的）霍米·德赛，和（克里希那的兄弟）帕得玛。读了给“B”组的如下指令：

我很高兴，你们甘愿并承诺绝对服从我的指令，帮助我在世界上建立灵性自由的工作。我将要给你们指令基于四项特定基础，每一项的履行及结果都不同，尽管这些不同结果的主要影响基本一致。总之，我把它们分为四种职能，称之为四项指令。基本构成这四项指令的四种特定基础是：

暂时禁食；

暂时闭关隐居；

特别专注静心；

造访不同地方，传播某些灵性真相；

这四项指示会带来四种情况：

身体虚弱；

精神疲倦；

阻碍困难；

诸多不便。

巴巴重复，必须“为神且仅仅为神”忍受所有这些。他还说在2月28日他会亲自决定每人应执行哪项指示，并再次强调对这一切绝对保密的必要性。

还有其他5个人组成“C”组，他们免于任何指令。（注：还从海得拉巴邀请一名代表，但他没有参加。）这五人是：

安伽尔·普利得

鲍克

克基·巴简

斯瓦米吉

阿里格尔市的首席行政官

指令全部被译成四种不同语言，打印件发给人手一份之后，于 11 点半结束上午的会议。要求每位受邀者仔细阅读巴巴的指令，愿意服从就在上面签字。玛格丽特·克拉思科代表女子组签字。下午从三点开始，巴巴又在小屋单独会见。

12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 9 点至 11 点，阿冉岗村民在美拉巴德山上进行舞蹈表演。下午 4 点至 4 点半，是巴赞唱颂。

接着，傍晚 4 点半至 8 点半，为纪念美婣生日，举行格扎尔专场演出。这是美赫巴巴首次通过公开庆祝美婣生日的方式，给她赋予公开荣誉。

次日，男子全部离开，返回各自原地，巴巴开始通过他们做灵性工作。

他们一边等待大师的指令，

心全都专注于神圣至爱。

十天过去了。1943 年 1 月 7 日，巴巴派帕帕和盖麦·杰萨瓦拉同家人到普纳，说，“现在你们该走了，不过我还会叫你们回来。”巴巴接着在上美拉巴德再度进入闭关。韦希奴生病，由尼鲁处理巴巴的个人事务，每天带信件上山一两次。

巴巴的弟弟贝拉姆，在普纳为杰萨瓦拉一家租下宾德拉屋。他们搬了过去，却期待着巴巴不久的召唤，很长时间未打开行李。巴巴再未召他们回埃舍，却通过说他会那样做，在他们内心培养弃世感。他们因而感到超然世间，热切等待他的召唤。通过让他们远离，巴巴使他们保持亲近；他们没有别的念头或欲望，只想加入他。他们的生活集中于等待巴巴召唤他们的那天，在这种不确定和希望中，巴巴教会他们内在稳定。

巴巴的母亲希芮茵，很高兴有盖麦居住普纳，因为她很爱她，常到宾德拉屋串门。事实上，巴巴曾对盖麦解释，他希望她暂住普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希芮茵在那里很孤单。

乌得曼·玛斯坦是位老人，他患上严重痢疾。1月8日，巴巴决定让查干送他回加特戈达姆村。可是玛司特病情严重，在途中去世。查干安葬他后，返回美拉巴德。

圣雄甘地发起一场反对英国政府的运动，积极倡导人民不服从、不配合当局的战时努力。结果他被逮捕，战争期间被监禁在普纳的阿迦汗宫。

巴巴在美拉巴德授述如下讯息，1943年1月11日由禅吉送给甘地：

从求道者的个人立场，你做得完全对。要坚持到底。在真理面前，一切都微不足道。

关乎真理之处，个人的生命、国家、民族、世界——这一切都置于一旁。因为唯一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是成道；之后让他入成道。

萨瓦克·考特沃住家属宿舍，他妻子娜格丝同女子们住在山上，却希望和他住一块。她问巴巴，巴巴告诉她：“你可以跟他住，但要为我活！对在我的达巴（朝廷）毫无怨言地受苦者，我会赐予最大恩惠。”

后来他告诉萨瓦克，“娜格丝是金子，可她无故啼哭，给浪费了！”娜格丝随后搬进家属宿舍。他们的三个孩子在海得拉巴上学，放假会来美拉巴德。

1936年至1944年，巴巴的弟弟小阿迪在美拉巴德进行顺势治疗。一次，有个病人来求医，拿到药，却不离开。阿迪和善地对他说：“我已经给你药；现在你可以走了。”

那人要求：“我要好药。”

“可这就是好药，”阿迪回答，“会生效的。”

“把一吃就好的药给我，”那人要求，“你是巴巴的弟弟，只有你能给我那种药。”

阿迪试图劝他离开，可他不肯让步。阿迪受够了，说：“兄弟，好好走吧。别再烦我了。”那人却继续坐着。

不久巴巴来到，阿迪对巴巴说明了情况，总结道：“这无赖真让人头痛！”

巴巴回答：“他让你头痛，是好事。你应当感谢他。他在教你忍耐。要感激他。你给他药不是施惠他。相反，他通过给你服务他人的机会，在施惠你。”

帕椎和莫里受小阿迪的影响，也学起顺势疗法，后来帕椎开始为阿冉岗及周边的村民治病。

另一次，发生一些争执，巴巴把小阿迪叫到拉乎里小屋。他们之间有一些激烈辩论，因为阿迪情绪抵触。最后，巴巴拼出：“我告诉你，我是神！对我顶礼。”阿迪火气即刻消了，认识到兄长所言真理。惟有这一次巴巴直接告诉他自己是神。

1月14日，巴巴驱车到普纳，看望宾德拉屋的杰萨瓦拉一家。在宾德拉屋对面的阿依拉埃舍，举行小型聚会，让亲密爱者达善。巴巴当天返回美拉巴德。

另一趟玛司特旅行的准备工作开始。这些旅行中，经常得不到干净的饮用水。1月24日，同大阿迪讨论旅行中预防措施时，巴巴评论：“口渴得厉害时，喝劣质水，不会影响你们的健康。口不太渴时，喝劣质水，则会损害健康。”

第二天，1月25日，巴巴带拜度、古斯塔吉和玛司特穆罕默德，离开美拉巴德，经奥兰加巴德，前往库尔达巴德。大阿迪开车送大家。卡卡和查干已先行做前期准备。一到库尔达巴德，巴巴就开始同穆罕默德闭关工作，连续七天。在这期间，高级玛司特迈·巴普也被带到巴巴住处，以便其闭关工作。

1月30日，巴巴联系一位很高级的第六层面玛司特圣人，叫库特博·夏，人称“奥兰加巴德的船长”。他很像玛居卜，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体功能。

2月2日，巴巴结束玛司特工作，返回美拉巴德。他表示希望将埃舍迁到马哈巴里什沃度夏。派卡里玛玛去为满德里找住处。

巴巴离开奥兰加巴德之前，派一部分满德里，比如嘉尔、卡里玛玛和莫里，按照12月份会议宣布的计划，于2月1日向全印度不同城市的99人传达他的命令。大师给每人的命令放在密封的信封里，这项工作得到迅速执行。例如，巴巴给“A”组一名男子的指令如下：

鉴于你签字在我灵性化世界的工作中绝对服从我，以下是我的明确指令，由你以一切代价执行，哪怕以生命为代价：从1943年2月28日起，你要无限期地来加入我，积极参与我灵性化世界的工作。因此，要准备好割断一切世俗联系。

1943年2月14日，星期天，是巴巴49岁生日，在六个不同城市举行聚会：孟买，普纳，那格浦尔，绍拉布尔，马德拉斯和拉合尔。没能如巴巴所愿在海得拉巴安排聚会。巴巴派一名代表分别到每一地传达他的讯息，《灵性工作者的任务》。大阿迪去拉合尔，萨瓦克·考特沃去普纳，潘多巴和伽德卡去绍拉布尔，巴巴达斯去那格浦尔，禅吉去孟买，伽尼医生去马德拉斯。

美赫巴巴的讯息特别针对曾受邀与会的99位灵性工作者，敦促他们唤醒人们去认识，神圣真理一直在每个人内里，有意识地体验之乃是人人

的责任。

在道路上，做弟子的最重要条件就是随时准备为灵性事业工作——让人类更接近成道。你们出于对我的信爱，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分担我的灵性化世界之宇宙工作。你们不仅将自身承继我所带来的真理，还会对笼罩于深重愚昧中的人类，成为热情勇敢的执炬者。

因为对人类真正和终极福利的无上重要性，灵性工作对所有热爱人类者有着天然和绝对的要求。因此很有必要弄清它的性质。整个世界都牢牢地确立于错误的分别观念，陷于二元幻相，完全

受制于二元的复杂纠葛。灵性工作者必须让世人明白一切生命皆一的真理，从而将之从假想二元的痛苦中拯救出来。

多元假象的根源在于，灵魂出于愚昧，与身体或与我心认同。浊体、精体和心体的我心，皆是体验二元世界不同状态的媒介，但不能成为认识超出它们的灵魂真性的媒介。通过认同于诸身体或我心，灵魂陷入多元之无明。在诸身体和我心中，灵魂实际上是唯一不分的存在，但它与这些只是其载体的身体和我心混淆一起，把自己视作受限，认为自己只是造物界的多中之一，而非独一无二之实在。

每一个灵魂都神圣不可侵犯地与无分别和不可分的普遍灵魂（独一实在）永恒一体。但是，与身体或我心的错误认同，却在整体中制造出多元和分别假象。身体或我心仅仅是意识的媒介或载体，灵魂通过不同媒介（载体）体验造物界的不同层面，同时也经历不同的意识状态。

大多数灵魂意识不到其真性是神——所有灵魂的统一与实在。成道仅仅潜在于他们，因为他们尚未有意识地体验证悟。那些已经扔掉二元面纱者通过自身来体验灵魂，不依赖任何媒介或载体。在这种体验中，灵魂有意识地知道自己等同于神——所有灵魂的统一与实在。

在万物一体真理中的生活，带来毫无局限无痛苦的自由。这是无限对自己作为无限的肯定。在这种灵性自由与完美状态，终极而彻底地放弃自我生活，以体验和释放真理中的神圣生活，认识并肯定神是唯一值得为之活着的实在。

成道即安住于永恒；这是一种无时限的体验。但灵性工作必定是为那些陷于受时间局限的造物界迷宫里的灵魂而做。灵性工作者不能忽视造物界的时间因素。忽视时间会意味着忽视灵性工作本身。要务必敏锐地意识到造物界的时间流逝，充分欣赏不久将来的无上重要时刻——它将见证灵性智慧真理的宇宙性分配。

灵性工作者的任务是在这个给受苦人类的宇宙性真理分配中帮助我。你们不仅要培养人类接受该真理，还要自身确立其中。人们倾向于在没有分裂之处制造分裂，不给灵性工作者喘息的机会；因此在为他们工作时，你们只有自己不忘一体性，才能帮助别人获得灵性自由，走出二元幻相——记住这一点极其重要。

人们要想继承我带来的永恒中的生活，就得彻底清除心中的自私与狭隘形式。说服人们放弃自私和狭隘，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人被分为富人与穷人、受宠者与被弃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袖与群众、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高贵者与低贱者、赢取桂冠者与承受耻辱者，都不是偶然的。制造与维护这些差异的，是那些出于灵性愚昧，执迷于这些差异，顽固坚持其偏执思想情感，以至于意识不到自身偏执者。他们习惯于把生活分割为不容侵犯的部分，不愿放弃其分别态度。开展灵性工作时，你们会进入一个人们绝望坚守、巩固、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力延续的分裂领域。

单纯谴责这些分裂，不能消灭它们。分裂由分别性的思考和感受所滋养，只会屈服于爱和认识之触动。你们需要把人们赢入真理；不能强行把他们拉入灵性。纯粹友好和诚挚善意是不够的。要工作成功，就得让他们相信并确信：你们是在帮助他们从枷锁和痛苦中拯救自身，实现至高——他们乃是其合法继承人。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获得灵性自由和觉悟。

巴巴还对怎样进行工作，提供了几点暗示，并解释了大师的帮助：

下降到你想帮助者的较低认识层面；使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不要把生活划分为不同部门，再单独和孤立地对待每一个部门。分门别类的思维方式是对整体视野的障碍。

灵性进步不是一个从外部积累的过程，而是一个从内部展现的过程。对任何一个要达到自知者，大师都是绝对必要的，但大师给予帮助的真正意义在于让其他人充分拥有其自身潜在能力。

巴巴最后谈到障碍的克服，肯定灵性工作成果：

已经看到，灵性工作者必将面临很多障碍，但障碍旨在被克服。即使有的障碍似乎不可逾越，你们也得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人，不管结果或后果。障碍及其克服，成功与失败，皆是无限一体领域内的幻相。全心全意地工作，便已完成任务。在帮助我唤醒人类认识神且惟有神的独一无二和终极价值的事业中，你们若是坚定专一，就会得到很多灵性工作的机会。这个领域有着广阔的天地。

工作时你们不应担心后果，无论成功或失败。但你们可以肯定，以这种精神和认识进行工作，就能保证结果。通过灵性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人类将被引入持久和平与能动和谐、不移信心与不衰喜悦、无尽甜蜜与不朽纯洁、常新之爱与无限认识之新生活。

《神圣主题》

马哈巴里什沃、绍拉布尔、美拉巴德

1943年2月14日，星期天，巴巴同男女满德里离开美拉巴德，前往马哈巴里什沃。随行的除了印度女子，还有四名西方人：艾琳·比罗、吉蒂·戴维、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拉诺·盖利。在马哈巴里什沃，如在美拉巴德，巴巴也将她们分组，不过现在他让艾琳和玛格丽特一组，恺娣和拉诺、吉蒂一组。这里，巴巴还是不见任何女子，除了美娒和玛妮。她们住在一座叫风景谷的房子。买了一匹褐色骏马，美娒常在院子乘骑。拉诺站在一端，另一个女子站另一端。美娒在中间来回转悠。

在马哈巴里什沃，随同巴巴的男满德里有：拜度、古斯塔吉、克里希那、尼鲁、文克巴·劳和韦希奴。他们住在一家叫同盟屋的客栈。埃瑞奇和卡卡不跟巴巴工作时，就四处寻找玛司特。在美拉巴德的其他满德里成员也去找玛司特。禅吉在孟买，2月21日被召到马哈巴里什沃。

1943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因战争蔓延全印度，稻谷和小麦要定额配给。希芮茵听到这个消息，对邻居说：“这个世界怎么了？粮食配给？我还不如在这发生之前死掉。”

几天后，希芮茵叫来裁缝，给他布料做几件上衣，她说了这番奇怪的话：“我不知道能否活着穿这些衣服。”事实是希芮茵做了个梦，知道自己大限将至。

2月21日星期天，希芮茵跌倒，突发脑溢血。她被迅速送往医院，可是医生说无能为力，救不了她。2月23日早上8点，巴巴来到男满德里宿舍，指示禅吉去普纳，帮助他弟弟佳尔、贝拉姆和小阿迪处理这场危机。巴巴还警告：“我母亲可能过世，因此通知孟买、阿美纳伽等地的所有相关人员，随时听候消息。”禅吉乘下午巴士出发，晚上7点到达普纳。巴巴的三个兄弟在医院监护母亲。

2月25日星期四，希芮茵被送回家，她仍处于昏迷状态，脸上却挂着愉快的微笑，仿佛在目睹壮丽景象。当晚9点40分，希芮茵去世，永远融入极乐海洋，享年65岁。

巴巴当晚接到电报，从马哈巴里什沃直奔普纳。到时已是深夜，不过他没进屋看希芮茵的遗体，而是站外面不远处的小巷。随即与同行的埃瑞奇去宾德拉屋。希芮茵的葬礼次日举行，遗体被送到静塔。

在宾德拉屋，巴巴对盖麦说：“妈姆在我来前死去好。不然，我就不会让她死，她则会受大苦。”

盖麦对巴巴说，在希芮茵最后一息，她（盖麦）看到很多金色小手，闪闪发光，从希芮茵鼻孔飘出，在她身上盘旋，接着飘走。巴巴最后说：“她现在解脱了。”

希芮茵麦！我们的时代将永远记住您！

您多么有福，孕育了阿瓦塔！

言语不足以赞颂您的幸运。

您是本时代的母亲！

希芮茵麦，向您致以无上敬意！

您将永远和他一起被念记。

巴巴和埃瑞奇很快离开，去马哈巴里什沃，不过两天后，2月27日，巴巴重返普纳，住在宾德拉屋。这次他到巴特勒胡同765号老家，会见佳尔、小阿迪、贝拉姆及其妻子佩琳等家人。贝拉姆和佩琳的孩子，8岁的希鲁和7岁的谷娜很爱巴巴。巴巴同两个孩子玩了一会儿。接着对佳尔、贝拉姆、阿迪和佩琳说明：“妈姆已来我这里，完全在极乐中。她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角色演完后，来到我这里。她是个非凡的果敢女子，毫无畏惧。

“爸伯去世时，她独自一人在普纳，因为你们三个随我去了西方。因为她的勇气，我能够带上你们三个。现在，妈姆十分快乐，摆脱了一切世

俗牵连。”接着，巴巴按母亲的遗愿，给三个弟弟分配家产，之后返回宾德拉屋过夜。

在马哈巴里什沃这段时期，东方女子照常严格隐居，基本上不涉入外界俗务。美赫巴巴的妹妹玛妮，连自己母亲去世，也没有介入。下面是玛妮在一封信中对希芮茵麦去世的叙述：

……我对母亲的最后病情和死亡所知甚少，甚至无法确认来函中提及的细节。自从离家永久跟随巴巴后，我和家人的唯一联系都是通过他。所以，我虽说很爱母亲，她死时我独自悲恸，但巴巴得到消息后驱车去普纳时，我却未要求随行，巴巴回来后也没对我讲述事情经过。

个人而言，几个跟我母亲去世有关的事实，将永远在我心灵苍穹中闪耀。首先，她死于2月25日，49年前的同一天，她生下心爱的儿子。

其次是当时住在普纳的埃瑞奇母亲盖麦的见证。盖麦后来对巴巴和我们讲到，当时她站在临终母亲身边，极为惊讶地清晰看见，许多金色小手，从希芮茵鼻孔涌出，蝴蝶一般在她上方飘舞，最后跟着一双真人大小的手。这些金手都在母亲身上盘旋一阵子，之后慢慢向上飞旋，消失不见。

我还记得另一件小趣事，发生在盘奇伽尼，接到母亲病危消息前一天。我们随巴巴在户外散步，走在落叶遍地的小径和树林下，遇到掉落的一根又大又粗的树枝。巴巴要娜格丝·考特沃和曼萨丽，肩抬沉重的树枝走完余下的归途。后来，考虑到不久母亲去世，我们把这桩事件视为用棺木抬遗体的象征。这对我们不足以为奇，看见巴巴工作的灵性方面，以物质形式得以外在表现，是为我们所熟悉的工作方式。

玛妮

美拉扎德

1995年3月15日

2月28日星期天，巴巴离开普纳，去美拉巴德，晚上8点半到达。同满德里讨论了半小时的事务之后，巴巴走上山，开始在墓地闭关。他仅仅饮用无奶茶，一天早晚两次。3月2日起，要两名男满德里轮流随他禁食24小时。

巴巴只见一些被他叫来工作的满德里成员。卡卡、古斯塔吉和拜度，随他住在山上，在为期一周的闭关照料他的需要。闭关最后几天，巴巴每晚5点叫赛勒、彭度、查干和莫里上来打牌，还叫他们讲趣事和笑话。

3月6日至7日间的午夜，巴巴停止禁食，喝了一杯橙汁。他说：“从今以后，不再闭关。我将公开露面，按要求施达善。”3月7日星期天上午9点半，巴巴下山，在满德里宿舍喝了一杯豆粥和咖啡。下午，喝了一碗菜汤。

次日，巴巴同满德里到萨若希影院看了场电影。下午2点半，电影结束，大多数满德里回美拉巴德，巴巴则到库希如大院看望顾麦。晚上7点回到美拉巴德。

应绍拉布尔和巴尔西爱者的热烈请求，巴巴接受了到那里施达善的邀请。3月9日早晨6点半，他带顾麦、阿迪和萨若希乘车离开美拉巴德。他在普纳的宾德拉屋，待到下午6点，7点同埃瑞奇乘火车离开。古斯塔吉、卡卡和拜度在通德同他们会合。巴巴在通德车站给爱者施达善，随后乘坐夜间列车。弟弟佳尔和帕帕·杰萨瓦拉提前乘火车从普纳到通德，订了一间三等包厢。

在古尔杜瓦迪火车站，一群跟随者来见巴巴，他慈爱地祝福每个人。他们继续行程，深夜11点45分抵达绍拉布尔。巴巴和满德里到伽德卡家。吃过饭，伽德卡全家达善巴巴。巴巴和满德里就寝时，已是凌晨3点。

巴巴宣布访问绍拉布尔之后，提前派伽尼医生、潘多巴、巴巴达斯和安纳·卡里前去做安排。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影剧院前面，用传单、海报及广告宣传此事。此外，伽尼和当地同事还要一起向各处的接待委员会说明巴巴来访的三个重要条件：

“来访者不能碰触美赫巴巴的足，或在他面前顶礼，从远处也不行。

“不可要求私下会见。

“前来达善者不能表达物质或世俗愿望。”

从美拉巴德来的有彭度、帕椎、卡里玛玛、莫里和马萨吉。伽德卡的妻子谷娜荅，为全部人安排了好饭菜，伽德卡监督达善的筹备工作。通过伽德卡所做的工作，该地区数百人了解到美赫巴巴的事业。

3月10日上午9点，达善正式开始。巴巴施达善两小时。接着暂停一小时，为七名疯人和玛司特洗澡，他们是巴巴达斯受令找来的。洗完澡，巴巴给他们穿上新衣，喂他们吃饭。

下午2点至4点，为大师演出卡瓦里。节目演出中，有人第一次来见巴巴。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瓦拉德先生，是悉地伊希瓦神庙的一个托管人，他请巴巴为神庙的信徒施达善。巴巴定在当晚7点。又接着继续给公众施达善，从4点至晚上7点。在三小时里来了数千人。之后，巴巴前往悉地伊希瓦神庙，会见那里的信徒。

神庙的众托管者以盛大仪式欢迎他。巴巴对在场的印度教牧师拼出：“主希瓦本人，来到了你们的希瓦神庙祈祷。”

达善结束后，巴巴到鲁斯特姆·纳伽瓦拉的住宅，绍拉布尔的大多数帕西人聚集在此拜见。巴巴于8点返回伽德卡家，同绍拉布尔美赫灵性中心的工作骨干会谈一小时。巴巴对他们阐述了一些灵性事实，说：

什么都不能让你烦恼时，你在道路的起点。你什么都不渴望时，到了道路的一半；当大无成为大有时，你便臻至完美。

马瓦里人（生意人）和无神论者能证悟神，虚伪者却不能。对凡人而言，是身体控制心——通过执著、要求、欲望等等。

对第五和第六层面的高级灵魂而言，是心控制身体。玛居卜没有心，他们的身体由神控制。但赛古鲁的心是宇宙心，心和身皆由神控制。其宇宙心自动成为神意的表现。

晚上9点至11点，在绍拉布尔又有一场演唱节目，之后巴巴休息就寝。次日，3月11日早上，巴巴和满德里乘轿车及巴士，行程44英里到巴尔

西，潘多巴和巴巴达斯在那里做了出色的活动安排。10点，人们用一辆彩车抬着巴巴，在城里游行四小时。巴巴稍事停顿，为新开张的巴尔西美赫巴巴中心祝福，游行队伍最后来到他当天举行活动的旅店。

达善开始前，巴巴先给七位穷人洗澡喂食。达善者将近5000人。人们一一上前从他手中接受帕萨德，台上演唱灵性音乐。

至爱酒店的门怦然打开，

众人按渴望程度吸收他的临在美酒。

尚无渴望者接受制造渴望的觉知；

就这样，活动欢快地持续至深夜。

巴巴午夜后离开巴尔西，凌晨2点回到绍拉布尔。阿卡科特的一名法官，M·G·本德勒，邀请巴巴去他家，次日，3月12日早晨，巴巴同满德里过去。出发前，巴巴赞扬伽德卡和谷娜苔：“对你们俩的爱和你们对我及满德里的出色招待，我很满意。我希望你们，在我的爱里，继续传播我的名。”巴巴吻了吻伽德卡的女儿娜丽妮和儿子迪伽姆巴，动身去阿卡科特。

伽德卡为了活动，在绍拉布尔租下一座大房子——考特尼医生的房屋，因为从孟买及普纳来的许多爱者需要住宿。巴巴离开前，建议伽德卡：“一年内别退房。租金我来付。”

当时，伽德卡琢磨不透巴巴建议的理由，因为他是小家庭，考特尼医生的房子对他们肯定太大。可巴巴来访后，越来越多人来了解巴巴，因此它成为绍拉布尔每周聚会的中心。在那之后，伽德卡才明白巴巴让他保留房子的原因。巴巴还说过：“保留房子，我时而会来。”1943年这次访问后，巴巴确实来过绍拉布尔两次，但他都是住在旅社。然而，爱者以他的名义，在考特尼医生的房子，每周聚会唱颂他时，能明确感到他的临在。一年后，伽德卡从绍拉布尔调到普纳。这下清楚了，巴巴为什么说只租一年。

在阿卡科特，本德勒安排了一场达善活动，有许多人参加。这些达善是三年来巴巴首次举行的公众活动，也是绍拉布尔地区的首次；所以，无论他去哪儿，接待都十分隆重热情。

在阿卡科特的达善之后，巴巴离开，到南印度的维杰亚瓦达等地，寻找玛司特，历时七天。最重要的联系是在克塔兰卡，巴巴联系了赛义德·阿麦德·阿里夏，该地区的灵性掌管者。赛义德·阿麦德是位年迈、全身赤裸的玛司特，简直是一具活骷髅。这位玛司特混合了温和型与火爆型的特质，通常呆在和睡在一家婆罗门的阳台上。这位婆罗门把赛义德·阿麦德奉为圣人，还在自己家对面，为前来膜拜玛司特的人们建了个客栈。

拜度走近赛义德·阿麦德，说：“鲁斯特姆来了。”——指美赫巴巴。

赛义德·阿麦德回答：“不，乌鸦来了。”意指，一位朋友要到了。

拜度站起要离开时，摸了摸圣人的脚以示敬意。突然，赛义德·阿麦德也站起，重重一拳打在拜度肚子上，令他坐下。拜度坐了约半小时，再次起身要走。赛义德·阿麦德温和地说：“你可以走了，但要保证回来。”

那天，拜度后来带巴巴去婆罗门家，联系了赛义德·阿麦德。离开前，巴巴给婆罗门 20 卢比，为赛义德·阿麦德添置一张睡觉用的新垫子，买些圣人喜爱的香水。

此次南部玛司特旅行之后，巴巴于 3 月 19 日晚上返回马哈巴里什沃。在马哈巴里什沃，克里希那和文克巴·劳，照常在风景谷房外守夜。一天夜里，有只老虎靠近房子。克里希那看见，但没离开位置，尽管他吓坏了。老虎威胁地瞪视。克里希那随身有一支步枪。（注：克里希那坐在巴巴房间时，不带步枪或打蛇棍，只有手电筒。）他正要瞄准，巴巴拍掌。克里希那进屋，告诉巴巴附近有老虎。“我该不该射击，巴巴？”他问。

“等一下，我就来。”巴巴打手势。可过了五分钟巴巴才来，这时老虎已走开。巴巴打手势：“现在射击。”克里希那朝老虎去的方向开枪，可子弹射入一棵树干。

在屋内，巴巴问他：“你怕吗？”克里希那承认他害怕。“别怕，”巴巴打手势，“老虎不会吃你。你为什么害怕？”克里希那无从解释。

巴巴揶揄说：“它要是吃了你，我的负担倒减轻了。”这个事件后，巴巴令克里希那守夜时坐在租来的巴士里，不要露天在外。

比拉尔位于马哈巴里什沃与盘奇伽尼之间，是个荒僻的丛林地区。3月22日，巴巴由韦希奴和禅吉陪同，去那里看一座叫加尔基的房子。他叫卡里玛玛租下。还令卡里玛玛用竹席将院子围起，确保女子隐蔽。另为男子租一座房子。

3月25日上午9点，巴巴在马哈巴里什沃给周边居民施达善。23日过来的埃瑞奇达善后返回普纳。数日前萨若希送来一辆四轮马车。25日，希度为巴巴驾车，从同盟屋到风景谷。由于巴巴要搬到比拉尔，车马都还给萨若希。4月1日，巴巴和大家迁移到比拉尔。

1943年4、5月份，巴巴大部分时间要外出，到美拉巴德安排另一次集会，联系玛司特。为留在比拉尔的女子消遣，买下三匹马：一匹给美婊，一匹给艾琳·比罗，还有一匹给玛妮、美茹和恺娣。巴巴还是只见美婊和玛妮，但他解除了女子组之间不许交谈的限制。

美婊不可阅读或书写。由于她自幼爱骑马，巴巴在比拉尔为她安排这项娱乐。拉诺站在场地一端，琵拉麦在另一端。一次恺娣骑马时，马突然受惊，飞奔起来。恺娣吓坏了，大叫巴巴的名。拉诺追上去，止住马。玛妮有一次从马上摔下，但没受伤。

之前，3月21日，巴巴曾通知亲密爱者，希望他们从5月15日至6月15日，到美拉巴德生活一个月。但是4月1日，他将时间缩短为5天，决定8月份再叫他们来生活一个月。

大多数受邀者已安排好工作及家庭方面的一切事务。现在计划改变，他们只好在8月再作同样安排。这成为对他们的巨大考验。

在1943年4月1日通告中，巴巴给他们致函：

鉴于时间、场合和情况方面可能对满德里造成的困难（他们随时准备好不惜代价服从），又考虑到我对你们所有人和世界的工作，要与我的显现同时发生，我最后决定，你们应于5月15日到美拉巴德，只待五天。在此期间，我会指示你们，怎样为8月

的理想实现和显现作好准备。然后你们要返回原地，从8月1日至8月30日，加入我整整一个月。

要重新安排事务，再次调整已调整好的一切，自然会给你们造成不便。但每一种不便，无论大小，现在或未来，都须认真对待——按你们已同意的不惜牺牲服从。

总之，你们应于5月15日来美拉巴德六天，8月1日来一个月。在美拉巴德的六天中，不要问我问题，但要听我的明确指示。

收到此函，要立刻往美拉巴德回信确认。

大师的计划改变对爱者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步骤。这是准备好服从大师、淡泊世俗牵挂的一课。从围绕美赫巴巴活动的不稳定中，产生内在的稳定，因为他的不断改变计划，使心越来越专注于他，越来越超然于物质世界的纠葛。

4月4日星期天，大阿迪驱车带巴巴到美拉巴德，开始为集会作计划。4月5日晚，彭度遵照巴巴的指示，安排了一场筵席，纪念巴巴的母亲希芮茵。

四天后，4月9日，巴巴带卡卡、大阿迪、古斯塔吉、拜度和禅吉，去普纳、孟买、苏拉特和贾尔冈，联系玛司特。最重要的玛司特是纳西拉巴德的吉普拉巴巴，他属于很高的类型，是不同灵性特质的罕见混合。

一周后，4月16日，巴巴返回美拉巴德，逗留三天，再次讨论即将召开的集会。4月20日离开，到比拉尔看望女子。

比拉尔的女子住宅四周，尽是高高的草丛。瓦露·帕瓦把草砍掉焚烧，以防毒蛇靠近。一天她正烧草，一股狂风吹来，草丛着火。瓦露身陷烈火，大喊巴巴的名。女子们跑过来，扑灭了火。多亏巴巴的纳扎，烈火中的瓦露竟未受伤。

另一天，因夏季气候干燥，比拉尔的森林着火，风势将火吹到她们房子附近。克里希那和文克巴·劳奋力灭火，可没用，肆虐逼近的火势太大。拉诺、玛格丽特和吉蒂用围巾包住嘴，一起扑火，用绿树枝扑打火苗。也

无济于事。火势凶猛得要将整幢房子夷为平地。大家开始向巴巴大声呼救，风奇迹般地突然减弱，女子们和克里希那、文克巴·劳设法控制住火势。

巴巴到后得知，问克里希那：“你烧伤了吗？”

“不多，”他说，“就这儿那儿一点。”

巴巴对他说：“你要是烧伤，我会高兴的。”

吉蒂·戴维负责厨房，有巴巴的命令，不得浪费食物。她每天从市场上订购新鲜面包，不过每天总会剩下一些。一天，吉蒂把陈面包放一起，做成面包布丁。没人喜欢这道菜，所以剩下很多。她思忖着现在该咋办。巴巴的命令是一点儿都不能浪费，因此她不能扔掉。吉蒂没办法，就坐下来，用四个小时自己吃掉，从而执行了巴巴的希望。

这个期间，除了美媞玛妮，巴巴不见别的女子。但为了美拉巴德的集会，他希望准备两幅图，因此有一天他把拉诺·盖利叫来，向她解释了全部要点，她开始画图。

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拉诺同住一个房间。玛格丽特的工作是与西方通讯。巴巴的美国和欧洲爱者渴望印度方面的消息，因此她定期向他们发送巴巴的活动讯息。拉诺开始绘图时，巴巴会来她房间看图，或者解释一些要点，那时会叫玛格丽特离开。

一天，巴巴来视察拉诺的工作，玛格丽特得到预先通知，提前离开。巴巴审阅图画后，派拉诺把玛格丽特找来，示意她别告诉玛格丽特他还在。玛格丽特走进，看见巴巴，大吃一惊。“拉诺，你干嘛不告诉我巴巴在这里？”她质问。

巴巴笑了：“别担心，是我叫你来的。”

拉诺自然很开心，因为这些图画，她有机会见巴巴。然而，几天后，巴巴不再来检查工作，拉诺没有了见他的机会。一次，她弄不懂一个微妙要点，就将难题写信给巴巴，便条通过尼鲁转交。可巴巴还是不召见她或来她房间；他只授述给尼鲁一张回复便条。拉诺一看，叫道：“这算啥游戏？就连为了工作，巴巴也不见我，虽然我们在他身边，他却让我们忍受别离。”

邓肯参加了印度军队的医疗服务，每当休假，就来看望巴巴。4月24日，邓肯来比拉尔见巴巴。次日，巴巴同邓肯谈论战争，从字母板上授述：

到处是关于战争的议论，这里则关系到我的工作。从8月份它真正开始起，我的工作将具有双倍动力。我掌握这一切的钥匙，事情随我转动钥匙而发生。这是万能钥匙。

在印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将有一场大杀戮。捅刀、枪击和杀人将司空见惯，连妇女孩子也无从幸免。铁路交通运输将被迫中断。由于大规模的破坏活动，火车将出现抢劫及脱轨。将发生大屠杀。

印度的这一切混乱，会让欧洲和美国的态势相形见绌。即使突尼斯沦陷，德国也不会轻易被击垮。战争的最糟面将在8月显现。

俄国同美英两国关系不佳，后者想整垮俄国，因为他们怕俄国就像怕弗兰肯斯坦！斯大林明白这点，因忙于同德国交战而不说什么，假装同美英友好。可时机一到，他就会显示自己的威风。俄国虽不会加入德国，但也不会同盟军联合。

很遗憾。斯大林恨所有三方：德、英、美。俄国同日本的友谊意义深远。日本人一开始就很狡猾。

这一切需要数年才能平息，最终了结。

巴巴会见邓肯时，德希穆克、巴巴达斯和D·G·夏哈斯特拉卜德来到，加入会见。（注：巴巴达斯和韦希奴，同德希穆克一起，于4月22日抵达比拉尔。夏哈斯特拉卜德在马哈巴里什沃有一家饭店，巴巴在那儿时，为满德里提供膳食，他虔信巴巴。）巴巴白天主要同男满德里在一起，直到下午4点。他心情特好，称赞满德里：

看见邓肯这样的人，我无比高兴。舍弃一切和亲朋好友，一边服务政府，一边把全部献给我，这是怎样的自我牺牲和无私精神。还有比这更伟大的牺牲和服务吗？这就是男满德里令我高兴之处。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英雄）。

这些特选者——24人——和我圈子的其他人，将获得至高体验的时间已临近。

4月26日，巴巴离开比拉尔，速访美拉巴德，一两天内返回。希度带穆罕默德玛司特来比拉尔，以便巴巴能同他工作。希度在美拉巴德的主要职责是照料穆罕默德，这项重要工作他一直做到去世。

4月28日夜间，希度外出去树林解大便。比拉尔位于茂密丛林，常有老虎出没。希度正脱裤蹲着，一只老虎从黑暗中向他直冲过来。它双目眈眈，朝他咆哮。希度想喊巴巴的名，可张口结舌。他极度恐惧，全身冒汗，接着昏厥过去。

就在那时，巴巴派克里希那给希度捎口信。希度不在房间，克里希那报告巴巴。巴巴指示他告诉满德里，携带灯笼，到外面丛林找寻。

查干、尼鲁、韦希奴和马萨吉，手拿棍棒和煤油灯笼，出发去找希度。找到他时，老虎跑开。希度吓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们费力把他抬起来。可他的腿直打哆嗦，站都站不住。他们帮他走回满德里宿舍，一个小时后，他结结巴巴地蹦出：“巴巴……救了……我！”

1943年5月1日，大阿迪开车送巴巴从比拉尔回美拉巴德。离美拉巴德还有两英里，阿迪的车爆胎，巴巴只好在一棵树下等候一小时，直到萨若希汽修厂的人来帮忙。巴巴5月5日回到比拉尔，不过两天后又返回美拉巴德，指导集会的最后准备工作。

他再次离开，一周后，5月12日返回，沿途在普纳看望埃瑞奇。当天卡卡·巴瑞亚从孟买来美拉巴德。也在5月12日这一天，德军在突尼斯投降，近30万人被俘。

彭度是美拉巴德的管家，也是安排临时帐篷及这类活动必要事务的行家。帕椎在工程方面有经验，负责供水和照明设施。马萨吉和查干做饭。大阿迪将照看客人往返的交通，在活动期间读巴巴字母板上的授述。

1943年5月14日星期五，来自全印度的125名男子聚会美拉巴德，包括坡帕里·普里得的萨奥纳小组28个人，孟买的贾普·曼达尔15人由

主席马内克·达拉夏·梅塔带领。邓肯也请假前来。参加聚会者唯有那些宣誓彻底服从者和愿意为大师事业工作者。

5月14日随着人们来到，巴巴个别会见他们。他心情极好，容光焕发。眼睛放射光芒，令所有来者满心欢喜。

面对这种幸福，天堂的喜乐不值一提。

天堂之乐被金链所缚，地狱之苦受铁链制约。

从灵性观点，天堂地狱的奴役皆属想象，

无法打开解脱之门。但在美拉巴德，

该幸福则把人们引向超越之路，

为了他，而摆脱种种苦乐。

爱者住在下美拉巴德，巴巴在美拉巴德山上陵墓过夜，睡在他的墓穴中。5月份，美拉巴德十分炎热，五天期间，爱者要遵守部分禁食，每日一顿餐茶。

5月15日星期六，巴巴对大家集体讲话。下午7点半，他们集合在陵墓外的平台上。巴巴时而开玩笑，时而授述语录，时而听格扎尔，时而听与会者讲滑稽故事。

萨奥纳小组，有个叫拉果·帕特尔的男子。巴巴问他：“你会不会把脖颈交给我？你会不会为我牺牲生命？”

拉果被问呆了，瞪着领导坡帕里。对他说：“坡帕里，你带我来这儿达善，巴巴却要我的喉管！我老婆孩子咋办？”

爆出一片笑声，巴巴微笑着又问：“你怕死吗？”

“怕又怎样？”他回答，“我有老婆孩子要照顾……”

“去死并不容易，”巴巴对他拼出，“每天成千上万人死去，却不是死亡！死亡应当是彻底死亡；那时它便成为永生。”

“我要是为您的事业献出脖颈，您会让我永远活着吗？”

“你担心妻儿，怎么能献出脖颈？”

“这会儿我准备好了，巴巴。”

“完全准备好了？”

“我把脖颈给您——砍下吧！这会儿我不在意您让我生还是死。”

“现在你变得很勇敢。”巴巴笑了。

接着巴巴叫安纳 104 朗读《薄伽梵歌》中的一些诗句。巴巴之后用英语解释其意思，再由伽尼医生译成印地语。

要德希穆克博士把它们译成马拉地语时，他显得迷惑不解，直瞪着巴巴，茫然若失，仿佛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再次叫他翻译成马拉地语时，德希穆克似乎如梦初醒。他没法翻译，因为他没专心听，记不得说了什么。

巴巴评论德希穆克：“这是位脑心兼备者，这在弟子中是很罕见的结合。他按我授述的要点撰写文章，发表在《美赫巴巴期刊》上，写得不错，这你们都知道。可此时在我跟前，他完全迷失于爱，就像个玛司特！”

巴巴针对主要话题，说：

伽尼和德希穆克俩人，都很好领悟和消化了《神圣主题》图示中的要点，我已没什么再解释的。不过，我将讲得简单明了，以便你们感到已把神掌握在手。你们会通过智力确信，感到他似乎就在你们手中。所以大家明天都要充分准备好，来听三小时的阐述。

你们每人都必须于 8 月 1 日来这里一个月。不要错失 8 月的机会，否则你们就错失一个“崇高的”机会。

我要 25 个人，在适当情况下，从 7 月 25 日至 31 日禁食七天，只喝水。我所说的适当情况，是指这个人应该脱离一切责任。否则，就像伽尼会说的，“那会让他妻子哭鼻子”，而这则会妨碍我的工作。

总之，我要的是能自由无扰地禁食者。要么禁食，要么静默。即使你禁食 40 年，也不可能证神。否则，世上每个傻瓜都成道了！

大阿迪曾 28 天只喝水。卡拉奇的琵拉麦只靠喝水生活 31 天，整个期间忙于家务。我从这里发出命令，她才开始吃饭。吉蒂和有个叫厄内斯特的男孩，在伦敦只靠饮水生活了 40 天，还有其他人。

但这些人禁食或静默皆与神，甚至与道路无关。个中原因是好坏都是束缚，这个你们明天会知道。不吃和吃一样束缚。总之，禁食和不禁食都是束缚。神超越两者。甚至超越希望。

你们为什么禁食？当然是带着某种希望，无论物质的还是灵性的。事实是禁食或开始禁食念头本身就是束缚。一个人不吃，要么因为生病，要么没胃口。没人能做到毫无动机地禁食。即使你想禁食到死，这个禁食念头本身就是束缚。“为了见神我要禁食到死！”念头总在那儿。但只有极少数罕见的灵魂，能以这种威胁见神。这英勇可嘉，但极为少见。

我要 25 人禁食七天，主要是为了我 8 月份的工作。

50 名举手者，挑选 25 人挺困难，但巴巴以幽默方式解决。让大家都惊讶的是，一提禁食总发牢骚的伽尼，竟是最后举手者。巴巴赞扬他，微笑说：“你不愧是我的童年好友！”接着拥抱他，叫他同非禁食者坐一块。伽尼被认可，但不在“禁食者”之列。

就这样，巴巴又拥抱 15 到 20 人，叫他们不必禁食，但对他们踊跃表态感到满意。在打趣和笑声中，他选了 25 人，给他们如下指令：

你们可以在各自地点，从 7 月 25 日开始禁食。31 日到美拉巴德，8 月 1 日，在我面前喝牛奶开斋。我将亲自给你们牛奶。

现在我们谈谈明天的活动。你们将发现我十分幽默，因为我知道，要是我在你们的位置，也会喜欢一位有说有笑，而不是呆板乏味的的神。

我会爱那个微笑着宰杀的神！

他即使要你性命，也会笑着干！

明天你们都会很忙，因为日程紧迫，17日和18日也困难。公告已准备就绪，明天我将详细解释。

明天，16日，将是美赫-拉吉-基拉特——重大之夜。

17日将是卡特拉-基拉特——受苦之夜。

18日将是卡尔巴拉——宰杀之夜。

19日将是神之夜——庆祝宴席。

一般来说，这听来容易，可明天我详细告诉你们时，你们将感到困难。明天我将阐释沉默、闭关和静心。

大家解散前，将巴巴提及的指令公告发给每个人。内容如下：

以下指令，如果你们全心履行，将使你们帮助我灵性化世界的工作。不可将它们视为惯常训示，看过听过就忘掉。不可把它们理解成为说教而说教的哲理口号。

它们是我希望你们尽最大努力活出的、简单永恒的真理。

指令如下：

1. 在一切责任和牵挂中，让你一切思想的背景只是一个想法：“唯有神真实，其他皆幻相。”

2. 向他人灌输这个观念：一切生命的终极目标是认识神的真正、无限方面。

3. 努力让他人快乐，即使你得为之受苦，从而少想自己多想他人。

4. 自己学会并教育他人：接受神意，意味着不抱怨自己的命运；控制心，意味着不因不幸而烦恼；把所有人都当作同一个神的子女来爱，意味着不嫉妒任何人且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现在仔细听着：

从 1943 年 5 月 15 日开始，到 1943 年 6 月 14 日为止，这一个月期间，是我灵性使命的最重要时期。这整个月里，我要你们每个人都切实遵守以下指示：

1. 严格禁欲，即使已婚。
2. 不上电影院。
3. 不去剧院和音乐会。
4. 不参加聚会。
5. 避免娱乐。
6. 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是，要对神真诚祈祷，让你认识他和他的意愿。

“神啊，让我认识您和您的意愿。”

以这个祈祷结束会议。

5 月 16 日星期天，大家早晨 6 点半起床；7 点半早茶。8 点至 10 点，巴巴又主持两小时的会见。

上午 10 点，大家聚集在他面前，巴巴问候：“昨晚你们睡得好吗？我问这个是因为你们今晚都得从 7 点半至 10 点半，三小时保持清醒专注。”

大家回答说睡得不错，巴巴接着详述：

现在听着。18 日，我要每个人以如此的方式保持沉默 12 个小时，以至于相当 1200 天的沉默！这种沉默必须是在里和在外——内在又外在。外部沉默易，内部却困难。

我说的内在沉默是指什么？是指你必须让心安静 12 个小时。你用舌头说话时，它是言语。嘴唇闭上，是外在沉默。心也有自己说话用的舌头。心的不停工作就像是心在不断说话。一个念头的产生如同内在说话。因此心“唇”必须闭上。

让心沉默 12 个小时，等于 12 个小时不用心想。可是心哪怕 12 秒都不会停止思想！谁要是能有意识地让心安静 12 秒，就会达到很高的灵性状态。

有时你感到心一时空白，可那不代表心的运作停止。让心停止思想，或者使它专注于一个念头，二者相等。如果不能让心停止思想，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让它专注于一个具体对象。

如果你们真的打心底里希望，如我所希望你们的，在 8 月份获得将来为我工作的经验及知识，那么明天和 18 日，都要按我说的做。

从早上 7 点至晚上 7 点，保持外在沉默。你们每人应坐在距离彼此六七英尺处，除了今晚我将给你们讲解的图示，尽量什么都不想。要赶走念头意味着不考虑或鼓励其它无关念头。

就想象你在执行一项特别警惕任务，保卫自己免遭致命危险。这个“警惕”是指，监视决心杀你的死敌的突然袭击。在这段时间，你必须脑中不断重现今晚我将给你们讲解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别的念头像敌人那样侵犯，你必须警惕，因而努力制止并驱逐它们。这 12 个小时不是一般的静心。就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你得怎样警惕。坚持这么做。

18 号，外在沉默将从早上 7 点开始，持续到 8 点半。之后是内在沉默，从 8 点半开始至 11 点半，这会更困难。再从下午 3 点到 6 点。在此期间，你们若愿意，可以上山找个僻静处独坐。这种沉默不像瑜伽士的内在沉默，也不是为你们。而是为了我的工作。你们可以走动、上厕所等等，但要保持同一个中心念头持续不断。一般外在沉默时，你们不需要分开坐。但这对内在沉默特别有必要。出于此原因，我才说后天 18 日是卡尔巴拉日，届时痛苦将达到顶峰，考验将最严峻。

这整个现象世界的存在，都是由于你的心。其存在完全是因为你的心运作。一旦心停止，现象世界就不复存在。所以，你必

须打赢 18 日这场战役。这样的机遇不会再来。我们要看看你们哪些人准备好遵守。

这项工作有着重大的灵性意义。这一天的工作，如果你发自心底真诚地做，会相当于一个圣人 50 年的忏悔、苦行及禁食，因为本时代的阿瓦塔亲自要你参与他为世界的工作。现在这是他一直为你所做工作的顶点。

我希望你们都要牢记的是：怀着爱去做，别怕失败。如果你认真做，就不会有失败，因为是我让你做的，是我将责任承担于自身。你不必操心结果；不然，如果你主动去做，那会是个很辛苦的过程。你必须心怀此念：“我必须为巴巴做，不是为我个人的进步。”

之后是灵性歌曲，直至中午，下午 2 点吃午饭。因为部分禁食，这是当天仅有的一餐。

当晚，从 7 点半至 9 点半，巴巴在陵墓外的平台上和大家相伴。达善者坐在地上的地毯上，巴巴坐在平台的长椅里。

他授述：

这会儿，你在努力思考《神圣主题》图示，其阐释、数字、色彩等等，倘若这时杂念还是干扰，怎么办？你得努力不让它们干扰，不要怀着恐惧，而要怀着对巴巴的爱。有这些念头，别灰心，认为自己失败，不能保持内在沉默。你无法使心无念——哪怕 12 秒。这我知道。

继续同这些念头搏斗——不管你赢还是念头赢，那不重要。跟你无关。你得真诚不懈地作战。那时我会转动钥匙，让你确实产生各种念头。这是因为我想要你战斗并获胜。

你只要专注于图示、阐释、数字和色彩，这会自动使你的心远离杂念。没有杂念，哪来战斗问题？我出于自己的原因，希望你们在这几个小时进行思想战斗。

不要不战而败。不要未同最强的念头作战，就躺倒认输。

这时巴巴从会场叫出两人，一个强壮结实，另一个是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刚好相反——又瘦又弱。他指着他们，解释：

看看这两位。一个壮实，一个瘦弱。倘若弱者惧怕对手的外表，放弃战斗，另一个就不战而胜。这无可称道。但如果弱者不顾瘦弱个子，鼓足勇气面对对手——无论其多强大，他至少会放手一搏。

因此你不必灰心，而要大战一回。想象瘦弱的费拉姆，同一个不存在的敌人打架。那会像空中挥拳。愚蠢，疯狂。所以，要战斗就得有对手。敌人越可怕，战斗越激烈，胜利和结果就越可贵。因此要继续无畏惧地打心理反应战。

5月17日星期一，早晨7点半，全体集合，听巴巴阐述《神圣主题》图示：

你们要认真仔细听，因为这很重要。明天内在沉默期间，你们得对它思考冥想。稍后，有关人员将借助图示，用乌尔都语、古吉拉特语和马拉地语解释。其中大部分，我已零零星星对你们讲过，但现在都集中起来，我将告诉你们整个故事。

接着，德希穆克读了巴巴已授述的马拉地语译文。德希穆克大声朗读，巴巴间或澄清某些要点。有个地方，巴巴要他停下，拼出：“我们说‘时代’是不对的。在无限中没有时代。根本没有时代这种东西。但在二元中，我们只得说时间存在。”

德希穆克读完，巴巴开始解释：“今天，让我们从说‘唯有神’开始。在神之外倘若还有什么，那也是神，因此你们每个人都在神里。”

德希穆克读了图示前言，巴巴说：“之前我已解释过这一切，不过今天我会讲得更清楚明白。”

他在黑板上画了个示意图：

（中译图暂略）

我（1915年）在纳哥尔当过25天教师。我清楚记得，那时我画了这个图。

你们在听图示解释之前，暂且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因为这些心和身的遮盖，水滴看不见海洋。

会发生什么？身体脱离，心却留下。身体脱离时，其印象立即显现，试图散播，采用新身体。它们要通过身体加以表现，所以由这些印象构成的另一个身体产生。

就这样，随着每一个形体脱离，业相就要采用另一个身体。如果这些业相扭曲——意思是罪恶，身体也扭曲——比如疾病。业相恶，身体受苦；业相好，心快乐。

只要心在，印象也会在，身体也一并在。业相结束之前，灵魂不会见神。因此身体脱离没有用，但如果心离开，就没有业相留下。它们消失。但矛盾的是，身体脱离和业相要求另一个身体来消耗自身，帮助灵魂逐渐获得自我意识，让水滴见海洋——超灵。

需要什么？心必须走掉；只有那时，这些积累的印象才会自动消失。那时身体——水滴灵魂——看见海洋。这是神的原始状态。但那时灵魂（阿特玛）却闭眼酣眠。

巴巴闭上眼睛，又睁开，接着授述：

现在眼睛睁开，因为心身面纱业已消失。

如果你仔细听，你的眼睛也会睁开。

巴巴示意德希穆克继续读《神圣主题》图示解释要点。过了一会儿，巴巴指着图上一个大画，讲述：

这个灵魂，从“A”开始，必须变成“Z”——神。事实上，两者相同——同一个。但“A”要变成“Z”，就得经历进化、转世和证悟过程。

图上表现了什么？红代表业相，蓝代表意识。“S”代表灵魂。从“A”到“Z”的红蓝，你会发现，红蓝两色继续增加，直到人类形体。

而在证悟过程中，你看到什么？红色逐步减弱，蓝色保持不变，在“Z”状态红色彻底消失，只留下蓝色。这意味着，在进化过程中，直到人类形体，在进化和转世过程中，业相增加，意识亦然。在证悟过程中，业相逐渐减少，只有意识留下。

巴巴又指着图，继续说：

这表示业相的缠绕，线从这里开始。这表示解开过程。缠绕过程从“A”开始。这代表七个下降阶段，“Z”表示上升——内化，尽管图中二者的位置似乎颠倒。

注意这一点。这些全都是灵魂，但处于不同的形体，如石头、金属、植物、动物等等。上面是对应的形体。记住我现在告诉你们的。所有这些形体和世界实际上都不存在。存在的唯有吉兀阿特玛（个体灵魂）和帕若玛特玛。二者相同。为了便于解释，我们把这看作吉兀阿特玛，把那当作帕若玛特玛。它们虽然显得绝对不同，事实上却是同一个。

伽德卡完全沉浸于巴巴的讲解，伽尼笑他。因此巴巴说：

应该那样。我们应该微笑着经历这一切；不然，就变得沉闷。

你们从图中要试图领会什么？首先，仔细听。这很简单。

假设这是海洋——帕若玛特玛。我们都是里面的原子，我们的身体是泡沫。它们是海洋中的无穷水滴。有哪个水滴有别于海洋吗？没有。但在一般海洋里，泡沫浮现在表面（外部）。在这个海洋帕若玛特玛里，却不是那样。泡沫在，却是在海洋内部。

最初，海洋完全平静，绝无涟漪。由于拉哈（原始心血来潮）的驱策，如一缕微风，泡沫产生。

但在这个帕若玛特玛海洋里，那个拉哈和“驱策”都在海洋内部。因此它们的运动引不起波浪。所以说表面没有出现运动。你们要清楚记住这一点。

还有一个要点要弄明白。你们若能适当领会，一切都会一清二楚，尽管有难度。这关系到（业相的）缠绕和解开，也就是图上灵魂从“A”到“Z”旅程中的七个扭转。

巴巴指着自已，继续说：

想象这个身体是灵魂。这纯粹是为了解释，因为事实上并非如此。身体不是灵魂。

最初，意识好比眼睛睁开。

巴巴闭眼，又略微睁开眼睛。

最初，灵魂在那儿，眼睛却闭着。所以，我看不见自己。

发生了什么？我里面一直潜在的、要看见我自己的驱策，有了一个拉哈（心血来潮）或运动。例如，在大知中，潜在着无知。在无限中，潜在着有限。一个人能想象到的神的一切对立面，皆潜在于神，因为神也是他自身的对立面，因为除了神别无存在。所以，在神的“不知”状态，也潜在着其反面的“自知”驱策。

所以，随着第一个拉哈，眼睛略微睁开，视线自然落在对面的客体上。有一些时间看见光。因眼睛睁着，灵魂继续盯着光，累了，身体得到一个扭转。随着该扭转，最初微睁的眼睛，又稍微睁大，比以前看见稍许多点。就这样，从石头到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随着灵魂继续获得更多的扭转，一个接一个，眼睛也睁得越来越开，能看见更多，直到灵魂得到一个大扭转——人类形体，这时其眼睛完全睁开，能看见天空、星辰、现象世界等等。这发生在下降过程。

又发生了什么？人体之后，灵魂在 840 万次出生期间，继续在这里那里，到处看见一切万物。在逆向的证悟过程中，灵魂得

到七个新扭转，眼睛变得茫然。它开始俯视自身；首先从腿往上，直到完全看见自身。这种反观自身即上升过程。

我们拿灵魂“A”，使之成为“Z”，当然这是在智力上。另一个新要点需要澄清，之后我们讲图。将揭示一切。

这七个“捻捏”是业相的扭转，它们有七个主要形体——石或金属、植物、虫、鱼、鸟、兽和人。每一次业相扭转都产生下一个形体。所以，七个形体有七个扭转，在石形体之前有六个形体。灵魂得到的第一个形体是泡沫，处于气体状态。之后有其它五个微形体，直到石形体。从石头到金属，从金属到植物——每一个都有七个阶段。

这样，真正的扭转始于石形体，有七个扭转，直到人类形体。从石到人，每一个主要形体有140万个物种。也就是说，在（不包括人类）的六个形体中，有 $6 \times 140 \text{万} = 840 \text{万物种} = 840 \text{万束缚}$ 。有840万个束缚和七个扭转。在每第七个阶段（形体）之后，都有一个扭转。

灵魂首先获得气体——泡沫形体。它获得石形体之前，经历七个形体。所以说那些知道却不能向世人透露的睿希（圣哲）们，规定了对每一主要形体的最后一个形体的崇拜，比如植物的图尔西，兽类的猴子哈奴曼，等等。

灵魂因这些扭转，获得对大我的意识。但这种大我意识只是部分的，仅仅一瞬。意识还不完全，不持久，类似于一次捏捻体验。每次捏或扭，该意识都被用于认识大我。扭转因此变得重要。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回到第一个状态，灵魂闭着眼睛。最初睁眼后，虽说在石头状态只是微睁，眼睛却逐渐被吸引向上，第二个触动和睁开。图中前六个触动轻微，第七个却强烈。

巴巴轻轻拍腿六次示范，第七次他不是轻拍，而是捏了一下自己，清楚表明六次轻触与第七次用力捏的区别。

这样，在每次扭转，随着一次强捏，眼睛越睁越大，灵魂越来越觉醒，去认识自身。通过这七个扭转，通过进化期间物种和形体的 840 万次变化，再通过转世期间七个扭转和 840 万次生死循环——被称作“摇动”，灵魂在这一切的扭转和变化中逐渐松弛。

百分之九十九的梵学家，误认为进化和转世的变化和生死循环共有 840 万次。出于无知，他们说这 840 万次变化仅仅到人类为止，人体之后，只有四到五次身体出生，就从这个生死链中获得解脱——莫克提。

再回到扭转——经历这些扭转时，你每次都要摇动一下。在有七个扭转的进化过程中有 840 万次。这个数目绝对固定——七个扭转和 840 万次摇动。进化结束后，灵魂用人体出生，数目同样是七次逆向扭转和 840 万次生死摇动。

巴巴稍停片刻，幽默地说：“我若是不清楚详细描述，你们就要开始在空中摇拳了！”

从浊到神状态，有七个缠绕阶段，七个解绕阶段。石形体之前，没有缠绕或者扭转。石形体之前也没有物种。之后，在人类之前六个形体的每一个有 140 万个物种，总共 840 万个物种。这七次扭转，其中每一个形体变成一个更高级的形体，旨在使七个主要物种越来越厚密。

人类形体转世 840 万次之后，灵魂是怎样进入精界的？

总是永远有 840 万个有精体验的灵魂。其中，有七个主要的，能用同样的精体，体验心界。这七位有职责。这 840 万个精体验者今天就存在。数目固定不变。体验心界的也是同样数目。但在每次新解绕中，七个有职责首领中的一个减少，意思是他没有正常意识或职责。精界七个首脑中有几个获得职责？七个。在心界，六个有职责；在上帝状态，五个。因此有下表：

在浊层面：840 万次出生，尽管世界上有亿万人类。

在精层面：840 万灵魂体验精界。

在体验精界的 840 万个灵魂中，有七个有职责的首领。这七个跨入心层面时，只有六个有职责，一个潜伏。这七位从心层面跨入上帝状态时，五个有职责，两个潜伏。在成道状态，56 位中有五个首脑，两个玛居卜。玛居卜状态在第七层面获得。

在最后一个猿猴动物形体之后，所获得的第一个人体，不是完全的人身。它没有性别。第一个人体是中性。也就是说，第一个人体非男也非女。之后呢？这同一个形体发展出有男性器官的不同形体。如果把这个器官反转（从里翻到外），它就变成女性器官。这只是现象，但都是业相的交换。

何以如此？就像一丝闪光或火星儿。火车头换轨时闪灯。此处亦然。第一个人体潜在有男女两性。所以，第一个人体是中性人。只是当中性人采用另一个体——或男或女时，性器官才可见。这导致转世过程的开始。

这也是五位至师中有四男一女的原因。

这些是以前的阿瓦塔从未透露过的秘密，对于明天的“作战”有必要——相当重要。

巴巴总结道：

你们都是灵魂，不是身体。把你自己想象成水滴，把身体想象成海洋里的泡沫。现在，你们每一个水滴，既看不见你自己的水滴状态，也看不见别人的水滴状态。你看见自己的泡沫和别人的泡沫，还有世界这个大泡沫。

进入精界者，看见自己的精体和精界，却看不见浊界。这些高级状态的灵魂意识到自己及他人的身体；却看不见浊界。他们也能看见从石头到人类的所有落后形体。精层面者看一切都是精气。看见浊人类的精状态——精气。他们还能看到自己的业相。心层面的高级灵魂也看见一切的心状态——思想。他们看见浊和

精层面的一切事物，还有之前的所有形体；但整个时间，他们位于心层面。

我能看见你们的浊体和精体，并帮助把你们带到心层面。心层面者，在体验心界时，甚至能起死回生。他们直接处于心的层面。

巴巴还解释了几个要点：

精潜在于浊。精层面的人能通过其精体，联系那些浊体中的人，因为他们看不见浊界。

玛居卜被上帝状态压倒，淹没其中。因而对世界没有概念。他没有心。他有身体，但意识不到。谁来喂养它？他的无限状态。玛居卜看不到自己的身体，也看不到别人的身体。

至师在同一个时间联系神和其它一切状态——浊、精、心。他帮助所有的灵魂。在苏非文献中，把他称为“驼夫”——库特博。他是万物的中心。

至师必须在一切层面工作，他持续在第七层面休息，享受该层面的极乐。他平衡着极乐与痛苦两状态，因为他拥有无限极乐、知识和能力。

最后巴巴说：

我已给你们解释了明天要做的事。只需记住那些。不要管别的细节。记住你们得从“A”走到“Z”。经过了所有的进化阶段，你们才到了这里，到了人体。现在，我将把你们从这里带到“Z”，也就是说，从人状态到神状态。

有人问：“图上有不同种姓和民族。有没有哪个更优越？”

巴巴回答：

图上表示的不同种姓、宗派和民族的灵魂，一律平等，无优劣之别。图上顺序也不分先后。这意味着地球上不同民族的灵魂，

都是那些正愚蠢地自相残杀者，并且全都为一。他们不杀，也不死——如浊界中所以为的，因为这都是浊想象。

有人把帕若玛特玛海洋称作安拉，有人称作伊希瓦，有人称作阿乎若玛兹达，有人称作上帝。我把他称作美赫巴巴。

巴巴接着从字母板上授述：

阿瓦塔用三种语言教导：

对遵循夏里亚特（习俗）和宗教仪式的大众，用普通语言，以便他们听懂；

对少数高级灵魂，用普通兼密意语言；

对圈子成员，完全用密意语言。

琐罗亚斯德把夏里亚特给予大众，因为那个时代，他们能明白善念、善言和善行。他没有直言表明：“行动而不管结果”——因为他们接受不了。因此琐罗亚斯德用不同方式，说同样的话。

穆罕默德说：“只要专注行动。行善上天堂；行恶下地狱。”

奎师那说：“行动，但别管结果。把结果献给我。”——为什么？因为当时的风气很好战。

耶稣也说：“行动，但以牺牲精神。”

阿瓦塔给的这些教导，都是根据当时的迫切需要。

巴巴解释完，要与会者从上午9点至11点连续念神名；下午3点至5点半连续念美赫巴巴的名。晚上7点至8点半，巴巴进行个人和小组接见。

5月18日星期二，遵照巴巴希望，从早上7点至晚上7点，全体保持绝对静默，冥想《神圣主题》图。后来得知，5月16日，英国皇家空军猛烈轰炸德国鲁尔山谷的水坝，造成大洪水和毁坏。

次日上午9：30至10：30，巴巴继续接见。11点，为穷人洗澡。这50名穷人是安纳104和拜度头天夜里带到美拉巴德的。巴巴叫每个参加集会者递给他一件宽松内衣或缠腰布，送给50名穷人。巴巴为50人洗完脚，

又提供饭食，拉都（甜鹰嘴豆团）和衣服，之后送走。巴巴向全体道别，上山。

就这样，1943年5月19日，伴随巴巴五天之后，与会者返回各地。

行李装上巴士，正准备离开，天突降暴雨。他们看见巴巴冒雨下山，莫里拿雨伞跑过去。巴巴示意他保持距离，巴巴站在瓢泼大雨中听任浑身湿透。过些时间，雨过天晴，大家口呼“美赫巴巴凯捷！”动身去火车和汽车站。

他们因骤雨启程耽搁。有个巴士司机还没来，彭度坐进驾驶室。没开多远，巴士因泥泞滑出路面，撞到一大块巨石，冲进沟里。若非巴巴的纳扎，巴士定会翻倒。全体大喊他的名，感觉到他救了他们的命。

这时，另一辆巴士经过，大家都乘上，去火车站。巴巴听到事故消息，说：“彭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得救他。即使巴士翻车，彭度也不会死。可他为啥去开车？我已禁止他开车。他难道忘了我的命令？”

彭度确实忘了巴巴的命令。为了爱者不耽误火车，风风火火出发时，他试图驾车帮他们一把。他从中学到宝贵教训，自那之后再未开车。

下美拉巴德的食堂宿舍屋顶塌陷，于是彭度和帕椎用四根柱子支撑。一次，巴巴背靠其中一根木柱坐着，谈论修缮屋顶事宜。彭度主张修理，巴巴却说：“这样用四根棍子支撑屋顶意义重大。四根柱子代表美拉巴德的四大支柱：即，帕椎、彭度、大阿迪和韦希奴。”

另一回，巴巴心血来潮，讲到每个人或支柱的特点：

“孩子帕椎——被宠坏还是淘气？”

“秃顶彭度——其作为也让我落发！”

“狂野阿迪——是猪还是牛？”

“温和韦希奴——可爱暴徒。”

讲解《神圣主题》图会议期间，查干忙于做饭，不知讲了什么。他像一些别的满德里，因为有事情要做，不能参加活动，很少有时间到帐篷里。

（注：1940年代期间，查干同妻子女儿一起住家属宿舍，姜古·马斯特和家人也是。）

查干正自忖运气不好，巴巴问他：“你在想什么？”

他回答：“我听说您在会上对神圣主题讲得很精彩。我却没机会听。”

“好吧”，巴巴拼出，“现在听好了：简而言之，你一直在水里生活，却对水一无所知。明白了？”

查干笑了，回答：“是的，我就理解那么多，巴巴。我明白了。”

5月21日，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前往比拉尔。女满德里仍在那里，还有拜度、古斯塔吉、克里希那、尼鲁、文克巴·劳和韦希奴。五天后，5月26日，巴巴带所有男女满德里返回美拉巴德。这次他住在下美拉巴德的小屋。女子住山上宿舍。巴巴继续像以往那样，看望美娒玛妮，不见别的女子。

拉诺问她这时能否结束《十个圈子》的绘画；并按照巴巴通过尼鲁给她的指示，完成此画。

5月29日，巴巴首次让人把一名第五层面的玛司特，从阿美纳伽带到美拉巴德，并同他工作一天。这就是伟大的阿里·夏，昵称“巴普吉”，他住在阿美纳伽下主路汽车站附近的一个简陋小屋。接下来四年里，巴巴继续同他密切工作。阿里·夏是个特别纯洁的温和型玛司特，后来与穆罕默德玛司特一起住在美拉巴德。

5月底或6月初，巴巴4月份曾在纳西拉巴德联系过的一位罕见类型的玛司特，杰普拉巴巴，由巴巴达斯带到坪坡岗。巴巴闭关同玛司特工作仅一天，就送他回村。

5月29日，禅吉同凯克巴德·达斯托来到美拉巴德。次日见到巴巴，这成为凯克巴德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向巴巴献出一切，恳请他接受。巴巴满足了他的愿望，但同时还明确指示他不要马上放弃工作或处置财产，而要等到11月被召唤时。凯克巴德对永久跟随巴巴的前景喜不自禁。当天下午4点，同禅吉一起离开。

6月5日，禅吉又带劳先生和孟买的一组20人回来，包括巴巴的姨母和阿露·卡姆巴塔医生。巴巴一一接见。

索拉伯吉·R·斯甘坡瑞亚，带两个儿子诺希尔和贺西来。16岁的诺希尔，自幼有些异常，索拉伯吉渴望一些神圣干预。他习惯于拜访不同的圣人，见过赫兹拉·巴巴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纳拉延·马哈拉吉。在一本关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书中，他了解到美赫巴巴。

不过，由于伊朗尼上校在报纸上对美赫巴巴的激烈反对，又听到孟买帕西社区的其他人对巴巴的攻击，索拉伯吉对巴巴并无真正敬意。但为了儿子诺希尔，他来到美拉巴德求巴巴帮助。

巴巴先让诺希尔和他待着，让索拉伯吉和贺西出去。过几分钟，又把索拉伯吉叫回来，对他说：“把诺希尔给我；让他留在我这里。”索拉伯吉大感震惊，立马带两个儿子走了。觉得上校的话没错。他的头脑反抗，开始对巴巴有轻蔑想法。

可两三个月不到，他的心理骚动减弱，后悔没有将诺希尔交给巴巴。诺希尔变得更加反常。这孩子会去墓地和坟场，在那儿过夜。索拉伯吉为他安排了婚事，但男孩的精神不见好转。

索拉伯吉后来再次来到巴巴足前，痛悔自己的错误。这个一开始很敌视巴巴的男子，成为美赫巴巴事业中的坚定工作者，也是他几年后在孟买设立第一个美赫巴巴中心。（注：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创立的孟买中心仍在运作。）

在这期间，由于不准女子走进美拉巴德地产，巴巴答应一些当地亲密爱者的请求，在阿美纳伽施达善。6月6日星期天上午，他在库希如宅院私下会见女子。佩琳、艾琳和谷尔·纳伽瓦拉来了，当时住在阿美纳伽的赛勒的妻子娜佳也来了。会见中，巴巴向她们解释了原则与实践的区别：

的确，真理是生活的最佳原则或规则。但实际生活中，在坚持这个高尚原则的同时，有时调整却是必要和正当的，尤其在这种调整有益于他人的情况下。

例如，假设有人被误判谋杀罪。所有的旁证都对他不利，而误判则意味着死刑。不过，有人站出来，反驳严重指控——比如，说他在案发时间，看见被告在别处或同他本人一起，或者不在案发现场。这个声明很可能挽救一个被诬定罪绞死者的性命，为此目的，即使可能得说些不实之言，也完全正当。这种情况下，那根本不是谎言。

一个恪守原则的虔诚者，让一个无辜的人因间接证据被绞死，而他只需只言片语就能救人一命，证明其无辜；这种情形下，他还不如一个无原则者，甚至公认的无赖，在关键时刻自动挺身作证——即使是假证——去挽救一个被判死刑的无辜者。

前者是空想家的糊涂理想，需要时毫无实际行动的精神或勇气，只是为自私目的死抱理想。而一个没有原则，却总在需要时有行动精神，为他人甚至会赴汤蹈火者，顶得上一千个理想主义者！

一种理想，无论多么崇高，却不能激励一个人为他人利益去行动或服务，又有何价值或用处？

6月9日，查干的兄弟法桑特，到美拉巴德见巴巴。法桑特一直是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亲密弟子，住在萨考利。他想知道，如今马哈拉吉已离开肉身，他是否应该继续住在埃舍，巴巴告诉他应该住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冉岗有一个军营。二战期间，又有一个军营驻扎在此。令彭度欣慰的是，美拉巴德的建筑没被占用。军营另设一处，美拉巴德没有一处房子被征用。（注：英国军营设在如今下美拉巴德的肺结核病院。）

萨若希在阿冉岗为军队开设了一家电影院。6月9日，巴巴给满德里分配任务，以便他不在时到那里工作，因为他计划去拉合尔旅行。彭度任影院经理，萨瓦克管财务，帕椎是放映师，其他满德里当门卫和出售特许物。伽尼医生12岁的侄子拉希德，也和他们在这一带，让他学习操作放映机。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也是美拉巴德居民，让他做业务联系。

巴巴要萨若希在 24 小时内，带两只英国牛犊到美拉巴德。萨若希立刻驱车前往普纳的军用乳牛厂。次日，他费尽周折，总算用轿车运回一白一黑两只小牛。他把牛犊送给巴巴，巴巴把它们交给美婣照料。她用奶瓶喂它们喝奶，巴巴有时也会喂它们。巴巴给黑色小牛取名拉贾（国王），白色小牛取名普拉丹（总理）。美婣还由玛妮协助，照料花园。

6 月 9 日起，巴巴开始禁食，只喝水。从 6 月 10 日星期四起，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直到下午 3 点钟。3 点之后，他会见满德里，接着上山看望美婣和玛妮。六天后，6 月 14 日，巴巴停止禁食。

尽管希芮茵麦的遗体已在普纳的帕西静默塔得到料理，巴巴仍然下令在美拉巴德山上，为她和希瑞亚立一块纪念碑，这项工作 6 月份进行。纪念碑完成，巴巴亲手把他们的几件私人用品放在里面：希瑞亚的一个银制鼻烟盒和希芮茵麦的眼镜。巴巴授述如下碑文：

**“永远纪念美赫巴巴的有福父母，
希瑞亚吉和希芮茵麦，
他们如今已融入巴巴的无限。”**

1943 年 6 月 25 日早上 8 点，在美拉巴德，巴巴同少数爱者和满德里举行特别集会，听巴巴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吉伽尔的歌曲和格扎尔。（注：吉伽尔是北印度密鲁特的诗人阿里·希卡德尔·穆拉达巴迪[1890 - 1961]的笔名。吉伽尔未达到精意识，但他的诗富有灵感，巴巴说“传递了最佳的灵性思想”。吉伽尔个人生活颇为不幸，成为酗酒者；不过他在晚年，找到一位叫阿兹伽尔的穆斯林灵性大师，激发他继续创作。巴巴未亲自见吉伽尔。然而，1961 年在吉伽尔弥留之际，巴巴派哈默坡一个叫巴戈尔的爱者，给他送去一本《神曰》，作为巴巴的礼物。巴戈尔把书交给他，吉伽尔拿着碰触前额。巴戈尔对他讲述巴巴，吉伽尔感到安慰和幸福。他向巴巴传达敬意，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以下是吉伽尔唱的一首对句：

“如果如此微不足道，

效力却如此强大的
一个爱词
集中于人类世界，
并释放出来，
它会涵括全宇宙。”

巴巴心情甚佳，当场创作几首对句。巴巴还对他所说的最大灵性秘密，给予如下特别解释和暗示：

“你什么都不要时，
就得到一切。”

他最后说：“你们过去的一切恶业都被宽恕。”

下面是吉伽尔的一首格扎尔，美赫巴巴听人用乌尔都语演唱。诗歌由大阿迪翻译，被称为“忏悔格扎尔”。

萨吉，赐酒者，我的至爱
我受他的每一瞥鼓励，举杯畅饮。
我以酒面波浪的起伏节奏，
放怀痛饮。
看见未醉于神爱者，
他们的世俗麻醉，
我警觉起来，举杯畅饮。
冲破忏悔情绪，
我在颤栗中痛饮。
你这个虔诚者！
看看我的烂醉胡闹！

脱离了宗教悲悯，
每次神恩无不降临，
我开心畅饮。
当我记起
原初之陶醉，
就会踢开虔信世界，
一醉方休，开怀痛饮。
看见萨吉，斟酒者，我的大师
他满心无奈，
我惭愧之至
在羞愧中拼命痛饮。
永恒的仁慈神圣！
愿我的每个过错都被宽恕，
因为我极度狂热，
在恐惧中痛饮。
无照饮酒
我怎敢冒此险？
我从至爱眼中获得批准，
凭他的一瞥，开怀畅饮。
吉伽尔啊！我曾以酒肆的名义
屡次发誓。
如今已获全胜；
将我自己洒遍世界，

一醉方休，我开怀痛饮。

拉合尔

巴巴为满德里做好他不在期间的安排，出发去拉合尔之前，将以下公告发送爱者：

在此我期望你们认识到，我面前有两项最重要的工作，计划于今年 1943 年底完成。对这两项灵性工作可这么解释：

一：5 月份伴随我五天的满德里，必须再到我身边待一整月。在这一个月内的任何时间，我得根据他们同我的联系，赋予他们成道、觉照或内在体验。这种给予幸运及配得满德里的神圣恩典，也将与我打破沉默和带领他们全体访问印度一些地方相吻合。

二：我的神圣显现之树将栽种于伊朗的麦什德，它将在那里成长壮大，最终覆盖全世界。

起初，我打算按以上顺序做这两项灵性工作，即 8 月做第一项，11 月做第二项。但因各种（当然是自造的）原因和形势——内在的与外在的，必须改变工作顺序。因此我决定，1943 年 8 月做第二项工作，1943 年 11 月做第一项。

为履行这个修改的计划，我将于 8 月访问伊朗，途经拉合尔、奎达、杜兹达卜与俾路支。因此我希望你们作好准备，从 1943 年 11 月 1 日起，加入我一个整月。

把这当作最后通告，勿再等进一步通知，从现在开始，你们最好妥善安排和调整诸如生意、服役、请假等一切相关事务。相信你们不会将此视为另一次延期。你们将看到，这只是我出于自己的原因，对这两项灵性工作的时间调换。

对我所言事情的定然实现，我希望你们抱有充分信心，内心要勇敢。把这看作我工作的最后阶段，我召唤你们作好准备，为神而死，成神而活！

这全是美赫巴巴的神圣游戏！开始于 1942 年 12 月，那时他的 99 名工作者开始接受他的指示，让人们意识到他的神圣显现。巴巴在这些工作者心中制造一种倾向，去实践真正的舍弃——虽生活在世间，却不属于世间，以恰当的方式从事工作。突发的不定与变动正为此目的。这是真正的准备。将世人意识转向灵性的工作已经启动，随着大师活动的加速，逐步地在东西方增强。

1943 年 7 月 4 日星期天，上午 11 点，巴巴带男女满德里，乘坐旁遮普邮政列车前往拉合尔。次日夜间抵达德里，停留几个小时。克基·德赛同妻子杜恩，已提前收到电报，到车站迎接并为他们安排晚餐。他们继续乘同一班列车，于 7 月 7 日抵达拉合尔。禅吉已经为女子安排了两座房子，给男子安排了一座，还有一座给客人。在当地人霍米·T·德赛的协助下，禅吉也为他们做好其余一切安排。

在拉合尔，巴巴将 18 名女子分成两组：一组是美婣、玛妮、玛格丽特、美茹、拉诺、吉蒂和瓦露。第二组：朵拉、艾琳、恺娣、卡曼玛西、蔻诗德、曼萨丽、娜佳、琵拉麦、希拉、苏彤，苏娜玛西和美茹的弟弟建谷。巴巴同美婣组住在市郊七英里处花园镇，阿穆利特·库提路 6 号的一座小屋。他每天看望满德里。白天马萨吉警卫，夜间是克里希那。在另一座女子住处，白天卡里玛玛警卫，夜间由文克巴·劳。一次文克巴·劳回家探亲又返回。

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从不看望另一座住处的女子，甚至不许她们朝巴巴的住所张望。美婣组的女子们每周两次看望她们，周日她们来巴巴的住所，那时他不在；但禁止谈论巴巴和他的工作。若有消息要传给另一住处，就交给玛格丽特。过了些日子，娜佳转到美婣的住所，拉合尔的库茜德·伊朗尼也在另一处。库茜德是个游泳好手，她和玛格丽特一道，在当地一家游泳池教女子们游泳。

把女满德里分成两组，可能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最终分裂有关。巴巴经常暗示，这一分裂将会发生。他说：“印度将被切成两块，将血流成河！”

在拉合尔的男满德里有：安纳 104、拜度、禅吉、伽尼、古斯塔吉、卡卡、卡里玛玛、克里希那、马萨吉、尼鲁和韦希奴。他们住在花园镇 294

号的一座房子。嘉尔·科罗瓦拉、巴巴达斯、大阿迪、德希穆克和邓肯时而来访。

小阿迪、查干、费拉姆、莫里、帕椎、彭度、萨瓦克、希度、斯拉姆森、赛勒玛玛和儿子丁肖等人在美拉巴德。还有一个是 A·穆达里亚·库普斯瓦米，他在班加罗尔见到巴巴，于 1942 年加入埃舍，待了一年左右。库普斯瓦米遵照巴巴的命令，保持沉默。

埃瑞奇同家人住在宾德拉屋，在普纳上学的莎瓦和娜古也住在那里。后来建谷也被送到宾德拉屋。考特沃的孩子娜玖和阿迪也被送到普纳上学。他们住学校宿舍，由帕帕·杰萨瓦拉照管。喜拉仍在塞康德拉巴德念书。

6 月 29 日，55 岁的萨姆帕施·艾扬伽在马德拉斯去世。巴巴在拉合尔得知消息，7 月 5 日给他家人回电说：“他已加入我的无限。”

7 月的拉合尔极其炎热——超过华氏 109 度，8 月份更糟。拉诺和玛格丽特在房间的石铺地板上不断地泼水降温。由于酷热，巴巴准许女子们在运河蹚水，选了个隐蔽处，无人看见。

女子们还在当地泳池游泳。玛妮不会游，跟库茜德学习。一天在泳池里，库茜德同另一名女子聊得太投入了，忘了玛妮在旁边水里。她突然想起，四处张望，惊恐地发现玛妮不见了。大家慌忙大声喊巴巴的名，抓住玛妮的泳帽，把她拉了上来。

一天夜里，巴巴的住所突然断电，他指示拉诺打电话给有关当局。当然了，拉诺在拉合尔人生地不熟，纳闷上哪儿打电话，打给谁。她在黑暗中摸索，总算找到一家邻居，便去敲门。问主人有没有电话借她一用，于是被领进屋。拉诺打电话给电力公司，随后返回巴巴住处。

看见她，巴巴皱眉问道：“为何用这么长时间？”

“我不知道哪儿有电话。”

“你为啥不预先熟悉这类资讯？”

“我怎么知道会停电？”

“这在此地是家常便饭。要是这个你都不知道，你还知道啥？你应当对这类事情更细心。我常外出做玛司特工作，我不在时你不警觉，女子们会怎样？她们过着隐居生活，你应当留心外面这一类事务。”

拉诺现已学会这种时刻最好保持沉默，巴巴通过这件事让拉诺认识到，他希望她深谋远虑。

巴巴基本上一到拉合尔，就开始做玛司特工作。徒步数英里，在市区及周边地域寻找玛司特。7月份拉合尔炎热无比，连续步行数英里令人筋疲力尽。本地人下午在家避暑打盹时，巴巴却在街头奔波。

为寻找迷失的爱者，

神圣至爱在炎炎烈日下

奔走不停！

巴巴会用一块湿布盖头，同拜度一起徒步外出联系玛司特。拜度会带上满满一壶水，可几分钟内就成了温水。气温热得拜度出发寻找玛司特之前，常把鞋子浸泡在水里。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巴巴也从未放慢步伐或推卸责任。

由于酷暑，男女满德里成员一个接一个生了病。韦希奴发着烧，却继续为女子采购物品。除了巴巴和拜度，所有的人都在拉合尔患了病。拜度是唯一幸免者，因为巴巴希望有他做玛司特工作。

娜佳和恺娣在另一座房子做饭，把食物送到巴巴的住所。有一天，经巴巴批准，从外面订购了布加点心。吃过后，大家都没有了胃口。食物照常从另一座房子送来，却没人碰。吉蒂管理厨房，遵照巴巴的命令，啥也不能浪费。于是她在厨房坐下，再次开始自个儿解决全部食物。

美娒发觉，问：“天哪吉蒂，你在干嘛？你会撑死的。”

吉蒂回答说：“我会死，却死于服从！”美娒告诉巴巴时，他开怀大笑。令吉蒂别再吃了。不然，按吉蒂的性格，她会一直吃个通宵。

在拉合尔租了一辆“维多利亚”四轮马车，带巴巴与几位女子去看电影。车夫不知巴巴是谁，看他沉默无语，车夫就用手势同他们交谈。巴巴

也以手势作答。他们叫车夫说话，他也不说。巴巴明白他的手势，他也明白巴巴的。打手势的时候，车夫整个身体会颤动摇摆，巴巴极其享受同他“谈话”。

鸚鵡“米图”，随巴巴及女子们住在阿穆利特·库提。巴巴很疼爱这只鸟，鸚鵡也很喜欢巴巴，会坐在他肩膀和手指上，巴巴则会吻它。还有许多宠物留在美拉巴德山上的“动物园”。其中有鸡、鸭、火鸡和狗。巴巴不在时，彭度负责照料这些动物。然而，在拉合尔期间，巴巴发电报给彭度，让查干把两只猴子“幸运”和“降扑”，送给两位跟随者，查干照办。

在拉合尔，一只黑狗会造访巴巴住所，每天给它食物。后来一只受伤的幼犬也开始光顾。女子们为它护理伤口，慈爱地照料它。可是有一天，幼犬发疯了，玛格丽特受令逮住它，交给尼鲁处死。

10月1日早晨，黑狗也发疯了，咬了玛格丽特。（注：被疯狗咬后，玛格丽特只得注射一系列的狂犬疫苗。）克里希那守完夜，正在休息，7点钟园丁过来告诉克里希那，巴巴要他立刻过去。巴巴同玛格丽特一起站着。狗躺在旁边。巴巴指着狗下令：“把这只动物带走。”很难逮住它，因为它已咬过玛格丽特。克里希那不想走近被咬，弄了个竹轭。悄悄接近狗，用竹轭套住狗的脖子，再拴上绳子。

巴巴命令：“把狗带到离这儿20英里处。”

克里希那回答：“那不可能，巴巴。这狗有狂犬病——发疯了。”

巴巴态度坚决。“这是我的命令。”他拼出。

克里希那表示他没法将狗带这么远。巴巴面露失望，说：“好吧，把他带到11英里外。一定要仔细计算里程。”巴巴走进屋，不给克里希那进而抗议的机会。

克里希那骑上自行车，用绳子拉着狗，用竹轭阻止它靠近，把狗带走了。这是件苦差事。他用小卵石计算里程。花了5小时骑完11英里。有个小水池，克里希那把狗带到水边，放走之前，让它喝最后一口水。狗的嘴

巴一碰到水，就死了。克里希那很窝火。“如果狗会死的，干嘛不在拉合尔杀死它？”他纳闷，“何必费这么多麻烦，把它拖到 11 英里外？”

克里希那撂下死狗，返回住处。已近下午 2 点。尼鲁正等着通知他，巴巴要立刻见他。巴巴正在走廊上踱步。“你把狗撂下了？”他问。

“嗯。它死了。”

巴巴很高兴。“你走了 11 英里？”克里希那点点头。

“你用石子计算里程了？”克里希那点点头。

巴巴微笑，打手势：“我很高兴。你干得漂亮。去吃午饭吧。”

克里希那站着没动。“巴巴，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您为啥要我把那只狗弄到 11 英里外？”

巴巴踢了他一脚，揪着他的头发。“出去！”他打手势，“走开！别让我见到你！”

然而，克里希那站在门外。巴巴问他要什么。“是什么原因，巴巴？告诉我吧。一开始您吩咐我走 20 英里，之后是 11 英里。我把狗一路带到那里，它就死了。要是您希望它死，我会在五分钟之内就地把它杀掉。”

“您为何让我经受这些个麻烦？那只狗死在哪儿有啥区别？您在做啥工作？”

巴巴召他回来，示意他拿起一根棍子，在地上画一条线。巴巴用脚把线擦掉，叫他再画一条线。并打手势：“对了。”

接着巴巴透露：“未来，印度将被分成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将是两国的分界线。”四年后，在印度分裂期间，克里希那回想起巴巴的话，当时对精确的分界线发生争议：离某个地点应该是 11 英里还是 20 英里。

巴巴从阿美纳伽随身带回一名底层清扫工的儿子，名叫阿米尔·阿敏·赛义德。他姐姐为女子们做事，她请求巴巴留下她弟弟。巴巴让这个 15 岁的贫穷男孩享受贵族般的生活，指派克里希那服侍他。巴巴似乎很喜欢阿

米尔，宠惯他。按克里希那的说法：“下午5点，要是阿米尔声称是早晨5点，巴巴会说他是错的。”

每周六周日，克里希那必须陪男孩去6英里外看电影。克里希那为阿米尔买票，但他自己却不可以进影院。他只好像仆人那样坐在外面，等男孩出来。一天，他们看完电影回去的路上，一辆卡车经过，扬起漫天尘土，落在阿米尔的精美衣服上，飘进他眼里。

男孩很恼火。“灰尘落在我脸上，”他喊道，“你干嘛带我走这条脏路？”

克里希那说：“去电影院就这条路。没别的路。”

阿米尔不满意。大声辱骂克里希那，直到克里希那再也受不了。“你这该死的小杂种，”他诅咒道，“我要不是跟随巴巴，会把你碎尸万段，扔进垃圾坑！”

“卡车经过扬起灰尘，是我的错吗？我阻止得了吗？”

阿米尔径直回到满德里住处，跑向巴巴，当他的面哭了起来。对克里希那大加抱怨。巴巴立刻召来克里希那，问：“你为啥带这孩子走这么差的路？”

克里希那反驳：“一路上他对我又吼又骂。难道我得为这个小王子造一条专用马路？”巴巴第一次掴了克里希那耳光。还拥抱了阿米尔，叫他回房间。

阿米尔走后，巴巴向克里希那打手势：“你在想什么？”

“巴巴，我想知道您在干什么。不是我的错。我没做错什么，您却打我？”

“你恨他，因为你是婆罗门，他是清扫工。为了从你心中赶走这种恨，我有意给你这个服务他的工作。”

“你应当感激阿米尔，帮助你根除内心的这种偏见。你恨他，也嫉妒他。他不恨也不嫉妒你。这表明阿米尔是真正的阿米尔（贵族），而你则是贫民。”

“那他为啥这么苛刻？”克里希那问。

“他不这样挑剔，你的恨怎么会显露？为了把这种恨带到表面，我才给你这份工作。阿米尔干得好。毒物不取出，你就会死。他施惠于你，你却一无所知。”

巴巴爱抚克里希那，安慰他：“别再想这事儿了。这是为了我的工作。他是穆斯林，你是印度教徒。有些工作我必须在你们俩之间来做。

“通过责打你，我做了一些重要工作。现在把它忘了。”

也是在拉合尔这段期间，巴巴有一次警告克里希那，守夜绕住处巡逻时，要格外小心，随时携带棍子和手电筒。巴巴重复警告三次，克里希那对他再三强调感到困惑。夜里克里希那来见巴巴，巴巴又老调重弹。所以，那天晚上克里希那极其小心，不过啥事也没有。

这时他开始想，巴巴毫无缘由不必要地唠叨，只是吓唬他而已。次日夜间，他和巴巴在一起时，巴巴又提起这个话题。克里希那有点不耐烦，就说：“之前您告诉过我了，巴巴。老重复有啥用？”

巴巴斥责道：“自有原因；否则我何必白费唇舌！现在对我复述三次。”

于是克里希那重复三次：“我夜里要小心，巡逻时随身携带棍子和手电筒。”

“我夜里要小心……我夜里要小心……”

尽管如此，克里希那仍然没有认真对待巴巴的警告。一天夜里，他在外面巡逻时，瞅见花园里香蕉树附近有一条巨大的黑眼镜蛇。克里希那抓起沙土扔过去，引蛇转身朝他冲来。于是，克里希那用棍子击打，打断它的背脊，最后将蛇打死。

响声使巴巴走出房间。他询问：“出了啥事？”

克里希那回答：“一条大黑眼镜蛇……”巴巴没再说什么，克里希那此时明白了巴巴不倦警告他的原因。

自1929年起，美赫吉·卡卡里亚在伊朗经商一直十分成功，没有机会拜见巴巴。1934年他来过一次印度拜见巴巴，可当时巴巴在西方。1943年，

美赫吉再次来访孟买，明知不合适，还是让朋友带他去看手相。手相师给美赫吉看了手相，说：“你要是不小心生意，会损失 60% 的财富。”于是，美赫吉向他在波斯的经理发电报，叫他卖掉生意。接着前往拉合尔见巴巴。

会面期间，巴巴问美赫吉：“这些年你在波斯做些什么？生意怎么样？”美赫吉对巴巴无话不谈，也说起最近看手相之事。巴巴拧了拧美赫吉的耳朵，说：“你这傻瓜！相信占星术？手相术？我本人是神，神能改变、创造和毁灭全部星球。马上发电报，什么都不要卖。”

美赫吉写了电文，巴巴派韦希奴去电报局立刻发送。巴巴还建议他像过去那样继续做生意，美赫吉动身去波斯。因听取巴巴的建议，他的生意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兴隆。

1943 年 7 月 15 日，巴巴在拜度、古斯塔吉和伽尼的陪同下，离开拉合尔，去丘卡特做玛司特工作。联系结束后，在他们去火车站的路上，伽尼和古斯塔吉都疲惫不堪，巴巴只好租一头驴子驮他们。巴巴和拜度先去火车站。伽尼和古斯塔吉俩人疲倦得竟从驴背上摔下，迟迟未到。火车就要走了，不过在拜度的请求下，站长延迟了发车。最后，俩人筋疲力尽地来到。

从那里行至库摩卡尔。他们把行李放在一家旁遮普人的旅店，就去找玛司特。巴巴联系了玛司特赛义德·阿玛德·夏，一位瘦小的老人，仅四英尺高，全身赤裸，只携带一条床单。老玛司特在该地区极受尊敬，有间埃舍和几名弟子。

完成玛司特工作后，巴巴午夜返回旅店。锡克教徒店主一直醒着，等候巴巴抵达，并且备好晚餐。他拒绝收费，但在巴巴的坚持下，被迫收下。那人不认识巴巴，可巴巴的非凡容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灵魂。

7 月 16 日，在堪干布尔，一位叫赛义德·勒玛图拉的玛司特一看见巴巴，就开始狂喜地跳舞，高兴地欢迎巴巴，“进来，进来；我正等待着您的莅临，我准备好了。”接着带巴巴去一英里外的坟场，他在那儿有个住

所，巴巴同他独坐。这位高级玛司特送给巴巴一个旧袋子，里面有一块铁和木头，他说自己为了这一时刻，已将这些保存多年，巴巴慈爱地接受了。

如果玛司特给他什么，无论多古怪，巴巴都会极其小心地保管在一只专用行李箱里，箱子后来存放在美拉巴德。若有人想看这只箱子里有什么，会发现里面装满石头、碎玻璃、烂铁、木头和破衣。不过对于巴巴，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却是来自他心爱玛司特的无价之宝。

在拉合尔，巴巴联系了一位年轻的裸体玛司特，并给他取名为“巴布·迪克拉瓦隶·玛司特”，意思是“父子玛司特”。年轻玛司特由其父亲照料，他说自己是“儿子的弟子”。父亲自己也像个玛司特，尽管他不是。巴巴对联系显得满意。

在拉合尔附近，巴巴联系了一位十分罕见的第七层面成道玛居卜，名叫夏哈卜丁。巴巴为他洗澡，玛居卜将巴巴带到一个隐闭处，以便二人单独相处。

夏哈卜丁是不被世人所知的神圣者。

夏哈卜丁是被神知晓的神圣者。

他是何等完美地谦卑——深藏不露。

7月23日，在拉瓦尔品第，巴巴联系一位年迈的玛司特尼，名叫乌蒂麦。这名老妪坐在一堆砖头废墟上，只有一块脏布袋遮体，很少让人靠近，可是她一见到巴巴，就招呼他过来。巴巴爬上砖块堆，与她坐在一起。布袋下面藏着一块变味发霉的面包，她递给巴巴，巴巴当着她的面吃掉。

巴巴还在拉瓦尔品第联系一位安静的老玛司特，玛斯坦·夏，他大多数时间坐在一家影院对面。

巴巴还联系了南伽·堪，一个第五层面的裸体玛司特，他经常绕市区一口气跑上近五英里。不跑时，就在路边一个污坑里休息。玛司特举止像马拉松运动员，若是在城里溜达，总是绕圈子走。这位玛司特喜爱讨钱，一到手就把它扔到街上。

7月23日，大阿迪到达，待十天，陪同巴巴旅行联系玛司特。巴巴寻找玛司特的同时，战事也迅速发展。七月初，希特勒不仅在东方的大规模侵略中大败，盟军还在西西里岛登陆。巴巴最近一次玛司特旅行之后两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统治意大利21年后下台。

巴巴赴伊朗旅行的护照及签证手续在拉合尔准备，但要迅速完成工作并不容易。为此派禅吉去孟买，但他也未成功，因为在战争期间旅行基本上停滞，7月30日他带着令人失望的消息返回拉合尔。如果巴巴希望，禅吉本来会成功，但巴巴另有打算。8月1日星期天，在拉合尔举行会议，重申形势。大阿迪、嘉尔·科罗瓦拉和伽尼出席。其他男满德里也在场，做出了一些决定，并向爱者发送公告，部分内容如下：

由于外来因素干扰，时势反常，护照手续将需要很长时间，起码三个月，才能被印度及伊朗有关当局通过。

因此，8月份访问伊朗的计划，看来不能如原本打算那样实现。结果是，11月的计划也得自动调整。

考虑到这一切（内在与外在的）因素，所以我做出安排：

一：对伊朗麦什德的访问，最迟到1943年12月底之前进行；

二：在我身边同我生活一个月的计划，从1944年1月15日开始，至2月15日——我的生日（按照琐罗亚斯德教年历）。

你们虽不知道我一再延迟打破沉默和表面给予含糊承诺的原因及目的——这可能给弱者造成怀疑，给强者增加考验力量——但你们应当知道我的工作方式。也就是我总是让事情按自然过程形成发展，很少关心纯粹的世俗结果。我相信你们不会对最近这次新的计划修改感到惊愕。护照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要用物质手段来实现的物质事件。

我因此强调并再次重申，要你们对我所言事情的实现抱着充分信心，心怀勇气，即使神的方式暂时似乎神秘莫测。

1943年8月5日，将上述公告从拉合尔寄给有关爱者。

8月2日晚，巴巴带伽尼和拜度，乘孟买-白沙瓦特快列车，离开拉合尔前往塔克西拉。通知嘉尔·科罗瓦拉于4日在白沙瓦加入他们。次日巴巴越过边界，8月6日夜间返回拉合尔。

在白沙瓦，巴巴联系了玛司特阿夏克巴巴。自从上次联系之后，这位玛司特变得像个玛居卜，大小便失禁，表面一动不动，坐在小屋里——自己的排泄物上。

巴巴还在白沙瓦联系了一位很受尊敬的求道者，叫米斯金·夏·马朗。他居住在一处穆斯林圣陵。让圣火（度内）日夜燃烧。

也是在白沙瓦，巴巴联系到一位相当狂野的火爆型玛司特，他叫阿夏克·夏，全身赤裸，住在坟场的一间小屋里。（注：阿夏克·夏也叫纳嘎巴巴。）这位玛司特抽水烟，谁走近都被他虐骂。他虽已年迈，却十分可怕，手握一把又大又重的刀子。凡是有人走近，他总会用刀砍击一块木头。巴巴两次走近他，但因老玛司特的暴烈天性，无法满意地联系。

白沙瓦的另一名古怪老玛司特是夸义姆巴巴，他住在极小的房间，里面储存了数百只铁皮桶。他也是火爆类型，性情暴烈，小屋里总燃着一堆火，即使在最热的天气。他坐在火堆前，一页又一页用手写着似乎同他当时谈话有关的记录，这些让在场者莫名其妙的交谈，几乎无不与罪与罚有关。人们会听到夸义姆巴巴大喊：“给这个混蛋判两年！”或者“罚那个骗子50卢比！”或者“吊死那个杀人的坏蛋！”或者“不行！让他走！他是无辜的！”巴巴同他的联系挺好。

在这次重要的玛司特工作之后，8月12日，巴巴乘旁遮普邮车离开拉合尔，随行只有禅吉、伽尼和嘉尔·科罗瓦拉。次日上午抵达德里，克基·德赛一家来接，并按巴巴的指示，带来咖喱饭菜。巴巴继续前行，14日回到美拉巴德。视察了满德里的活动，就如何履行职责给每个成员指示。

正是在那天，汉默坡的师利帕特·沙海·拉瓦特，人称“师利拜”，来美拉巴德拜见巴巴。他在那格浦尔从巴巴达斯那里听说了巴巴。他是印度国大党很活跃的政治工作者，因鼓动国家独立而被通令逮捕。英国政府逮捕了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所有国大党领袖。

巴巴看见他，皱眉问：“你在这儿？你应该在监狱里！”

师利拜很惊奇，因为他是首次来见巴巴，没对他说过什么。巴巴拼出：“可以达善，但不要碰我的脚。”

巴巴接着问他来美拉巴德的原因，师利拜讲述了他对灵性的长期兴趣，他讲完后巴巴授述：“我很高兴你对真实的诚实探寻。我对你感到满意。你想要什么，可以问我要，也会得到。但要用一句话表达你的愿望。”

师利拜深深感动，冲动之下说：“灵性进步。”

巴巴一时面色严肃。随后打手势：“答应。”

接着师利拜承认，他正被警方通缉，巴巴劝告：“你所说政治与灵性生活之间的冲突现已解决。因为你不想再涉入政治，那就向警方自首。就此给汉默坡地方治安官发一封电报。”

“别逃跑，”巴巴建议，“去向警方自首。入狱对你有好处，我会关照你。”

师利拜听从了。他是汉默坡地区第一个与大师建立联系者，正因为如此，如今整个汉默坡地区都信仰美赫巴巴。他的接触成为一个联结。他在狱中还对其他国大党领袖讲了美赫巴巴。

当时，汉默坡的一名律师克夏夫·那拉延·尼伽姆，也被监禁，师利拜对他讲起美赫巴巴，克夏夫恼火，嘲讽道：“一个让人崇拜自己相片的人，在我眼里毫无价值。”

“唯有甘地才是真正的伟人；没人比得上他。我见到美赫巴巴，会当面直言告诉他这一点。”克夏夫接着撕毁了巴巴的照片，继续在师利拜面前激烈诋毁巴巴。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美赫巴巴的这个激烈“反对者”竟成为他最伟大的工作者之一，将毕生献给大师的事业。

8月15日星期天，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前往普纳，住在宾德拉屋。会见了杰萨瓦拉一家，还有弟弟佳尔，贝拉姆及妻子佩琳，还有他们的孩子。

这个期间，纳罗吉·达达禅吉的儿子特姆通，7月中旬在孟买感染伤寒，被送进医院。他的病情一开始似乎并不严重，用药后有所好转。他姐

姐阿娜瓦丝——巴巴已建议她学习护理——照料他。他不愿服药，她会告诉他：“巴巴要你喝了它。”他便顺从地咽下。她致信巴巴：“他在病中，始终想着您。他对自己唱您的阿提，口中不离您甜美的名。”

7月30日禅吉在拉合尔见到巴巴时，巴巴对他说过：“我将召特姆通来我这里。别担心。在他仍然纯洁、尚未被世界染污时，把他召入永生，是为了他好。”

特姆通自第一次见到巴巴，就一直很爱他，那是1927年，他才四个月大。8月3日下午，特姆通去世，年仅16岁。他是巴查麦和纳罗吉的长子，他们自然对他的意外夭折十分悲恸。他们来普纳见巴巴，他安慰了他们。他们含着泪对他说：“有个占星家告诉过我们，特姆通会成为杰出的工程师或医生。”

巴巴回答：“是的，他会是个很好的工程师，但他的生活将很悲惨。所以我将之缩短，避开这种不幸。你们意识不到，这是我对他的慈悲。”

之后不久，巴巴回到美拉巴德召开最后会议，并于1943年8月19日带禅吉一起，乘旁遮普邮车前往拉合尔，两天后到达。

拉合尔时下如此炎热，满德里全都精疲力竭。韦希奴变得虚弱，他和卡里玛玛都在发烧。伽尼医生再也受不了持续的酷热，乞求把他派回罗纳乌拉，巴巴准许了。

8月22日，尼鲁给阿美纳伽的大阿迪幽默地写道：“这里就像但丁笔下的地狱！巴巴为何选择此地，无人知晓。我的推论是，我们尚存的罪业要在这儿焚毁。我认为此乃这种鬼地方存在的唯一理由……”

8月25日，巴巴表面上为了避暑，前往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随行有美婣、玛妮、美茹、拉诺、卡卡·巴瑞亚和拜度。道拉·辛医生安排他们入住达尔湖对面的桑姆饭店。一到斯利那加，巴巴马上开始联系玛司特。每天会带卡卡和拜度出门，在当地做了几次成功的联系。

巴巴把女子们留在斯利那加，于8月28日回到拉合尔，他和卡卡及拜度在那里与禅吉会合。曾派禅吉到拉瓦尔品第，为巴巴的逗留做安排。9月2日，巴巴离开拉合尔，前往拉瓦尔品第，次日上午返回斯利那加。

与此同时，在斯利那加，玛妮身患疟疾。有的日子发高烧，有的日子啥事儿没有。发高烧的时候，她只能喝汤，其它时候胃口正常。拉诺会通知饭店老板该做什么饭，因为东方女子一直隐居，不能看见、更不能直接对男子说话。饭店员工被食谱的经常变动搞晕了，心想，“一天只要汤……第二天又满满一桌？”

1943年9月，巴巴在斯利那加完成重要的玛司特联系。纳伯·萨赫伯是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已近60岁，仍同老母亲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巴巴见他时，他们交换了帽子。

阿米尔·萨赫伯·玛图是一位很老的玛司特，人们认为他年纪已过125岁。他通常一年四季赤裸，居住树下的一间小屋，身边围着一群狗，有12只，他常在自己吃饭之前喂它们。

哈萨尔·那姆达不同寻常，因为他既像撒里克又像玛居卜，很高级的玛司特，据说有不止105岁，经常看见他裸身，孤单坐在一棵树下。（注：哈萨尔·那姆达被称作“摩汉”——印度某教派领袖，也是一座埃舍的住持，有众多弟子。）

拉敏·萨赫伯，是个很著名的老玛司特，常在图拉姆村的胡同及田地流浪。被联系时，拉敏给巴巴一把刷子和一块砖。

邱达瑞·拉施是一名很高级的火爆型玛司特，即使大热天，也衣着臃肿。由于他性情暴躁，很难联系，拜度曾被他揍打后背。众所周知，他还会打任何胆敢走近的女性。他难处、暴烈，但巴巴说他无疑是个好玛司特。

9月9日，巴巴带女子们、拜度与禅吉离开斯利那加，晚上7点到达拉瓦尔品第。不过，他没有逗留，喝过茶就同拜度乘夜车去拉合尔，于次日早晨8点半抵达。

9月11日，为了即将到贾斯吉冉的徒步旅行，巴巴同拜度出去买了双优质旅游鞋。卡卡·巴瑞亚也从斯利那加返回。之后，巴巴带拜度和卡卡，乘坐晚点了两个小时的午夜列车出发，经由塔克西拉，前往赫里布尔。禅吉留在拉合尔后方照管行李。

巴巴希望在贾斯吉冉小村子联系一位重要的玛司特，此地离赫里布尔约 20 英里，海拔 2500 英尺，但进村的唯一途径是坐骡子、矮马或徒步走多石小道。这是巴巴的所有玛司特旅行中最危险难忘的一次。

9 月 12 日星期天，巴巴、卡卡和拜度步行 20 英里，在酷暑中攀登灼热的陡峭山岩，方圆数英里没有一棵树木遮荫。他们穿越山崖边的危险小径，下面就是深谷，并且跋涉汹涌的河流。除了辣椒、洋葱和变味的干硬面包，没别的食物。刚上路时给他们骑的矮马不适应这种羊肠小道的粗糙路况。反正骑马是不行了，因为巴巴的腿被刮伤而疼痛，连一般步行都极其艰难。

一到贾斯吉冉村，巴巴就去联系这位很高级的玛司特，并且后来透露，他处在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这位伟大的玛司特也叫南伽巴巴——裸体人。这个圣人 25 年来一直赤身裸体，蹲坐一座山顶上——实际上是一尊活神像。25 年来，玛司特裸身坐着，听任风吹日晒，雨雪击打。若非巴巴、拜度和卡卡目睹他进食，圣人的奇怪食物简直难以置信。他吃的是干面包，就着用水泡木头与石粉做成的一种糊浆，由看护者揉成一块糕饼。

有一次，圣人指着巴巴，对身边一小群人说：“他是我大哥……他调整和保护整个世界！”巴巴在圣人旁边坐了三个小时，不过没有机会单独联系他，因为南伽巴巴日间被信徒围着，夜里侍者睡在他身边。巴巴不喜欢这种联系方式，希望与圣人单独相处。最后失望地率男子长途跋涉回到赫里布尔，从那里返回拉瓦尔品第，于 9 月 13 日到达。

次日夜间，禅吉与他们在拉瓦尔品第会合。他们 9 月 15 日凌晨 3 点起床，前往古杰兰瓦拉，巴巴在那里联系了三名玛司特。玛斯坦·勒马图拉是一个很脏的玛司特，住所是个车库。南伽·夏（赤裸国王）是个好玛司特，他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屋。

最重要的是谢赫·马兰巴巴，拉瓦尔品第的一位很高级玛司特，他住在库德·夏的穆斯林墓地。谢赫·马兰是个态度和顺的温和型老玛司特，被神征服之前，他曾是下级法院的一名法官。他是个老烟枪，因为他的不断抽烟和温和脾气，巴巴把这位圣人比作阿美纳伽的阿里·夏。

从古杰兰瓦拉，巴巴同拜度及卡卡又旅行至阿姆利则，并在火车站月台上过夜。次日凌晨 5 点半，巴巴乘火车返回拉合尔，在那里继续做玛司特工作。

9 月 19 日星期天，巴巴开始禁食，只饮流质，主要是柠檬水，持续七天，于 26 日结束。这次禁食期间，21 日星期二，有八名玛司特被带到巴巴住所，他给他们洗澡、喂饭并穿衣。有一个好玛司特，巴巴将他留在身边两三天，将其他人当天送回。

不应认为，因为美赫巴巴是阿瓦塔，身体就不会受频繁禁食所影响。靠水禁食 6 天，对他的影响不亚于常人。即使禁食期间，巴巴也不会减缓步伐，或者暂停联系玛司特的旅行。巴巴确实精力惊人。禁食一定时间的人都能证明，不吃东西又如此活跃有多么困难。

9 月 28 日，巴巴同拜度和禅吉回到库摩卡尔村，再次联系备受尊敬的玛司特赛义德·阿玛德·夏。

9 月 30 日上午，巴巴在拉合尔郊外的巴格班布拉，联系了纳瓦伯·阿里·夏。几天前拜度找到这名玛司特，那时玛司特神秘地告诉他，“我想去阿里格尔，但是道路对我关闭……在拉合尔有一位世界闻名的医生；我会请求他的准许。如果他批准，我就会过去。”拜度问起医生的名字。玛司特回答，“牟尼（沉默者），你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我非常、非常高兴。”对同纳瓦伯·阿里·夏的联系，巴巴一定是很满意。

救济灾民

加尔各答和勒克瑙

这期间，报纸上大量报道，饥荒肆虐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勒克瑙等地。1943年10月1日，巴巴表示希望去加尔各答，亲自给当地民众提供食物一个月。

他解释：“我的这项工作与别人的截然不同。为了灵性原因，我想亲自盛饭。从事这种分发免费食物工作的，有成百上千的机构，但我不希望通过他们工作。我施食物的意义相当不同。不是为着填饱饥者的胃，而是在灵性上喂养人类。”

一如既往，巴巴不希望人们知道他在场，或认出他。这在加尔各答挺难，德希穆克1941年在那儿发表过演讲，巴巴的照片也在报纸上广泛刊登。巴巴规定的另一个条件是，施食应当在单独一座房子里进行，不在他的住所，进一步避免他被人认出。巴巴派禅吉和巴巴达斯于10月4日去加尔各答，安排这一切。10月6日，埃瑞奇接到指示离开普纳，在加尔各答加入他们。

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为穷人提供食物”。巴巴想联系那些不能乞讨、受境况所迫、贫困无助的中下层人。计划是埃瑞奇、卡卡、拜度和巴巴达斯每天找来50名中层阶级，并安排所需厨具和食物。

禅吉尽力在僻静地区租房，但租不到仅用一个月的。也找不到做饭或施食的地方。

埃瑞奇费劲周折，联系到一家发放食物的慈善机构——普多·普卡救济中心的主要组织者莱·丘瑞亚博士，对他说：“孟买有位慷慨的帕西人慈善家，希望给穷人提供食物。如果您给我们提供一个合适场所，我们将十分感激。”

丘瑞亚博士答应提供一座校舍。但在执行之前，禅吉给他提出以下四项书面条件：

“除了丘瑞亚先生可分担此项工作，您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均不得会见帕西施主。这位帕西先生在施食时喜欢沉默。（这一点特别包括在内，以便丘瑞亚不会对巴巴好奇盘问。）

在施食的时候，不得有人观看这位慷慨的帕西人及其同伴，即使从远处也不行。还须为慷慨的帕西人提供一个房间，以便他单独坐在里面，为男女发腰布和纱丽。

一切安排都应由您的机构来做（比如提供厨师、厨具、粮食、佣人等等），全部费用都会被支付。您的机构还应选出需要帮助的中层阶级，以慷慨帕西人的名义向他们发出邀请，做他的客人。”

丘瑞亚博士接受了条件，但无法为巴巴安排私人住宿。原计划是，安排一就绪，禅吉就发电报给拉合尔的巴巴，他再过来。可是，巴巴一如往常，于10月14日带古斯塔吉和萨瓦克不期而至。由于还没找好住宿，禅吉把他们带到旅馆，至少住上一天。大阿迪、德希穆克、卡卡和拜度于次日抵达。

早上，巴巴表示对禅吉不满，斥责道：“我派你提前十天出发，做好安排，可你一事无成！”

“我没休息。整夜就像地狱。你有没有为我的舒适和方便考虑一下？你要是现在找不到一个安宁合适的地方给我，我就把你倒吊起来！”

见到巴巴这般大发雷霆，禅吉一声不吭，悄悄地出去，使不可能变为可能。他再次接洽拒绝出租一个月的房东。后者坚持只会出租一年的房子，禅吉的劝说对他毫无效果。

附近有一位叫C·R·桑德·拉姜的马德拉斯官员住着。他无意中听见禅吉，就问：“朋友，你到底需要什么？”禅吉解释了仁慈的帕西人要为遭受不幸者做的慈善工作，马德拉斯人说：“你们可以住我的房子。”

“可是你有家庭，”禅吉说，“慷慨的帕西人想要一座空房。”拉姜立刻安排把家人搬到别处，当天他们就离开了。巴巴来到他家。拉姜从远

处看见他，深受触动。告诉禅吉：“上午9点到下午5点，你们还可以用我的车。”他提供了司机，还有免费汽油。在那些战争年代，汽油配给严格，很难买到，但在供应部门任高级官员的拉姜，总会设法为巴巴提供。

桑德·拉姜搬到隔壁的小房间，巴巴每隔几分钟就会打搅他，传话叫他不要弄出声音。拉姜只好雕像般呆在房间里。不得出去时，他会手拎鞋子，踮起脚尖悄悄走出房子。到了大门外，才把鞋子穿上。

对于一个不知道巴巴是谁的人，这一切听来奇怪，难以置信。但是巴巴的魅力是如此强大，即使无神论者遇见他，也会改变对神存在的想法，乐意服务巴巴。

帕西满德里住在帕西旅社，印度教徒住阿南达·巴万旅馆。所有人每天早晨在桑德·拉姜家见巴巴，接受指示。

刚安顿好，巴巴就改变了计划。不再是用一个月时间每天给50人提供食物，现在他希望立刻给数百人施食。禅吉去通知丘瑞亚博士，后者欣然同意。他的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全心全意地工作。经过精挑细选，他们邀请了最穷困的中层阶级赴宴。准备好美味食物，还买了腰布和纱丽。

10月19日星期二，“慷慨帕西人”来到校舍，被护送到一个单独房间，在那里发食物。有一名男满德里站岗，确保只有真正赤贫者进入。那天，巴巴给约1000名沦落为赤贫的饥民施食。（注：对这次在加尔各答给穷人施食活动，另一个记录是325人。）所有的穷人都注视着他。他们情不自禁。巴巴是那么独特，他的独特隐藏不住。

客人们低声议论：“这位帕西人一定是个真正的圣雄。他真伟大，慈爱地给我们食物，毫不张扬。其他人提供一点服务，就希望名字上报、拍照。”餐后，巴巴给每个男子一块腰布，每个女子一件纱丽。

他的名字从未透露，

他的爱洋波浪却触及每一颗心，

从而对它做前所未有的净化。

过去的几天，除了给穷人食物，巴巴还忙于在加尔各答搜寻玛司特。并且指示，把 10000 只面饼免费发给街头穷人。巴巴祝福了面饼，亲自带埃瑞奇、拜度、卡卡和巴巴达斯乘人力车出去分发。这项工作延续了四五天。

有一天，巴巴叫人弄来甜食，切成小块。下令凡是那天接受面饼者，还要得到一块甜食，强调说，不管他们是否实际吞下甜食，但必须把它放进嘴里。这是因为挨饿者不易消化油腻食物。

因为战争期间粮食价格飞涨，加尔各答有成千上万人饿死，甚至中层阶级也难以负担食物。此外，因缺乏处置死尸的适当卫生措施，霍乱蔓延。一项估计是孟加拉死者达五百万人。

德希穆克告诉巴巴，“霍乱正蔓延全城，我们的饮用水应当煮沸。”巴巴同意，德希穆克弄来一只砂锅装开水。一天，德希穆克和巴巴达斯一起外出分饼时，觉得口渴，但不敢喝旅馆外面的水。次日，他们随身带上砂锅，解决了难题，他让巴巴达斯用头顶着。德希穆克走在前面，巴巴达斯随后，尽力让头顶的锅保持平衡。

巴巴派禅吉和大阿迪先行，到勒克瑙安排给穷人施食活动。离开加尔各答之前，巴巴访问了当地几家做慈善工作的救济中心，并捐钱给其中一家，用来购买 2000 件背心，发给贫穷的孩子。他于 10 月 20 日晚上 9 点抵达勒克瑙，入住中心旅馆。

在拉姆提施出版联盟的协助下，安排了勒克瑙的活动。10 月 23 日，在瓦尔玛纪念堂图书馆举行，近 250 人参加。一开始出现一些不安的事情，因为婆罗门不愿吃非婆罗门做的和盛的饭，坚持要为他们单独做饭，他们还拒绝同其它种姓的人一起用餐。不过，巴巴一到会堂，他们就忘了偏见。用餐时，一直注视着巴巴。他的临在如同旭日，驱散他们心中的黑暗。他的临在令空气充电，他的甜美微笑征服了一切的种姓和信仰分歧，尽管在这里，巴巴的真实身份也未透露。人人都安静地坐下，巴巴、德希穆克、禅吉、埃瑞奇、拜度和巴巴达斯开始盛饭。

神本人乔装为孟买的帕西慈善家，

对他们设宴款待。

在场者从未被如此服侍过。

餐后，巴巴叫受邀者，一个接一个，走进一个单独房间，并递给每人衣服和一卢比。有人问起慷慨帕西人的地址，可请求未被理会。

当天巴巴离开勒克瑙。10月24日星期天，下午2点，到达贾朗达尔，住在车站附近的旁遮普旅馆。从次日凌晨起，巴巴就开始玛司特工作。先到几英里外的嘉姆希尔村，联系一位玛司特尼，她笑容甜美、动人微笑，名叫米妮·拜。

在贾朗达尔，巴巴还联系了另一位玛司特尼，她深受当地人尊敬，名叫菩蒂亚·玛司特妮。住在贱民聚居地。巴巴持续工作一整天，下午5点返回贾朗达尔。

巴巴乘夜间列车去卡普塔拉，在那里联系了一位25岁的年轻玛司特。年轻人总是赤身裸体，他父母是园丁，照料他。巴巴联系了另两名玛司特，通宵对他们工作后，于凌晨5点返回贾朗达尔。

10月26日早上7点，巴巴离开贾朗达尔，于7点45分到达珀瓜拉。他乘马车去桑加特布尔村，联系了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他叫纳基夏巴巴，25年一直坐在他的小屋外，从未进去过。玛司特附近堆着七个装满垃圾的麻袋，还日夜燃着度内（火）。他用牛粪做成燃料饼，村民们会为他的度内带来木柴。他通常坐在火旁边，但用毯子盖住头，因此人们很少见到他的相貌。巴巴同他一起碾磨粮食，混入水和糖，玛司特递给他，他就吃掉。深受村民尊敬的纳基夏有个小埃舍，住着弟子。

在霍拉姆布拉村，巴巴联系了另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他叫库代巴巴，是位强健的老人，穿着像农夫，居住在一座有院子的大房子，里面养了许多牛。这位玛司特整洁有礼，联系之后还请巴巴喝茶。

在珀瓜拉，巴巴联系一位叫库希德巴巴的玛司特，他住在坟场，虽出身穆斯林，却身穿赭色长袍，像个萨度。

另一名玛司特是斯瓦米·卡利·帕巴特，一位高道老者。他在该地区颇有名望，有个埃舍和一批弟子。在珀瓜拉做完这些联系，巴巴当夜返回贾朗达尔。

10月27日，巴巴、拜度、大阿迪和禅吉又乘晨间列车出发，前往霍希亚布尔，于上午9点抵达。巴巴希望先去电报局，拜度却建议去某个方向联系一个玛司特。可是，他们的马车夫迷路了，结果转悠了很久，浪费了时间，这令巴巴不悦。他的指示被忽视，计划因而打乱。玛司特也不见踪影。不过，在途中，遇见一位年轻的玛司特尼，巴巴联系了她。她名叫克什米里·玛司特尼。很美，面容白皙，身穿红衣。年轻的玛司特尼有许多信徒。

他们又驱车回城，找到一家旅馆入住，用了餐。尽管有忽视巴巴精确指示、首次错误之教训，拜度又犯下一个严重错误，无视巴巴希望先去哈摩亚、联系一位特别玛司特的指示。拜度表示西索里村更近，吩咐马车夫去那里。在坑洼不平的路上白白转悠数小时之后，他们迷路了。最后，穿越大片大片田野之后，于下午3点到达仅七英里远的西索里。巴巴同一个叫巴巴·马斯坦的老玛司特工作，接着去哈摩亚。下午5点15分，巴巴和男子们返回霍希亚布尔，随后乘出租车及火车回到贾朗达尔。到达时精疲力尽。

他们次日凌晨4点起床，乘7点的客运列车离开贾朗达尔，于10月28日中午到达拉合尔。由于排灯节，火车上人满为患。

返回拉合尔时，由于战时管制，巴巴改变赴伊朗的计划，并授述以下公告：

我在8月1日的公告中表示，我将于1943年11月赴伊朗，随后从1944年1月15日至2月15日，让一批亲密者在我身边待一个月。鉴于下述情况，这两项现在都需要调整。

印度政府刚把未批准的护照全部退回，表示除了与战争相关的事务，不能批准任何人去伊朗。即便做此决定，政府也用了三个月。这次政府拒绝，理由似乎是陪同我赴伊朗者的人过多——

约 20 人。似乎可以肯定，以后人少些可能会获准。不过，不能期望政府对此批复早于年底——1943 年 12 月。

但是，12 月到 3 月是伊朗的严寒季节，降雪等等。这个时期不适宜我想在那里做的具体工作。所以，我已经决定，于 1944 年 3 月中旬前往伊朗，4 月中旬返回印度。

我还接到几名小组成员的来信，说 1944 年 1 月请假参加聚会有困难，当然他们都表示，必要的话，准备好放弃工作甚至学习，以便在我身边生活一个月。我虽然欣赏他们的服务与舍弃精神，对我的爱和奉献，以及不惜代价绝对服从我的意愿，但我出于自己的原因，不希望他们放弃世间责任。

考虑到这一切，和别的重要因素，我现在已决定，从伊朗返回后，1944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让大家到我身边。届时学生和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刚好可以利用暑假，连其他人也能方便地安排所需假期。除了这个推迟（主要由于我自己制造的情形），聚会的所有其它安排和活动，以及我之前公告中提到的灵性体验实现，均不改变。

怀疑者、急躁者和失望者不必犹豫退出，因为我不会将此视为他们的弱点，只会看作他们尚未准备好适应约定的灵性时间。他们将永远受到我的祝福。让那些满怀信心、准备好签字接受这次延期者清楚认识到，这些延期意味着该时期的牺牲将更加强烈。

已受令于 1944 年 1 月禁食七天者，现在应于 5 月 8 日至 14 日（包括这两日）进行，于 1944 年 5 月 15 和我一起并在我身边停止禁食。

大师有他自己的工作方式。巴巴的工作者逐渐学到，缺少磨练考验，就不可能准备好。日夜静心、专注和念神名相对容易；但在动荡不定和常变计划当中保持超然，确实困难。就这样，巴巴教给爱者一种容易的静心方式。他不断改变并推迟计划，以便他们能够更加想他。

11月8日，巴巴离开拉合尔，到查谟做玛司特工作。他两天后返回，换乘列车，立刻出发去贾朗达尔和霍希亚布尔。在巴巴联系的几个玛司特当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在11月11日联系的两位。

在霍希亚布尔，联系了一个叫玛司塔尼·巴巴的老妪。她坐在城门附近，有大批的弟子或信徒。举止高贵，经常吸水烟。巴巴给她喂了些食物。

在霍希亚布尔5英里外的村子哈摩亚，巴巴联系了一个叫巴巴·哈桑·瓦隶的好玛司特。他大约60岁，赤身裸体，很胖，坐在一棵树下。他在这个乡间颇有名气，有大批弟子。

据说许多年前，有一个女子请求瓦隶收她为徒，她的一再纠缠恳求惹火了他，以至于一天他猛力打她的头，竟杀死了她。当时民众并不知道哈桑·瓦隶是谁，将他告上法庭，判了杀人罪。他坐牢多年。释放后，回到哈摩亚定居，渐渐被尊为瓦隶——神的真友。

坪坡岗

坪坡岗和奥兰加巴德

1943年11月13日，巴巴和满德里返回拉合尔。次日派顾麦和卡卡·巴瑞亚乘火车回阿美纳伽。同一天，14日，邓肯来到，逗留两天。

在拉合尔生活五个多月后，11月20日，大部分男女满德里被派回阿美纳伽。他们乘火车行至曼马德，又转乘巴士回美拉巴德。任命琵拉麦照看女子组，行程中，若有男子试图进入她们车厢，琵拉麦会用乌尔都语喊道：“加那那！加那那！”意指这是“女士专用”车厢，男子不得入内。玛格丽特会应和“巴那那！巴那那（香蕉）！”来揶揄她。

同一天，巴巴同美婣、玛妮、美茹和吉蒂，乘另一班火车离开拉合尔。随行还有禅吉和拜度，前者做旅程安排，后者协助巴巴沿途做玛司特工作。

在阿姆利则下车，参观金庙，于22日上午到达德里。巴巴在德里的克基·德赛家逗留几个小时，还参观了库特博高塔，于下午4点乘德里特快继续旅行。第一批于22日抵达美拉巴德，巴巴一行在乌代布尔停留三日，七天后29日到达。

坪坡岗，后称美拉扎德，是1940年拍卖时买下的。回到美拉巴德，巴巴于1943年11月30日星期二，带萨若希、大阿迪、卡里玛玛、帕椎和彭度，坐萨若希的车过去视察。

巴巴派马萨吉、古斯塔吉和斯拉姆森（古斯塔吉的兄弟）住在那里。巴巴通知女子们，“我为了工作，得同美婣、玛妮、美茹、玛格丽特和瓦露住在坪坡岗。为了协助该工作，你们其余的继续住在美拉巴德。”

他对曼萨丽拼出：“如果你独自留在美拉巴德山，我会十分高兴。”

曼萨丽哭了起来，说：“我是来和您一起生活的，巴巴。我怎能独自留下？”

巴巴对她强调：“你要和我一起生活，就得按我的意愿生活。做不到这个，就不是和我一起，即使在我身边。你如果通过在远处，让我满意，就是真正同我永远在一起。”

曼萨丽伤心痛哭，巴巴尖锐指出：“你疯了！我不是让你离开。即使你要离开我，我也不会允许。”不久后，曼萨丽搬到山上宿舍。

1943年12月3日，巴巴带女子到萨若希影院观看一场上午电影。一周后，10日带她们到齐特拉有声影院看另一场电影。

1943年12月，有个伊朗人来到美拉巴德，要捐献500卢比给巴巴。巴巴不接受钱，那人一再恳求；于是巴巴叫他把钱给埃瑞奇，说：“你，埃瑞奇，必须把这笔款项交给一个很穷却不能乞讨的家庭。你会以自然的方式得知这样一个家庭在哪里。”

巴巴已经同意12月底在普纳施达善。派埃瑞奇先行。在阿美纳伽埃瑞奇根本没时间找这样一个家庭，但他带上500卢比到了普纳，就开始查找。一天，他坐在一家店里饮甘蔗汁。无意间听见几个顾客聊天。一个说：“神有多奇妙，富豪变成穷光蛋，穷光蛋变成富豪。”

店主点头同意，说：“我认识波尔的一个人，极为虔诚。过去，他有份好工作，当主管，却被解雇了。他不怕追求正义，公认的绝对诚实。他一贯受贿的上司嫉妒他，设法降他的职，令他成了穷光蛋。这可怜的人有两个婚龄女儿，眼下却身无分文，没有像样衣食。”

顾客走后，埃瑞奇记下那人的姓名地址，去了波尔镇。他一进屋，就看见这家人的穷困潦倒，心生同情。女儿们衣衫褴褛，小屋破旧不堪。她们看见埃瑞奇，感到害怕，因为他身穿卡其装，她们以为他是军官或警察。一个女儿叫道：“我们没做错事；看在神的份上，别来烦我们。”

埃瑞奇安抚她：“别怕，姐妹；我是来帮你们的。我大哥派我来援助你们。”

另一个女儿恳求：“我父亲失业了。他这会儿外出，晚上会回来。请明天来，因为我们无法还债。”

“我不是来要债的，”埃瑞奇努力解释，“我是给他送我大哥的礼物的。请告诉你父亲明天待在这里。”

埃瑞奇返回普纳，次日又来到波尔，见了那位父亲。把自己的使命告诉他，那人问：“谁派你来的？”

埃瑞奇不能透露巴巴的名字。“靠神的指引，我大哥派我来的。请务必收下钱。”埃瑞奇又按照巴巴的指示，碰触那人的脚，把钱交给他。

那人流泪表白：“兄弟，要是你今天不来，明天我就不活了！我已经决定自杀。我一身债务，能负担这些嫁龄女儿多久？你亲眼目睹我们的状况。我们极需衣服和别的物品。但是，神是慈悲之洋！他让我们这样，是为我们自己好。”

向这个虔诚的人合掌致意后，埃瑞奇离开。

这就是大仁大慈者的游戏！

他是保护者，什么也瞒不了他！

1943年12月25日，接到电报说，瓦尔特·莫敦斯在瑞士去世。巴巴给海蒂发去慰问唁电。海蒂在丈夫临终的日子里一直守在他床边。瓦尔特却在她暂时离开房间的那一刻死去。后来海蒂问巴巴，为何他要在那个时候去世。巴巴安慰她说：“唯有那时他才能走。你的爱一直拉他回来。”

帕帕·杰萨瓦拉、埃瑞奇和萨达希乌·帕特尔在普纳安排了一场小型达善活动，以庆祝美媞的生日。12月30日，萨若希开车带巴巴前往。美媞、玛妮、玛格丽特、美茹和瓦露随行，都住在宾德拉屋。帕帕和埃瑞奇只好搬进车库，因为他们不能见女子们。

1943年12月31日星期五，巴巴在宾德拉屋对面的学校，阿依拉埃舍，给亲密爱者施达善。从卡斯巴佩斯，及阿美纳伽、绍拉布尔、孟买和纳西科来了很多爱者。上午9点至中午唱歌，巴巴从下午3点至晚上10点继续施达善。客人不可碰触他的脚，只能向他合掌致敬。

次日，巴巴令帕帕·杰萨瓦拉在门口看守，不许任何人进入。于是，他站在门口站岗。不一会儿，伽尼医生来见巴巴，可帕帕不让他进去。伽尼火了，问道：“你是谁，来告诉我不能进？”

“这是巴巴的命令。”帕帕说。

“去通知巴巴，我来了。他本人召我来，我必须见他。”

“巴巴告诉过我，不准任何人进入，他没说要来时去通知他。”

巴巴透过窗子观赏着这一幕。不一会儿，他召两人进去，对帕帕表示：“我对你十分满意。你百分之百地履行责任。这是服从我的方式。即使国王来，也不许他进！只有你完美地服从我。你是可信任者。”

帕帕洋洋得意，伽尼嘲讽说：“可信任的是他——不是我们？”

巴巴对伽尼眨眨眼，他不再吭声。

帕帕说：“我不会让任何人进来的，巴巴。不过，您也不应召见任何人。”

“相当正确，相当正确，”巴巴拼出，“我不会召见别人了。”

帕帕得到保证，再次到大门口，不一会儿又碰到一个老爱者——阿美纳伽的达克·帕尔卡。帕帕拦住他，达克发火。帕帕到巴巴跟前抱怨：“来找您的都是些什么大老粗？他们对服从一无所知。应当用大炮轰跑达克！这个差劲的家伙，我不觉得您应该让他达善。”

巴巴叫来年幼的美赫文，告诉他：“叫达克走。我不想看见他那张黑脸！”这令帕帕满意，他平静下来。稍后，巴巴派帕帕去办事儿，把达克叫进来。他同巴巴会谈后离开。

帕帕回来，继续在大门口看守。接着伽德卡与妻子谷娜苔到了。帕帕通报巴巴，巴巴揶揄他：“我完全相信，即使国王来，你也不会让他进。伽德卡给你施了什么魔法？”

“巴巴，他们俩都是您的伟大爱者，甚至超过皇帝！他到处传播您的爱。”

“既然你这样赞扬他们，那我就见见。让他们进来。”伽德卡和妻子进来，巴巴接见了他们。巴巴想见他们，而帕帕的赞扬给了他借口。

伽德卡已从绍拉布尔被调到阿美纳伽。他和家人如今住在穆萨的房子。一家人专为巴巴留了个房间。因为房子位于车站路，巴巴去美拉巴德途中经常造访。但不提前通知他们，有一次谷娜苔向他抱怨：“巴巴，您为什么这么突然造访，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有时候家里这么乱。我们要是知道您过来，就会收拾一下。”

巴巴微笑，打手势：“这是你的家吗？这是我的家。我来自己家还得通知你们？”他们让他看保留的房间，巴巴挺满意，但是说：“你们要把我锁在这一个房间里？每一个房间我都要去。”他巡视时，连厨房也不落下。

一次，巴巴来到伽德卡家，表示：“我想要自己做饭。”接着动手削土豆，做炸菜团。

1944年1月1日星期六，巴巴从普纳返回美拉巴德。接下来几周，巴巴来往于美拉巴德与坪坡岗之间。

曾经提到清扫工的儿子阿米尔。他母亲和两个姐姐都被带到美拉巴德山，清理女子的房间和厕所。一个姐姐卡佳，与女满德里同住，类似阿米尔的待遇，生活奢贵。另一个姐姐也在那里，不过她需要做些事情，自食其力。所有女子得向卡佳致敬，她自然很享受自己的新身份。

卡佳探访阿美纳伽她父亲家时，不会乘坐普通的本地巴士。会用私人马车把她送过去，由希度驾驶，四面放下遮帘。希度不许看她，每当在她家停车，他会走开站在远处，直到她走进家中。路人以为她是来自富豪家庭的女孩。

巴巴已经派卡里玛玛去绍拉布尔，他在那里为这家人找到一座好房子，四面用竹席围起。安排妥当后，2月1日，巴巴让阿米尔和母亲、卡佳姐妹乘阿迪的轿车去绍拉布尔。卡里玛玛留在那边照顾她们。（注：后来他们全家返回阿美纳伽，住在为他们提供的房子里。）

以前，他们是清扫工——厕所清洁工，最底层的家庭佣人——现在却过着王子公主般的生活。身为婆罗门的卡里玛玛，得照料他们，保证他们生活舒适。就像克里希那对阿米尔的服侍，为了消除他的偏见业相，巴巴交给他这份任务，他必须俯首听命他们的每一个心血来潮。

除了做贱民仆人这个尴尬位置，卡里玛玛在绍拉布尔还有很多熟人，人人都知道他是高种姓婆罗门。他们打听房子的新居民是谁。卡里玛玛能说什么？只好躲开熟人，尽量逃避他们的难堪问题。不过，每当他去市场，总会碰见个把人。被逼问为何躲避他们时，他会回答：“沉浸于奉爱的行道者，不许到其修习可能受扰之处。”

1944年1月29日星期六，巴巴弟弟贝拉姆的儿子希鲁和女儿谷娜的琐罗亚斯德教圣线仪式，在美拉巴德巴巴面前举行。

一周后，2月5日，巴巴带美婣、玛妮、美茹、玛格丽特和瓦露，前往奥兰加巴德。女子们住在一座叫普雷姆-巴瑟拉的房子。禅吉、卡卡、大阿迪和马萨吉已经提前过去安排，租下毗邻普雷姆-巴瑟拉的房子，给巴巴和男子居住。文克巴·劳被召来守夜，后来，克里希那、卡卡和马萨吉也会分担守夜任务。

接着巴巴从美拉巴德召来其余的女子，在奥兰加巴德住一周。她们到后，住进巴巴和男子们曾住的房子。巴巴和男子们搬到另租的房子普雷姆别墅。他带大家去参观道拉塔巴德堡和埃洛拉石窟，一周后，叫美拉巴德的女子返回。

召拜度到奥兰加巴德，他会带来玛司特，巴巴在普雷姆别墅对他们工作。阿迪从库尔达巴德带来高级玛司特麦巴布，巴巴曾在1939年联系过他。麦巴布不是他的原名，意指“妈-爸”。在普雷姆别墅，玛司特和巴巴单独坐了约20分钟，接着冲出房间，大喊：“在这片丛林里，有许多荆棘！”

又哄着玛司特坐在巴巴身边，可是15分钟后，他尖叫着跑出来：“有个钉子刺中我，我受不了疼痛！”

卡卡认为，玛司特指的是巴巴给他的一些困难的灵性工作。麦巴布被带回库尔达巴德。叫卡卡七天里每天带他过来。然而，次日玛司特拒绝随卡卡走，巴巴只好每晚去他的住处联系他。

1944年2月21日，巴巴的弟弟小阿迪同纬露的妹妹谷露在普纳结婚。巴巴从奥兰加巴德捎去祝福，但未参加婚礼。

巴巴忙于制定计划，向当地穷人施舍粮食衣物。从普纳召来埃瑞奇和佳尔，协助这项工作。工作于1944年2月25日星期五开始，巴巴向聚集在奥兰加巴德市政厅的每一位穷人发两米布料和三西尔粟米。从下午1点至6点，巴巴不停地向近1200人亲手发了帕萨德。粮食用卡车运来，由满德里用两米布料捆好。有段时间，这种捆扎工作昼夜不停进行。奇妙的是，这些天是严格配给的日子，市场上买不到粟米。费尽周折，才从政府那里购到粟米和布料。

还有召集穷人的额外困难。埃瑞奇乘马车绕行市区，用扩音器叫喊：“穷兄弟们！2月25日下午1点，在奥兰加巴德市政厅，发放免费粟米和布料。请来领受，我们会不胜感激。”

埃瑞奇宣布这一消息时，听到一些不满的市民刻薄地说：“我们快断气了——施舍才来。”小孩子成群跟着马车，嬉笑着模仿埃瑞奇的话。

1944年3月3日星期五，另一场发粮活动在库尔达巴德的巴尼花园举行，是由拜度、卡卡、埃瑞奇、大阿迪和佳尔安排的。他们会事先拜访穷人的家，劝告他们接受礼物。但人们难以相信，因为当时粮食买都买不到。结果，许多人不愿来。其他人则散布谣言说这是个大骗局。对满德里本来就麻烦的任务因而更加困难。

1944年3月18日星期六，第三次发粮活动在拜滕举行。巴巴已于14日到达，在那儿的五天中，给近3000人发了粮食。满德里挨家挨户发入场券，邀请人们利用这个机会。巴巴本人亲自监督救济工作。

在救济穷人活动的同时，巴巴继续做玛司特工作。在比尔镇，找到一个叫禅杜·缅的半疯半玛司特，可是玛司特不肯去更隐蔽处联系。等了两个多小时，巴巴失望离开。有个叫香提·拜的玛司特尼在走廊上睡觉，也

围上来很多人，经一再请求也不愿散去。满德里把门关起来时，玛司特尼害怕了。玛司特尼深受比尔镇女性尊敬，她们为她洗澡、更衣和喂食，有时她身穿漂亮纱丽，不是脏衣服。经常看到香提·拜身边有五六只狗，像大多数爱狗的玛司特，她总是在自己吃饭之前先喂狗。

在拜滕，找到一个叫莫尔维·阿卜度·瓦哈伯的玛司特，把他带到奥兰加巴德。巴巴喜爱这个相当不寻常的人物。听来也许奇怪，这位玛司特受雇当学校老师，虽然他不教具体的科目。只劝学生们复述：“神之外无神。”并敦促他们向神祈祷。这位玛司特很受尊敬，州当局为他提供一名侍从，每天一次带他去学校签到。他实际上还领工资，由政府转发给他妻子，一小部分给供应玛司特膳食的一名店主。

阿卜度·瓦哈伯过去一定受过苏非教育和训练，因为联系过程中，他用清晰的语言向巴巴和拜度解释，他曾专注于玛居卜般状态，还记录了自己的一些灵性体验。他用清楚的术语进一步解释，他目前的意识在撒里克与玛居卜状态之间不时交替。

巴巴结束工作，返回奥兰加巴德，通知满德里，现在他希望帮助 100 个穷困却不肯乞讨的家庭。指示他们在那拉延岗、阿勒、拉久里和均纳尔等镇寻找这类家庭；他定在 5 月 7 日做这项工作。

1944 年 3 月 13 日，巴巴从奥兰加巴德，向爱者发布公告，将计划的最新进展通知他们。伊朗问题尚未解决，因为签证困难还未解决。由于食品配给规定，在一个地方一次施食不得超过 50 人。这使巴巴叫 200 个签字者在美拉巴德同他生活一个月的计划无法实现。为解决这些困难，巴巴将在 6 月份在阿美纳伽召集 24 人开会。巴巴在公告末尾说：

已得令禁食七天者，应于 1944 年 5 月 15 日早上 8 点开始特殊禁食，连续 24 小时不饮水。之后，已受令七天禁食者可按最后一次公告中指示的日期执行，公告将在 6 月 10 日和 11 日特别会议之后发给大家。

公告中提到的困难，从浊意义和世俗实际视角，都是真实的，因而是无懈可击的事实。然而我毕竟是我，被视为全知全能、无

所不知者，能够如我所愿安排一切。这因而带来自然的结论，传递唯一的意义，也就是我自己为进一步延期制造了这些困难和情形，其背后有精确的目的和确切的前定原因，只有幸运者将很快明白。

所以说在上次公告中，我说：“怀疑者、焦虑者和失望者想退出不必犹豫，因为我不认为那是软弱，而只是尚未准备好适应约定的灵性时间，他们会同样地受我祝福。”

除了这次主要由我本人制造的情况而导致的延期，团体聚会和随我生活一个月的其它安排活动，以及之前公告中提及的灵性体验实现，均保持不变。

在普雷姆-巴瑟拉的院里有小池子，却没有水管注水。雇人从远处井里运水来灌池子。他们拿牛皮装水，用牛车和电动推车运。卡卡监管工作，3月22日完成。玛格丽特建议，让女子在池子里游泳，她们游了几天（卡卡和拜度按巴巴指示用竹席围起）。但池子过于浅小，不实际。当然，没有过滤器，几天后水就有气味了；于是巴巴要玛格丽特监管换水。时值夏季，玛格丽特不得不头顶烈日，监督把池水排掉再注满。池子虽小，有些地方挺深，要花好长时间排空。这是件累人的活，有时候她自忖真是麻烦。

后来，巴巴问她：“你怎样把水池注满？”玛格丽特解释说，她先把脏水放掉，然后把新鲜水注入池子。巴巴拼出：“在你里面也是脏水，我也得把它取出，为我的新鲜爱水腾出空间。就这样，我以不同的方式，从每个人里面取出脏水。我在训练你，以便也许有一天你能深潜我的海洋，获得珍宝。”

1944年3月，曾被派往曼马德和通德的禅吉，在戈伯尔冈火车站遇见前修爱院男孩洛巴吉。洛巴吉穿着像萨度，解释说他住在萨塔拉。他说自己去过美拉巴德三次，但每次巴巴都外出了。他让禅吉转达他的敬意。

1944年4月1日至6日，巴巴带禅吉和拜度再次出发，去瓜廖尔做玛司特工作。邓肯驻扎在更远的北部，但在占西与他们会合，在那里为大家安排好一家旅店。次日巴巴在那里联系了七名玛司特。

他们动身去瓜廖尔，入住瓜廖尔饭店。巴巴也在这里联系到七个玛司特。于5日凌晨4点半返回占西，在占西饭店休息一天。

邓肯洗澡时，巴巴向禅吉授述一首诗，说是为邓肯的生日（实际在11月）而作：

今天巴巴给邓肯的生日礼物

无论你是来我提到的四个地方之一，或是被派往麦加、麦地那、摩洛哥、木尔坦、穆里，总之，不管对你发生什么，我都祝福你对我的信和对我的爱更加强烈。

月光当空照，唯有你和我。

一切皆明亮，唯有你和我。

黑暗或光明，唯有你和我。

谬误或正确，唯有你和我。

恶魔逃奔时，唯有你和我。

神在视线内，唯有你和我。

真理鼎盛中，唯有你和我。

困难轻微时，唯有你和我。

四面受围困，唯有你和我。

你属于我的内圈，你的一切都由神意决定，因而在我身边的这三天，将根据你将为我的工作，为你做出调整。

——巴巴

4月5日下午4点半，巴巴带满德里乘火车离开，次日到达奥兰加巴德。

1944年4月10日星期一，巴巴结束在奥兰加巴德的工作，带美婍、玛妮、美茹和玛格丽特返回美拉巴德。一周后，巴巴和四名女子及瓦露搬到坪坡岗。一个叫拉克希的佣人做饭，另一个叫拉克玛的佣人做家务。古

斯塔吉、马萨吉（一段时间）、斯拉姆森、克里希那和文克巴·劳同巴巴居住坪坡岗。卡卡、拜度和埃瑞奇到前面提到的四个镇子里寻找贫穷家庭，大阿迪回到库希如大院，但每天会来坪坡岗接受指示。

在坪坡岗的乡村氛围里，

巴巴的净化临在

给这个地区注满圣酒。

可看见远处古代著名圣人戈拉克纳特的小山，还有九座较小的山丘。住处一边是座小山，上面有堪多巴（奎师那）寺。后面是坦姆比山（因为巴巴在那里的的工作，它后来被称作末那乃息山或闭关山）。顺路走不远，有优美的坪坡岗湖，给巴巴选作寓所的这块圣地增添风采。这个地区宁静，和平，隐蔽。

巴巴首次来视察，只有一座约 60 英尺长 40 英尺宽的小农舍，隔成两个房间、一个车棚、马圈、厨房和厕所；不过，全部荒废失修。但巴巴喜爱这个地方。他们在奥兰加巴德期间，男满德里造了一座小房子，作了修缮。

搬到坪坡岗之后，巴巴有时候召拉诺·盖利从美拉巴德过来住几周，有时候叫吉蒂·戴维。巴巴会经常驱车去美拉巴德，看望那里的男女满德里。

巴巴还带大阿迪不断外出寻找玛司特，阿迪每天从阿美纳伽来为他开车。巴巴偶尔到库希如大院，看望阿迪的母亲顾麦，也去阿克巴棉纺厂看望萨达一家。

现年 28 岁的高荷·R·伊朗尼，已从医学院毕业，到阿美纳伽跟家人居住。她很想和巴巴在一起，但她母亲珂希德一想到又一个女儿离开她，去加入美赫巴巴的埃舍，就凄然泪下。高荷的妹妹恺娣，自 1938 年就成为定居的女满德里。因此母亲希望高荷留在家里。高荷的父亲鲁西倒不反对，如果那是她的真愿望，则希望她跟随巴巴。高荷致信巴巴说，母亲过世之后她会来同他生活。

巴巴派大阿迪叫她来，问她：“你不想和我在一起？”

“和您在一起是我生活中的唯一幸福，”她回答，“和您在一起是我的最大愿望。可我母亲为要失去我，哭个不停。”

“告诉她，我让你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然后送你回去。”巴巴指示。

因此，1944年巴巴逗留坪坡岗期间，会召高荷来讨论这些事情。大学时期，高荷就习惯于这样的拜访，放假时来巴巴这里。

55岁的凯克巴德·达斯托，自1927年起，也时而来造访。这个期间，他再次来见巴巴，说：“我和家人都交给您了。我拥有的一切都是您的。”

巴巴接受了凯克巴德的臣服。叫他回孟买，变卖一切，只留下衣服，等候他的召唤。凯克巴德是孟买的加拿大阳光人寿保险公司的总出纳，他回去，忠实执行巴巴的指示。

1944年的这段时期，遵照巴巴的命令，随他住在美拉巴德和坪坡岗的，约有26个男子、33个女子和10个孩子。其中有（包括所知年龄）：

在坪坡岗的男子：

在坪坡岗的女子：

拜度，52岁

美婊，37岁

古斯塔吉，55岁

玛妮，25岁

克里希那，19岁

美茹，16岁

斯拉姆森，44岁

娜佳，36岁

文克巴·劳，少年

瓦露，42岁

玛格丽特，52岁

在美拉巴德的男子：

阿姆拉施拉·K·德希

安纳 104，56 岁

安纳·卡里，71 岁

巴拉·塔姆巴特

禅吉，52 岁

查干，38 岁

贾玛达，58 岁

姜古，33 岁

卡里玛玛，69 岁

库普斯瓦米

拉拉·卡姆伯，28 岁

马萨吉，77 岁

莫里·卡勒，26 岁

帕椎，41 岁

彭度，41 岁

拉姆禅德·盖克瓦德，26 岁

在美拉巴德的女子：

芭奴拜，56 岁

巴古拜，23 岁（贾玛达的妻子）

朵拉，21 岁（拜度的女儿）

艾琳·比罗，28 岁

卡库拜，58 岁

恺娣，24 岁

蔻诗德，34 岁

吉蒂，53 岁

曼萨丽，34 岁

穆克塔拜，29 岁（姜古的妻子）

娜古，14 岁（美茹的妹妹）

娜格丝·考特沃，36 岁

琵拉麦，50 岁

拉妲拜，26 岁（希度的妻子）

拉诺·盖利，42 岁

莎瓦，15 岁

赛勒，54岁

香塔拜（查干的妻子）

萨瓦克·考特沃，41岁

喜拉，24岁（琵拉麦的女儿）

希度，42岁

苏彤，45岁（拜度的妻子）

图克拉姆，30岁

苏娜玛西，53岁

韦希奴，40岁

在美拉巴德的孩子有：8岁的阿迪，13岁的姐姐喜拉，16岁的娜玖·考特沃（暑假期间过来）；4岁的建谷（美茹的弟弟）；10岁的莎昆塔拉（查干的女儿）；卡萨姆和阿里（拉姆玖的儿子）；4岁的纳雷希，2岁的苏雷希和2个月的丽拉（姜古的孩子们）。

除了这些在埃舍生活者，还有28岁的埃瑞奇、54岁的卡卡·巴瑞亚和41岁的尼鲁，往返于普纳与孟买之间。41岁的大阿迪住在阿美纳伽的库希如大院。

巴巴的永久男女满德里，

由把一切献给至爱者构成。

他们完全依靠他。

按他的意愿生活，

没有自己的欲望。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他的信爱坚定不移。

无法想象这些亲爱者的牺牲与臣服。

有许多人不时和巴巴共同生活，

但他最亲近满德里的联系却相当不同。

在他身边生活者被碾为尘土，

他们将之献于他的圣足祭坛。

1944年4月18日，为了一定的内在工作，将阿美纳伽的第五层面玛司特阿里·夏带到坪坡岗。巴巴对他工作了几天。拜度在男女宿舍之间的房里照顾玛司特（注：后来这个房间由宝使用）。每次巴巴晚上过去，煤油灯总是灭的。巴巴对拜度不满。“你太大意！为啥不照看这个老人？”拜度坚持说他每晚都点灯的。

那天夜里，拜度在房间里等着。他看到油灯翻倒而后熄灭，大吃一惊。他有点害怕，告诉了巴巴，巴巴确认：“是的，有一个鬼魂，不过它不会伤人。”

次日，阿里夏开始咒骂鬼魂：“你老是来纠缠我。出去！”他拿了一张床单，驱逐无形的魂灵，把它逐出房间。

一天夜里，巴巴派克里希那去看望阿里夏。发现他情绪恶劣，看见他打翻了煤油灯。克里希那捡起灯，把它摆正，去通报巴巴。巴巴来到阿里夏的房间，同他坐了一会儿，直到他恢复一贯的沉静。

次日，巴巴给在普纳的埃瑞奇发电报，要他来坪坡岗。埃瑞奇到后，巴巴叫他睡在他身边。埃瑞奇不信鬼魂，尽管巴巴对他多次解释过无肉身的魂灵，他感到这完全难以置信。那天夜里，埃瑞奇睡觉时，醒了过来，感到胸口有重压，就好像有人坐在他胸口，让他呼吸不得，尽管他不见一人。他奋力挣脱无形侵犯者，却无能为力，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在地上翻滚，大汗淋漓，巴巴从床上观看搏斗。过了一会儿，鬼魂离开了，巴巴问：“现在，你相信鬼魂了吧？”

埃瑞奇得到教训，说：“现在，我完全信了。”次日，他被派回普纳。巴巴只是为了给他这个经历才召他来。

1944年4月23日星期天，埃瑞奇、帕帕、萨达希乌·帕特尔和佳尔，在普纳的阿依拉埃舍大厅，安排了另一场达善活动。这天上午，巴巴和大阿迪乘车从坪坡岗来到，下午2点至3点在大厅施达善一个小时。约300名爱者从孟买、普纳、纳西科和阿美纳伽前来。大部分是帕西人。多数人

已多年未见大师。有几个新来者，通过马内克·梅塔的演讲听说了巴巴，马内克还致了欢迎辞。

禅吉也参加了活动，后来给孟买的侄女写道：

“长期分离后，见到亲爱的巴巴，大家都无比高兴，尽管条件是不得达善，不得鞠躬顶礼，巴巴超然地坐着，面对大家。对哪怕只摸一下他的衣边——若非他本人——的请求，以及他起身离去时大家终于按捺不住的疯狂前涌，都令人无法言表地感动鼓舞……当他乘车经过人群时，大家冲过来摸他的手，他们的狂喜表明，他的深爱对每个人的魅力。

总之，这一切都那么完美，出乎意料，充分补偿了三次延期和一个月来他们焦急等待荣幸受召的深切渴望。这是圣经里描述的典型爱宴场面，由人间活着的基督在我们的时代重演。”

巴巴还回到自己的老家，见了贝拉姆、佩琳和他们的子女。谷娜和希如自幼跟巴巴接触。巴巴会问他们：“我是谁？”

“神！”他们齐声说。

“神长得像啥？”

“像巴巴！”谷娜说。

“比天还大！”希如喊。

巴巴问：“你们更爱我还是更爱爸妈？”

“我们更爱您。”

“为什么？”

“因为您长得好美！”他们回答。

巴巴当晚离开普纳，返回坪坡岗。四天后，1944年4月27日星期四，巴巴乘萨若希的新车（由查布驾驶）去外贾布尔村，联系一个玛司特。拜度、禅吉、尼鲁和彭度随行。经过拉哈塔时，巴巴指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赛巴巴的陵墓，从车子里朝他们鞠躬。

巴巴搜寻的玛司特是哈瑞吉瑞·马哈拉吉，但在村里没有找到他。有人走来，告诉他们：“今早玛司特对我说，今天有人将要来找他，留在这里对他不好。他消失不见了。”彭度和拜度去找他，搜寻近三个小时，也没找到。

巴巴指示禅吉，去找外贾布尔的当地人，叫他们找玛司特。他们也没找到，但给他们付了报酬。最后，巴巴说：“若到四点钟还找不到，我们就回去。”四点一刻时，村里一位穆斯林出乎意料地走过来，告诉他们玛司特的去处。巴巴同穆斯林涉过一条河，尼鲁和禅吉伴随。

走了大约一英里，在一个农场发现玛司特，被村民们围着。哈瑞吉瑞·马哈拉吉一见到巴巴，就说：“我们去自己的家。”拉着巴巴的手，走到一座寺庙旁，以便单独在一起。满德里看见玛司特在人群里，琢磨着怎样把他哄到一个僻静处，因为巴巴同玛司特工作的时候，总是希望隐蔽。奇妙的是，玛司特自己做了，给他们省了麻烦。

不一会儿，玛司特回来，巴巴跟在后面。他坐在干涸的河床上，巴巴坐在他旁边。人群围了上来，巴巴虽然一般喜欢隐蔽作业，这次他却在村民面前继续对玛司特工作。他为哈瑞吉瑞·马哈拉吉按摩了一小时的腿，随即宣布工作完毕。

巴巴对玛司特的工作，不仅在内层面上推动他们前进，而且也把他自己的宇宙工作负担，转移给他们一些。有的玛司特不愿这种负担移到自己肩上，就会像哈瑞吉瑞·马哈拉吉那样，试图躲避他的联系。

巴巴 27 日返回坪坡岗。次日早晨 7 点，带拜度、彭度、卡卡和禅吉，前往阿勒村。也是查布开车，因路况不平，他们这次乘旧车去。巴巴在阿勒联系了一个矮小的老瑜伽士，名叫瓦苏德乌·斯瓦米，就像个残疾儿童。据说瓦苏德乌从不躺下睡觉，而是趴在枕头上，坐着打盹。巴巴把这个玛司特般的瑜伽士带回坪坡岗，对他工作了三天。5 月 1 日，派拜度和巴巴达斯坐公共巴士上专门预定的座位把他送回。瓦苏德乌做过某些灵性或瑜伽修习，这使他变得神癫。尽管如此，巴巴给他倾注了最甜美的关爱，待他如走失、受伤的孩子。

1944年5月底或6月初，去年巴巴在纳西拉巴德联系过的一位罕见类型玛司特吉普拉巴巴，由巴巴达斯带到坪坡岗。

与此同时，埃瑞奇、拜度和卡卡，按照巴巴指示，在那拉延岗、埃尔、拉久里和朱纳等四个镇子选好穷困家庭，安排了另一次济穷活动。1944年5月7日星期天，巴巴带大阿迪和卡卡，离开坪坡岗到普纳。巴巴从普纳带上埃瑞奇和佳尔，于次日上午抵达那拉延岗的旅馆。拜度在等候他们，还有16个穷困家庭每户一个代表。巴巴在一个单独房间给每个人洗脚并顶礼后，给每人50卢比。一些乞丐也来到旅馆，巴巴给他们每人两卢比。那拉延岗和朱纳的穷人们由巴士拉到旅馆，之后由同一部车送回。

次日，5月9日，巴巴前往拉久里，该村四户人家，还有埃尔的四户人家，都由巴士拉来。巴巴为他们洗脚并顶礼之后，给每个家庭50卢比，给一些乞丐两卢比。之后经普纳返回坪坡岗。

15日，巴巴在美拉巴德度过。早上8点他带女子离开美拉扎德，在上美拉巴德同那里的女子呆了一个上午。下午3点至6点，他在下美拉巴德个别会见满德里，给予每人指示。晚上7点，巴巴返回美拉扎德。

5月26日星期五，巴巴率拜度、禅吉、埃瑞奇、古斯塔吉、佳尔和卡卡，再次离开坪坡岗前往肯德瓦。他们乘火车从阿美纳伽出发。克里希那、尼鲁、文克巴·劳和韦希奴留在坪坡岗照顾女子。

次日抵达肯德瓦，巴巴带拜度和古斯塔吉出门，联系一位叫戈拉伯·夏的玛司特。玛司特相貌苍老，住在一座清真寺对面。巴巴暗示他是个很高级的灵魂，联系令人满意，巴巴格外高兴。

下午喝过茶，巴巴情绪甚佳，对伊朗和印度的古今大师和圣人作了评论：“他们是人类的真正花卉——灵性力量之花！在伊朗，夏姆斯-埃-塔卜里兹、毛拉那·鲁米和哈菲兹都是完人。莪默·伽亚谟尚未成道，但道行很高。

“玛司特是我在世界上工作的最佳媒介，所以说我不辞辛苦去联系他们。”

同时，巴巴已经派埃瑞奇、卡卡和佳尔去寻找并召集穷人。对戈拉伯·夏工作之后，巴巴在肯德瓦的耆那客栈，为约 60 名穷人洗脚并顶礼。接着递给每人一个卢比。

每当巴巴为穷人洗脚，整个运作都精确执行，以至有人说它就像一场军事演习。必须这样：巴巴总是极其匆忙，不容任何多余动作和时间。寻找合适地点，按时召集穷人，烧水给他们洗脚，保证每人接受帕萨德后有序离去——这一切及其它杂务同步进行。

当天夜里，巴巴坐牛车离开肯德瓦，去伯岗村联系一位叫希瓦南达·卜拉玛查里的高级行者。他被称作斯瓦米，似乎认出巴巴的身份。巴巴走近时，他恭敬地起身迎接巴巴。招待巴巴食物，巴巴谢绝。几分钟后，巴巴迅速离开。

巴巴后来对弟子说：“每次出于某个原因，我被玛司特或圣人认出，这对我的工作增加困难，所以我希望马上离开。”

当夜返回肯德瓦，次日，5 月 28 日，巴巴到沙那瓦德村，同玛司特查美利巴巴交流。

之后在伯尔瓦的一家旅店，巴巴为 40 名穷人洗脚，给他们一个卢比表示祝福。

5 月 29 日，巴巴到布尔汉布尔，对一位贱民出身的玛司特工作。这位玛司特叫劳吉玛玛，是在火车站找到的。虽显得年迈体弱，却属于相当火爆的类型。卡卡给他食物，他就给卡卡一记响亮的耳光。劳吉不是杰出的玛司特，但巴巴喜欢他。

这趟玛司特旅行之后，巴巴于 1944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回到坪坡岗。这期间，有人曾送给巴巴的一只暹罗猫，在坪坡岗和女子们生活。这只宠物猫叫格苏（格夏）。巴巴叫玛格丽特照看它。1944 年 6 月初，一天夜里大雨倾盆，巴巴突然命令玛格丽特把猫扔到外面。玛格丽特犹豫了，说：“可是巴巴，这么大的雨……残忍！”巴巴让步，离开她房间。

次日夜，同样一幕再次发生。在瓢泼大雨中，巴巴来到玛格丽特的房间，命令她把格苏扔出去。玛格丽特又要说什么，巴巴皱眉厉声道：“它到底是谁的猫，你的还是我的？”

“您的。”她说，照吩咐做了。把格苏放到外面。

玛格丽特只是在几天后，在报纸上读到有关“登陆日”的报道——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发动进攻，才意识到巴巴的奇怪命令背后的含义。巧合的是，当时英吉利海峡也风雨交加，艾森豪威尔同其他将领之间发生争论，鉴于险恶天气，是否该让三百万军队横渡海峡。进攻由700多艘战舰和4000艘登陆艇组成，已经推迟了一天。艾森豪威尔坚定不移，说了类似“这里到底谁指挥，你还是我？”的话。几乎同巴巴对玛格丽特说的话完全一样。（注：据悉，对法国抵制运动用的进攻暗语开头是：“把猫扔进雨中。”）

诺芮娜·马切贝利三年前离开印度之前，巴巴指示她：“我给过你命令，找到我是神人。你已找到我。去把这个告诉世人。你会在内里听到我的声音。不会听到别的声音。”诺芮娜返回美国，开始在纽约市及其它地方发表一系列关于巴巴的演讲，她的话语生动有力，很多人由此知道了巴巴，后来也爱上他。（注：纽约的一些巴巴跟随者认为，巴巴通过诺芮娜进行“思想传递”。诺芮娜说她会进入一种入定状态，通过她的声音传递巴巴的讯息。不过，吉蒂、玛格丽特和拉诺说，巴巴有一次评论，诺芮娜所说的在这些公共演讲中巴巴通过她说话，并不是他的工作方式，但不管怎样，她的演说确实帮助了他的工作。出自1943年4月30日《邓肯日记》。）

此外，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一直积极遵照巴巴的指示，为在美国设立灵性中心寻找合适地点。她们离开印度前，巴巴给她们规定了若干条件。现在她们似乎终于找到完美的地方。下面是伊丽莎白写给巴巴的信，详述她们的搜寻史：

1944年6月4日

亲爱的巴巴，

您已经收到有关南卡罗来纳州地产的数封电报，我希望您接受它，作为您在美国的一个灵性中心。第一次发电报，父亲已答应把土地给我。但它属于一家叫默土海滨农场的公司，他是其中的股东。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得到。实际上，整块 1800 英亩地，被用作公司股东和其他获准使用者的一个狩猎和钓鱼场，目前以合法方式分割，父亲的一份是 800 英亩左右的林地，还包括两个湖。这个保护区的独特之处是，有六个泉水淡水湖。虽紧靠大西洋，却水质甘甜，令人惊叹。

目前我们五人，（弗兰克）伊敦夫妇、达文·肖、诺芮娜和我自己，6 月份住在这里您的中心。等达文·肖必须回去工作时，约翰·巴斯过来。我们问马克姆（希劳斯），可他没法从加利福尼亚这么远过来，您知道，珍（艾德尔）在考察某个地产，希望这最终成为您的一个静修所，离洛杉矶不远。事实上，美国五个灵性中心的计划，是您 1931 年首次来访时规划的，您告诉我们，您会把它们用于不同的灵性活动。

找到南卡罗莱纳中心的过程大致是这样：1941 年 6 月，诺芮娜和我离开印度时，您要我们在美国寻找一块地产，以便您来访时，适合您和 60 名弟子使用。您提出五项条件，但没指定位置。五个条件是：须气候温和；处女地；水源充足；土壤能让大批人自给自足；捐献者发自内心。诺芮娜和我回来后每到一处，都寻找或打听有没有这样一块地。

我们特别在加利福尼亚做了考察。最接近描述的一处，是在旧金山海湾对面的费尔法克斯。有位优秀女子，她是苏非导师，在印度生活过，提出您来访时可以和弟子住在那里。您也许会，因为她的提议看来发自内心；我们都认为，她是我们在那里遇见的最有灵性和见地者。她叫拉比·马丁。我们去时，她桌子上为您设有位置，每样东西都首先虔诚地供奉给您。这块地产位于肥沃的未垦地，似乎具备每项条件，除了一点。我们到的那天，天气很冷，他们说这在加利福尼亚“罕见”——可是我们觉得在旧

金山这么靠北的地方，不是温和气候，尽管去年夏天我们一样喜爱附近的圣马特奥。

去年9月我们去洛杉矶，同珍、马克姆和马尔基驱车看了好几处地产，但是该地区似乎水源不足。回程中，我在威斯康辛州的日内瓦湖停下，看看那儿的老家（我从那里给您写了信），这么多年后又看见这些农场，我意识到那边的乡村多么美丽肥沃，不过当然冬天会很冷，没有您要的温和气候。

去年冬天，我几次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松林度假村，看望家人，因为母亲心脏有问题，住在那边。我考察了属于父亲和其他人的桃园地及别的地产。这里属温和气候，尽管仲夏太热。但是沙质土壤，好多种庄稼都不宜种植，也没有湖泊或河流。

我想起，我们在印度时，您曾多次提到默土海滨，还提到您去美国的话，大家在那里逗留的可能；诺芮娜和我正要过去，接到玛格丽特寄来的您1943年11月12日的及时信件，您一定记得，信中再次提到默土海滨。

我们是（1944年）2月份去的，住在那里父亲给肯尼斯和我的房子，毗邻他的家。我想过好多次，父亲何故给我这样一座样样都好的屋子，只是不够隐蔽，不能派作灵性用场或静修生活，因为它正好在海滨，人人都有权走过去。否则，它对您和随行人员应该够用，有九间卧室和五个浴室，等等。我们五人在那儿住了三天，之后来到您的中心，在此度过6月，并为林中露营生活囤积了必需品等等。

接着前面的故事，2月份我询问了狩猎钓鱼场，父亲带我们去看六个湖。迈阿密到纽约的主要公路穿过这块地，不过到达后，只有一条沙路，几乎看不见了。那是华盛顿和拉斐特用过的老国王大道，在湖泊附近绕道，无疑他们曾在此安营垂钓。我们特别喜爱最大的湖，它又长又窄，能看见大海。僻静肯定绰绰有余。似乎具备了您的四项条件；第五项还有待解决——“给自内心”。

如前所述，土地不属于父亲个人，他只是公司的一个合伙人，也没想过把它送人，更没想过狩猎之外的其它用途（那本是他 40 年前来南卡罗莱纳的原因，虽然因年龄关系他已放弃打猎多年）。不过，默土海滨农场公司预料到，战后某个时候，他们可能会把这片离其它活动区七英里的湖区作为一个项目卖掉。

诺芮娜和我立刻看到了您的灵性中心的可能性——倘若能得到的话。我们得知，拥有最大湖泊和一英里海滨，同主要公路垂直的那块地，大约有 500 英亩。我自然满腔热情，加上其它情况，比如我姊妹弗吉妮亚很希望最终拥有威斯康辛农场的日内瓦湖；以及当时关于父亲立遗嘱，把财产分三份留给三个孩子的讨论，我趁机说我希望得到这 500 英亩地，将兴趣集中在默土海滨周边，而不是别处的三分之一地产。不过，现在拥有比等他去世后要好很多，他一定更乐意看到我享受其用途。再者，它会被用作人道主义目的，因为离开印度前您告诉我，战后的最大需要会是照料无家可归的孩子，您的一个中心将被用于该目的。

我必须说，父亲的反应不同寻常，因为默土海滨是他的心尖子，过去他说过多次，没一个子女对它感兴趣。我告诉他，我人生中首先考虑的是灵性兴趣，正如宗教兴趣在他生活中占主导，如果能在这里发展我的某个真正兴趣，比如在这个湖泊地产设立一个中心，我肯定会对默土海滨有兴趣。

我不禁感到您在这一切背后，在灵性上给予帮助，因为发生了那么多情况，促成目前 1800 英亩地的分割。由于合伙权益的复杂性和财产的不同继承人，假若父亲已经逝世，绝不可能这么轻松解决。然而，事情出人意料地顺利，当时我给您发电报说，父亲已经承诺我 500 英亩。因为还有毗连的另外 300 英亩，已签订合同，要到明年才能立契归我所有。500 英亩实际上已于 1944 年 5 月 15 日立契划入我的名下。

我唯一的愿望是把这块地永远献给您的灵性事业。怎样做最好，可等您来时再定。您可以肯定，它会是“给自内心”。我也

很高兴地说，父亲“从内心”把它给了我！他知道，这最终会用于您的灵性和人道主义目的。您在这里有一个重要中心，是我的人生梦想。我仅仅希望它对您的宇宙事业有用。除了美赫巴巴的“中心”，它也不会有别的名字，直到您做出决定。

达文（肖）和弗兰克（伊敦）今天正在考察地形，寻找长有最大树的最高处，将来您开言时，那会是最佳的大礼堂地点。父亲一明确承诺给我土地，我们就定建了一座房子，有两个房间和一个装有纱窗的阳台，我们把它称作您的小屋。小屋在山上，从那儿您可以看到湖泊，眺望大海。

它有很大的开发潜力。请写信告诉我，您要我们首先做什么和您对这一切的大体想法。

恳请告诉我，您会让我喜悦，一来就接受它。现在我们的所思所做，都把它当作您的。

——伊丽莎白

在 1944 年后来一封信里，伊丽莎白给巴巴写道：

我忘了说，在圣巴巴拉时，我们开车到奥亥谷，见克里希那穆提。诺芮娜以前认识他，并同他畅谈。他说见到您将十分荣幸。

我还在芝加哥发表了一场演讲。我们离开印度前，您说起芝加哥是灵性上重要的城市，但来听我演讲者不多。

1944 年 7 月 13 日，巴巴致电诺芮娜：

很高兴在你们关于默土海滨的所有来信中看到，我本人和灵性上赞同和批准的一切。我的所有爱者都应合作，让默土海滨成为每一个人的灵性寓所。

根据 1944 年 3 月发布的公告，会议于 6 月份举行，以解决 200 名签字者在巴巴身边生活一个月的问题。1944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外地爱者来到，住在美拉巴德。代表各个小组的 24 人，出席第二天 10 日下午 3 点，在阿美纳伽的库希如大院召开的会议。他们是：

大阿迪	卡卡·巴瑞亚
巴巴达斯	玛尼卡
禅吉	马内克·梅塔
德希穆克	美赫吉·玛玛·萨达
达克	潘多巴
伽德卡	帕帕·杰萨瓦拉
伽尼	彭度
霍米·巴特纳	坡帕里
嘉尔·科罗瓦拉	拉姆玖
嘉姆希德·德赛	萨达希乌·帕特尔
嘉姆希德·伊朗尼	萨若希
凯克巴德	维布提

会上，巴巴说：

我把你们，我的特选满德里成员，召来讨论并决定最近公告提及的若干要点。这些要点本来都能在战争前或战争开始后不久，轻易得到解决和执行。然而，我一直推迟这个时间，深知随着战争进展，这些问题会越来越难以解决。除非它们最难解决，否则我的工作就不能圆满完成。现在时间已到，工作必须完成。

会议决定巴巴将于9月访问那格浦尔，10月到安拉阿巴德，举行达善活动，签字者将于12月在赖布尔伴随他一个月。由于赴伊朗签证遇到麻烦，决定于1944年底以前，巴巴将为灵性工作访问白沙瓦的“无人之地”。

巴巴随后转向禅吉，当着在场者的面说：“你将参加阿美纳伽和安拉阿巴德的活动——倘若你还活着的话！”

禅吉说：“巴巴总是拿我开这种玩笑。”大家都嘿嘿笑了，没当回事。可这次，巴巴没开玩笑。禅吉被派往那格浦尔和赖布尔，在嘉尔·科罗瓦拉的协助下进行安排。

会议于晚上7点结束，大家都回到美拉巴德。巴巴住在坪坡岗，不过次日到美拉巴德看望爱者。12日大家各自返回原地。

赛义德·萨赫伯是巴巴的早期满德里成员，是他1920年建议“美赫巴巴”这个名字的。巴巴喜爱这位老友的陪伴，邀请他来。赛义德于6月13日从纳西科来见巴巴，在美拉巴德待了两天。

28日禅吉回阿美纳伽，到美拉扎德向巴巴汇报。他在那格浦尔及钦德瓦拉地区查看了房子，但巴巴更喜爱赖布尔。禅吉被派到孟买预订火车。

克什米尔

赖布尔和克什米尔

1944年7月7日早晨，巴巴乘萨若希的车，离开坪坡岗前往孟买，随行有美婍、玛妮、美茹、拉克玛（佣人）和三个月大的幼犬“台风”。他们中午抵达，在卡卡的姊妹芭奴的糕点师公寓休息到下午2点半（2点钟邓肯来见巴巴）。高荷在孟买加入，接着他们乘火车前往赖布尔。随行的男满德里有拜度、禅吉、卡卡、尼鲁、韦希奴、克里希那和文克巴·劳。古斯塔吉和马萨吉在坪坡岗，其余的满德里在美拉巴德。玛格丽特也被派回美拉巴德，带着猫“格苏”。

在赖布尔，嘉尔·科罗瓦拉是伙食总管，为巴巴和女满德里在东伽吉房的住宿做了出色安排。（注：男子们单独住在拉贾库玛学院附近的宿舍。）尽管巴巴特别指示不见人，可当巴巴抵达时，站台上挤满了求达善者。他和女子们设法从另一边下了火车，藏在货车后面，直到嘉尔用一辆特别装饰的轿车把他们飞速载走。

在赖布尔，7月11日，巴巴解释了瑜伽能力（悉地）和灵性能力的区别：

一个人通过不同瑜伽能获得奇异能力，如在水上行走，同远方的人交谈，用念咒对蛇毒免疫，等等。通过瑜伽获得的这些能力，控制不同的振动，后者有不同的效力。每个瑜伽士控制一种特别振动，从而能够施展常人做不到的某些特技。

但是这种瑜伽能力的奇特是，它只能控制一种具体振动。因此，通过控制某种振动，能在水上行走的瑜伽士，却不能做别的。同理，能使蛇咬毒素失效者，除此之外做不了别的。这些通过瑜伽练习所获得的不同能力皆属现象，因而短暂不实。它们与灵性或灵性能力毫无关系，后者已经潜在于每个人，但仅仅示现于少数证悟大我的特选者。

一切生命都依赖一定的精振动（普拉）；其联系比以太（精微气）更普遍。比如，某个瑜伽士想获得与他所渴望之物的某种联系。正如浊界有无限种事物，精领域也有无限种事物。瑜伽士得到这些事物（能力）之一，控制与那个事物有关的振动。灵性者——真正求道者、圣人和大师——则不会沉缅于这些小戏法。因为一旦成道，一切能力皆来，从他那里发出。他体验的全是极乐，该极乐渗透万物，从他自身发出！

[注：气的最精微状态是心界的特吉（原火）。气的很精微状态是精界的普拉。以太的振动，精微状态的浊气，可通过深度专注在浊界获得。获得以太振动的瑜伽士不需要吃浊食物，以太振动帮助他维持身体。因此瑜伽士能够完全靠以太生活。同理，诗人、作曲家、作家和艺术家暂时获得精灵感振动。来自精界的灵感激发他们创作音乐、诗歌、史诗和艺术。但他们未获得永久体验，这只能通过转化成精意识在精界体验。所以说，瑜伽士从精界获得不同（于艺术灵感）的振动，但只能感受一种振动，那也是暂时的。尽管如此，但瑜伽士身控的这种振动是一种更强化的能力，且能坚持很长时间——甚至几百年。]

禅吉在赖布尔身体不适，由高荷照料。禅吉多少康复时，7月12日被派往斯利那加，提前做安排。

1944年7月14日星期五，巴巴由卡卡和拜度陪同，从赖布尔出发，到阿姆劳蒂、艾里奇布尔、巴西姆、巴德内拉、达曼岗、塔塔纳伽和其它地方联系玛司特。在达曼岗乡村，巴巴同一位叫蒙萨吉·马哈拉吉的圣人工作。7月正值季风时节，巴巴搜寻玛司特时大雨瓢泼。他只好跋涉三英里的泥泞道路去找蒙萨吉，返回时乘牛车行走15英里的颠簸道路。

蒙萨吉·马哈拉吉闻名整个印度中部。被问起美赫巴巴时，蒙萨吉·马哈拉吉会称他为“皇帝”。蒙萨吉坐在人造洞穴内，这将成为他死后的陵墓。每周为他过一次节，他给公众施达善，同时为周边地区的穷人免费施食。

在巴德内拉，巴巴联系了一位叫巴椎巴巴的老玛司特，他处于一种玛居卜般状态，会以一种姿势持续站立一两天，有时更长时间，一动不动，犹如石头偶像或雕塑。有时他会以一种姿势，一动不动在地上躺两三天。

在艾里奇布尔附近的卡兰杰岗村，巴巴再次同古拉卜·夏工作。巴巴第一次联系他是在 1939 年，那时他被带到贾巴尔普尔的玛司特埃舍。古拉卜是位“狂野”的第六层面玛司特圣人，极受尊敬。他对美赫巴巴的尊敬令人惊叹，在巴巴面前这位圣人会说：“我不配坐在您身边。”

艾里奇布尔的另一名高级玛司特是玛司塔克·缅，人们总是见他坐在一座清真寺入口附近的墙上。虔诚的穆斯林进入清真寺之前会吻他的手，他则嘲弄他们：“清真寺里没人听你们的祈祷！干嘛去那儿？”

在塔塔纳伽，巴巴联系了纯尼巴巴，他每天吃两盎司古怪的烟草和酸橙混合物。巴巴在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里同他工作。巴巴还同一位叫布蒂的玛司特尼交流，她年老体小，不停地嚼烟。她把嚼烟递给巴巴，他慈爱地接过，在同她联系过程中吃掉。

1944 年 7 月 21 或 22 日，巴巴结束玛司特旅行，返回赖布尔。

凯克巴德·达斯托 1944 年 4 月在坪坡岗见巴巴之后，回到孟买卖掉全部家产，相信巴巴很快叫他和家人加入埃舍。他在 6 月的会议上再次见到巴巴后，一直等待巴巴的召唤。他精神上变得极度不宁，失去耐心，最后决定 8 月之前不被召，就不加入巴巴了。

巴巴清楚凯克巴德的状态，1944 年 7 月 26 日发电报让他来赖布尔。他到后，巴巴指示他立即返回孟买，打理全部家当，搬到美拉巴德。巴巴还捎话给负责美拉巴德男女满德里事务的彭度和琵拉麦。

7 月 31 日夜，凯克巴德和家人到美拉巴德终生生活。凯克巴德的妻子，46 岁的捷拜，三个女儿，23 岁的美茹、21 岁的谷露和 18 岁的佳露，同女子们住在美拉巴德山，凯克巴德住在下美拉巴德一间为他建的小屋（在旧浴堂位置）。儿子拉坦，住阿美纳伽，在萨若希影院放映电影。

巴巴从玛司特旅行返回后，嘉尔·科罗瓦拉请求在赖布尔安排一次达善，巴巴答应了。嘉尔开始作准备。活动安排在 8 月 6 日，嘉尔邀请了当

地很多有影响的人物。德希穆克和潘克拉吉从那格浦尔，坡帕里·普利得从萨奥内过来帮忙。

维布提和巴巴达斯提前数日积极通知人们达善事宜，同时却彼此争吵。巴巴发现后，把他们叫到一边，严厉批评：“你们两人都爱我。为传播我的爱，你们发传单讯息，不休息。但是我不明白，你们向别人介绍我的爱，却互相争斗！你们希望做什么，就诚实地做。为啥互相争斗批评？谦卑源于正直，防止批评别人。诚实要求无怨地工作，把结果留给我的神圣意志。”

之后巴巴要两人宽恕，忘记并拥抱，他们照办。

1944年8月5日星期六，巴巴召佳尔、埃瑞奇和大阿迪到赖布尔。当晚，德希穆克发表了关于美赫巴巴的鼓舞人心的演讲，使几百位市民渴望他的达善。次日更多人在《那格浦尔时报》上读到演讲。

但是5日夜间，巴巴的健康突然垮了。公众达善计划在次日举行，嘉尔·科罗瓦拉担心起来。他邀请了许多著名人士，他们听说却从未见过巴巴，包括巴格巴哈拉王公和别的政府要员。嘉尔自然很担忧取消活动的后果。

巴巴对他说：“现在我怎能施达善？我难受极了。取消整个活动！”

恐慌中，嘉尔拿来几种不同的药，全堆在巴巴床边桌上。可都不管用，巴巴开始呕吐。

次日上午，成群的人开始来住处达善。巴巴把嘉尔叫到身边，说：“我感到虚弱极了。站立不住！头晕目眩。该怎么办？”

嘉尔陷入尴尬境地。为活动做了几周辛苦的准备。该怎么办？若取消活动，人们会诽谤他，因为受邀者对巴巴还很生疏。他也不愿看到巴巴的名字被诋毁；因为古吉拉特语报纸连续几天都有反对巴巴的宣传文章，误导当地市民。嘉尔希望他们见到巴巴本人，亲自判断那些指控是真是假。

这些念头在他脑子里闪过的时候，巴巴打手势：“我会为你去试试。能坐我就做；否则，我就回房间。”巴巴抓着嘉尔的手，明显艰难地从床上坐起。然后他试着站立，摇晃走了几步。嘉尔的心猛跳，手发颤。

可巴巴一出房间就换了个人，犹如一道闪电，突然精力充沛，脸上呈现平日的红光。他大步走向台上座位，聚会全过程容光焕发。

对于嘉尔·科罗瓦拉，这是一次独特经历，他对大师有了新的认识。达善从早上持续到晚上，巴巴的微笑，对真诚来达善者如同甘露。随着卡瓦里歌手的演唱，他的神圣光辉蔓延赖布尔。

中间，巴巴还向达善者做灵性阐述。那天近 5000 人得以达善，后来有几个人来个别会见。其中一位是昆吉比哈瑞·丘比，他后来把大师的《语录》译成印地语。比拉斯布尔大学的校长、编辑丘比译作的巴尔德乌·帕夏得·米希拉博士，这次也更亲近巴巴。

上午 9 点至中午，三个小时的达善似乎一点也没让巴巴疲劳，嘉尔·科罗瓦拉只能对巴巴的神圣游戏摇头惊叹。

赖布尔的达善之后，到克什米尔的旅行计划启动。去克什米尔之前，巴巴送走高荷和佣人拉克玛。高荷到孟买一家医院实习，然后永久加入巴巴（因为这是她的愿望）。巴巴召来拉诺来协助隐居的女满德里。

1944 年 8 月 9 日星期三，巴巴带美婣、玛妮和美茹，乘嘉尔·科罗瓦拉的轿车离开赖布尔；拜度、卡卡、佳尔、埃瑞奇和拉诺乘旅行车尾随。还带上一个男孩走了一段旅程。韦希奴、尼鲁、克里希那、文克巴·劳和已于 6 日返回的禅吉等满德里，乘火车先行。因机械故障，轿车和旅行车都多次抛锚。最后，轿车在路上彻底损坏，大家只好住进附近穆尔德扎布尔的旅店，用了两天时间才修好。

巴巴原本打算乘轿车前往克什米尔，沿途联系玛司特。但现在他放弃此念，决定乘火车旅行。当晚他们正要出发，巴巴提议带女子看电影。她们更得体的衣服已经打包，只好打开行李箱，做好准备。巴巴和她们坐进旅行车，车却发动不了。巴巴恼火，屡次尝试后，说已经太迟了。女子们下车，后门却打不开。佳尔只得从外面扭拉车门，拉诺从里面推。

当天深夜，联系了当地一个玛司特之后，巴巴带大家动身去火车站。因为车站小，火车只会停一分钟，他提醒他们，车一进站就上去。

巴巴同卡卡和拜度一起，拉诺照看三名东方女子。列车抵达时已过午夜，拉诺发觉女子车厢锁着。她重击车门，喊人开门，可是里面的人全睡熟了。她敲打窗户，伸手进去摇醒一个旅客，这个胖女人好心为她们开了门。她们设法把行李扔进去，在列车要开时跳上车！

8月14日他们乘大干线特快抵达德里，在克基·德赛夫妇那儿过夜。克基已经得到警告，对巴巴的来访绝对保密。禅吉写信说：“要是你们把此事告诉任何人，巴巴决不会宽恕你们俩。”

此时，嘉尔·科罗瓦拉的轿车已用犍牛拖到一家汽车修理铺。修好后，埃瑞奇把它开回赖布尔，自己返回普纳。

在德里，巴巴联系了很高级的玛司特讷卡比·哈菲兹吉，巴巴说自从盲圣人哈菲兹吉·纳贝那（巴巴也联系过他）去世后，他是德里的灵性掌管人。讷卡比·哈菲兹吉是位神秘的圣人，脸上总是罩着一块布巾（讷卡伯之名由此而来），他的脸难得一见。他身穿精美干净衣服，出身好家庭，这对于玛司特颇不寻常。夜间圣人游逛德里的街道，白天坐在街上。他在大城市里到处漫游，很难联系。巴巴清晨终于在一口井边找到他，进行了联系。

巴巴继续前往克什米尔。途中同禅吉会合。（注：禅吉不是在德里就是在边境等他们。）因为拉诺没有旅行许可，不得进入克什米尔。禅吉带她去多美尔当局，她告诉官员她已经申请许可证，但尚未收到。回去后，拉诺随巴巴一起去电报局进一步询问。办事员听了她的解释，却不去查记录。巴巴对拉诺打手势，让她坚持。最后，办事员承认：“许可证已收到，可在交给当局之前我们不能给人看。”按巴巴的意思，禅吉酬谢他把证件拿到办理处，拉诺获准离境。

他们于1944年8月18日星期五晚上到达斯利那加。其他满德里三天前已到。禅吉虽发着高烧，身体虚弱，仍设法租到一座隐蔽的大房子。（注：禅吉1944年8月9日最后日记其中一条是“最艰巨的考验”，但没进一步说明。）房子位于斯利那加6英里外的尼夏特（沙里玛），属于一个叫卡拉姆昌德·巴伽特的人。有个大院子，现代卫浴设施，一个独立农舍可供

满德里住宿。不过，房子尚未竣工，大家只好在斯利那加的大华饭店先住一周。

在斯利那加颇有威望的道拉·辛医生，一直在该地区传播美赫巴巴的讯息，结果有三个人被纳入大师的轨道：柴洛克亚·纳施·达尔，P·H·甘玖和沃斯·迪奥·凯恩。三人都渴望达善巴巴。事实上，达尔听说巴巴住在大华饭店，于19日前往拜见。因巴巴匿名旅行，饭店人员告诉达尔没有这个人。

达尔没有放弃，询问在饭店工作的一个年轻男孩，是否有留长发和胡髭的客人。男孩立刻回答：“是的，有个又聋又哑的马哈拉吉住在顶层。”不一会儿，巴巴从楼上窗户探出头，达尔第一次瞥见至爱。巴巴准许他几分钟的会面，达尔成为终身跟随者。

禅吉的状况显著恶化，最后确诊是伤寒。8月20日，巴巴将他送到克什米尔疗养院，由道拉·辛医生看护，还有医院的在职医生，一个叫罗林的英国人。巴巴在赖布尔的活动之后，已经停止施达善。凯恩和甘玖只好等待；他们和达尔一起，每天来医院看望禅吉，无微不至地照料他。

禅吉怎么感染伤寒的，是个离奇故事。他特爱吃煮土豆，可巴巴不经意地令他别吃。“它们会吃了你！”巴巴曾经警告。禅吉没把命令当回事。巴巴到达斯利那加后，碰巧走进禅吉的房间，发现他在吃土豆。此后不久，禅吉发烧病倒。

在斯利那加安顿后，巴巴开始寻找玛司特。20日，一个叫苏班·马图的玛司特被带过来。玛司特看见巴巴，欣喜若狂，在地上打起滚，喜悦地称呼：“您是安拉！安拉！”据说这位玛司特在几乎同时现身在相距很远的镇子上。

巴巴带卡卡和拜度去联系沙里玛的米拉克·夏·瓦隶，在那里遇见一个叫哈比卜拉·贝格·E·哈基姆的本地克什米尔人，坐在圣人身边。巴巴站在远处，卡卡和拜度上前，礼貌地请哈比卜拉离开一会儿，他却反问：“干嘛要我走？”

“孟买的一位大人物来见米拉克·夏，”拜度说，“他见他时不希望别人在场。”哈比卜拉不听，瓦隶本人叫他离开，他才走开。巴巴的名字不能透露，只有道拉·辛医生知道他在本地。所以说拜度把巴巴称为“孟买来的大人物”。

哈比卜拉离开后，拜度叫巴巴过来，联系了瓦隶。米拉克·夏是闻名整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圣人，在著名的沙里玛花园附近有个埃舍。他是撒里克型，英俊，皮肤白皙，中年，穿着精致。米拉克·夏从拜见他的人那里收钱，转而用它免费宴请穷人。

巴巴联系米拉克·夏之后，这位瓦隶叫来哈比卜拉，指着巴巴，告诉他：“你想找份工作。就服侍这个人吧。他会每月付你 100 卢比。”

哈比卜拉很高兴，随巴巴回到斯利那加，把他当作孟买来的富贾要人。哈比卜拉喜欢陪伴玛司特。巴巴和满德里跟他谈话，说他的工作是首先草拟一份该地区的玛司特名单，在他们逗留期间当向导。哈比卜拉不太明白怎样列这种名单，又到米拉克·夏那里，在瓦隶的帮助下，他着手准备名单。

米拉克·夏还致信巴巴，倾诉心曲。在信中写道：“您是神，我想来和您一起生活。求您答应我的请求。”

巴巴的克什米尔之行似乎对战争具有决定性影响。美军横扫欧洲，1944年 8 月 23 日，巴黎被盟军解放，两天后戴高乐将军控制巴黎。

24 日，美婣、玛妮、美茹和拉诺迁入尼夏特的巴伽特别墅。往尼夏特搬家之前，巴巴叫克里希那乘坐装行李的货车尾随，特别指示他不要骑自行车去。可是等把所有东西装上卡车，没地方放自行车了。克里希那便骑车去尼夏特，韦希奴坐卡车。

他们到达时，巴巴斥责克里希那：“你怎么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告诉你别骑自行车。”

“卡车里放不下自行车。司机拒绝拉它，我就……”克里希那辩解。

“你应该把自行车扔掉，”巴巴打断他，“你把自行车看得比我的话还重？你的自行车比我的命令还重要？你何故不服从？”

接着拼出：“禅吉若来，你就得走。”

克里希那不明白，巴巴拼出：“如果禅吉好转来这里，你就会死去。”

当夜，克里希那也发烧病倒，尼鲁为他治疗。同时，尽管做了尽可能好的治疗，禅吉并未好转，1944年8月25日星期五，凌晨5点半，禅吉口中念着巴巴的名，永远对世界闭上眼睛，向神圣至爱的纯然生命睁开！时年52岁。

6月份巴巴对禅吉的话兑现：“你可以参加阿美纳伽和安拉阿巴德的活动——倘若你还活着！”实际上，早在1929年，巴巴从斯利那加去哈万村的路上，就对禅吉说过：“你的墓地将在这里。”禅吉常说：“我死的时候，希望死在克什米尔——那里真美。”巴巴满足了他的要求。

巴巴亲自参加在帕西公墓为禅吉举行的葬礼，给他的遗体撒上鲜花。后来又立了墓碑。作为巴巴的私人秘书，禅吉在印度及海外旅行忙碌不停20年之后，终享安息。

旅行期间，即使在拥挤的三等火车车厢里，禅吉也带着手提式打字机，写信和日记，有时直至夜间。虽诚恳劳作，也免不了受巴巴“挑剔”最多，做替罪羊。巴巴打他耳光时（多次），禅吉会说：“继续，巴巴……您有权这样对待我……您是大师，您有权力。”

这些不是大师的虐待，

而是对弟子深爱的表现。

大师对完全臣服的奴仆的表面残酷，

实则是其仁慈大悲。

那不是虐待；

而是爱的倾注，

从里到外渗透心灵。

禅吉般的弟子确实无与伦比！

禅吉，我们向你致敬！

时代感谢你留给我们的一切。

你保存的美赫巴巴的圣言和工作珍宝，

是你的爱和弟子身份纪念。

你的笔记将鼓舞世代人心！

你用自身生活，向他人示现受他祝福之道！

安葬了禅吉，巴巴立刻离开斯利那加，到尼夏特，还指示韦希奴，把他去世的消息通知大阿迪和禅吉的家人。巴巴授述如下电报：

禅吉已永远来我这里。他已永恒地加入我，谁都不必担心。

没有人从尼夏特把电报送到斯利那加，哈比卜拉愿意做，韦希奴给了他 100 卢比的费用。次日哈比卜拉把 90 卢比余款还给韦希奴，巴巴打手势让他留着。哈比卜拉问：“我怎么能留这么多？我最多要十卢比。”

可巴巴回答：“你为我做了一件重要工作。相比之下，90 卢比不算什么！用这笔钱添几件衣服吧。”

哈比卜拉接受了，心充满对巴巴的爱。巴巴不再是“孟买来的大人物”。从那天起，他成了哈比卜拉心中的朋友。

禅吉去世的消息令巴巴的东西方爱者心痛。是他将巴巴的活动及时通知他们。完全由于禅吉的努力，许许多多孟买人同美赫巴巴建立联系。得知他逝世，他们都深感悲伤。巴查麦、阿娜瓦丝、娜格丝和纳罗吉尤其悲恸。

我们的时代忖想：“如今由谁来详细传达美赫巴巴生活行动？

由谁让他们陶醉于至爱的美酒故事？”

这皆是巴巴的意愿，他出于自己的原因，

在此时召秘书禅吉回归。

1944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巴巴带卡卡、拜度和哈比卜拉，雇了一辆锡克教徒的出租车，出发联系玛司特。在图拉姆，巴巴同一位著名的老玛

司特拉希姆·萨赫伯工作，后者常在村子的田地巷子里溜达。联系期间，拉希姆给巴巴一把刷子和一块砖。

在另一处，巴巴站在一棵树下，派其他三人先去见一个玛司特。然而，玛司特一看见他们，就扔起石头，可他们没离开，他就唆唤狗去咬他们。

受恶狗和玛司特怒气惊吓，卡卡、拜度和哈比卜拉跑回巴巴那里，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巴巴指示：“分别坐在三面，别让人走近玛司特。”接着走进玛司特房间。哈比卜拉笑了起来。卡卡问他原因，他讽刺地回答：“玛司特将隆重接待老板！”

巴巴同玛司特待了一个小时，这让哈比卜拉思忖：“现在，老板不会回来了……狗一定把他撕成了碎片。”当巴巴微笑着出现时，哈比卜拉问卡卡和拜度：“我们的老板到底是谁？”

“孟买来的一位先生。”他们回答。

可哈比卜拉现在明白，巴巴不止是他自称的。他们乘出租车走了一段路，巴巴叫车停下。转向哈比卜拉，说：“这是你做乃玛孜——祈祷的时间了。你忘了？全心全意在这里做吧，我们等着。”

作为穆斯林，哈比卜拉勤恳履行日常祈祷，这次也做了。他反思：“这位老板真好，不但关心我的福利，还提醒我祈祷时间。”

继续前行，来到另一名玛司特处。巴巴独自过去，脱下帽子。哈比卜拉从远处看见巴巴的长发，沉思：“这位先生似乎是位瓦隶。他不可能是常人。”

“可他为何沉默不语？他亲近玛司特一定是为了恢复语言能力。可瓦隶为啥要去找玛司特？”

同玛司特工作之后，他们继续寻找。路上，巴巴通过卡卡和拜度，开始揶揄那个锡克教徒出租车司机。对他说：“你不是个很好的司机，对不对？确实开的不咋样。”这惹火了锡克教徒，他回了几句。巴巴又问：“谁

给你的驾驶证？贿赂考官了吧？你给了他多少钱？”那人勃然大怒，愤怒之下口出粗言。又草率地加上一句：“今晚6点前我必须回斯利那加。”

“我们工作结束之前你怎么能回去？”巴巴问，“你承诺要等到我们结束的。违背诺言不好。”

经再三劝说，出租车司机还是不答应往前开。最后巴巴同意返回斯利那加。司机调头，但走了不到七英里，前后车胎全爆。司机换了后胎，却没有备用前胎。天色已晚，巴巴询问：“你在斯利那加有急事要处理。该怎么办？”司机沉默无语。

巴巴通过哈比卜拉，同曼戈姆村村长商量过夜。巴巴睡村长家，叫人给司机送去食物。次日巴巴一大早起床，离开屋子，到河岸上独坐。卡卡、拜度和哈比卜拉去那儿找他，巴巴指示哈比卜拉：“去看看出租车怎么样了。”

哈比卜拉询问司机时，后者问了哈比卜拉自己问过的那个问题：“那人是谁？”

“你怎么会对他这么好奇？”哈比卜拉问。

“昨夜，我对他的荣耀有所体验。他肯定是位伟人。我对他撒了谎。我在斯利那加没急事。现在他要我呆多久，我都愿奉陪。”巴巴听说后，感到满意，宽恕了锡克司机。

在曼戈姆，巴巴同一个叫潘迪特·卡希卡克的玛司特交流。他是个很高级强大的老玛司特，近70岁。主要是火爆型脾气，他的暴躁相貌让巴巴想起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巴巴独自对潘迪特·卡希卡克工作时，哈比卜拉偷偷走近，好奇地窥视房内。看见巴巴跪着，一次次顶礼玛司特。他心想玛司特卡希卡克一定比巴巴高级得多。巴巴工作后出来，开始严厉斥责卡卡和拜度：“我叫你们俩守卫好。我在里面时你们俩在干啥？”

“同玛司特工作时，我禁止任何人看我。可是今天，因为你们的疏忽，有人犯下严重错误。若非我救了那人，他已经化为灰烬。”

卡卡和拜度不知道巴巴在说什么，可哈比卜拉凭此确信“孟买来的大人物”知晓一切。他是特意从巴巴不可能看见他的位置偷看的。

他们继续旅行，在路边停下，从一个老妇人那里买苹果。巴巴派哈比卜拉去买，妇人同意一卢比 16 个苹果。哈比卜拉还价，妇人多给了两个。他拿着水果返回。他们驱车前进。开了大约一英里，他们下车，坐在树下吃点心。哈比卜拉把 16 个苹果交给巴巴。巴巴分完苹果，注意到还有两个，问哈比卜拉从哪儿弄来的。“老妇人给我的。”他回答。

“你付钱给她了吗？”

“她免费送给我的。”

“回去还给她。”巴巴命令。哈比卜拉只好往回走了一英里，退还苹果。事实是，他已经同意 16 个苹果并付给妇人一卢比之后，又哄她多给两个作为回扣。

在丘旦伽姆，巴巴联系了纳瓦伯·夏，这位近 60 岁的高级玛司特，还跟老母亲及子女一起生活。联系期间，玛司特戴上巴巴的帽子，让巴巴戴上他的脏帕坦帽。

8 月 29 日，巴巴一行返回尼夏特，两天后巴巴再次出发。31 日，在瓦那伽姆联系了一个叫阿萨特·萨赫伯的高级玛司特。赤裸的玛司特皮肤干燥有鳞屑，请求巴巴为他抓背，巴巴满足了他。

当天，还联系了一个叫古鲁吉的玛司特。他常喝食用油，满身是油。巴巴给他五卢比再买一些，玛司特面露喜色。

1944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在秦得鲁村，巴巴联系一名叫奴尔夏的高级玛司特。玛司特送给巴巴一根黄瓜，烹调后，巴巴吃掉。

整个 9 月份，巴巴继续联系玛司特，在斯利那加邻近地区联系了 20 名左右，包括一名只是被叫做“麦”的玛司特尼，她在草地上居住，煮米饭。有五位玛司特被看作圣人。

结束在克什米尔的这个玛司特工作阶段之后，巴巴对满德里神秘地评论：“两座大山将相撞并且分开。中间将有一座山成为以后持续冲撞的根

源。”巴巴指的是国家分裂成两部分——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将成为两国之间多年争执原因的克什米尔。

这次逗留期间，一次巴巴带女子到哈万村，让她们参观 1929 年他静坐闭关的地方。他指着山区的一个地点，说：“那是耶稣肉身安葬之地。”巴巴还带女子游览斯利那加，观赏别处景点。

在斯利那加，有一天，巴巴带哈比卜拉上山看一座陵墓。下山时巴巴问：“你家在哪儿？”哈比卜拉说在附近，巴巴表示希望造访。哈比卜拉惊呆了，因为一直有重要人士来拜见巴巴，他都不见。

哈比卜拉感动地说：“巴巴，我是个穷人，我家……”

巴巴把他拥入怀中，打手势：“我也很穷。访问你家会让我高兴。”

哈比卜拉将巴巴领到他简陋的家，在那里巴巴抱起哈比卜拉的小弟弟马吉德，坐在地上同他玩耍起来。巴巴给他哥哥阿敏十个卢比，询问他父亲的健康。他父亲说：“我挺好，可我儿子哈比卜拉患有哮喘。”

巴巴回应：“他不是你的儿子，是我的。所以别为他担心。”全家人被巴巴的爱深深感动，哈比卜拉开始想永久和巴巴在一起。

哈比卜拉暗地里是个老烟枪。从他家返回，巴巴问：“你真的患有哮喘？”

哈比卜拉承认，“是的，有很多年了。”

“你吸烟吗？”巴巴问。哈比卜拉承认。巴巴打手势：“继续吸烟。”从那天起，巴巴会亲自给哈比卜拉香烟，他觉得不好意思接受。每天，巴巴一根接一根给他，结果是哈比卜拉戒了烟，哮喘也消失了！

巴巴逗留尼夏特期间，1944 年 9 月 15 日发布一则公告，其中巴巴宣布，由于亲密弟子禅吉的去世，巴巴只好当自己的秘书，亲自做工作。关于一个月的聚会，巴巴决定大阿迪在 9 月底会见所有相关人员，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后，在 1945 年 2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之间选定聚会日期。还提到 11 月份巴巴对那格浦尔和萨奥内的访问，以及年底前到白沙瓦在“无人地带”做灵性工作。

就这样，一个月的聚会继续推迟，这给相关者自然地带来超脱感。渐渐地，巴巴的可靠工作者，不为根深蒂固的无常幻相生活所影响，对巴巴的越来越服从，使他们越来越渴望他的爱。

道拉·辛将美赫巴巴的名传遍斯利那加，信爱者渴望达善他。在禅吉的葬礼上，达尔、甘玖和凯恩有机会见到巴巴（甘玖和凯恩是首次），巴巴的微笑把整个悲伤场合化为庆祝。大家都求他给其他人陪伴他的机会。

一天，巴巴问医生在想什么。道拉·辛回答：“我的一些朋友与家人急切想达善您，可没有您的允许，我不希望这样。”

道拉·辛一心一意地爱巴巴。巴巴不忍心让他失望。微笑着拼出：“你要是不祈求，那我就祈求你，20日把他们都带来，待一个小时。但我不能给更多的时间。”

道拉·辛喜出望外，通知了有意者。因此，1944年9月20日星期三，在尼夏特的卡拉姆昌德的房子举行了达善。来者近500人。巴巴简短接见了每个人，叫他们回去，但给道拉·辛、他的家人、沃斯·迪奥·凯恩及其他几人额外一些时间。

其中有个弃世者，向巴巴描述了他的苦行，以及对不同圣人的拜访。巴巴表扬了他，在跟众人交谈中间，说：“道拉·辛是块宝石！”

弃世者会意地笑答：“他是块宝石，却依然世俗。他尚未舍弃世界。”

巴巴只是笑笑，未作评论。他开始谈论别的东西，过了一会儿问道：“我想起一个故事。你们愿意听吗？”大家都表示急不可待，巴巴的手指在字母板上疾飞，韦希奴读念道：

有个人舍弃了世间，把时间用于静心、隐居、念神名等，还拜访不同的圣人圣雄。就这样过了几年。一次他有幸遇见一位至师。向他祈求成道，赛古鲁叫他跟他在埃舍生活。

大师还有别的跟随者，遵照他的指示生活。埃舍里没有任何的灵修，弃世者觉得那里的人都没啥能耐，因为他没看见他们做“灵性”的事情。有的人做饭，有的人洗刷，有的人搞卫生，按大师的吩咐，忙碌不闲。

虽与至师一起生活，苦行者仍继续自己的灵修。一天他问大师：“我何时能见神？”

大师回答：“照我的命令做，你会很快见神。”弃世者点头同意。大师拿起一块小石头，告诉他：“到市场去，用这个换五西尔蔬菜回来。”

弃世者看着石头，回答：“师父，这是块石头。谁会拿五西尔蔬菜换这个？没人会碰它。”

大师说：“你已经答应服从我，这会儿却争辩！按我说的做，你就会达善神！”

弃世者到了市场，但没有卖主愿做这笔生意。人人都笑话他。费了好多口舌，有个人同意给他两西尔蔬菜。他拒绝了，回来对大师说：“师父，我一开始就告诉您，交易不英明。谁会拿五西尔蔬菜换一块石头？我什么也得不到。”

赛古鲁说：“现在去糖果店，用这块石头换五西尔糖果来。”弃世者离开时觉得大师脑子出了毛病。结果没人愿出五西尔糖果，一家商店出的最高价是三西尔。他只好再次空手而归。

接着赛古鲁又叫他去找个金匠，说换回的卢比不得少于 5000！现在弃世者确信大师疯了，但他还是去了。金匠查看了石头，说他愿意支付 1000 卢比。这让弃世者惊讶，因为曾经连五西尔蔬菜都换不来的一块石头，现在竟得到 1000 卢比的开价。这时他感到赛古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情不像眼见的那么简单。

他回到大师处，讲了发生的一切。接下来大师要他去找个珠宝商，把石头卖到 100000 卢比！他照办了，珠宝商同意买卖，把钱付给他。弃世者把钱带回，大师告诉他：“你不懂石头的价值，可是珠宝商明白它的真价。他知道这实际上是块钻石！唯有珠宝商有眼力识出石头的真实价值。

“菜贩、糖果店主、金匠——都像是蒙着面纱者；只能按照自己的意识评价事物。”

大师又告诉弃世者：“我乃珠宝商，知晓身边人的能力。他们照我的意愿行事，把自己的放在一边。同珠宝商共同生活是真正的灵修。迄今为止你多年游历接触的人都像菜贩、店主和金匠——被自身受限视野所限。因此，最好是跟珠宝商待在一起，他知道你的真正价值，在适当的时间让你变成像他一样的珠宝商。”

弃世者心悦诚服，紧抓大师双足。

坐在巴巴跟前的苦修士，也从这故事学到很好的一课，尤其是对道拉·辛医生的看法。

爱的动力

白沙瓦，那格浦尔和萨奥内

1944年9月21日星期四，巴巴带拜度和卡卡离开斯利那加，前往拉瓦尔品第。大阿迪也随行，后被派往那格浦尔和赖布尔。巴巴行至白沙瓦，联系一位叫伽夫·雷曼的老玛司特。照巴巴的话，伽夫是位好玛司特，他坐在公园里的小屋前，周围是各种各样的垃圾。

在寻找玛司特的路上，拜度遇到一个记得他的人，告诉他自从1943年，美赫巴巴联系白沙瓦的玛司特阿夏克巴巴后，后者一直待在很小的屋子里，大小便失禁，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从所有外部迹象看，阿夏克已成为玛居卜。巴巴被告知阿夏克的状况，但没去看他。

从白沙瓦，巴巴行至“无人之地”，毗邻阿富汗的荒凉地区，静坐闭关数日。巴巴工作期间，拜度和卡卡看守。随后巴巴又回到拉合尔，会见女满德里美婳、玛妮、美茹和拉诺，和男子克里希那、尼鲁、文克巴·劳和韦希奴，后者已于9月26日离开斯利那加。（注：巴巴可能还回到拉瓦尔品第；他的行程不定。）

哈比卜拉·贝格也跟他们一起来到拉合尔，他渴望留在巴巴身边。巴巴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明：“同我生活极其艰难。伴随我如踩荆棘。”

“反正我想待在您身边。”哈比卜拉请他放心。

但巴巴建议：“你父亲老了。还是照顾他吧。”哈比卜拉答应，巴巴为哈比卜拉家人安排了每月的津贴，叫他回斯利那加。然而，哈比卜拉并未放弃，数年后又回到阿美纳伽巴巴身边。

巴巴从拉合尔前往阿格拉，于30日午夜抵达。一周前，已派拜度和克基·德赛到阿格拉安排住宿，他们预定了卡里亚帕路的阿格拉饭店。1944年10月2日，巴巴在阿格拉联系了五名玛司特。其中最高级的是拉贾那姆，

他被称为圣雄，独自住在亚穆纳河床沙漠上、杳无人迹的一间堡垒似的小屋。

次日下午，巴巴、拜度和卡卡乘旁遮普邮车离开阿格拉，前往德里。并在克基·德赛家吃晚饭并过夜。次日中午时分，在克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德里，去马图拉，在那里联系了数名玛司特，包括该地区最伟大的因纳雅图拉——第六层面圣人和马图拉的灵性掌管者。老圣人很瘦小，赤身裸体，爱吃甜食。

巴巴在马图拉的玛司特工作完成之后，当晚返回德里，仍在克基·德赛家吃晚饭，休息。10月5日早晨7点45分，巴巴、卡卡、拜度和克基乘白沙瓦特快离开德里，前往巴尼伯德，巴巴在那里重新联系了一些玛司特。结束工作后，当晚乘上孟买特快。克基在德里站下车，他妻子杜恩已按指示带来食物，巴巴和男子带上，继续前往阿格拉。

两天后，巴巴、美婣、其他女子及满德里，乘旁遮普邮车离开阿格拉，于8日中午抵达奥兰加巴德。大阿迪在此等候。他已安排好另一座房子，叫普雷姆·巴瑟拉（也在伽提区），巴巴之前住过。

与此同时，有关默土海滨和美国其它中心，同美国爱者的通讯继续。1944年9月，珍·艾德尔致信告诉巴巴，她的新书《阿瓦塔》的出版，以及亚历山大·马尔基对巴巴事业的兴趣和支持。二人正筹建新生活基金会，以便传播美赫巴巴的讯息，在加利福尼亚以大师的名义建立一个中心。为此珍和马尔基在格伦代尔市附近的蒙特罗斯买下500英亩地。

伊丽莎白和诺芮娜1944年9月又到默土海滨，10月2日地址确定下来。下面是伊丽莎白汇报进展的信件：

纽约，67号大街，东130号

1944年10月8日

亲爱的巴巴：

昨天，诺芮娜和我从默土海滨回来。我们到那儿的当天，收到您打算在将来接受地产的电报。后来我们收到另一封电报叫我们别担

心——正好在一个难题之前到。把几百英亩原始林地建成适合也许数百人的中心——当您的活动在那儿开展时，是一项首创事业。不过，虽说战争时期因限制不宜搞建筑，但似乎适宜发展农场，因为政府在扩展各种补助。

此外，从我的草图上您会看到，从纽约到佛罗里达的主要公路经过我们的地产。公路有电灯和电话线杆，战后可连到我们的中心，但目前由于限制不能安装。

这些发展计划制订好之后，蚊子的难题来了……由于诺芮娜染上医生说的“突发性疟疾”，我们在这方面受到警告。这是我们的难题，我非常高兴您已预先发电报叫我们别担心。我们立即从营地——我们对它的称呼——搬到默土海滨我父亲的房子，诺芮娜的发烧仅持续三天。不过，我们立刻着手解决沼泽地问题。父亲从默土海滨农场公司，在分期付款购买地产。

关于建筑，政府允许一个人每年花 1000 美元用于农场建设，我们已造好一座带纱窗走廊的两居室小屋，我们称之为您的小屋。今年还要造一座单居室小屋，有纱窗走廊作厨房和餐厅。同诺芮娜和我一起来的，还有达文·肖、弗兰克和凯·伊敦、约翰·巴斯，运来活动室在附近居住。这次旅行安娜·悌尔也随我们来，为大家做饭。她热衷灵性，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并渴望见到您。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可让许多人生活的地方，但明年只能花 1000 美元，所以我们四处查看，找到一个 50 x 30 英尺的大仓库，是上等柏木造的，外型美观。可以在 1000 美元之外，购买现房运过来。这样明年一月，我们将着手把它改建成宿舍，觉得费用会在限制之内……

最诚挚的爱

伊丽莎白

到了奥兰加巴德，巴巴从美拉巴德召来别的女子——朵拉、艾琳、卡库拜、恺娣、蔻诗德、吉蒂、曼萨丽、玛格丽特、娜佳、苏彤、苏娜玛西、

瓦露和凯克巴德家。巴巴向她们描述了他的克什米尔之行，几天后，把她们送回美拉巴德。拉诺随她们回去，位置由吉蒂代替。也让瓦露留下。

1944年10月，阿娜瓦丝和纳瑞曼也被召到奥兰加巴德。阿娜瓦丝对禅吉叔叔的死仍感消沉，因为她和他特别亲。她问巴巴：“您为啥要把禅吉叔叔从我们这里带走？我们那么爱他。”

巴巴回答：“为什么要为禅吉悲伤？你感到损失，我明白，但你知不知道，这对我有多大损失？”阿娜瓦丝认识到巴巴话语的道理，把这视作他的意愿接受了。巴巴安慰她说：“他不仅是我的跟随者，也是我的朋友！”

1944年10月23日星期一，阿美纳伽的瓦隶玛司特，阿里夏，被带到奥兰加巴德。巴巴同他工作了约五天，送他回去。26日邓肯来见巴巴，逗留三天。

11月，在阿旃陀，在大阿迪、拜度和卡卡的陪同下，巴巴联系了一个叫缅·萨赫伯的伟大玛司特。缅是此地闻名的圣人，人们说他远不止100岁。这位很高级的玛司特等着巴巴的到来。他领巴巴来到一个信徒家的楼上房间，请巴巴坐在沙发上，自己在他旁边坐下。他深情地拥抱巴巴，大声哭泣。最后他大声说出波斯对句：“Khud be kud azad budi, khud gireftar amadi（您本身自由，却为了世人利益，自愿受束缚）。”

回到车上，巴巴给满德里解释了玛司特的话，以及缅·萨赫伯有多杰出，还说，“大多数玛司特和圣人不知道我是阿瓦塔，只能根据他们的状态认识我。他们‘看’不到自身所处之外——他们的进步状态之外。”

结束这个阶段的玛司特工作之后，巴巴开始筹划在那格浦尔和萨奥内的达善活动。提前派巴巴达斯和维布提去负责那边的安排，后又派尼鲁。尼鲁带着铺盖卷和蚊帐去那格浦尔。德希穆克的妻子茵度玛提，看见他打开行李，就说：“尼鲁，你是行道者——何来这些个舒适？”

尼鲁回答：“我的好女士，灵性与外部舒适何干？灵性是为了内我；不能凭外表判断。巴巴教导我们，灵性与吃穿或舒适无关。事实上，‘我们虽衣着体面，却赤身裸体；虽吃却饿。这是我们的灵性！’”

1944年11月10日星期五，让女子们留在奥兰加巴德，巴巴出发去曼马德，随行有大阿迪、拜度、古斯塔吉和佳尔。克里希那、韦希奴和文克巴·劳留下。在曼马德，帕帕·杰萨瓦拉、潘多巴、伽尼、马内克·梅塔加入。加入者还有一位古尔杜瓦迪的学校教师，名叫钦塔马尼·韦希奴(保)·纳图，他从潘多巴那里听说巴巴来。大家乘上火车前往那格浦尔，包厢是卡卡从孟买预定的。次日上午10点抵达那格浦尔。巴巴满面笑容下车时，受到站台上聚集人群的高声欢呼。

德希穆克博士、潘克拉吉、M·巴瓦尼贤卡·尼尤吉法官和W·R·普拉尼克法官，和数百名人士一道，在车站欢迎巴巴，为他戴满花环。满身鲜花的巴巴被领向轿车，开到律师K·K·塔库尔家，德希穆克同他一起为巴巴和满德里安排了住宿。住处位于丹托利居民区。巴巴的食物在200米外的德希穆克家准备。

对25岁的保·纳图，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见到巴巴。一年来他一直盼望着达善巴巴。他患有肺结核，体质虚弱，仍从古尔杜瓦迪来到那格浦尔伴随巴巴。是爱把他带来，他也会得到回报。

虽说和巴巴从曼马德乘坐同一辆列车，保的座位却在另外的车厢。在那格浦尔火车站月台上，看见巴巴的光辉，他彻底“迷失”，心醉神迷。被小偷拿走钱夹和车票，也不知道。巴巴离开后，保·纳图回过神，才发现东西丢了。他看见检票员收票，不知该怎么办。正为此伤脑筋，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他转身发现是检票员，令他欣慰的是，认出那人竟是他的一个老友。

就这样，保·纳图首次达善巴巴，不但失去自己，还有财物！他向朋友解释情况后，随其他人离开车站，住在塔库尔的家。

德里来的克基·德赛，克什米尔来的道拉·辛，孟买、纳西科及阿美纳伽来的伽德卡等爱者也在那里，由衷地迎接至爱大师。那格浦尔的大批人在房子前面，等候着欢迎巴巴。从远处给他们施达善后，巴巴回房间休息。可人们继续高呼“捷！”巴巴又出来，从房子二楼挥手致意。这样做了三四次，直到他们满意，长途旅行后的他这才去洗漱。

一群群男女来到塔库尔家楼上，巴巴在那里接见他们，施达善，同每人交谈。一直持续到晚上，他带满德里去迪乃希·南蒂妮·乔地雅的家吃晚饭。迪乃希是位女诗人，之前见过巴巴。她很富有，为接待巴巴做了精心安排。在巴巴经过的地面和楼梯上铺上精美的丝绸纱丽。（注：迪乃希·乔地雅后来嫁给一个叫达米亚的马尔瓦尔富豪实业家，被丈夫家人禁止拜访巴巴。）

11月11日星期六，晚上9点半，达善在戈拉克先麦丹举行，近30000人参加。（注：麦丹是一种类似广场的露天公共场所。）巴巴授予《神与宗教》讯息，由尼尤吉法官朗读，德希穆克译成马拉地语，马内克·梅塔译成印地语。以下是摘录：

世界上的组织宗教往往不能传达其灵感源头创立者的真见。教条、信仰和仪式绝非真正灵性生活的本质。宗教一旦沦为纯粹的外部仪式，就成了灵魂的牢笼。改信另一种宗教也无大助益。就像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宗教不能帮助人从灵性束缚中解放并证悟神，则毫无用处。也就是宗教让位给神的时候了！

因此，我对创立新的宗教没兴趣。世界已被基于教义和信仰的众多宗派分裂。我不是来给人类另一个牢笼的，而是来把无限真理传授给世界。世界需要唤醒，不只是口头说教；需要神圣生活的自由广阔，不是刻板浮夸的浅薄；需要爱，不是权力显示。

我面前的世界任务特别有创新性。事实上，你们无人需要从我这里接受神性；我要给予的是众生一体的知识与体验。

人将会戒绝自我生活的诱惑，充分继承自身的神性，认识自己即至高上帝本身；人的心灵将会启开，以便释放积极的神爱。神爱不知衰败、恐惧或腐朽，因为它由众生一体的认识照明。让那些对真正价值活着者倾听我的呼召；他们将对真理和爱的新时代的到来，做出充分的贡献。

巴巴到达广场时，迎接他的是那格浦尔的大圣人图克多吉·马哈拉吉，他在“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的雷鸣般欢呼中，把巴巴领向讲台。

图克多吉陶醉于巴巴的爱，开始唱巴赞！达善持续两个半小时，直到午夜，人们为巴巴的非凡人格倾倒。感觉犹如淹没于他的光明海洋！他们定睛凝视着他，对世界浑然不觉。

广场响彻至爱的颂歌，30000 颗心听到甜美歌声的回响。午夜，图克多吉·马哈拉吉止住唱诵，请求巴巴祝福大家。长发垂肩、容光焕发的宇宙之主起身，举起双手。四周一片寂静。

美赫巴巴的沉默向每个人宣说其秘密，

激起每颗心难以忘怀的感动。

至爱拥有的真与美，吸引着每个人！

众人一时忘却一切，被他生气无限的表情迷住。巴巴祝福后，放下手，从寂静深处爆发出感人肺腑的高呼：“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人们冲向讲台。图克多吉·马哈拉吉把巴巴扛到肩上，走到车旁。巴巴离开了；可人群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194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天，一大群人聚集在塔库尔房前，呼唤巴巴。巴巴出来，施了一会儿达善。然后接受那格浦尔的马尔瓦尔人富商，堪·巴哈度尔·M·F·R·马拉克的邀请，到他的宅邸，该市的其他显要聚集在此。

稍作逗留之后，巴巴于 5 点离开，访问附近的罗摩克里希那埃舍。并受到斯瓦米巴斯卡伊希瓦·阿南达的接待。普拉尼克法官宣读巴巴的讯息，“神乃唯一真实”，由德希穆克译成马拉地语，马内克·梅塔译成印地语。下面是其中一部分：

有时候成道被误认为是受限个体的自私目的。在成道中没有自私或受限个体性的空间。相反，成道乃是分别我之受限狭隘生活的最终目标。成道大师的生活是对全人类的纯然祝福。

斯瓦米向巴巴介绍了埃舍的全体居民，巴巴建议他们遵照罗摩克里希那的教导生活。这位加尔各答的至师，曾被巴巴称为“阿瓦塔时代的先驱”。

当晚7点半，德希穆克在丹托利的国立学院礼堂献上赞颂大师的克尔坦唱诵，巴巴和满德里出席。礼堂挤满了人。A·V·卡勒律师宣读了美赫巴巴的《神与爱》讯息：

灵性道路类似于登山，经过山岭沟壑、棘刺丛林、悬崖绝壁。要安全可靠地登上山顶，如果说有一样最必要的东西，那就是爱。追求至高者若忠诚地听从爱之无误向导的低语，其余的必要品质都能够且一定到来。

失去这位向导的掩护，等待着你的惟有绝望。通向与神合一之最高状态的大门，对那些没有勇气在焦灼的神爱火焰中失去个人分别存在者，紧紧关闭。

德希穆克博士在巴巴面前听到这个，完全被征服，宣告：“看！阿瓦塔已经来到这里！不折不扣的阿瓦塔！神性的化身本人，他的降临一直为世人所期盼！”

第二天原本是巴巴的休息日，可人们仍然来到丹托利的住所，不让他独处。他慈悲地让他们达善，同他们随便聊了一会儿。下午3点，负责安排活动的接待委员会成员们被一一介绍给巴巴；还举行了一场卡瓦里演出，在场者只有巴巴和几位特选者。

这次伽尼还宣读了巴巴的讯息《神性的两面》，摘录如下：

无论乌云多么黑暗，痛苦和绝望多么尖锐，都不能忘记一个灵性事实，对受苦的人类，它象征着欢欣和希望。我今天在此告诉你们。

在世界事务中，总是永恒积极存在着神性的两面：神性的毁灭方面，在波斯语中称作夏玛-埃-贾拉尔，意思是自我荣耀；神的建设方面，在波斯语中称作夏玛-埃-贾玛尔，意思是自我荣福。神的自我荣耀面明显活跃时，造成大规模的苦难和毁灭。神的自我荣福面示现自身时，带来和平与充足。

在自我荣耀方面，神性通过其造物界排斥自身；在自我荣福方面，神性通过其造物界吸引或爱自身。前者是否定方法，后者

是肯定。两种方法终极上皆是神圣智慧的工具，以唤醒人类继承神圣遗产，即证悟大我。

再者，神的这两个方面，不仅个别和集体地影响人类，而且它们的强度和势力直接互成比例，在周期性波动中示现自身。由于目前毁灭阶段即将减弱，神圣荣福方面就要来临；我的神圣使命，就是邀请人类利用该临近的祝福。

正如在当前的世界灾难中，有罪和无罪者，战士和不战者，皆深遭身心痛苦；同理，在即将显现的神的自我荣福方面，不仅配得者而且不配者，都有同等的机会，成为神恩的接受者，条件是他们对这个罕见独特的周期性分配的形势清醒。

对所有听到和未听到我的讯息者，致以我的祝福。

然后，德希穆克九岁的女儿桑吉乌妮跳了舞。德希穆克全家人都崇拜巴巴，德希穆克本人则成了美赫的喉舌！他想方设法，通过公共讲座和杂志报纸上的大量文章，把巴巴的讯息传遍印度。

晚上，巴巴访问拉姆达斯·乔拉希亚的家，将他的两个小儿子商卡拉和伽内希拉抱起，放在膝上，反复亲吻。唱颂了巴巴的阿提，巴巴发了帕萨德。

巴巴走出屋子，令人惊讶地站在路上，拒绝上巴士。原因很快自明，原来巴巴达斯还在丹托利。巴巴派巴士去接他。有人为巴巴拿来一把椅子，巴巴坐下，为聚集来的当地磨坊工人施达善。巴巴达斯到后，大家去牙科医生乔贝的家，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小型活动。之后返回丹托利。

1944年11月14日星期二，巴巴上午10点离开，到那格浦尔的神智学会施达善。学会的秘书读了巴巴的讯息《爱的动力》。摘录如下：

真爱不同于放纵情感的一时冲动，也不同于昏睡心灵的衰竭麻木。真爱绝不会造访那些心灵因私欲而阴暗，或因不断依赖短暂感官对象的引诱刺激而虚弱者。然而，对心灵纯朴的人，真爱通过大师的积极恩典，作为礼物降临。

有勇气和智慧向至师臣服者，是至师恩典的接受者。至师的恩典降临于配得者。恩典降临时，在人心中点燃神圣之爱，这不仅能让求道者与神合一，还极大地帮助那些与自身局限斗争者。

没有比爱更大的力量！

下午3点至5点，巴巴在塔库尔家接见人们。7点半，那格浦尔大学会堂举行活动。会堂爆满，有些人只好站在外面。巴巴一到，普拉尼克法官和尼尤吉法官给他戴上花环。几个女学生唱了一首欢迎歌曲。普拉尼克法官是大学的校长，对巴巴极其尊敬，说：“美赫巴巴的工作是让人类成道，他今天莅临那格浦尔大学，是我们的荣幸。”

尼尤克法官讲到巴巴的灵性地位和工作，然后向众人读了巴巴的讯息《众生一体》。下面是其中一部分：

在浑一不分的生命海洋中，你出于无知，造成基于性别、种族、国家、宗派和社团等的有害分裂。让这些自造的分裂毒害你的心灵，阻碍你的关系。你必须逐渐而稳定地，在智慧大师足前吸收这一真理。必须逐渐而稳定地，摒弃偏见，脱离表面分别。必须逐渐而稳定地，行走通向无名无相者的道路。

你心里装着那个无名者，就不必结束二元游戏。你须在造物界剧中扮演角色，而不陷于二元。须在生活的各种经历中间，体验和表现生命一体。一切众生皆一，一切分别皆想象。

要确立于我带来的这个永恒真理！

这则讯息的马拉地语版本由普拉尼克法官朗读，印地语由马内克·梅塔读。马内克是帕西人，不擅长印地语，可他仍然想读。他的行为和外貌特别（蓄长发、一身白衣），发音令人发笑。看到大家在暗笑，他恳求：“香提，香提（安静，安静）！”

学生们笑得更欢，嘲弄地大喊：“坐下吧，大婶！”

巴巴也笑了，但示意众人安静。学生们听从，马内克总算读完讯息。看见巴巴笑，学生们发现和他平等，感到和他一体。

在随后的唱颂中，巴巴开始对潘克拉吉打手势，后者也以手势作答。在那格浦尔期间，巴巴让潘克拉吉每天去德希穆克家，拿韦希奴每天发的电报。每当外出旅行、达善或做玛司特工作，巴巴都指示韦希奴每天给他发一封电报，汇报奥兰加巴德的女子健康状况。在那格浦尔，电报由德希穆克家代收。

有三天，电报顺利收到，可第四天，潘克拉吉发现电报局没收到电报。巴巴问潘克拉吉原因，他回答说：“我查询了，没有收到奥兰加巴德来的电报。”

巴巴说：“韦希奴不会不发电报。”

“这是战争时期，”潘克拉吉解释，“军事通讯总是优先。也许这是我们今天啥也没收到的原因。”

巴巴叫他回电报局进一步询问。“一定是哪里出了错”，巴巴表示。潘克拉吉又去，也是一无所获。活动还在大学里进行，潘克拉吉从电报局返回。在唱颂中间，巴巴问起是否收到电报，潘克拉吉摇头：“没有。”

从外表看，在大学的公众活动极其成功，巴巴返回丹托利。在德希穆克家吃过晚饭，巴巴指示潘克拉吉：“明天上午，我带大家去萨奥内。你不要随行；等收到韦希奴的电报，再乘巴士过来。”

这使潘克拉吉琢磨：“电报有什么重要？每天都一样——‘一切都好。’每天那么多电报发给巴巴；他对这些怎么没反应？他的满德里就这么优越？为什么这么担心？他一定是已经知晓一切。既然无所不知，干吗对一封普通电报如此不安？”

禅吉去世后，潘克拉吉曾致信巴巴，请求做他的秘书，也许这是对未来秘书的一次检验。当晚9点，巴巴又召见潘克拉吉，神情焦虑地说：“奥兰加巴德一定出什么事了。”

潘克拉吉心烦意乱，脱口而出：“我能做的都做了！我没别的法子了，巴巴。”

巴巴表情痛苦，转向大阿迪问：“禅吉要是活着，会怎样回答？”

阿迪马上说：“绝不会像潘克拉吉这样！禅吉会说，‘我再试一次，巴巴。’”

巴巴把潘克拉吉叫到身边，拧着他的耳朵，说：“现在明白了，你顶替不了禅吉的位置？”

潘克拉吉为自己的粗鲁行为道歉，又很高兴巴巴拧了他的耳朵，因为他只会对最亲密者这样做。不过，当夜他心神不宁，苦苦思索出了什么事。

午夜，卡卡叫醒潘克拉吉，说巴巴要见他。他忐忑不安地走进巴巴的房间，却发现他心情愉快。巴巴告诉他：“卡卡去洗手间时，有人把电报交给了他，他放进抽屉，忘得一干二净。刚才他碰巧开抽屉，看到电报。现在去好好休息吧。明天同满德里一起去萨奥内，别再想这事儿了。”

潘克拉吉离开房间，心充满爱。这件小事给了他终生的教训。

1944年11月15日星期三，全体人员，包括潘克拉吉、德希穆克全家和那格浦尔的其他爱者，乘轿车和巴士前往安格瓦达。安格瓦达在21英里外，最后2英里是石子路，轿车和巴士都很难开。维布提在安格瓦达的一条河边建立了美赫灵性中心，邻村的跟随者会来祈祷、唱颂和听人讲美赫巴巴。

全村人出动，在河边迎接巴巴。他们一大早就起床，穿上最好的衣服，用鲜艳色彩装饰牛车，把叮当作响的铃铛挂在牛颈上。他们请求巴巴坐牛车过河，巴巴默许。请到巴巴造访他们村子，村民们高兴地跳起舞。整个场景美好似画，令在场者想起主奎师那带着牧牛郎挤奶女过亚穆纳河的时光！巴巴直接到新建的中心，维布提唱了阿提，正式安放巴巴的像片。发帕萨德之后，巴巴动身去2英里外的萨奥内。

10点巴巴抵达萨奥内，又是全镇出来达善。坡帕里和另一个叫P·D·哈卡勒的律师为活动作了精心安排。将巴巴带到巴瓦卡·普里得的居所。

房子四周，只见人山人海。六七个村的人已提前等候数日。巴巴早已在他们心中安家。坡帕里在该地区为传播巴巴的讯息和爱，做了出色的工作。结果，近40000个男女与孩子，心怀渴望来达善美赫帕布——美赫主。巴巴几次从屋子走出，祝福众人，可他们还不满足，不愿散去。

在这大群人中，有个叫查奥德·马哈拉吉的知名人物来见巴巴。他合掌，含泪祈求：“请祝福我，让我的事业活动成功。”

巴巴让他放心：“发电站永不会失灵，只要电线保持与它的连接。”

空气中充满胜利属于巴巴的欢呼声，弥漫着喜悦。巴赞唱颂开始，人们陶醉于至爱的笑容，忘记了世间和烦恼。之后，巴巴和满德里吃午饭，接着被护送到萨奥内的美赫灵性中心，哈卡勒眼含热泪，唱颂阿提，坡帕里全家达善巴巴。巴巴在这里授述了《灵性渴望的不灭之火》讯息，由哈卡勒宣读，随后是伽德卡的马拉地语翻译。下面是讯息的一部分：

充满欲望的生活总是且必然受制于乐与苦、满足与失望、好与坏等对立面之间的无止境摇摆。但在自我生活的骚乱苦乐当中，出于经验的成熟和大师的恩典，产生清晰的认知——通过虚妄和短暂生命形式去寻求欲望满足的彻底徒劳。

这是灵性渴望生活的起点，伴随它的是对真与假的不断识别。当灵性渴望如此被唤醒时，就绝不会完全安定或回避之。它成为一股不灭火焰，焚毁限制性欲望的根基。行道者就这样通过强烈的灵性渴望抵达和平寓所。

巴巴随后到市立高中对面的露天广场，那里已搭好巨大的棚子。但还是容纳不了聚集的数千人。人太多，很难控制。

嘉尔·科罗瓦拉宣读巴巴的讯息《人类的神圣遗产》，哈卡勒·普里得用马拉地语复述：

在世界各地，人们不停地争取幸福；但很少人拥有，因为很少人真正知道幸福的秘密。

人不断感到受挫受限，总是处于难解痛苦的掌控，因为他不知自身真性，认同于身体、欲望或受限的个体心，从而成为其局限和痛苦的牺牲品。唯有通过认识到自己不同于且超越这一切，他才能自由继承持久幸福的神圣遗产——这与他作为神的存在没有分别。

大师不会给求道者已经潜在于后者内里的东西。他只是揭示求道者的真我，使他能继承自己正当的神圣遗产。

巴巴接着宣布：“萨奥内和安格瓦达的达善活动感动了我的无限心。我对这里的爱极为满意。”

查奥德·马哈拉吉唱颂巴赞和克坦。之后宣告：“美赫巴巴是一切宗教的汇合！”

查奥德五体投地，拜倒巴巴足前，祈祷：“愿您驱除人类的苦难！”

两小时后，巴巴起身，站在台上挥手，祝福聚会者。泪水从许多村民脸上滑落。巴巴的离去深深撼动他们——他们觉得好像心被撕裂。

萨奥内的杰那拉延先生邀请巴巴和满德里到他家吃晚饭。晚上巴巴过去，给他的家人施达善。之后，巴巴表示该去那格浦尔了，不过出发前他在坡帕里家逗留了几分钟，向他的家人道别。他的妻子、儿子师利拉姆和女儿都开始抽泣。巴巴安慰坡帕里：“你很幸运，妻子孩子这么爱我。你们一家属于我。你们都是我的。”

大师的这些爱语，让坡帕里一家把一生献给他。全家人含泪向他告别。

巴巴返回那格浦尔，已是夜间10点，阿卜度·马吉德·堪安排了一场卡瓦里演唱。数年前，他被诺芮娜关于巴巴的演讲感动，像对母亲一样对待诺芮娜。卡瓦里歌手一直唱到午夜，巴巴虽因一整天活动十分疲倦，却没让阿卜度·马吉德·堪失望，一直待到结束。

1944年11月16日星期四上午，巴巴访问那格浦尔的佛教协会。大阿迪宣读讯息《隐蔽的大我珍宝》。摘录如下：

没有一个造物不是注定要抵达最高目标，恰如没有一条河流不是蜿蜒流向大海。然而只有在人类形体，意识才发展到能够表现其自身真我（众生的大我）完美性的程度。

必须一个接一个放弃对虚妄的各种执著；必须一个接一个扔掉那些加剧欺骗性分别我火焰的业相薪柴，并且选择真理的无往不胜火焰的迫切渴求。业相乌云必须彻底消散，意识天空才能由

不可熄灭的神（众生真我）光照亮。我的使命是帮助你们继承这个隐蔽的大我珍宝，我祝福每一个热切寻求该珍宝者。

之后，巴巴访问尼尤吉和普拉尼克法官家，接着前往火车站。爱者都聚集在那里，渴望最后看一眼至爱。站台上到处是人，花环成堆。众人怀着沉重心情，为巴巴送行。火车上，陪同者给巴巴讲笑话，有人唱歌，有人讲故事。再次随巴巴旅行的保·纳图突然想到：“为啥不为巴巴唱首歌呢？”就在那一刻，巴巴打手势让他唱。保唱了歌，也得到大师无所不知的第一手经验。

巴巴给大家发水果，过了一会儿，他躺在座位上，用一条白床单盖在身上，做内在工作，大家保持安静。

坪坡岗和阿美纳伽

1944年11月17日，巴巴抵达曼马德，并带满德里前往奥兰加巴德。其他随巴巴旅行者返回各家。

28日，巴巴同男女满德里离开奥兰加巴德，前往坪坡岗，当天到达。一到，就派吉蒂与瓦露返回美拉巴德。

12月1日，巴巴通过大阿迪的办公室发布公告，其中提及明年4月对安拉阿巴德的访问，5月在美拉巴德的一个月聚会。参加聚会的爱者已达600人。公告还宣布：

在阿美纳伽时，巴巴决定一天中亲自给穷人发价值1万卢比的粮食。这不是救济，而是他通过该帕萨德，同穷人直接接触，这将利益全世界的穷人。巴巴希望不要对这项活动作任何宣传。

巴巴将纳瑞曼和阿娜瓦丝·达达禅吉从孟买召来，讨论他们的婚礼计划，建议他们在12月结婚。两人答应，他说：“月份是我的，日子是你们的。你们定个合适日子。”阿娜瓦丝选了12月21日，巴巴同意。

这年将公开庆祝美嬉的生日，准备在美拉巴德进行。满德里着手安排伙食，并搭建一个临时帐篷。马萨吉负责烹饪，需要租一些炊具，他为此去了趟普纳。还给孟买、普纳、阿美纳伽、纳西科和其它地方的爱者发去邀请。通知说，将为他们提供食宿。彭度忙于搭帐篷，帕椎安装水电。

1944年12月18日，马萨吉带着一卡车必需品，返回美拉巴德。可在烈日下乘敞篷卡车旅行，影响了老人的健康。马萨吉当着儿子彭度的面，卸完车上的货，交代他把东西入库后，回屋在床上躺下。韦希奴的母亲卡库拜来他房间，同他讨论烹饪细节。没人意识到他病情严重。

马萨吉睡了一宿，次日午饭后回房间打个盹。下午1点半，姜古来问到市场采购事宜。敲门却没人应。他慢慢打开门，看见马萨吉的头略微垂在床边。姜古叫他——可马萨吉已长眠不醒。姜古喊彭度。彭度、帕椎、

尼鲁和韦希奴闻讯跑来。尼鲁抚摸马萨吉的脉搏，但已无济于事，说马萨吉是心脏衰竭。叫来阿美纳伽的一名医生，可 he 已去世。时年 77 岁。

巴巴从坪坡岗过来，下令在铁道附近马路的另一边，满德里宿舍对面，挖个墓穴。棺木运到，将马萨吉的遗体放入。巴巴摸了摸遗体，接着棺盖钉上。满德里肩抬棺材，巴巴也帮忙。入葬前，巴巴再次触摸棺材，第一个往上面撒土。满德里每人撒一把土，巴巴把鲜花放在墓上。（注：马萨吉是遗体葬在下美拉巴德的第一个男满德里。）

巴巴的亲舅父鲁斯特姆·马萨，从最早期就和巴巴一起生活。他把毕生奉献于服务他，也把女儿娜佳和儿子（彭度）交给巴巴。马萨吉做过满德里的厨师，巴巴的守夜人，在托卡期间，为女子清洁厕所，还做了很多别的工作。他是个强悍的男子，全心全意跟随巴巴至终。

马萨吉！你的舍弃，你的服务，你的力量

和你的爱，不愧为真正的门徒。

我们向你致敬，你虽睡去却永远觉醒！

19 日当晚，纳瑞曼、阿娜瓦丝和来自孟买的 86 人，到达阿美纳伽参加婚礼。巴巴去看望他们，施达善。

1944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10 点，31 岁的纳瑞曼和 26 岁的阿娜瓦丝，在阿美纳伽的火庙举行盛大婚礼。当晚，巴巴将新婚夫妇召到坪坡岗。阿娜瓦丝的妹妹娜格丝和母亲巴查麦也一道来。他慈爱地祝贺新婚伉俪，之后拉着巴查麦的手，带她参观坪坡岗的房地。

巴巴问：“你喜欢这里吗？”

巴查麦回答：“很喜欢。”

“过些时日，我让你永远在这里。”巴巴说。这使阿娜瓦丝惊讶，因为她母亲身体一直欠佳，还要照顾全家人。可是两年后巴查麦咽了气，阿娜瓦丝明白了巴巴的承诺。

巴巴把阿娜瓦丝和娜格丝留在坪坡岗，叫纳瑞曼和巴查麦回去。22 日巴巴带女子到美拉巴德居住，次日在此发生独特的事件。

12月23日星期六，巴巴将阿美纳伽的爱者和出席纳瑞曼和阿娜瓦丝婚礼的客人，全部召到美拉巴德。让人在马萨吉墓边挖了个两英尺的坑。并将禅吉的铺盖卷埋进去。巴巴往上面抛撒玫瑰花。之后，大阿迪宣读巴巴为全体逝世弟子纪念塔奠基仪式授述的讯息：

你们今天在此见证一个无比重要的庄严场合。当世人狂热地追逐昙花一现的事物时，总会有些人，靠大师的恩典，获得真正的生活观。这些为数不多的幸运者，时刻准备着将生命献给不灭不分的神圣生活的普遍而永恒真理。这些将私念弃置不顾，将生命献给大师的神圣而紧要事业者，其灵性的伟大，难以言喻。虽无法描述，这对他们本人却远不止是件光荣装饰。一个可见的象征其不移忠诚和信爱生活的纪念塔，本身可成为激励代代未来人的媒介。

在此建立的我的已故爱徒纪念塔，将成为后代的灵感和力量源泉。纪念他们，不是为了他们；他们对名声毫无欲求。纪念他们，是因为这会成为生者和后来者的榜样。基于爱的牺牲生活决不会虚度。它不仅本身美好丰硕，还留下美好丰硕的创造性灵感。

此塔奠基于我亲爱的马萨吉的墓地，连同我的爱徒F·H·达达禅吉的铺盖，他对我的事业的无私服务，可谓全心全意，无与伦比。其他人，如布阿先生、穆西吉、萨姆帕施·艾扬伽等，生前也以无懈可击的正直品格服务于我的事业。在塔底为他们每人放一支花；他们的名字将全部刻于将在此建立的光荣塔之上。

用鲜花象征这些逝者，摒弃了盛行于不同社会的分别性殡葬仪式。把这些花放在同一个基底，是为了强调这样的真理：这些爱者虽身体不同，却都是同一永恒与不分灵魂的部分。不将死者身体埋葬于纪念塔；因为肉体只是灵魂的幻影。名字会刻于该塔的爱者，可自由选择死后的遗体处置。可按各人的宗教或生前愿望，将其尸体埋葬、火化或置于静默塔；在这座纪念塔上仅以名字代表他们。

此塔将纪念那些属于不同宗教者，并将实际代表世界各大宗教的根本一体。世界上所有的大宗教，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同一个真理，我又以新的方式将之带来。纪念塔将表现世界上各大宗教的标志，以明确强调一切宗教的一体性。此塔将因而成为一切宗教皆一的沉默宣言。永恒生命的无尽和平，有意识神性的不衰荣光，将加冕这座纪念塔代表的灵魂。

他们皆永远属于我。我祝福他们全体。

随后，阿迪遵照巴巴的意愿，宣读巴巴几天前拟定的全体逝世者名单。巴巴坐下，随着每个名字，把一朵接一朵玫瑰花放在地基上，好像是在表示，他们全都融入他的无限神性海洋。巴巴为每个人放一朵花，表明他的每一位爱者有一天都将融入该海洋。

整个过程，巴巴的脸喜悦洋溢——证明每一位爱者的死亡只不过是个体介，让他们更深地淹没于他的爱。

纪念塔建成的一天，

将是对世人的永久提示：

宗教皆一，分别皆幻。

24日星期天，悲剧再次降临。小阿迪的妻子谷露，生下儿子达拉一小时后在阿美纳伽去世。凌晨5点，巴巴从美拉巴德赶到萨若希家看望谷露，把手放在她头上，几秒钟后她就去世了。似乎在离开身体前一直等着巴巴的到来。接受了祝福，古露便融入他，时年30岁。

1944年12月25日星期一，美拉巴德的气氛活跃，隆重庆祝美媞的生日。下美拉巴德有卡瓦里演唱，喜悦洋溢。

在他的神圣朝廷，无欢愉也无悲伤

——惟有喜光弥漫。

这喜悦总由痛苦伴随，

却非世俗烦恼之苦；

而是心灵渴望之痛，

它使喜乐可及！

12月27日，巴巴同美婣、玛妮、美茹和瓦露，返回坪坡岗。

就这样，巴巴生平最多事的一周之一过去。19日马萨吉去世；21日纳瑞曼和阿娜瓦丝结婚；23日举行纪念塔奠基仪式；24日小阿迪的妻子谷露逝世，她儿子达拉出生；25日庆祝美婣生日。在1944年12月这难以置信的一周，巴巴让他的所有亲密者经历了情感起伏——死亡、出生、葬礼、婚礼、生日庆祝——还有他自始至终的撒晤斯！让他们亲身体会到，世界及其事务只是一场梦，生死只是醒与睡。

24日夜，保·纳图和巴尔西的一位校长，瓦苏德·贾干纳施·科尔，来到美拉巴德，逗留两天。离开前，保·纳图告诉巴巴，古尔杜瓦迪有个男孩在静心中体验到喜乐。他说静心时能看见巴巴的形体，但看不到巴巴的脸。巴巴听完，起身走了，未作评论。保·纳图想：“我该对男孩说什么？我承诺他，要把他的情况告诉巴巴，可巴巴啥也没说。”

他正想着，大步行走的巴巴突然停下，对保示意：“告诉男孩，我的纳扎（关注）在他身上。他将看见我的全形。”保很高兴。

保返回古尔杜瓦迪，男孩正等着，说：“今天一大早，我第一次看见美赫巴巴的形体和神圣面容。”

美拉巴德的另一位客人是玛尼克·兰吉。长达一周的节庆结束后，他返回纳西科，却于31日去世。他很幸运，临终前达善了巴巴！

纳瑞曼和阿娜瓦丝婚后，按巴巴的指示，在阿美纳伽多留几日。有时巴巴会召阿娜瓦丝来坪坡岗。她身体不好，失眠。一天，巴巴叫她来坪坡岗，让她去睡。每隔五分钟，他都来看她是否睡着了。巴巴的持续探望使阿娜瓦丝清醒，想念他，最后入睡。

之后，纳瑞曼和阿娜瓦丝离开，在孟买安家。由于战争，当时在孟买几乎不可能找到住所。可他们抵达不久，靠巴巴的纳扎，在一座叫阿厦那的大楼租到一套宽敞的公寓。1942年巴巴在罗纳乌拉曾表示，只有在纳瑞曼和阿娜瓦丝有自己的家后，他才会重访孟买！

1945年3日，伊丽莎白·帕特森的父亲，西门·查宾先生去世，她发电报告诉巴巴。次日，巴巴给她回电：“你父亲已幸福地在我的无限心中获一席之地。”

查宾先生1932年在纽约见到巴巴，因为他送给女儿的礼物——默土海滨地产，巴巴在美国建立中心的计划就要实现。西门·查宾先生慷慨、乐善好施，设立了四个慈善基金会。他常说：“不与那些不幸者分享，我就不配自己得到的一切。”让这个美丽的美赫灵性中心成为可能，伊丽莎白的父亲确实幸运。

从1945年1月1日起，将阿里·夏带到坪坡岗巴巴身边。之后三周，巴巴每天同他闭关工作几个小时。

1945年1月6日星期六，巴巴到美拉巴德，会见从孟买召来的卡卡·巴瑞亚，讨论一些工作。这期间巴巴每天仅吃一餐。大阿迪每日从阿美纳伽来坪坡岗接受指示，在坪坡岗的巴巴与美拉巴德的满德里之间传达消息。

内在工作暂时完成，巴巴同阿里·夏闭关三周后，于25日把他送回阿美纳伽。

次日，巴巴到美拉巴德会见从拉乎里召来的达克，讨论一些法律事务。

1月31日星期三，巴巴离开坪坡岗，带女子们搬到阿美纳伽郊外的鲁西·伊朗尼家。这次搬家是因为坪坡岗在卡里玛玛的监管下，正在进行一些小型建设和修缮工作。到阿美纳伽之后，巴巴把拉诺从美拉巴德召来，这样美婳、玛妮、美茹、拉诺和瓦露，现在随他住在“帕帕家”（帕帕是巴巴给鲁西取的昵称）。

1945年2月2日星期五，巴巴带拜度和卡卡离开阿美纳伽，去占西做玛司特工作，4日在那里联系了14名玛司特。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个叫旁遮比麦的玛司特尼。巴巴还重新联系了阿拉乎丁，一位蓄着长发和胡须的赤裸玛司特，他多年背靠一座旧塔坐着，不分昼夜地凝视太阳或星空。

奥利亚巴巴是占西的最高级玛司特。他老得走不了路，但拖着脚在地上挪动。这位圣人玛司特身上极脏，常辱骂过路者，对其他人却嬉笑如常。

2月6日，巴巴返回阿美纳伽。对5月份的一个月聚会进行讨论。巴巴为此来往于美拉巴德，有时把满德里召到阿美纳伽。最后决定，从每个城市邀请一名小组领导，到美拉巴德参加40人的小型会议，一次性决定为期一月的聚会！打算参加一个月会议的人数达到600。这带来若干困难，如巴巴1945年3月1日通过大阿迪发布的公告中的解释：

1944年12月1日最后公告的签字者，曾受邀参加1945年5月的会议。很多人对工作生活做了调整，准备好参加该月的集会。几个人很难请假或离开一整月，虽然渴望却不能参加。无论如何，这次聚会因若干原因已推迟几次。

聚会的具体目的是灵性的，在做到这点之前，只是聚集一批签字者，则实现不了这个目的。聚集一处生活一个月，有若干难处。必须用自然的方法适当解决。在此关键时刻我的宇宙心干预不合适。爱者的食宿等身体需要，必须得到妥善安排，以便签字者都能完全致力于集会的灵性事业，而不必被身体需要分心。

因战争情况，食物配给一直是个问题，显然无法解决。另外，政府对数百人集中居住一个月的限令，也是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旅行对每个签字者都不容易。

考虑到集会所立足的唯一且最重要的灵性目的，暂时有必要延期，以获最佳结果，无论表面怎么不合适。从变化事件的表面现象中，产生一个明确的灵性基础，大我证悟的上层建筑即建立其上。最初签字不惜一切身心代价磨难、完全服从我者，可把战胜聚会延期造成的精神困扰，视为坚定信念的有力证据。

根据1944年12月1日最后公告的一个月聚会，将不在1945年5月举行。所以我期望每位签字者解除因参加聚会所做的请假等承诺。

为在一连串暂时推迟中建立永久连结，我希望每位签字者，从1945年5月1日早上7点至5月2日早上7点，24小时全天禁食。不吃固体食物、水或别的流质。

巴巴随后列出 40 人，希望他们 5 月份到美拉巴德一周，讨论并决定“一个月聚会的命运，及其对全体签字者最有利的的时间、地点、食物和其它每项便利的一切调整”。

禅吉一生忙碌操劳巴巴的工作，根本没时间整理自己的日记、笔记和信件。他会匆匆记下，收集起来，放在箱子里。如前所述，1940 年在班加罗尔，埃瑞奇和大阿迪整理过他的一些东西。禅吉去世后，他的箱子全部从孟买运到美拉巴德，巴巴把整理它们的任务交给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

对费拉姆来说，整理禅吉的信件和笔记是件枯燥而辛苦的工作。其一，禅吉的字迹有时极小；另外，他习惯顺手拿张碎纸片记下巴巴的话，往往不标日期，或者只记下日期月份，不注明年份。费拉姆用了九个月才完成工作，尽量整理好。这样，费拉姆罗兹（禅吉）的遗产由费拉姆罗吉（费拉姆）理顺！

禅吉去世后，大阿迪成为美赫巴巴的正式秘书，处理大师与跟随者之间的通讯事务。费拉姆协助阿迪，通信和记录做得很有条理。

费拉姆是个单纯天真、极易轻信的人。经常是满德里开玩笑的对象，彭度和尼鲁特爱揶揄他。费拉姆身体也不好，患有哮喘，巴巴指示彭度每天给他牛奶喝。一次，费拉姆对尼鲁抱怨：“我不喜欢彭度给我的牛奶；有股怪味。”

“那是因为他给你的不是牛奶，”尼鲁开玩笑，“而是马奶，好让你像马一样强壮！”

“真的？”费拉姆怀疑地问，“雌马能挤奶？”

“当然。”尼鲁说。美拉巴德备有一辆马车，每天从阿美纳伽运送供给，马最近刚产仔。因此，轻信的费拉姆确信彭度给他的真是马奶。很快，费拉姆停止喝牛奶，尽管彭度试图说服他，尼鲁在开他的玩笑，费拉姆忿忿不平地相信他会成为另一场恶作剧的对象。

彭度报告了巴巴。巴巴派人叫来费拉姆，问道：“这些天你为啥不喝牛奶了？那可是我的命令。”费拉姆说出原因，让巴巴乐得大笑不止。

“你真是个傻瓜！”巴巴揶揄道，“我从未见过你这样的人！我奇怪尼鲁怎么没告诉你那是鸡奶！你不该把他们的玩笑当真。好了，从今天起开始喝牛奶，直到我叫你停止。”

为了玛司特工作，巴巴希望在海得拉巴待六个月。邓肯在附近塞康得拉巴德的军队医院当医生，1945年1月底给他发电报，叫他开始为巴巴和满德里寻找合适住房。邓肯在海得拉巴看了几处，2月8日到阿美纳伽时，向巴巴汇报了情况，并待了三天。

关于战争，巴巴之前曾告诉邓肯，（美英）盟军虽将赢得战争，却可能失去和平，因为俄国会支配和平谈判。这次邓肯来访期间，巴巴还评论说：“美英将在俄国手里惨遭外交失败——甚至比一场战败更为严重的外交失败，后果将持续很久。”

巴巴希望在海得拉巴地区做些初步的玛司特工作，1945年2月21日星期三，带彭度、拜度和卡卡乘火车前往海得拉巴。次日上午邓肯在塞康得拉巴德车站迎接他们，把他们带到岩堡饭店。派彭度随邓肯去查看他挑选的房子，同时巴巴带拜度和卡卡外出联系玛司特。

由于种种原因，彭度对挑选的房子都不满意，就着手查看别的。在该市的欢庆山居住区，正建造一座新屋，还带小花园和游泳池。彭度喜欢，带巴巴看了。巴巴同意，叫彭度和房东起草一份租房合同。

彭度和邓肯去同房主见面。他是律师，他们到达时，他在招待客人。谈后，他用乌尔都语草拟了一份合同。彭度深夜返回饭店，巴巴问：“合同上说些什么？”

“是乌尔都语的，”彭度回答，“我看不懂，不过他是按我们的条件写的。”

“可我们必须知道说的具体是什么。写的不当，以后会有麻烦。”

已很晚，大部分人都睡了，彭度该找谁翻译文件呢？他离开，在饭店四处走动，看见三名穆斯林坐在一个房间里喝酒。彭度问是否有谁懂乌尔都语，其中一位，有几分醉意，回答：“来吧，朋友，我是您的仆人——”

任您使唤，随时服从。您拿来了什么？”彭度把他领到巴巴那里。他踉跄走进，郑重地同巴巴握手，戏剧性地高声念起合同来。

他的表演让巴巴甚为开心，示意彭度告诉他：“再念，再念！”喝醉的穆斯林再又结结巴巴读上一遍。他全文宣读数次并与巴巴握手之后，踉跄离去。离开前，说：“若还需要我的服务，尽管叫我。”他走后，巴巴修正了两三处，次日与律师签订了合同。

2月23日，巴巴同海得拉巴的更多玛司特工作，次日同塞康得拉巴德的几位。并于2月25日星期天，返回阿美纳伽。这是他51岁生日，但未作特别安排。他继续和女子们住在阿美纳伽的鲁西家。

与此同时，战争持续，日本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之间的血战，在太平洋硫磺岛上爆发，伤亡无数。巴巴要迁至海得拉巴的计划看来在把战争带入尾声。

1945年2月28日星期天，巴巴到坪坡岗视察工作进展情况，还同当天从阿美纳伽带来的阿里·夏工作一些时间。

巴巴因住在阿美纳伽，会经常看望阿克巴棉纺厂的萨达家，有时到库希如大院看望顾麦和大阿迪。一天，他到阿克巴棉纺厂，走进厨房。因为没人在，巴巴就自己从带纱门的食柜里拿出一片面包和菜。他正站在那里吃点心，顾拉玛西走了进来，吃惊地看见好像有个生人站在她厨房里。她没认出巴巴，喊道：“谁在那儿？”听到喊声，希琳及女儿美茹和蔻诗德向厨房跑来。看到巴巴，她们顿时大吃一惊。顾拉玛西抱怨道：“巴巴，您为何总像贼一样夜里过来？”

“我是贼，”他打手势，“我若不偷走你们的心，你们怎会记得我？”

接着叫她们大喊：“贼！贼！”听此，这家男人都冲进厨房，看喧闹是咋回事。看见巴巴在场，他们先愣后乐。巴巴的玩笑让人人开心。

巴巴转向纽瑟文，说：“你知道，我还在用1925年从你这里拿的床单。”（注：巴巴喜爱身穿柔软的旧面料。有时新衣新床单会让他感觉不适。）

纽瑟文有一次去美拉巴德达善巴巴。他肩上裹了张单子保暖。巴巴问他要，纽瑟文欣然相送。巴巴特别讲究，用做床单。这条单子结果成为萨

达全家和达玛尼亚全家同巴巴建立亲密联系的手段，因为拿到不久，家里其他人都来达善。巴巴小心保管床单，用了这么多年，表明他对这个幸运家庭的爱和联系。

1925年，（在巴巴开始沉默之前）纽瑟文又一次去美拉巴德拜见巴巴，希望求巴巴给他一个用于静心的曼陀。他心里想了好长时间，但没对巴巴提起。他来到美拉巴德，巴巴叫他到他小屋里，说：“今天，我要给你个古鲁曼陀。”

接着对纽瑟文耳语：“每天全心念记阿乎若玛兹达。”

就此，巴巴问纽瑟文：“你还要曼陀吗？”

纽瑟文回答：“不，不必了。接受您的爱就是我的曼陀。”

美茹·达玛尼亚对巴巴说：“像这样多来我们家吧。您不再是常客了。”

“可我一直在这里。”巴巴声明。

“我们看不见您。”她说。

“努力看见我。要始终真诚地念记我，迷失在我里面。你迷失在我里面，就会看见我。你把自己放前面，把我放后面，怎会看见我？移开你自己，你就会看见我！”

巴巴转向她叔父，辟鲁玛玛，拼出：“尽量凝视我。有一天你想看我却看不到。你们有多幸运，我在你们当中，同你们消遣开玩笑。以后你们将知道这个的重要性。”

有个叫马格尼拉穆的马尔瓦尔人，常来阿克巴棉纺厂。他很富有，曾有一次到美拉巴德达善巴巴。马格尼拉穆对巴巴印象深刻，问巴巴：“我能送您一些粮食作礼物吗？”

巴巴对他拼出：“我不要礼物，我要生命！可找不到愿意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想到马格尼拉穆，巴巴对纽瑟文幽默地说：“现在我需要粮食时（用于一个月聚会），却找不到愿意送给我者！你看今天希琳把我当做贼，就因为我吃了她的面包！”

希琳说：“您无疑是贼——不过我们喜欢您的偷窃方式。”

“你做的饭这么好吃，我忍不住啊。”

“要是您每天来偷，我会更高兴！”

“我会的，可要是有人抓住我，暴打一顿……那？”

就这样，巴巴与老爱者轻松消磨时光，之后回到鲁西家。前往海得拉巴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海得拉巴

巴巴派彭度、拜度和克里希那提前去海得拉巴，他本人同男女满德里及爱犬“台风”，于1945年3月9日出发，次日到达。由于欢庆山房屋还不能居住，彭度和邓肯在附近的塞康得拉巴德租了另一座房子，供女子们住三周。这次伴随巴巴的女子有美婣、玛妮、美茹、娜佳、瓦露、拉诺、吉蒂和玛格丽特。美拉巴德的其余女子，在接下来六个月里，会被分批召来。随行的男满德里有大阿迪、拜度、伽尼、古斯塔吉、卡卡、克里希那、尼鲁、韦希奴和文克巴·劳。其余满德里在美拉巴德，埃瑞奇在普纳的宾德拉屋。巴巴时而召埃瑞奇，还有帕椎、彭度、卡里玛玛和佳尔过来。德希穆克博士会在大学放假期间从那格浦尔过来，按照巴巴的指示从事写作。

抵达海得拉巴不久，巴巴就开始了玛司特工作。每天带卡卡和拜度外出联系玛司特。大玛司特中，有一位老圣人马克杜姆，每到一处都哭叫，“呀，侯赛因……呀，侯赛因”——先知穆罕默德被杀的孙子。他住在市监狱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收集了常见的零碎废品——这对许多玛司特很典型。巴巴见他时，他的住处有几只流浪幼犬。马克杜姆是一位心意识高级玛司特。

查曼·阿里夏，另一位心意识高级玛司特，大约40岁，高大蓄须，身穿黑色卡夫尼，养着鸽子宠物。他大声自言自语，不断变换声音，无意间听见的过路人会以为有好几个人一起交谈。巴巴见他时，听见查曼说：“默文本该昨天来，不过他今天来了！”听到一位玛司特称巴巴为“默文”很是罕见。

古拉姆·侯赛因是撒里克型高级玛司特，他衣着精美，被称作“君子圣人”。在海得拉巴闻名遐迩，很受尊重，每到一处人们都向他致敬。

老玛司特阿克巴瑞（意思是船长）个头高，戴墨镜，穿蓝布衣，像个海员。他拿只罐子，当鼓敲打。凡夫俗子听不懂他的胡言乱语。他虽外表和习惯怪异，却很受尊崇，在一位纳瓦伯（穆斯林王公）的宫殿就寝。

巴巴喜欢一个叫伊斯兰·乔司的阿拉伯人。他不是高级玛司特，只是求道者，性情极快活，跟谁都开玩笑，总是笑呵呵，即使夜间在其坟场居所。巴巴喜爱伊斯兰·乔司的好脾气和幽默。

年长的玛司特卡基·萨赫伯，住在圣人巴巴·夏拉夫丁陵墓对面的简陋小屋。他离群索居，基本上在家中房间独自度日。

1945年，萨义德·姆依奴丁（也叫玛居卜·缅）已是海得拉巴的灵性掌管者。他是第六层面可畏的火爆型玛司特。但却谦卑地徒手清扫马路，乞讨他喜爱的点心（巴非，一种炼乳做的软糖），还是个老烟枪。他性格火爆，不易联系。巴巴和男子第一次走近，被一顿大骂逐出。事实上，拜度试图单独靠近时，姆依奴丁用石头把他赶走。最后，拜度给他拿来喜爱的香烟和糖果，才使他平息。巴巴很快成功地联系了他，对结果特别满意。

在海得拉巴，巴巴还同其他很多玛司特和行者工作。并在凯拉塔巴城的火车站旁，租了间大厅，将玛司特带去。巴巴同他们一起独坐。美赫巴巴在海得拉巴的玛司特工作极为重要。事实上，他在印度其它城市，都没有像在海得拉巴同这么多玛司特工作——总共近70人。可以说巴巴一次联系这么多玛司特，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很大关系。

1945年4月1日，埃瑞奇和佳尔从普纳来到海得拉巴。同一天，巴巴和女子们搬入欢庆山屋。在海得拉巴一个月之后，4月10日，巴巴同卡卡、拜度和埃瑞奇到比德尔，联系了四位玛司特。一个叫毛拉那·阿卜度·哈克的玛司特，古怪地穿着一层层衣服，捆扎着头巾，像邓禄普轮胎广告里的圆胖角色。因此巴巴给他取了昵称“邓禄普”。

悉地克·夏是巴巴在比德尔联系的第六层面玛居卜型高级圣人。老圣人又高又瘦，贾玛里型温和脾气，老戴着毡帽。说来也怪，不管去哪里，他都随时带着一个半玛司特或半疯的滑稽搭档。他们各种费解而荒谬的交谈，总是让当地人惊异。

4月12日，巴巴在坎达哈里发现一个好玛司特——法特鲁缅。他会站在水里，连续数小时诵读古兰经。这位玛司特起先不愿从陶醉状态出来，

但他兄弟苦苦劝他，去见见“这位远道而来者”，法特鲁这才停止诵读古兰经，和巴巴私下会见。

在坎达哈里，巴巴和男子们听说还有一位好玛司特，叫尼乌鲁提·马哈拉吉，在七英里外的一个村里（拉乌哈附近）。到该村没有交通工具，他们便租了辆牛车出发了。乡间泥路坑洼不平，一路上下颠簸。行到这个荒僻之地，他们已是满身尘土。筋疲力尽的他们失望地得知，玛司特刚刚消失不见。他们只得原路返回，在黑暗中通过同一条可怕的崎岖道路。回来后，获悉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于当天逝世。

只是为了接触玛司特，巴巴承受这些不便，但不能说没有做内在的联系。巴巴有不同的方式，来联系这些高级灵魂，不能排除“无形联系”的可能性。为使更高层面上的无形联系成为可能，巴巴有必要远道而来。（后来，1945年8月，巴巴亲身联系了尼乌鲁提·马哈拉吉。）

4月14日，巴巴到楠代德和蓬吉尔，之后返回海得拉巴。当天，遣大阿迪回阿美纳伽做某项工作。4月21日阿里·夏从阿美纳伽被带到海得拉巴。待了十天。这个期间巴巴在半闭关中同他工作。就在巴巴同阿里·夏工作的时候，盟军挺进德国领土。这时世界首次得知在特雷布林卡、奥斯维辛和达豪的纳粹集中营里惨无人寰的种族灭绝，六百至一千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1945年4月22日，德希穆克博士到海得拉巴，逗留一周。25日中午，巴巴自发创作此诗：

**“生于教堂是祝福，
死于里面是诅咒。
伴随大师，
他能护理无望。”**

1945年5月1日星期二，阿里·夏被送回阿美纳伽，巴巴开始为期十天的禁食。头七天仅饮加D-葡萄糖水，最后两天饮水和橙汁。同一天，全印度的亲密弟子也按3月发布的公告，禁食一日。巴巴虽在禁食，却仍到

城里联系玛司特。满德里 5 月 1 日从收音机上听到，阿道夫·希特勒于前一天自杀——他意识到柏林即将被盟军占领。这时，如以往很多次，他们认识到巴巴禁食和同阿里·夏工作的重大意义。墨索里尼也于 4 月 27 日在逃亡瑞士途中被意大利游击队俘虏，翌日被枪决。后被愤怒的群众暴尸。

（注：五年前巴巴已做出预言。《邓肯日记》1940 年 11 月 1 日记载：“巴巴对战争评论说……墨索里尼最后将死于暴力，希特勒会自杀。”）

来自拉瓦尔品第的 44 岁的基申·辛，1933 年首次听说美赫巴巴。1941 年 5 月，他试图在德拉敦拜见巴巴，但他到时巴巴已离开。他开始通过大阿迪与巴巴通讯，渴望达善。他被召参加 5 月份的聚会，可碰巧有些政务需要处理，请不了假。

1945 年 5 月 3 日，基申终于来到海得拉巴，决心在这么多年后得以达善。他不知巴巴的住址，遍城查找后，有个马车夫把他带到满德里住处，他遇见韦希奴。韦希奴措辞严厉：“巴巴谁都不见。他禁食。你得走。”

不轻易让步的基申回答：“巴巴已在我心中制造这种达善骚动。不达善他，我就不走。”

“倘若巴巴曾召见你，你已经来了，”韦希奴反击，“现在，巴巴的命令是你回去。”

基申坚定不移。“我不会离开此地。你要我走，就得让我达善他。”

“听着，我不知道你是谁，但你要是走，我只好把你撵走。”韦希奴威胁，“没有巴巴的许可，连国王也不能见他！”

其实基申是位有影响的政府官员；但他没有想到，巴巴的满德里会遵令谦卑地服侍穷人乞丐，同时也会阻挡皇帝到巴巴跟前。

基申解释了他 5 月份来不了的难处。韦希奴同情地说：“我若非无能为力，就会带你去见他，可这是他的命令。这段时间，巴巴在禁食，不见任何人。这是他十天禁食的第三天。”

“我会呆上十天。”基申回答。

“你不能住这儿，但你可以住别处，给巴巴写封简短的达善申请。我会转交给他，看他怎么说。”

基申同意，当场写下自己的心灵诉求。他写好，拜度碰巧经过，把基申的信带给巴巴，还报告了这位拉瓦尔品第人的情况。巴巴叫拜度捎口信，基申可在200码外见他两分钟，但基申不得向他顶礼。当然，基申同意了，拜度把他领到巴巴住所的大门口，再次提醒他不可顶拜甚至颌首，只可在巴巴出现在阳台时，向他合掌。

巴巴从屋子走出，来到走廊。这是基申·辛对他所见的记述：

“我仍然无力解释或描写，美赫巴巴出现走廊上时，我在他身上所看见的。只能说我第一眼就完全惊愕。巴巴的容颜立刻吸引我的心，全心全意臣服他，不管他的灵性成就——是阿瓦塔，或赛古鲁，或一般圣人，或圣人也不是！巴巴的笑容加固了我那时心中对他的一点爱。他明亮的眼睛预示了等待着我的未来。事实上，我心中立刻感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在这种茫然状态，欣喜若狂的基申·辛把前面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净，扑倒在地膜拜。拜度大吼，试图阻止他！两分钟一过，巴巴拍掌，进屋，拜度扶基申站起。他在满德里宿舍吃完饭，遵照巴巴的命令回家。回到拉瓦尔品第，即刻投入对美赫巴巴的传播。后来，基申·辛格成为巴巴工作的一个重要联系。

贾巴尔普尔的“适合行道的男孩”，苏鲁·麦希拉姆，也来欢庆山拜访巴巴。巴巴问他，他母亲是否会反对他永久跟随他做满德里。苏鲁告诉巴巴她不会允许，这让巴巴很失望，几天后叫苏鲁回家。巴巴爱苏鲁，可境况不允许他把男孩留在身边。

巴巴禁食期间，战事继续推向高潮。1945年5月7日星期二，德军在柏林无条件投降，次日欧洲庆祝胜利。两天后，10日，巴巴停止靠水禁食。

欢庆山别墅后面有个游泳池，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继续教东方女子怎样游泳。她依旧同英国的迪莉亚·德里昂定期通讯，迪莉亚和威尔·白克特在那里传播巴巴的名。在美国，伊丽莎白·帕特森在达文·肖、弗兰克·伊敦、大卫·布鲁克斯、希尔达·福克斯和其他几个人的协助下，筹建默

土海滨的灵性中心。诺芮娜和三位年轻女士——菲丽丝·弗莱德里克、阿黛尔·沃尔金和多洛丽丝·肖（达文肖的侄女）在纽约市东大街 64 号的一座公寓里居住。娜丁·托尔斯泰也跟她们同住，但患有硬化症，身体不好。菲丽丝和阿黛尔受诺芮娜的邀请，于 1943 年 12 月搬进，同诺芮娜、伊丽莎白和娜丁一起生活。诺芮娜说她通过“灵性思想传递”直觉知道，这实际上是巴巴的邀请，因为他想拉近她们。两位女子随诺芮娜和伊丽莎白生活了四年。

1945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巴巴同拜度和埃瑞奇离开海得拉巴，去乌德吉尔等地联系玛司特。他们乘牛车旅行 25 英里，前往桑伽里迪这个偏僻乡村，到达时已是深夜。近来该地区发生过数起抢劫，这个小村的人把拜度当成匪徒，因为他在很多方面都类似强壮的帕坦人。村民通报警察，后者要逮捕拜度及其胡子拉碴、困乏邋遢的同党。埃瑞奇过去同警长解释，说他们是琐罗亚斯德教徒，没有恶意。

警长相信了他，放了拜度。巴巴两次联系老玛司特阿卜度拉·萨赫伯，于次日返回海得拉巴，又坐了 25 英里的牛车。

随美赫巴巴联系玛司特

绝非休闲之旅；

因为对几乎每个玛司特的寻找，

无论在陋巷、沙漠、丛林、高山、坟场，

还是在肮脏的棚屋，

都意味着长时间的旅行，

身心疲惫，缺睡少食。

玛司特无疑是美赫巴巴的真正爱者，

可是找到并说服他们让他亲身接触，

却难乎其难，

能挫败最勇敢的心灵，最大胆的精神。

这种玛司特工作惟有阿瓦塔做，

因为他是隐藏于他们的陶醉。

他们是他们喜悦荣福的唯一源泉。

惟有他知晓他们的人生秘密和心灵渴望。

1945年5月22日，巴巴带大阿迪乘火车离开海得拉巴，前往美拉巴德参加聚会。海得拉巴的男女满德里留下。萨若希在曼马德接巴巴，驱车送他到美拉巴德。

遵照指示，受邀者23日到达美拉巴德，巴巴个别会见。与会者是以下40人：14名满德里：大阿迪、安纳·卡里、查干、埃瑞奇、伽尼、古斯塔吉、凯克巴德、卡里玛玛、莫里、帕椎、彭度、赛勒、萨瓦克和佳尔。22名其他男子：巴巴达斯、达图·美恒达格，德希穆克博士、达克、道拉·辛、伽德卡、霍米·巴特那、库普斯瓦米、嘉尔·科罗瓦拉、玛尼卡、马内克·梅塔、美赫吉·萨达、纳瑞曼·达达禅吉、潘多巴、帕帕·杰萨瓦拉、辟鲁·萨达、坡帕里、拉姆玖、萨达希乌·帕特尔、萨若希、维布提和小阿迪。（注：4名满德里——拜度、卡卡、尼鲁、韦希奴——属于40人内，但他们待在海得拉巴，没有出席会议。）

要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作议程速记。两天的会议在下美拉巴德的集体宿舍（旧客栈房）举行。1945年5月24日星期四，上午8点开始，巴巴简要说明两天的日程安排。上午三小时会议，晚上巴巴私下接见。他接着说：

要认真对待这两天我说的话和做的决定，因为很可能这样的会议将来不会举行了，我的弟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可能见不到我本人。可能在我的真正工作期间见我。

过去的两夜我没有睡眠，整夜决定要在会上讨论的事情。这些会议是在精心计划的活动之后举行的，据此你们都于5月1日禁食。我又接着禁食九天，只喝水。十天禁食完成后，我出发联系玛司特，忍受旅程的高度紧张和夏季的炎热。尽管如此，我如愿完成了工作。

自古以来，神要扮演七个角色。扮演完这七个角色，就是神显现自己的时候。这两天要作出一些决定，因此弟子必须工作。如果他们不扮演其角色，我自己就得扮演之。但我希望我的弟子将给予我帮助与合作。

你们也许会以为欧洲战争结束了，可战争刚刚真正开始。这场战争是幻相造成的，正进入最后阶段。两个阶段结束，最后阶段开始。高潮为期不远。大苦难等着世人。自然和非自然毁灭将会发生。

我一开始就说，俄国会在这场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很多满德里还记得我的话。这都已预先计划好，我很早以前就告诉过满德里。因为与我的宇宙工作有关的重大原因，我12月底之前将不会同满德里有外部联系。

巴巴问到工作者们在各地所做的工作，他们作了详细汇报。听了巴巴达斯的汇报，巴巴说：

对于大众，巴巴达斯的工作最好。他是忍受种种艰难困苦
的弟子之一。奔走各地，会见各种人，无论高低贵贱。为了我的工作，他行遍印度，而为我工作时，却有数千人成了他的跟随者！例如，我同他去绍拉布尔，发现人们向他顶礼致敬。

虽说巴巴达斯的工作最好，但他试图描述汇报时，连神也无法明白他在讲什么！他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以为听众知晓全部事实。他讲话句子不连贯，让听者一头雾水。他自己都不知道想说什么！

巴巴还表扬了维布提的工作，说这对大众也很出色。接着，巴巴达斯简要介绍了他对拉贾普塔纳各地的访问，包括焦特布尔和比卡内尔在内。说他到处对人谈巴巴，人们想要巴巴的达善和资料。

听此，巴巴指出资料，包括书和册子，仅仅在12月前需要。还说，“12月之后，我不再需要工作媒介。我抽出神剑时，就不需要满德里的帮助。不需要会议和资料。这一切将自动调整。

“12月之前需要帮助，也需要资料。不过在这段时间，可按需要印刷。”

这时，巴巴达斯抱怨说德希穆克未按时给他印刷品。巴巴评论道：“冲动之下，巴巴达斯想立马做到一切，不考虑涉及的实际问题。他不知道别人的难处。”

巴巴忆起伯父法瑞敦的脾气，幽默地说：“法瑞敦·马萨也有同样的倾向。他打牌时激动万分，输了就撕牌！”满德里成员回想起来，都会心地笑了，因为他们常和法瑞敦·马萨玩牌，记得他发脾气时的模样。

德希穆克说：“巴巴达斯这么急，可在德里印刷资料……”

巴巴打趣道：“德里路远！”（印地习语，意思是“说比做起来容易。”）

最终决定，伽尼尽快印好5000份他用乌尔都语写的六篇文章，交给巴巴达斯和维布提分发。

维布提汇报了他本年度的旅行，说他到不同地方，从德拉敦到勒克瑙，对人谈巴巴。他也需要印地语和马拉地语资料。

巴巴询问道拉·辛在克什米尔的工作，并说他在那里很有影响：“他是医生，也是市政官。道拉·辛的信爱无与伦比，他的工作标准高尚。”

道拉·辛医生回答：“我的大师真奇妙，他的方式更奇妙！我没做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他出于无限仁慈，却在满德里面前夸奖我。我同朋友和病人聊天，说起巴巴，给他们看他的照片。他们再问我，我就告诉他们。不过，有些人对我的话不以为然。”道拉·辛建议印刷《阿瓦塔》这篇文章。巴巴问伽尼，穆斯林一般是怎样看阿瓦塔的。伽尼回答：“穆斯林不相信神采用人身。”

针对伽尼的回答，巴巴说：

在穆斯林中，有两点须小心注意。一般来说，他们在相信某个圣人之前，坚持他用奇迹证明其神圣。对于他们，夏里亚特（外部宗教仪式）就是全部一切，是信仰基础。此外，他们认为人不可能成神。

在我拔出神剑之前，我们要想让这些穆斯林克服这些障碍，就必须慎重机智地行事。但与此同时，决不能肯定夏里亚特。关于人成神，你们必须小心解释，因为那种偏见也是出于无知。

你们必须解释，真理超越了夏里亚特。夏里亚特本来还好，但你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坚持做夏里亚特者，常常无视其原则，从事各种罪恶。粉碎夏里亚特束缚的时间已到，我抽出利剑时，就会打破这些束缚。在此之前，你们必须机智地工作，以免自己去肯定夏里亚特。夏里亚特的总部在海得拉巴，你们知道，目前我就在此地。

道拉·辛继续向巴巴汇报说：“一开始我遭到亲戚朋友的强烈反对。人们认为我简直疯了，接受帕西人做古鲁。不过我耐心机巧地让他们了解巴巴。靠巴巴的恩典，我在所有的社区都取得诸多成功，包括欧洲人。”

接着，马内克·梅塔汇报工作，说：“我不遗余力，对帕西社区讲巴巴和他的工作。我平均每天作一次演讲，从6月上次会议后，我已经做了六场国际性质的演讲。在孟买的20万帕西人当中，我已让6000人确信巴巴工作的价值。我得顶着反对工作，因为有些人对我的工作制造各种阻碍。”

巴巴表扬道：“马内克很幸运，顶着反对工作，因为面临反对做的工作持久。”

“有人散布我的谣言。”马内克说。

巴巴问满德里：“你们听到过反对马内克的事吗？”他们回答说没听说过此类事。“你指的是什么？”巴巴问他。

“帕西社区的男女比例约一比三；所以我的工作主要在妇女中间。有些造谣分子散播我这方面的不实故事。”

巴巴拼出：

对于我的真正工作者，没必要仅仅是因为偶尔产生情欲念头，就避免在妇女中间工作——只要他不将欲念付诸行动，并继续纯洁地对待她们。如果这种念头出现，工作者则有抵制它们的机会；其结果重要而持久。性欲念头有助于证明性的非有。但若将这些

念头付诸行动，结果则极糟。因此，不要纯粹因为见女性会使公众生疑，引发不实故事，就避免见妇女。继续在妇女中工作，保持百分之百的头脑坚定，行为百分之百的纯洁。

巴巴达斯告诉我，有一次居然有人向他求欢！即使出现这种非分要求，工作者如果坚定不移，则值得甚至我的尊重。若能抵抗这种诱惑，工作会极有价值。我将提出三点，不仅对马内克的工作，对他的跟随者也都有价值。

不谈夏里亚特，几乎不可能接近帕西人。不幸的是，他们是灵性最落后的阶层，愚昧和别的罪恶在他们中间相当盛行。他们对圣人和灵性常识所知甚少。我这次采用帕西人身体，在此身中也将达至阿瓦塔顶峰！

我的一位大师是穆斯林，另一位是印度教徒，这种结合产生明确的结果。我已将对帕西人的灵性工作委托给马内克。这不无根据。他和我之间过去有联系。即使他在佳帕唱颂团工作时，我的手也在引导他。眼下他必须顶着各种反对进行工作。他若遵守我给你们三点要求，工作就会容易；否则就会困难。

对人们谈了夏里亚特之后，要直截了当提及我和我的工作。否则，若只是考虑夏里亚特，帕西人会把马内克奉为大毛拉维（牧师），利用他做夏里亚特。演讲中有关我和我工作的记录，必须清楚明确。做我的工作时，若有人反对，工作者不能恼怒。也不能屈服。不可陷入反对者的圈套。不可迎合他们。不可做这些表现弱点的行为。对反对者，工作者决不能生气发火。

巴巴总结道：

其实，我爱伊朗尼上校。我知道他在我里面，在做我要他做的！每个人都在做他得做的，神在一切里。谁都没错。

工作必须做。正如潘达瓦人和科拉瓦人打仗，阿朱那遵照奎师那的建议履行职责，我的工作者也同样要做我的工作。别因害

怕反对者或公众批评，就逃避反对。如我告诉你们的，要面对反对，你们若这样做，我保证你们的努力会百分之百成功。

巴巴接着叫伽尼朗读他在海得拉巴根据巴巴的著作创作的格扎尔。会议结束，下午和晚上巴巴个别会见了所有的人。

次日上午 8 点，会议在集体宿舍继续，巴巴谈到他的满德里：

我的满德里成员在做什么？他们既不做佳帕也不做塔帕（念神名或苦行），不修练任何类型的瑜伽。他们已把生命献给我，长期坚定地紧跟我。连瑜伽士也做不到其中一部分！

这里的要点是，他们不仅通过服从我的命令来帮助我的事业，还对我提供个人的帮助。我相信，我在证悟之前，也不会像他们服务我这样，服务我的大师。

菩提，或者说智力，是自知的最大障碍。最轻微的批评态度，即构成障碍。智力领会不了超智力的东西。那类似于企图用一般圈套捕风。

我的满德里不是都没有头脑，虽然也许有一两个不算聪明。倘若他们没有灵性帮助，则很难理解过去 25 年来他们是怎样忠于我的。我告诉你们，这连我在成道前都不可能做到！

阿瓦塔的情况是，在阿瓦塔知识降临之前，有无限的骚动，由于这种骚动，他什么也坚持不了。

我的弟子的工作和服务了不起。比如大阿迪，他已跟随我 25 年。把毕生奉献给我。对我提供独特的全面服务。此时他就和我一起生活，为我工作。

萨若希同我也有 25 年的联系了。他把一切献给我。把全部收入给我。他的个人服务难以言表。我自己都不可能对我的大师做到这一切。

彭度、帕椎和韦希奴是美拉巴德四支柱中的三位。他们无欲无求地工作。他们是服务的化身。过去 25 年来，他们提供了重要

服务。比如帕椎，对灵性的东西想都不想知道。他的所想所欲，全是为我工作。

韦希奴的服务也无法描述。在拉合尔，大家都看到他在无比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毫不考虑自身安逸。没有什么塔帕或佳帕比得上我的弟子的这些非凡无私服务。

尼鲁医生无疑嗜好牛奶和巴松蒂（奶制甜食），但就是这位弟子解除了我的一项最大担忧——照料山上女子的健康，无论我在不在美拉巴德。在我的宇宙工作中，他提供了重大的帮助。

萨瓦克·考特沃把一生奉献给我。他的服务独一无二。有什么瑜伽、专注或静心比得上这种伟大服务？

卡里玛玛是“不安之安分”的化身。古斯塔吉用旋转手势，恰当地描述了这位弟子的状态。要这么个不安分的人，百分之百地信任我，多年忠心耿耿跟随我，是我都不可能做到的瑜伽。

他兄弟安纳·萨赫伯正好相反。他心理平衡，做事有条不紊。对我的信爱堪称楷模。为我做各种类型的工作。甚至在电影院工作，为我的工作开销赚钱。我的工作花费毕竟都是弟子们给的。

赛勒（寇度）自幼和我一起。他的缺点不胜枚举，但他对我的高度信爱，使之瑕不掩瑜。

古斯塔吉是我的朋友。就连摩诃瑜伽士，也不会有古斯塔吉所表现的耐心。要保持沉默，要避免读书，又要啥也不做，这是我也做不到的瑜伽。

达克已跟随我 19 年。他不傻。是个聪明的律师。并未从我这里得到现世好处。他妻子刚去世，他对我的信爱却无丝毫改变。昨天我召见他，要他放弃法律专业，做我的工作，他满口答应。

伽德卡是个谈起别人的好处就会流泪的人。对他我没什么说的。他是位笑佛，宝拉-巴克塔（天真的爱者）。他经历坎坷，却从未离开我。尽管一直服务我，他昨天却对我说，很遗憾得不到服务我的机会。

潘多巴要抚养九个孩子，每月赚的钱从未超过 50 卢比。他没向我要过一分钱，却总为我的工作伸出援助之手。与他的服务相比，一切的佳帕-塔帕都黯然失色。

霍姆斯吉（巴特纳）天生爱挑剔，却是从未辜负过我的人之一。他有身体缺陷，健康一直欠佳，但总是对我给予莫大的帮助。为我的工作捐献大笔款，不为人知。

我们亲爱的嘉尔·科罗瓦拉法官和邓肯医生，对我的深爱、不移信心和无比服务，无以言喻。邓肯来自富裕家庭。他对我的信爱独一无二。完全为了我，他才在军中服役，为我存钱，总是给予我帮助。

看见拉姆玖，我想起自己的宇宙悲苦！我无限地悲苦，因为要承担宇宙苦难，但我也享受无限喜乐，它平衡着无限悲苦。拉姆玖的情况是，他只有苦难去面对。他把整个一生献给我的事业，对我的工作的帮助举足轻重。

萨达希乌（帕特尔）：他是我的右手，一只瘫痪的手，虽然时而恢复活力。

拜度是玛司特的萨达尔（首领）。他在玛司特工作中首屈一指。对我提供了独特的个人服务。

我们的卡卡·巴瑞亚：没人能像卡卡那样服侍我。他在这方面的服务无与伦比。他随我七次访问西方，遭受了最艰辛的磨难。作为勤务兵，他首屈一指；在玛司特工作中，仅次于拜度。

埃瑞奇最可靠。如果我个人喜欢谁的陪伴，那就是埃瑞奇。

查干：我怎能描述查干的爱？从一开始他就和我在一起。

凯克巴德是位新门徒，可他的信爱独特。他一天念我的名 10 万次。他提供的服务连我都做不到。

我最亲密的门徒当中，一个很亲近的是费拉姆罗吉·沃钦伯克斯瓦拉。达图·美恒达格也一样，两人都对我——他们的大师——提供伟大的服务。

还有像阿卜度拉（伽斐尔）、赛义德·萨赫伯、埃德克等很多人，他们一生全心全意地爱我。

希度从1926年起就一直在各个方面服务我。他真诚单纯的信心可谓模范。我可在一切私事上信赖他。什么佳帕都比不上他的服务。

莫里（卡里）：他虽说常有世俗念头，但一直跟我一起，为我做各种工作。他的服务非同一般。

萨达一家：这家人皆与众不同。辟鲁对我从不心中生疑。他是那种总相信一切皆按我的意愿发生的坚定信徒。

弥奴（卡拉斯）：这个人的信爱堪称典范。弥奴烧伤双手，却认为，若非我的纳扎，他可能已丧生。

关于帕帕（杰萨瓦拉），还有什么说的？他是帕帕！手枪！

佳尔：我的兄弟当中，佳尔一直跟我同甘共苦。小阿迪和贝拉姆都非常爱我。贝拉姆相信我是神。佳尔随我的每个调子起舞。什么事儿都不做，是最难的事情。佳尔却被迫这样。有一次，为考验他对我的信心，将一块火炭放在他的手掌，他皮肉烧伤，却毫不退缩！

纳瑞曼·达达禅吉对我极度信爱，我能依靠他在世间为我做任何事。

关于库普斯瓦米，我将在12月的会上评价。

为我演讲、宣传我的工作的人，类似于我的喉舌。他们实际上是我的代言人。其他为我工作者，类似于我的肢体。

伽尼和德希穆克赞美巴巴对弟子们的非凡之爱，指出后者其实是怎样不配大师的夸奖。

巴巴接着简要评述了世界状况：“东西方的政治家意识不到现存的复杂性。我以前说过，没有胜者，没有败者。”

有人读了《印度时报》描述世界形势和各国出现的复杂问题的文章。巴巴评论：

世界形势变得极其复杂。德国战败后，俄国问题变得很重要。日本战败的问题尚待解决。战争高潮将于12月到来，那时真正的游戏会开始。所有的国家都会感到无助，要么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要么我们大师中的某一位出来帮助他们。届时我将道出我的纳玛兹（祷文）。该纳玛兹即神剑出鞘！

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我作出三点决定：

第一：今年12月，我的所有签字者，约400至500人，将随我待一整月。

第二：12月之前，我将完全停止通讯和联系，以便全力工作。

第三：从1月起，在印度或海外分配有特别工作的签字者，必须要么和我一起，要么独自工作。他们要做好准备。

讨论了拟定的1945年12月的一个月会议。决定聚会在赖布尔举行。对赖布尔聚会的细节讨论后，会议结束。决定发布公告，把所做的决定和决定的细节通告签字者。晚上，巴巴再次分别接见每个人，给予个别指示。次日，1945年5月26日，外地爱者动身返家。

前面提到，达克的妻子最近去世。达克很爱巴巴，有一次在拉乎里，巴巴到他家探望。看到达克的妻子虚弱疲惫，巴巴建议他让她彻底休息。考虑到她的健康，巴巴1928年在托卡期间，安排她和达克住在那里的家属宿舍。

她去世后，巴巴在会议期间，同达克私下谈话。解释说：“你现在自由了，我会照料你的子女。但别再掉进那个陷阱了（指婚姻），永久跟随我。”达克同意，巴巴欢迎他加入满德里：“明天起，来我这里生活。”达克也答应了。

巴巴又表明：“六个月后，来永久跟随我。”一切就这么定了。

但这个期间，达克第二次订了婚。收到他的婚礼请柬，巴巴立即派卡里玛去，令他不要结婚。卡里玛未能及时联系达克，婚礼办了。巴巴对此事大怒，禁止达克来访。达克后悔莫及。常托大阿迪捎信给巴巴。几近一年后，达克来见巴巴。巴巴问在场的满德里：“我该怎样惩罚这个违令的混帐！”

人人都建议从宽处理。巴巴说：“我若惩罚达克，那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区别？我将他拉出污泥，他又掉进去。我还得拉他。”巴巴宽恕并拥抱了达克。

对达克违令的惩处，
是来自无限慈悲海洋的宽恕！

达克的儿子苏达卡的身体不好。巴巴让他留在美拉巴德治疗。不出一
年，他身体恢复正常。

彭度是美拉巴德的管家，管理财务和账目。有一次，达图把彭度的账本拿给大阿迪看，后者向巴巴抱怨说账目不规范。巴巴让人叫来彭度，批评：“你的账目不对。”

“它们一清二楚！”彭度反驳。

“账目中的条目应一一列出。”大阿迪指出。

“银行给自己的钱设不同金库吗？”彭度问，“钱放在一起，账分开做。同样，我也是分开记账。”

巴巴对他的理由不满意，说：“你很忠诚，没人怀疑您的忠心；但你根本不懂会计！阿迪说的对。”

巴巴继续当众训斥彭度。彭度很生气，但静静站着，听巴巴训斥。

后来，达图走出房间，彭度追上。一把抓住他，说，“你是这一切麻烦的原因”，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巴巴听见，令二人回来。他严责彭度，令他触摸达图的足。

彭度遵令。巴巴原谅了他，解释说：“达图不是争吵的根源；那是人的嗔怒！没有嗔怒，就没有争吵。你把一生献给我，全心全意服务我多年。可直到现在，你也没把嗔怒献给我。你若做到，就无人能比！”

1945年5月28日星期一，29岁的埃瑞奇与29岁的表妹珂希德·达玛尼亚，埃瑞奇24岁的妹妹美茹与珂希德33岁的哥哥萨瓦克·达玛尼亚的婚礼，同时在阿克巴棉纺厂大院举行。与其说是婚礼，不如说是孟买、普纳、阿美纳伽的巴巴爱者的欢庆会。附近一所文法小学的孩子们也来接受巴巴的帕萨德和祝福。

巴巴同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到阿克巴棉纺厂出席婚礼，仪式变成达善！巴巴给所有的人施达善，并在一个单独房间私下会见几个人。一位来自卡拉奇的叫弥奴切K·斯宾塞的求道者，这次也见到巴巴。（注：斯宾塞著有大量的神秘主义和灵性作品，后在喀拉拉建立一个灵性团体。斯宾塞替喀拉拉的斯瓦米·拉姆达斯捎信来，但他传递之前，巴巴就说出他为何来访和信中内容，从而示现了他的无所不知。）

巴巴祝福了两对伉俪，歌手巴布演唱。婚礼后，马内克·梅塔向大家介绍巴巴，宣布他是“本时代的阿瓦塔”。两桩婚事都是按照巴巴的意愿，但埃瑞奇的极不寻常。婚礼后，巴巴令他不要与妻子有肉体关系。

此令是埃瑞奇一生的转折点。

这成为他与神的灵性婚姻。

为服从巴巴，同时也为取悦父亲，埃瑞奇结了婚；但是后来证明，他并没有过婚姻生活。在美赫巴巴的跟随者圈子里，这种类型的婚姻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孟买的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同家人一起来参加婚礼。他以前见过巴巴，可是当巴巴要他有心理问题的儿子诺希尔留下时，索拉伯吉郁郁不乐地走开了，对巴巴毫无信心。

巴巴叫他时，索拉伯吉正坐在阿克巴棉纺厂，巴巴给他嚼烟，叫他吃掉。虽说连这次信心之光都仍未降临，索拉伯吉还是照吩咐吃下烟叶。他

嚼着烟，突然被某种内在认识所征服，叫道：“我接受您！我接受您！”大家都转过头，惊讶地盯着他。

从那以后，索拉伯吉对美赫巴巴有了信心。逐渐地，诺希尔的状况也有所好转。索拉伯吉懊悔没有在最恰当的时机把儿子留给巴巴。

28岁的那格浦尔人，纳纳·科尔，是埃瑞奇的朋友。1941年他从德希穆克那里听说巴巴，从那时起就一直渴望达善。但1944年巴巴的达善活动在那格浦尔举行时，纳纳正在普纳工作，不知此事。

在普纳，埃瑞奇将自己临近的婚礼告诉他，还说：“你要是出席，会达善到美赫巴巴。”因此纳纳来到阿美纳伽参加婚礼，首次见到巴巴。

巴巴问他：“你想要什么？”

“灵性自由。”纳纳回答。

巴巴很高兴，问：“你会服从我的命令吗？”

“我完全准备好照您说的做。”

巴巴指示：“每个星期天禁食，当天给一名乞丐施食。每天静心15分钟，过简单、纯洁的生活。”纳纳对此很感激。巴巴问他：“你还有别的要问吗？”

纳纳不情愿地说：“我父母要我结婚。我该结吗？”

“急什么？”巴巴问，“等两年，我再告诉你该做什么。”

尽管父母热切期盼，但纳纳从未步入婚姻。首次拜见，他就得到大师的指示，这表明了他对灵性目标的渴望。

巴巴同一群小学生拍照合影后，返回美拉巴德。

1945年5月29日星期二，巴巴带大阿迪离开美拉巴德，驱车前往海得拉巴。次日抵达。6月4日，在卡卡、拜度和古斯塔吉的陪同下，巴巴再次出发做玛司特工作，访问了维杰亚瓦达等地。在加济贝德，巴巴联系了两位玛司特，隐居在一处穆斯林陵墓的海达瓦隶，以及瓦隶海达——不易找到的一位很好的玛司特，因为他通常在荒野流浪。

5日，在瓦朗加尔，巴巴遣拜度去找一个好玛司特，他叫布拉玛查利，虽然个子小，却是个可畏的火爆类型。玛司特看见拜度，毫不客气地厉声警告：“不要踏进我的地盘！”考虑到玛司特的情绪，拜度不敢走近，回到巴巴那里。

接着巴巴又派卡卡给布拉玛查利带去口信：“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见你。”

玛司特忿然训斥：“他就不能找别人，替他承担重载？告诉他，谁的东西我都不要！也不给谁东西！”

卡卡返回，巴巴又派他回去，责备玛司特的不合作态度。卡卡到后，批评玛司特懒惰不负责，接着问他，为何整天坐在那里，不承担自己的责任。玛司特安静地听了一会儿，继而勃然大怒，警告卡卡：“马上离开这里！”

卡卡回来，一一汇报。巴巴大笑。虽未亲身联系玛司特，但似乎没必要，因为他已通过拜度和卡卡做了内在工作。

玛司特如此陶醉，
有时把递上的美酒抛开！
醉者意识不到酒商至爱，
他来给因爱疯狂者添酒时，
有人乐意接受，有人不愿！
玛司特变得孩子一般，
为让他们开心，巴巴甘做一切。

6月7日，巴巴、卡卡和拜度返回海得拉巴。旅程中酷热的天气影响了巴巴的健康。

在海得拉巴时，凯克巴德、纳拉延·奈尔（克里希那的兄弟）和C·S·卡乌德，白天在满德里和巴巴住处守卫，因为谁都不许进入。

卡乌德 1942 年曾到美拉巴德达善并希望跟巴巴生活。巴巴让他放心，说以后会召唤他，现在他随巴巴在海得拉巴生活。

一天，巴巴突然让拜度把卡乌德从满德里住所带过来。可是他不在岗位；出去了。拜度回来向巴巴汇报，并说：“若有给他的口信，他回来时我转告他。”

巴巴沉下脸说：“没有口信——我要阉了他！拿把利刀来！”大家哄堂大笑。卡乌德回来，听说此事，唯有他明白巴巴话中的深意。事实是，他爱上了阿卡科特的一个女孩，不断地思念她。虽在海得拉巴日夜跟随巴巴，卡乌德想的只有这个女孩。不过巴巴的纳扎救了他，使他没有深陷进去，他的结婚念头逐渐消失。通过巴巴的干预，他保持单身。

在海得拉巴，一次满德里和巴巴一起坐着，伽尼说了什么，触怒了巴巴。巴巴问凯克巴德：“你会不会照我的话做？”

“这是我加入您的唯一原因。”凯克巴德认真地说。

“那就给伽尼一记响亮耳光！”

凯克巴德一下子懵了，说：“可伽尼是您最早的满德里之一。我怎能打他耳光？”

巴巴的怒火转向他：“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这么说，等于打了我的耳光，不是伽尼的！”

“我啥时打您了，巴巴？”

“不执行我的命令，就是给我一记响亮耳光！即便你真的打我，也没有你违令让我痛苦。你的违抗，深深刺伤我的心，痛苦将永远在，永不消失。

“你一天念我的名 10 万次，可不重视我的话，苦行和祈祷又有何价值？没有什么胜得过我的命令！认识不到这点，就算念一万年我的名也帮不了你。你跟随我生活又有何用？”

巴巴说完，就走开了，留下凯克巴德面红耳赤，忐忑不安。不一会儿，巴巴回来，凯克巴德问：“假如我打了伽尼耳光，会让他多么痛苦。我们不该考虑他人的感受吗？”

巴巴厉声道：“这么说你把他和你自己的感受看得大于我的命令！”又转向伽尼，问道：“你会感到难过吗？”

伽尼心领神会，回应巴巴：“不会，我根本不会难过。不过，对凯克巴德不服从您，我感到很难过。”

凯克巴德说：“我这就打他耳光。”

可巴巴打手势：“还有什么用？时机已过。你想到伽尼的痛苦，却不想我的。你想博得他的好感，他本人却不赞成你的态度。”

巴巴对男子们评论道：

“你想博得世人好感，
就无法为我生活。

但你若努力取悦我，
世界就会拜倒在你足前。”

继而转向大阿迪，问：“你会用凉鞋抽伽尼耳光吗？”

阿迪回答：“巴巴，您要我打他十下，我会揍他十二下。”

“就得有这种精神！”巴巴示意。

“凯克巴德，你听见他的话了？”凯克巴德颓丧地点头。后来巴巴把他叫到一边，同他亲切交谈，安抚他，凯克巴德哭了。

6月16日，阿里·夏又被带到海得拉巴。巴巴让玛司特在身边待了九天，25日送他回去。这项工作似乎巧合冲绳岛的盟军胜利。

巴巴曾表示，这些年他同玛司特的密集工作，同监控战争有关；但若是据此认为这是巴巴所做的全部，则是错误的。阿瓦塔的工作具有世界性质，规模无法想象。一石两鸟的公理，加上无穷倍，才适用于阿瓦塔的工作，因为他的一个行为，影响到造物界的亿万众生。巴巴的活动无疑与战

争进展吻合，但除此之外，他的禁食、旅行和玛司特工作，都具有不为人见和不为人知的结果，主要在于提升人类的意识，使世界转向神。

几年前，巴巴曾指示美赫吉·卡卡里亚，不要卖掉在伊朗的生意，要照常经营。美赫吉听从巴巴的建议，返回伊朗，生意十分兴隆。1945年，他又访问印度，巴巴召他6月23日到海得拉巴。同他讨论后，说：“现在回伊朗去，关闭生意，搬到孟买。否则，你妻子荷麦会死掉。”

这足以刺激美赫吉回伊朗，按巴巴的指示卖掉生意，并于11月2日抵达孟买。然而，美赫吉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了结在伊朗的事务，甚至定居印度之后，也不得不出差回伊朗。每次离开，他都发电报告诉巴巴，每次巴巴都给他定下返程日子。

有一次，美赫吉找不到从阿巴斯港到孟买的船，为了按指定日期抵达印度，他搭乘一条小渔船。航行中出现暴风雨，船摇晃颠簸。船长说再前进太危险，决定停下。可美赫吉坚持，“别停下！我必须尽快赶到孟买！”

船长辩解：“要死还是要活？再前进，我们会沉没。”暴风雨愈发猛烈，大海波浪汹涌，可是美赫吉坚持要求。有一次，他被猛地抛到一边，手指上的白金戒指摔成碎片。他想着巴巴，没有丧失勇气。船一停靠最近的港口，美赫吉就乘上开往孟买的另一艘船，及时到达。服从巴巴的坚定决心，使他体验到巴巴的内在帮助。

1945年7月6日星期五，巴巴带卡卡和拜度，到古尔伯加和亚德吉里，联系玛司特。他在古尔伯加，联系了两名玛司特，其中一位叫“菩提”，以纪念佛主。他很受尊敬，能免费乘火车周游全州。

另一位玛司特叫高赫·夏，嗜饮棕榈酒和烈性酒。在他喜爱的棕榈酒店找到并联系到他。

巴巴还到古尔伯加六英里外，一个叫康达的小村庄，同一个叫阿帕·斯瓦米的玛司特交流。玛司特为此将巴巴领到一座庙，痛切质问：“您为何沉默？您应该说话。”这让巴巴觉得有趣。巴巴准备走的时候，玛司特不愿放开他，又将巴巴多留了两小时。这时天已晚，他们得回古尔伯加。

巴巴极为疲惫，乘马车走过坑洼不平的道路。时值雨季，一片漆黑，看不见前面的路。作为先遣队，卡卡和拜度只好在前面走，用手电筒照亮路面。

次日，7月7日，巴巴出发去亚德吉里。在数英里外的图姆库村，住着一位有上帝意识的吉万莫克塔，名叫提古尔·斯瓦米。（注：提古尔·斯瓦米也被叫作伊希瓦·达如。）巴巴冒着暴风雨，前往图姆库，联系这位第七层面的大圣。他最初步行，但胸口剧痛起来，很难快步行走，大汗淋漓。他们要涉过一条河水及膝的河，才到村子。巴巴胸疼不减，衣服浸透汗水和雨水。就在他们到达前，太阳出来了，巴巴停下，脱下衣服，放在太阳下晒干，再继续前进。

之后，他找到住在村里一座庙旁小屋的提古尔·斯瓦米。他一看见巴巴，就热烈拥抱。他对巴巴表达的深爱，让卡卡和拜度震惊。见到巴巴，提古尔·斯瓦米容光满面，喜悦洋溢。

多么罕见的场面：

永恒者阿瓦塔同活着的解脱者

——吉万莫克塔！

美赫巴巴是海洋化之海洋，

提古尔·斯瓦米乃海洋之海洋化。

怎能用言语形容海洋般与海洋之相会？

海洋之语言不为我们的耳朵理解。

海洋之间的罕见会面震惊目睹者。

在一些无形交换之后，巴巴原路返回亚德吉里。此时巴巴胸疼消失，焕发活力。

步行到图姆库，联系提古尔·斯瓦米，

他完成了什么工作，我们无法理解。

蚂蚁难以想象喜马拉雅山的高度，

我们不能测量阿瓦塔工作的伟大。

在海得拉巴期间，拉诺向巴巴申请买副新眼镜。巴巴建议：“眼镜可以买，但不要超出必要开支。”拉诺到一家配镜师那里，他为她检查之后，要了一大笔费用。这让拉诺进退两难，因为巴巴特意告诉她，不能超过必要花费。她对医生说：“别因我是西方人，旧眼镜昂贵，就多收费。我现在穷了，没多少钱。”这让配镜师吃惊，因为之前西方人从不在乎价格。但拉诺继续还价，直到最后只付了新眼镜的成本。

邓肯乘车护送她，回来的路上他为满德里买些太妃糖。拿一些给拉诺，可她婉言拒绝。看他坚持，她便拿了几颗，因为她知道玛格丽特爱吃。

他们回到家，拉诺到房间，把糖给了玛格丽特。巴巴几乎从不进她们的房间，可那天不知何故，就在此刻他突然出现。拉诺企图藏起糖，可巴巴问她手里是什么。“太妃糖。”她说。

“为什么带这个来？”

“给玛格丽特。”

“给玛格丽特，不给我？”巴巴表情痛苦地问道。

“不是我买的！”拉诺解释，“是邓肯给我的。”

“他买了多少，给谁买的？”

“买了一盒，给满德里。”

“去邓肯那里，拿来给我。”

拉诺拿来糖盒，递给巴巴。巴巴又令：“若有任何人给你任何东西，先给我。”

又到满德里那边，问邓肯：“你时不时给满德里带东西吗？”

“没有，其实没有。只是今天，我买了些太妃糖。不过，没您的允许，韦希奴没有接受。盒子就放在您椅子边，直到拉诺拿走。”

巴巴开玩笑：“这些人（指满德里）坐在我的胸口上（麻烦我），你要是继续给他们糖果，他们会越来越胖，真要压垮我！我反复敲打他们，让他们轻似空气！”

巴巴又问：“你听说过尼鲁和糖盒的故事吗？”邓肯说没有，于是巴巴讲述：

尼鲁非常、非常喜爱甜食。朝思暮想。一天在美拉巴德，我吩咐琵拉麦装满一罐牛粪，包装成一份礼物。她干得很漂亮，我便带上，到满德里那里。

尼鲁一见包裹，直流口水。我叫他过来，说我多么爱他，他对我有多亲多特别。我要他打开罐子，自己留一半糖，余下的分给满德里。他心花怒放，动手拆包。可发现里面装满牛粪，他大吃一惊，脸顿时煞白！

我告诉他：如果你看见这个，脸色惨白，那就要记住，整个世界都像牛粪。认识到这点，你对世界的执著也会惨白！你把牛粪扔掉，有一天你也会告别这个世界及其事务。

巴巴对邓肯又讲了尼鲁的另一桩事：

尼鲁最初来我这里，我问起他的婚事。他想结婚，我若是阻拦，他则不会甘心听从。所以我定下计策，派他同卡库和我母亲希芮茵，到普纳见一个好姑娘。

实际上，希芮茵和卡库在那儿，给尼鲁看了几个女孩，可巧的是，他中意的女孩看不上他，他看不上的女孩却喜欢他。经过这一番折腾，他回到美拉巴德，对我说：“巴巴，我不想结婚了。”我希望他这样说，这都是照我的计划发生的，因为我转了钥匙。可假如我一开始就反对，他虽说会服从我，但结婚的欲望会一直燃烧。

巴巴问尼鲁：“这是真是假？”

尼鲁说：“千真万确。世上没别人能做如此完美的游戏。”

1945年7月21日星期六，巴巴带邓肯、埃瑞奇、拜度、卡卡与嘉尔·科罗瓦拉，乘火车离开海得拉巴，南下马德拉斯，在那里同总共19位玛司特工作。拜度在安德森大街附近的巷子里，发现一个叫穆罕默德·玛斯坦的玛司特。这位玛司特不停地撕破衣服，然后又把它们缝合一起。

巴巴希望联系他，24日，埃瑞奇和拜度把玛司特带进附近一个办公室，碰巧是一家银行。埃瑞奇同经理商谈，解释说他的大哥（巴巴）想和玛斯坦单独待一会儿。埃瑞奇说：“你若让他用这个房间几分钟，他会不胜感激。”明理的官员立刻同意了，吩咐出纳、会计及其他员工离开。他也走到外面。巴巴进入银行，同穆罕默德·玛斯坦工作。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联系：在银行里同玛司特工作，职员们受令停下工作，走到大街上！职员们站在外面，钞票和支票都留在桌子上，无人看管。不知情者怎会有这般好印象，准许这种事？但是对于巴巴，没有陌生者。

巴巴还同马德拉斯的灵性掌管者，莫尔维·萨赫伯工作，这是位火爆型玛司特，外表是个坏脾气、肮脏的胖老头，实则是该城的灵性领导。巴巴对联系不是十分满意，因为有许多好奇的围观者不愿走开。

还有其他令人难忘的玛司特，比如拉姆·斯乌如普，他赤身裸体，完全没有身体意识。住在一片凌乱冷清的庙里，吃最差的东西。巴巴喂他饭，同他待了一个小时。

巴巴见到的一个赤裸萨度，一遍遍重复同样的话：“sab ham khuda hain... sab ham khuda hain!（我们全是神……我们全是神！）”

有个玛伯比型（中性）的，叫夸迪·巴德夏，手臂上戴着一排镯子。不同寻常的是，这位玛司特总是情绪很好。

7月26日，回海得拉巴途中，巴巴在赖久尔停下，满德里找到40名赤贫者，带到离市区三英里处。巴巴隐匿身份，为这些多为乞丐的40人（很多是盲人）洗脚，向他们顶礼，给每人3卢比的帕萨德。工作结束后，巴巴乘六个小时颠簸不堪的巴士，行至马赫布卜讷格尔，在当地一家棕榈酒店联系了一位优秀的玛司特。他们29日返回海得拉巴。

这期间，邓肯在塞康德拉巴德的军队医院服役。在巴巴和满德里逗留海得拉巴期间，他常会骑十英里的自行车，到满德里或巴巴住处逗留。巴巴曾将两只黑色牛头梗幼犬交给邓肯照看，一个叫拉贾（国王），一个拉尼（王后），并交代邓肯每次来时都带上它们。

玛格丽特患了痢疾，邓肯更经常来查看。他会把幼犬放自行车篮里；可路上，它们似乎总有法子跳出来。邓肯不得不停车，下来抓它们，这种费力折腾给路人提供了娱乐。

也是在这个时期，巴巴会召美拉巴德的女满德里，四人一组分别过来。每组待一周左右后被遣回。玛格丽特、美婣、玛妮和美茹继续利用欢庆山别墅的游泳池——潜入至爱海洋的象征前奏！

1945年整个8月份，巴巴继续同海得拉巴当地的玛司特工作。一天，巴巴联系了一位叫奴鲁丁的玛司特，虽然他酷爱饮棕榈酒，却是个特别好的玛司特。这一次，随巴巴乘马车时，玛司特瞅见一家棕榈酒店，明确对巴巴表示，叫车夫停车，好让他喝几杯爽神。巴巴请他喝了他喜爱的酒。

接着继续前行，驶过海得拉巴的街道，巴巴坐在马车里奴鲁丁身边。埃瑞奇和拜度另乘一辆马车尾随。在一处，拜度看见玛司特拉吉阿·玛斯坦在路边，招呼他过来。他肮脏不堪，戴着又厚又重的脏头巾，拿着一捆玻璃渣。在巴巴的示意下，拜度帮玛司特坐上他和埃瑞奇的马车。马车慢慢驶去，拜度一边抓住他，这时一群小学生涌向马车，玩旋转木马似的笑闹，取笑并拉扯玛司特。拉吉阿似乎喜欢成为这种嬉笑焦点。孩子们的嬉笑也让巴巴开心。

1945年8月7日星期二，巴巴同海得拉巴的掌管者萨义德·姆依奴丁工作。这是位第六层面玛司特圣人，跛足年迈，徒手清扫路边，老是抽烟，连吃几盘巴非。巴巴同他交流三次，但最后一次，8月7日，他不得不一等候三小时，直到圣人让他喂饭。巴巴亲手喂他吃了一大顿饭，可过后，萨义德·姆依奴丁还要肉末和薄饼。拜度从一家餐馆买来，玛司特大饱口福后，又要巴非。得到巴非，又要香烟，巴巴也慈爱提供。并对这次联系很满意。

8月8日，巴巴再次到市区街上做玛司特工作；9日，同一位名叫古拉姆·侯赛因的高级玛司特工作。

鉴于以下的事实，这些联系特别重要：1945年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三天后，9日，在长崎投下另一颗原子弹。两座城市被摧毁，伤亡惨重，估计各有10万人死去。

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星期三，庆祝胜利。当天，巴巴授述如下神秘诗：

**“我将于10月死去，
11月再度复活。
12月我将杀掉一切
2月一切都将重生！”**

卡卡私下对此表示疑惑，伽尼向巴巴汇报。于是巴巴授述另一首神秘诗：

**“45年10月
我将潜入死亡深渊。
45年11月
我将重获生命。
45年12月
我将杀死所有成员。
来年2月
我将复活众人，莫恐惧！”**

巴巴宣布：“1945年10、11和12月，我将与世隔绝——包括女满德里——做我的灵性工作。”

日本投降后不久，宠物狗“台风”从欢庆山住房楼上阳台跌落，死于内伤。

巴巴开始提离开海得拉巴的话题，并派韦希奴去马哈巴里什沃附近寻找房子。他们在海得拉巴的房子仅有六个月的租期，9月第一周期满。巴巴的玛司特工作也近尾声，所以他准备离开。

1945年8月21日星期四，阿里·夏第三次被带到海得拉巴，巴巴同他闭关工作了三天。尽管阿里·夏是第五层面的高级玛司特，巴巴得对他辛苦工作，每次闭关出来都显得筋疲力尽。巴巴解释道：“我必须格外努力对他工作；他的温和脾气使他昏沉怠惰。”工作虽辛苦，但对阿里·夏和通过阿里·夏做的工作却特殊不凡。

8月31日，王公达拉姆·卡兰·巴哈杜尔带着三个儿子，来海得拉巴拜见巴巴。他是一个古老土邦的王公。1938年巴巴乘蓝车旅行，他在海得拉巴见过巴巴。那时谈起在海得拉巴设立中心，王公热心想帮助该项目。但是巴巴离开海得拉巴，这个设想搁置下来。这次，达拉姆·卡兰没有提这个话题，但对巴巴说：“我是来把卑微的自己及家庭，献在您足前的。请满足我们，让我们成为您的自己人。”

尽管王公没提出真正请求，巴巴却答复：“我会在灵性上帮助你，关照你想当部长的雄心，照看你儿子们的世俗福利。”

巴巴接着强调：“但要记住，当上部长后，要把世界看作幻相，把神看作唯一实相。要记住，为了人类利益，始终听从我的指示。”王公深受感动，答应了巴巴，携儿子离去。

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8月份纳拉延·马哈拉吉到班加罗尔，参加那里举行的一场大型圣火仪式。来自印度各地的信徒聚集一堂，纳拉延向数千人施达善。

1945年9月3日星期一，出乎信徒和跟随者的意料，纳拉延·马哈拉吉离开肉身，时年60岁。遗体在班加罗尔火化，5日，一半骨灰葬于他的凯德岗埃舍。余下的骨灰被带到贝拿勒斯，撒入恒河。

纳拉延·马哈拉吉放弃肉身那一天，美赫巴巴在海得拉巴同玛司特工作。有时他会同时对同一位玛司特工作数次。那天，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联系了特别玛司特“船长”。船长请求乘大阿迪的轿车兜风，巴巴、阿迪和

玛司特都上了车。由玛司特指路，先停在一座房子前，他像此处的主人般走了进去！接下来，又把他开到塞康德拉巴德火车站，最后回到海得拉巴的一个特别陵墓，他在那里离去。

接到巴巴的许可，韦希奴在卡里玛玛的协助下，在马哈巴里什沃附近，离瓦伊镇两英里的帕萨尼，租下一座纳瓦伯（王储）别墅。巴巴和女子们将住在主屋，男满德里住在别墅院子墙外的仆人宿舍。安排就绪后，1945年9月6日星期四，巴巴带男女满德里离开海得拉巴。次日抵达普纳，巴巴与女满德里在宾德拉屋住了两天。

巴巴到老家看望弟弟贝拉姆、弟媳佩琳和他们的孩子。佩琳怀孕了，得知是双胞胎。巴巴对贝拉姆说：“要是双胞胎脚先出来，佩琳就会死。”这让俩人很是担忧，但巴巴安慰佩琳：“继续不断地，全心全意地持我的名——别担心，我的纳扎在你身上。”

待了一会儿，巴巴同侄子希鲁和侄女谷娜玩耍，又宽慰了一番佩琳和贝拉姆，遂返回宾德拉屋。

8日，巴巴同女子们前往帕萨尼。几天后，他从美拉巴德召来其余的女满德里。

在美拉巴德时，吉蒂教拜度的女儿朵拉，和凯克巴德的女儿谷露与佳露英文。朵拉爱学新歌，到了瓦伊，经巴巴同意，吉蒂开始教她唱一首英文歌。

一天，在帕萨尼，巴巴同女子们坐着，听到奇怪声音。“噪音从哪儿来的？”巴巴问，“是不是驴子叫？”

一位女子去察看，发现吉蒂在教朵拉唱歌。巴巴把她们俩叫来，问：“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吉蒂说：“我在教朵拉唱歌。我们在唱歌。”

“好，你们的歌声很甜美啊，”巴巴揶揄，“要是驴子听到，也会自愧不如！我以为是驴子尖叫！教师是个行家，学生也如此。你们俩，继续高唱好了。”

吉蒂不禁大笑，说：“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朵拉的心血来潮……”

“好，你还满足了我的，”巴巴回应，“这里要是发生什么怪事，我们会知道上哪儿看。要人模仿驴子很难，得多年练习；可你俩相当自然地做到了。”

接着吩咐她们继续上音乐课，让大伙儿乐坏了。

1945年9月12日星期三发布公告，通知巴巴的工作者，原定12月在赖布尔举行的聚会，因在当地找不到住房，现推迟到（1946年）2月1日。公告中，巴巴还宣布：

同我的工作有关的五位赛古鲁的最后一个——师利·纳拉延·马哈拉吉——最近去世，以及我离开男女满德里三个月（10、11和12月）到印度某个偏僻之地，都注定是实现对一个月聚会签字者承诺的一切，也是我的沉默打破和期待已久的显现的主要标志。